



勉 2 传

潜龙初升



耳东水寿◎著

《鬼吹灯》《盗墓笔记》后**值得**追看的悬疑小说
子与2、月关、辰东、庚新、南派三叔、莲蓬、烽火戏诸侯、管平潮等网络大神联袂推荐
独家彩蛋，公开《民调局异闻录》三万字番外

《民调局异闻录》前传

民调局大外挂

六室主任吴勉的传奇人生

天涯社区2017年度十大作品之一
持续雄踞天涯社区莲蓬鬼话阅读榜、
腾讯文学阅读榜、黑岩网排行榜
喜马拉雅FM等有声书全网收听人次超过一亿次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勉 潜龙初升 传 2

耳东水寿◎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勉传. 潜龙初升. 2 / 耳东水寿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218-13579-3

I. ①勉… II. ①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0524号

MIANZHUAN : QIANLONGCHUSHENG 2

勉传：潜龙初升2

耳东水寿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肖风华

策 划：李 敏 李冠亚

责任编辑：李 敏 温玲玲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2号楼（邮政编码：510300）

电 话：（020）85716809（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65千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六章	059
第二章	005	第十七章	063
第三章	009	第十八章	067
第四章	013	第十九章	071
第五章	017	第二十章	075
第六章	020	第二十一章	078
第七章	024	第二十二章	082
第八章	027	第二十三章	086
第九章	031	第二十四章	090
第十章	035	第二十五章	094
第十一章	039	第二十六章	097
第十二章	043	第二十七章	101
第十三章	047	第二十八章	105
第十四章	051	第二十九章	109
第十五章	055	第三十章	113



第三十一章	117	第四十七章	181
第三十二章	121	第四十八章	185
第三十三章	125	第四十九章	189
第三十四章	129	第五十章	193
第三十五章	133	第五十一章	197
第三十六章	137	第五十二章	201
第三十七章	141	第五十三章	205
第三十八章	145	第五十四章	209
第三十九章	149	第五十五章	213
第四十章	153	第五十六章	217
第四十一章	157	第五十七章	221
第四十二章	161	第五十八章	225
第四十三章	165	第五十九章	229
第四十四章	169	第六十章	233
第四十五章	173	第六十一章	237
第四十六章	177	第六十二章	241



第六十三章	245	第七十九章	309
第六十四章	249	第八十章	313
第六十五章	253	第八十一章	317
第六十六章	257	第八十二章	321
第六十七章	261	第八十三章	325
第六十八章	265	第八十四章	329
第六十九章	269	第八十五章	333
第七十章	273	第八十六章	337
第七十一章	277	第八十七章	341
第七十二章	281	第八十八章	345
第七十三章	285	第八十九章	349
第七十四章	289	第九十章	353
第七十五章	293	第九十一章	357
第七十六章	297		
第七十七章	301		
第七十八章	305		

第一章



不过发出声音的并不是炼器第一人，而是他身边重新站起来的那十几只铁猴子。包括刚才被姬牢扯断双手的肥胖猴子，都重新集中到了百里熙的身边。

“是我太大意了，刚才就不应该给你机会。”百里熙气喘吁吁地盯着姬牢，刚才他用手硬生生地将自己被掰断的颈椎骨复原。虽然他是长生不老的体质，但也免不了受痛，将颈椎骨复位的巨大疼痛让他差点晕倒。

好不容易将脖子复位之后，百里熙的火气便止不住地喷了出来。他成名之后，就连当初的大方师徐福对他都是青睞有加，书信往来当中的语气也是礼遇备至。只是最近这一两百年间天楼频繁地前来骚扰，这次竟然还敢打到他的法器洞府当中，真以为他这个炼器第一人是泥捏的吗？

百里熙冲姬牢冷笑了一声之后，对那十几只铁猴子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随后这些铸铁的家伙们一窝蜂地朝对面的姬牢扑了过去。

这时候，姬牢体内已经重新注入了术法，对这些铁猴子并不在意。他使出了鲸鲛一样的术法，对着冲过来的铁猴子们伸出了拳头，随后拳头猛地张开，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前面的三四只铁猴子瞬间轰碎。剩下的铁猴子散开，从四面八方向着楼主这边扑了过来。

转眼间，铁猴子已经到了姬牢跟前，楼主抬手打飞了两三只铁猴子。突然，一只铁猴子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姬牢。随后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这只抱住姬牢的铁猴子突然自爆。在一片烟尘当中，姬牢虽然没有受伤，但还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力推着向前一个踉跄。

还没等姬牢站稳，第二只、第三只和后面的铁猴子陆续扑了过来。这些铁猴子没有别的招数，都是抱住了姬牢之后便直接自爆。刹那间，巨大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烟尘将楼主包裹在了里面。这些铁猴子的身体里也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自爆产生的烟雾竟然遮蔽了外面的事物。楼主虽然术法高深，但是在烟雾当中竟然看不到烟雾外面的情况。

铁猴子的自爆虽然没有对姬牢造成什么伤害，不过爆炸的冲击力还是将他推得东倒西歪，偶尔有几个小小的伤口，也是瞬间自愈。

就在最后一只铁猴子自爆的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笼罩姬牢的烟雾当中。人影如闪电一般，伸手对准楼主的脑袋打了下去。

“算到你们会趁乱而入了。”一句话出口，姬牢已经抓住了人影的手腕。触碰到手腕上密密麻麻的体毛，楼主知道来者是妖物百无求。碍于他背后的妖王，姬牢收了大半的力道，只是扯着二愣子的手臂，将他远远地丢了出去。

就在楼主将百无求丢出去的同时，另外一个人影出现在了烟雾当中。这人出现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对着楼主的脑袋抓了过去。烟雾当中姬牢不敢大意，算起来也只有百里熙、吴勉和归不归三个人。

最让姬牢头疼的是归不归刚才的术法，当下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抢先一巴掌打在了这人的胸口上。几乎就在姬牢打过去的同时，这人突然张嘴对着姬牢吐出了一个小东西。那个小东西从这人嘴里喷出的一瞬间，姬牢已经一巴掌将这从烟雾当中打飞了出去。

两个人同时动作之下，那个小小的好像瓜子仁一样的东西失了准头，贴着楼主的耳边飞了过去。这个时候，姬牢已经明白过来那人是吴勉。如果不是最后失了准头，弄不好他也要和另外一个楼主一样被毁了面目。

当下，姬牢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在烟雾里面待着，快步顺着烟雾最稀薄的位置向外走去，不过刚刚走了没有几步，耳边便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老人家我刚刚来，楼主就要走吗？”

归不归这句话响起的时候，姬牢已经做出反应，朝发出声音的地方伸出了拳头，没等归不归说出第二句话，他已经张开了拳头，一股巨大的力量向着说话的位置爆发了出去。

就在姬牢放出术法的一瞬间，他已经感觉到一丝异样。随后在一阵巨响当中，姬牢瞬间从烟雾当中被轰飞了出来。不只是这样，就连姬牢身边的烟雾都跟着被这股力量瞬间吹散。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站在刚刚姬牢所在的位

置，笑咪咪地看着楼主撞塌了一面石壁，被瓦砾埋在了下面，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次要是还不行，老人家我就把儿子让你……”

“老家伙，要舍就舍自己，别拿老子送礼。”说话的时候，百无求扶着还剩半条命的吴勉向着归不归这边走了过来。走到近前之后，白发男人推开了二愣子，自己跪在地上，在刚刚姬牢所在的位置寻找了起来。片刻之后他便发现了目标，将一个瓜子仁一样的东西捡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擦拭之后，收到了自己的怀里。

这时候，百里熙也走了过来。看着满地铁猴子的残骸之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些铁猴子都是他将这座狼山打造成法器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些铸铁的畜生，累死这位炼器第一人也不可能将这么大的一座山打造成法器。

“老东西，又不是你亲生的，你跟着丧什么脸？”看到百里熙愁眉苦脸的样子，老家伙笑骂了一句，说道，“话说回来，你送我们的那两只沙弥和比丘是不是也说爆就爆？是的话你赶快拿走……”

“想得美，老家伙你以为让它们说爆就爆很容易吗？”百里熙说话的时候，看到百无求已经走到小任叁晕倒的地方，将他抱了起来，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后继续说道，“再说了，任叁小少爷跟你们待在一起。爆炸伤到你们没事，一旦少了任叁少爷的毫毛，你让我怎么和应真先生解释？”

这时候，百无求已经抱着小任叁走了过来。将小家伙交到归不归的手上之后，二愣子又回头看了看姬牢倒地的位置，对归不归这些人说道：“老家伙，那个什么楼主怎么办？这次听老子的，还是一了百了吧！这次要是放过他，下次就是你倒霉了。他可不是鲸鲛那个倒霉鬼……”

百无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整个厅堂突然闪烁起红色的光芒。二愣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正要开口问百里熙话时，只见那位炼器第一人脸色大变。百里熙也顾不上还在乱石堆下的姬牢了，马上向厅堂外面走去，边走边对吴勉他们几个人说道：“上面的人进来了，回避一下吧！”

看到这满屋子的红光之后，归不归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舍不得消耗所剩不多的术法，当下抱着小任叁，带着百无求，搀扶着吴勉，跟在百里熙的身后走了过去。

几个人离开不久之后，那位无脸楼主带着九九、莫离等人进入了厅堂当中。

无脸楼主感受了这里的环境之后，径自向压着另外一个自己的瓦砾走了过去。

将另外一个自己挖出来之后，无脸楼主的肚子发出了自言自语的声音：“已经融合了……”说话的时候，他将术法度到另外一个自己的身上。随后晕倒的楼主睁开了眼睛，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情之后，对另外一个自己和其他的弟子说道：“去找燕哀侯的女儿，他们没有走远……”

第二章



两位楼主带着弟子将这座法器洞府里里外外地寻找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吴勉、百里熙等人的下落。最后还是九九发现了一个直通山下的暗道，暗道里有人刚刚走过的痕迹。看样子，那些人已经顺着这条暗道离开了这里。

当下，无脸楼主带着莫离、九九等人顺着这条暗道下去追赶，那位戴着斗篷的弟子留在这里守着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姬牢。看着另外一个自己带着莫离等人进入暗道之后，姬牢缓了一口气，在斗篷弟子的搀扶之下，坐到了椅子上。随后，他对这位弟子说道：“你相信他们会顺着暗道离开这里吗？”

“信不信都要有人下去看看。”斗篷弟子微微笑了笑，随后恭恭敬敬地继续说道，“这座洞府是百里熙费尽心血打造出来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里所存的法器却没有几件，加之吴勉、归不归诡计多端，依弟子的愚见，他们这些人和大半的法器应该还藏在这座洞府里的某个地方。”

这位戴着斗篷的弟子虽然术法在莫离、九九等人当中不算突出，不过心智却是最高的。就是他在姬牢和吴勉、百里熙等人缠斗的时候，找到了开启通往这个法器洞府的机关。

姬牢点了点头，斗篷弟子的话正是他心中所想，不过出现了暗道也不能不查。这师徒俩在这里等了半晌之后，另外一位楼主从暗道之中原路返回，却不见其他弟子和他一起回来。

“暗道下面有三个出口，每个出口都有人出去的痕迹，我让莫离他们分别下去查看了。不过我却不信百里熙真舍得把这么一座法器洞府留给我们。”

融合了神识的姬牢微微一笑，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无所谓了，我已经融合了神识，这次的事情总算是完成了一大半。那个小姑娘还会转世投胎的，

我记得她魂魄的样子，早晚还会把她接回来。”

无脸楼主点了点头，肚子里面发出说话的声音：“那就不要把时间耗在这里了。现在草原集结了两万匈奴精兵，刘秀的大军还在西南用兵，趁机引匈奴精兵穿过河套直取长安，还可以再次改写国运。”

两位楼主都是一个心思，当下用秘法召回了莫离、九九等弟子，随后便直接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就在这座法器洞府的一处暗室当中，归不归、百里熙等人围在一面铜镜前，看到了两位楼主带着弟子们离开。当下，百无求哈哈一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刚才你说他们要守在这里等着我们出去，现在怎么样？人家走了，老家伙你丢人现眼了吧？”

归不归笑嘻嘻地看了自己的便宜儿子一眼，说道：“傻儿子，你怎么知道人都走了？看见了就是真的吗？你也不是第一次见他们俩，真会那么容易放弃，他们俩也就不是什么问天楼的楼主了。”

百无求倒是好说话，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之后，这才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再次说道：“老家伙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老子我是他们俩，就算找不到人，也要卷走这里的法器，再一把火烧了这个洞府。老东西，别瞪老子，烧你洞府的人是外面那俩楼主。有本事你现在出去和他们干，到时候老子让席应真那个老头儿给你报仇。”

百里熙知道和这浑人没理可讲，于是也不搭理他，转身去了暗室之中另外一个房间，不再和这几个人怄气。

这里虽然是一个暗室，不过别有洞天。里面有七八个房间，最大的一个收藏了百里熙这么多年炼制的法器精华，有一个房间里面藏了各种吃食。在百里熙的法器洞府当中，这些吃食可以多年不腐。还有一条地下河流经这里。别小看这一座小小的暗室，里面什么都不缺。

当初百里熙知道自己那位曾经的师尊一心要去海上找徐福报仇，担心哪一天徐福回到陆地，席应真再吃了亏，被方士一门追杀，他也能有一个藏身疗伤的地方。想不到那位大术士还没有出事，这里却被吴勉、归不归这些人抢先用了。

百里熙安排小姑娘妞儿待在了其中一个房间里。这个小姑娘并不知道出了

什么事情，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是哭个不停。后来老家伙归不归编了个瞎话，说她爹爹后悔将她托付给那个姓姬的大叔了，改了主意将她托付给了他们这几个人。只要驼背老板从草原回来，就会来这里把她接走。

这些日子，驼背老板带着妞儿一直和归不归他们在一起。妞儿对归不归这几个人要比对姬牢信任得多，虽然心里还在疑惑，不过这总比跟着那个姓姬的大叔要好很多。加上有小任叁这个小玩伴，没过多久，这个小姑娘也就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一晃吴勉等人在这里待了一个月有余，闲不住的百无求天天嚷嚷着要出去，要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打开暗室的机关，这个妖物早就冲到外面透气去了。就在他不知道第几次大闹要出去的时候，百里熙的铜镜里面突然凭空出现了几个人影——正是两位楼主和他们手下的几个弟子。

“一个多月都没有出现，看来我们真的想多了。百里熙狡兔三窟，当初炼制好的法器，应该已经藏到其他洞府里了。”现身之后的无脸楼主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走吧，要不然耽误了我们的大计。”

融合了神识的姬牢微微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道：“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希望还可以补回来……”话音刚落，两个楼主便带着几名弟子离开了这座洞府。

看着这些人再次离开洞府后，百无求来了精神，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这次算是你蒙对了。好了，现在人都走了，是不是可以出去放放风了？”

“傻儿子，你见过谁出门还这么说话的？”归不归的眼睛还盯着铜镜，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我老人家和你打个赌，他们现在还在里面，信吗？”

“老家伙你安的什么心？老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一听到归不归要和自己打赌，百无求的火气马上飘了上来。他瞪着归不归继续说道：“谁和你打赌赢过？现在老家伙你和老子打赌，呸！瞎了你的眼，老子不赌！”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便过了半年。虽然吃食还有不少，不过百无求天天闹着要出去，小任叁也开始跟着闹起来。这个小家伙的遁地之法在这座暗室施展不出来，要不他早就跑出去了。

这个时候，就连百里熙也开始有些疑惑了。就在这位炼器第一人被两只妖物吵得不耐烦，要催动留在法器洞府里面几只还没有彻底做好的铁猴子去查看

的时候，铜镜里又出现了人影。只见那个无脸楼主突然显出身形，脸色有些难看地从这里走了出去，随后是他的几个弟子。他们走后半晌，另外一个楼主才现了身，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之后，慢慢地从洞府走了出去。

第三章



在暗室中待了半年，看到了两位问天楼楼主和几个弟子三次离开。这一次连这大半年一直吵着要离开的百无求心里也没底了。归不归冲自己的便宜儿子嘿嘿一笑后，对百里熙说道：“老东西，把门打开吧，熬了大半年了，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百里熙没有去动机关，看了归不归一眼，说道：“你敢确定他们都走了吗？老家伙，现在他们两个楼主在一起，我们可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大半年了，你以为他们俩真是闲得没事做吗？”归不归笑了笑，走到门前，在门框上面摸索了一遍。也不知道他按动了什么，暗室的大门竟然打开了。百里熙来不及阻止，眼睁睁看着老家伙打开了大门。归不归能找到开启大门的机关，这个连百里熙都没想到。

看到归不归大大咧咧地走出去，而楼主的人也没有现身，暗室里面的百无求、百里熙和小任叁这才壮着胆子走了出来。确定自己的这座法器洞府里真的没有外人之后，百里熙第一时间到了地面，毁掉了开启大门的机关，然后才回到这座法器洞府当中。

“老家伙，你怎么知道他们这次真走了？”百里熙问道，“他们俩都是你我这样长生不老的人，就算再守上十年八年都不稀奇。”

“别以为天下人都和你一样！”归不归笑了一声，“你除了炼炼法器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那两位楼主不一样，能在这里守上半年已经算是给足老东西你面子了，不过你的面子也就值半年。”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将手上的蛛丝链取了下来，递给了百里熙之后，说道：“老东西，你看看这个，能不能想法子再打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

“蛛丝链，是徐福大方师炼制的吧……”接触到这条比发丝还要细的丝线之后，百里熙马上便说出了法器名。归不归微微怔了一下之后，还是笑嘻嘻地对百里熙说道：“又被徐福那个老家伙糊弄了，原来出处是在老东西你的身上。”看了一眼嬉皮笑脸的归不归之后，炼器第一人继续说道：“早年我和徐福大方师书信往来的时候，和他说过这件法器。不过这件法器需要从活龙的脑后取髓打造。我是没有屠龙的本事，应真先生也没有炼器的手段，说来天底下也只有徐福大方师能炼制出这种法器了。”

说话的时候，百里熙将之前照出姬牢隐身的那耀眼的光芒放出来，又用手摸索着慢慢将蛛丝链拉开，对着强光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徐福大方师将我给他的图纸改动过了，当初我想的蛛丝链只有三丈，想不到会被他延长到三丈三。到底是前任大方师，术法通天之余，还有炼器的本事。”

“只能从活龙的脑后取髓吗？死龙不僵的脑髓不可以吗？”这个时候，吴勉带着妞儿从暗室里面走了出来，走到了他们几个人的跟前，问道，“龙身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炼制法器？”

“必须要活龙取髓。”百里熙对吴勉解释道，“龙死之后脑髓即浊，和浆子一样怎么用来炼制法器？而且也必须真是真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龙种都可以。当年应真先生带来一条蛟龙，取出来的脑髓只有一巴掌长，炼制不出什么法器。”

“那么上次你给我炼制的法器，还可以再炼制一套吗？”吴勉还是不死心，他在饵岛上还藏着一具龙尸。只是找遍了龙尸上下，也再找不出第二块逆鳞来。不过那好歹也是一具不腐的龙尸，不用它炼制点什么出来，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

“只要有逆鳞，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炼制出来。”听到吴勉的话，百里熙会错了意，脸上马上出现了有些激动的表情。只不过吴勉的回答让他很是失望：

“逆鳞没有了，龙尸还有一条，如果你能炼制出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法器，龙尸送你都可以。”

“龙尸……”百里熙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失望的表情，虽然没有真龙逆鳞，不过龙尸也是极为难得的炼器材料。此时，百里熙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龙尸虽然也是炼器佳品，不过你要的法器特殊，必须要用活龙逆鳞来炼制。”

龙死之后逆鳞自化，再也找不出第二块了。”

听了百里熙的话之后，吴勉有些失望。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已经一百多年了，那条黄龙也应该再长出新的逆鳞了吧？”

听到吴勉提到那条黄龙，归不归脸上的表情便微微有些发苦。苦笑了一声后，老家伙说道：“逆鳞什么的会不会再生，老人家我也没有听说过。开天辟地以来，才有几条真龙掉过逆鳞？龙鳞掉了之后还会不会再生，那谁知道……”

“会再生的，逆鳞百年就会再生一次。”听到吴勉还知道一条真龙的下落，百里熙的眼睛里面便冒出了光。这时，百里熙一把推开了老家伙归不归，直接对吴勉说道：“这个我知道，真龙百年便会换一次逆鳞。老的逆鳞会慢慢长成一般的鳞片，然后从血肉当中会再生出一块新的逆鳞。不过逆鳞必须要从活龙身上取。除了逆鳞之外，龙角、龙皮和龙筋都是好东西，还有龙鳞、龙血和龙肉都是宝贝。总之，就炼器而言，真龙身上就没有什么能落下的东西。”

说了一大段之后，百里熙将吴勉拉到了一边，背着归不归说道：“这样，你要是能把活的真龙弄来，我只要一根龙筋和三升龙血。剩下整条龙我都给你炼制成法器，整条龙够你用千八百年的。”

“老东西，你们家席应真那个爸爸也知道真龙的下落，你怎么不去求他？”归不归凑了过来之后，对吴勉继续说道，“你可别上这个老东西的当，他琢磨真龙法器不是一天两天了，席应真爸爸都不去招惹真龙，咱们还是算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看了百里熙一眼，随后压低了声音对吴勉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你明明有比这些法器厉害得多的东西，差不多也该想了想。要是我老人家有那颗种子的话，现在就找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洞府，在里面待上个一二百年，先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到时候那俩楼主也好，广仁他们也罢，或是那个短命的鲸鲛，都不敢再招惹你了，到时候你再找个合适的人，比方说老人家我这样的，再把新结出来的种子传给我……”

归不归正在觑着脸跟吴勉打种子主意的时候，妞儿怯生生地走了过来，轻轻地拽了拽吴勉的衣服，结结巴巴地说道：“半……半年多……多了，我……我爹怎么还……还……还不回来？”

在暗室里面待了这半年，小姑娘已经看出这些人中只有吴勉靠谱一点。那

个白头发的老头几乎就没说过实话，此时她只能向这个白发男人打听自己父亲的下落。

吴勉皱了皱眉头，知道让归不归去解释这个小姑娘也不会相信。他迟疑了一下，对小姑娘说道：“你爹不来，我们就带你去找他。”

第四章



至于怎么安置这个小姑娘，这几个人还真的犯了难。本来把她交给方士一门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妞儿的体质不适合修炼术法，不过有广仁、火山这些人的看护，她也能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不过燕哀侯嘱托过，他女儿的转生后世绝不能和方士一门有牵连。

交给席应真老术士也不现实。先不说能不能找到他，就说他好色的毛病，虽然老术士不会对妞儿如何，但是这个小姑娘天天守着那个老家伙，于妞儿的名声，说出去也是好说不好听的。

归不归甚至想过将妞儿送到饵岛上交给饵岛大方师精卫看护，怎么说她也是首任大方师燕哀侯女儿的转世，这点香火之情总是有的。不过妞儿的魂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还要靠着不断转世才能慢慢休养过来。在饵岛上一天等于人间一年，想要她的魂魄慢慢恢复过来还不知道要等多少万年。

几乎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之后，百无求突然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老子不明白了，既然你也不知道怎么安置这个小丫头，当初为什么和那个什么楼主去争得你死我活？直接给他不就完了吗？你们就都不用头疼了。”

“傻儿子，还记得那个驼背神识的话吗？”归不归看了自己的便宜儿子一眼，说道，“国运稳定之后，方士一门早晚要把问天楼连根拔起。一旦他们火并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受到连累，伤了身体还好办，要是再把魂魄伤到了，弄不好就真的要和她爹一样烟消云散了。”

“怕噎死还不吃饭了？”百无求心里觉得自己“亲生父亲”的话有些说不通，但是哪里说不通又说不清楚。二愣子嘴里咕哝一句之后，也不再搭理归不归，转身去找吃食了。

百无求离开之后，坐在归不归身边的吴勉突然开口说道：“老家伙，你什么时候那么在意别人的生死了？”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其实老人家我说得也没错，那个小姑娘守着问天楼没有好处，而且……”

再准备开口的时候，老家伙四处张望了一下，见百里熙和百无求都不在附近之后，这才继续说道：“当年怎么就那么巧，燕哀侯将女儿寄养在方士一门，小丫头就伤到了魂魄。等到他渡劫的时候，亲生女儿又出来分神。不是老人家我瞎猜疑，巧合的事情多了，就不叫巧合了。就算其中一个楼主还是燕哀侯的弟子，当年的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让老人家我怎么再敢把妞儿留给那俩楼主。”

“那你就接着费心吧！”这话说完，吴勉不再理会归不归，闭上了眼睛，继续假寐起来。

虽然还是没有想到应该如何安置这个小姑娘，不过吴勉心里还惦记着法器。此刻他们几个也没有心思继续留在这里了，没过多久便和炼器第一人告别，离开了这座法器洞府。当初本来还想给姬牢的神识和妞儿找一个藏身的地方，现在却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

百里熙最后又叮嘱了几句，如果真的可以抓到活龙，一定要送到他这里来。

下了狼山之后，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顺着官道向最近的郡县走过去。此时，妞儿想到马上要和自己爹见面，她的情绪便好了很多，一路上和小任叁玩玩闹闹的，也不再哭闹。

只是这个小姑娘的身体还是偏弱，时间一久便有些气喘吁吁，体力不支。如此，天黑前一行人也未必能走到附近的镇店。于是，归不归便让自己的便宜儿子背着妞儿继续赶路。

不过百无求的样子实在过于凶恶，妞儿连话都不敢和他说，怎么还敢让这个黑大个背着自己走路，当下连忙退了几步，执意要自己走。被二愣子强行背在身上之后，小姑娘吓得大哭。最后百无求都有些无奈地回头向归不归说道：

“老家伙，要不老子把她打晕了再背着走，行不行？这丫头太闹了。”

“算了吧，别招惹她了。”归不归示意百无求将妞儿放了下来，随后冲小姑娘嘿嘿一笑，说道，“妞儿，当初老人家我娶正妻过门的时候都没有背过

她，这次就便宜你了，以后可千万别出去乱说。”

看到归不归活不了几年的样子，妞儿也不敢让他背，心想如果没走几步，这个老家伙死在这里，自己再被其他几个人赖上就不好了。看到妞儿不搭理归不归，一旁的小任叁咯咯一笑，一溜小跑到了妞儿的身前，背对着小姑娘小身子一躬，说道：“那就我们人叁了，来吧，我们人叁背着你走。”

这些日子，妞儿一直以为人叁是小任叁的小名，也没有在意这个称呼，只不过小任叁的个头才刚刚到自己大腿，让他背着还不如自己走。

“小爷叔，老子看出来，咱们这几个里面，也就是你来受累吧。”百无求看了看妞儿一脸尴尬的样子，回头对吴勉继续说道，“真不是我们当晚辈的胡说八道，小爷叔，你看看你的长相、个头，不背个人走两步都对不起你这好人模样。”

吴勉翻着白眼看了一眼百无求，脑袋向前探了探，说道：“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说这话的时候，白发男人的身后已经噼里啪啦地直闪火花了。

“小爷叔你还害臊了。”以百无求二百五的性格没觉得自己那句话说错了，当下还和吴勉解释，“不就背这个小姑娘吗？不丢人，就当背着自己的媳妇了。你要是还觉得别扭，就当背着自己的女儿、老子我的小姑娘，都是自家人……”

“闭嘴！不会说话就别说！你小爷叔什么人？你问问他这辈子都背过谁？”归不归一句话喝住了百无求之后，马上陪着笑脸对吴勉低声说道：“看在她爸爸燕哀侯的分上，要不你就受累背一下？怎么说当年也是因为燕哀侯，算起来你还是叫过他几年师兄的，帮着师兄照看孩子，也没人敢说闲话。”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吴勉突然回冲百无求虚点了一下。就见一道电光袭来，二愣子瞬间被打倒在地，不停地抽搐起来。看了倒在地上吐白沫的百无求一眼之后，白发男人对已经闭上嘴巴的老家伙说道：“到底是亲生的，你这个儿子越来越像你了。”

归不归心里一直认为吴勉就是解开他封印的关键所在，自是不敢轻易得罪这个白发男人，当下他嘿嘿一笑，对吴勉说道：“打得好，老人家要不是看在他还算孝顺的分上，早就动手了。以后就把他当成你的儿子，想骂就骂，想打就打，都是一家人，千万别和老人家我客气。”

归不归刚说完，吴勉已经翻着白眼走到了妞儿的身边，看着这个怯生生的小姑娘，说道：“我背着你走，不许说出去……”说完之后，吴勉也不理会小姑娘，直接把她抓起来扔在自己的后背上，随后大踏步地向着官道的尽头走去。

爬起来的百无求看着吴勉的背影，擦了擦嘴角的白沫，对归不归说道：“这不是也背了吗？还客气什么？”

第五章



吴勉的脚下生风，妞儿只觉得四周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去，吓得心惊肉跳。当下，妞儿闭着眼睛趴在了吴勉的后背上，片刻之后感觉到这个白发男人的后背越来越热，暖烘烘的，烤在身上异常舒服。没过多久，妞儿竟然趴在吴勉的后背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妞儿再睁眼的时候，她已经在了一辆特别宽大的马车里面。她身上的布衣已经换成了绸缎衣服，还被一床厚厚的棉被包裹着。身边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看到她醒过来之后，一脸关切地说道：“小姐醒了，喝水吗？您要是饿了还有现成的米粥，您要是吃的话，老婆子现在就给您热热。有现成炭盆马上就能吃了……”

说话的时候，老妇人敲了敲车头，示意赶车的车夫慢一些驾车。随后她从脚下取出一个小小的炭盆和一个铜碗，将铜碗放在炭盆上面烘烤的同时，又取出一个硕大的葫芦来。葫芦里面竟然是已经煮好的米粥。老妇人将米粥倒在铜碗里面加热，片刻之后，整个车厢里面都弥漫着米粥的香气。

这个时候，妞儿已经呆愣得说不出话来。小姑娘本来嘴就不利索，越着急越说不出。看着老妇人将温热的米粥递了过来，妞儿不敢伸手去接，好不容易才憋出了一个字：“……你……你……你……你……”

就在妞儿脸色涨红，结结巴巴死活说不出第二个字的时候，另外一辆马车行驶到了妞儿所在的马车边。一张好像橘子皮一样的老脸探了出来，对老妇人说道：“刘氏，你们这辆车怎么慢下来了？妞儿，你醒了啊，怎么样？你这辆马车气派吧？别哭啊，怎么了这是？车夫，停车……”

归不归叫停了马车之后，妞儿哭着从车里面跳了下来。她本来就有口疾，

加上激动，竟然连句整话都说不清楚了。最后还是老家伙替她说的：“你想问为什么睡了一觉就在车上了，那个伺候你的老女人是谁，到底都出了什么事情，是吧？别急，你先擦擦眼泪，老人家我慢慢和你说。”

之前妞儿趴在吴勉的后背睡着之后不久，他们几个人便到了一处镇店当中。由于当天不是集市开集的日子，就在归不归打算先去客栈投宿的时候，正巧遇到了两个熟人。几年不见，这两个熟人竟然已经变成富甲一方的巨贾。

两个人经过此地办事，带着六驾马车和百余人的马队护卫。认出来这两个人之后，归不归便向这两个朋友借了两驾马车，又在当地给妞儿买了新衣服，雇了伺候人的老妈子。这才驾着马车向京城驶去。没有想到刚驶出不远，妞儿便醒了过来，还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不轻。

看到旁边小一号的马车上坐着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叁三个人，那个黑大个在前面赶车，小姑娘怦怦乱跳的心才算安稳了一点。不过现在说什么她都不肯再回刚才的马车上，非要和这几个男人挤在一起。

看着那么好的一驾马车只坐了一个老妈子，归不归当下主动去坐那驾大马车。上车之后，他便躺在刚才妞儿躺着的被窝里，对好像他孙女一样的老妈子说道：“刚才怎么伺候小姐的，现在就怎么伺候我老人家。说好了，不准干别的，我老人家一世的英名不能毁在你一个老妈子的手里……”

车厢里面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吴勉，本来会很枯燥。不过还有一个能和妞儿玩到一起的小任叁，加上一个什么都敢胡说的百无求，这一路上也不会无聊。只不过妞儿不明白，本来说好了去草原找她爹爹，现在这些人去京城做什么？

这件事情百无求和小任叁都说不清楚，最后还是一直没睁眼的吴勉说了一句：“你爹已经在京城买了大房子，就等着你过去住了……”这个白发男人说的话，在妞儿的心目中要比归不归靠谱得多。当下妞儿也没有多想，就这样坐着马车向京城的方向行驶了过去。

和小任叁玩玩闹闹地过了两三个时辰，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小姑娘的困意再次上来，忍不住靠在车厢壁上睡了起来。趁着妞儿熟睡的时候，小任叁对依旧没有睁开眼睛的吴勉，和还在前面驾车的百无求说道：“你们说说，这才几年不见，孙小川和我兄弟刘禧都富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人参也是见过世面的，但你看看他们吃饭那谱，进了饭馆之后，从吃的到喝的，连桌子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那他们俩为什么还要到馆子里面吃饭？大侄子，那个不要脸的孙小川

是怎么说的来着？”

正在前面赶车的百无求瓮声瓮气地说道：“说什么？说不在馆子里吃饭就吃不进去，在馆子里面吃人家的东西也吃不进去。没办法，只能带着自己的东西去别人家的馆子吃饭。说实话，要不是看在老家伙问他们要马车，要一辆给两辆的分上，那会老子就直接一拳下去，让他不敢胡说八道了。”

看着熟睡的小姑娘没有任何反应，小任叁突然改了话题。小家伙对还在闭着眼睛假寐的吴勉低声说道：“要是到了京城看不到妞儿的爹，这件事怎么收场？咱们说好了，这件事可别找我们人参。你们知道的，我们人参是最受不了小姑娘和娘们掉眼泪的……”

“到了京城再说。”吴勉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还在熟睡的妞儿一眼，“到了京城没有人再敢欺负她了。”

有妞儿跟着一起，两驾马车行驶得极慢。一个多月之后，几个人乘坐的马车才到了长安城外。就在他们的马车准备进城的时候，从长安城里出来了一队仪仗队。为首的一名官员正是当初装扮成里正试探过他们几个人的大将军冯异。

见到了马车上面的吴勉、归不归等人之后，仪仗队开始奏礼乐。在礼乐声中，冯异带着人来到了吴勉几个人的马车前。冯异亲自打开了车门，笑吟吟地对着车里面的几个人说道：“知道几位要来京城，本来陛下要亲自出来迎接的。不过出宫的时候被皇后娘娘劝阻，陛下亲自出城迎接修士，恐怕会招致天下人的议论。这才派了在下夏阳侯冯异，代替陛下前来迎接几位大修士。”

冯异带人在长安城门口迎接，就连归不归这样的老滑头事先都没有想到。老家伙看了已经睁开眼睛的吴勉一眼，随后笑嘻嘻地对冯异说道：“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夏阳侯不用客气。不过老人家我有点不明白，这次我们几个人进京，也没敢惊动陛下，没想到还是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冯老弟，你和老哥哥说，是哪个嘴那么快，告诉陛下我们要进京的？”

冯异哈哈大笑，说道：“这样的事情都是陛下指派，我一个小小的夏阳侯怎么敢去猜度陛下的心思？归先生和陛下也是老熟人了，有什么话归先生还是亲自去问陛下比较好。”

说到这里，冯异顿了一下，随后有些古怪地笑了一下，继续对归不归说道：“陛下还有一件事情要冯异转告归先生，皇宫当中还有一间宫殿专门存放了归先生的东西，您回来之后，请把那些东西搬走。”

第六章



冯异指的是几年前归不归伙同刘禧、孙小川一起坑了更始帝刘玄的那笔黄金。当初刘禧和孙小川离开的时候，已经带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份黄金。这两个人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精，当初拿到黄金后已经是富可敌国了，再经过几年的经营，财富竟翻了几倍。

而吴勉和归不归那份金锭布满了灰尘，还被存放在皇宫的库房里面。当时身在河北的刘秀已经在皇宫中布满了眼线，知道存在库房里面的黄金的来历。后来赤眉入主长安的时候，赤眉军首领樊崇也曾下过严令，不许动用库房中所存的黄金。

后来赤眉军兵败，刘秀进入长安城后，也派人严加看守库房里面的黄金。当时长安城几度易主，汉朝再立，正是百废待兴需要用钱的时候。冯异等人知道这里有一笔黄金之后，曾经苦劝过刘秀打开库房，暂借这笔黄金一用，等到天下大安之后，再加以利息归还这笔黄金。

不过不管多艰难，刘秀只是咬牙挺着。除了太后之外，宫里所有的人包括皇帝自己都不停地削减用度。最艰难的时候，刘秀自己甚至每天都只食两餐。就算再艰难，他都从来没有打过库房里面那些黄金的主意。

如今听到冯异提到了那笔黄金，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夏阳侯要是不说，老人家我都差点忘了。几年前我们在库房里存放了一批黄金，还是存在皇宫西南井子口的那间库房里面吗？数目还是九百三十三锭，二十七万九千九百两黄金吗？这么多年了，我老人家记得也不太清了。少点就少点吧，存了那么久，怎么也要给点房租什么的吧。这个老人家我懂。”

这有零有整的，还有库房的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这样还说记性不好，那

么你记性好的时候，是不是连里面的金锭如何摆放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冯异心里这么腹诽着，脸上的笑容却一点没变，对归不归说道：“自打陛下入主长安之后，那间库房便一直封存。陛下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只是从当初赤眉军的眼目那里得知里面存放着归先生的东西，陛下便派人一直替归先生严加看管，等着几位回到长安城之时物归原主。”

“那么一点点金子，还让陛下费心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几年不见陛下了，老人家我这心……”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从长安城中出来一辆马车，马车上加上赶车的车夫一共四个人。看着这四个人，归不归的眼睛便直了。

能让归不归如此惊讶并不容易。不只是老家伙，他身后的百无求、小任叁和那个小姑娘妞儿都一脸的惊讶之色，就连一向没有什么表情的吴勉，看到马车上那几个人都微微有些动容。

只见出城的那辆马车上，赶车的是一个满身体毛的黑大个子。他一边驾车，一边时不时说一两句：“老子……老家伙……三叔……小爷叔……”看这个样子，活脱一个“百无求”在驾车。

剩下的几个人已经顾不得惊讶赶车的二愣子，因为他们各自在车厢里面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只见对面那辆车里，还有另外一个归不归、吴勉和小任叁三个人坐在里面。归不归老狐狸的笑容，小任叁那天真烂漫的样子，吴勉那目空一切的架势，都和他们这几个人一模一样。

百无求的眼睛已经直了，看着赶车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妖物，二愣子怔了一下之后，对身边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老子看对面那个老家伙，比你还老家伙……”

“傻儿子，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归不归有些无奈地看了自己的便宜儿子一眼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也看对面那个傻小子比你顺眼得多，要不你去问问他？”

就在百无求犹豫着要不要听老家伙的话，过去打听一下的时候，让吴勉、归不归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冯异的脸色时红时白，他的眼睛不停在吴勉这几个人和对面马车上的几个人身上转换。归不归和百无求父子之间的对话，他竟然压根就没有听到。

看到马车就要从身边驶过去，冯异深深地吸了口气，抢先一步带着自己的

亲兵拦住了马车，随后对归不归说道：“你们到底是真是假？归先生，这里是天下脚下京畿之地，请归先生收了神通吧……”

“夏阳侯你是在和老人家我说话吗？还是在和对面那个老家伙说话？”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要是有这个神通，当初就是归不归大方师，没有徐福什么事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冲车里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老家伙做了个鬼脸，随后说道：“老伙计，你们这是要去哪？”

对面车里的“归不归”竟然发出了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嘿嘿一笑之后，冲另外一个“自己”说道：“在京城待得烦了，我们出去走走。老哥，路上要是看见有谁在欺负我们几个的话，记得搭把手啊。”

“好说，你长得这么好看，敢欺负你的人不多。”归不归哈哈一笑，做了一个让他们继续前行的手势。当下，冯异已经隐隐地猜到出了什么事情，也没有阻拦，任由这些人顺着官道向远处走去。

看着这辆马车走远之后，百无求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指着远处的马车背影，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我就长那个德行吗？以前还以为老子是妖物，照铜镜才不好看，原来老子一直就这么丑……”

归不归嘿嘿一笑，对百无求说道：“那怎么会？怎么说傻儿子你身上也流着我老人家的血。我老人家的儿子差不到哪去。你比他好看多了。”

百无求犹豫了一下之后，皱着眉头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真没想过吗？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邻居帮忙了……”

归不归这样的人也终于找不到可以接的话了，他不再理会自己的傻儿子，转身对好不容易憋着没有笑出来的冯异说道：“夏阳侯，别让陛下等太久，我们还是进宫面圣吧。”

二愣子似乎也感觉这个问题有些尴尬，当下继续驾着车，嘴里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没什么丢人的。老子知道，真有什么事儿的话，错也不在你。你要是不好意思说，一会没人的时候你和老子说一声就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在仪仗队的引领之下，他们这辆马车终于到了皇宫门口。这时候，早已有冯异的手下向宫中通报了吴勉、归不归这些人即将到达皇宫。马车刚刚停下，

皇宫里面便响起了皇帝专用的礼乐。随后皇宫中门打开，刘秀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从皇宫里面走了出来。

见到了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之后，刘秀便甩开了围在自己身边的众人，大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说道：“昨天晚上便有仙人给朕托梦，说朕的筑国法师马上就要回京了，朕这才请夏阳侯在城门口守候，想不到仙人没有欺朕，几位大修士果真到了。”

第七章



“原来世上还真有如此巧合的事！”归不归哈哈大笑，说道，“老人家我这几天晚上也做了同一个梦，说陛下想我们这几个人，想得疯了就找了几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天天看着他们也能过瘾。也是巧了，刚刚在城门口还真的见到那几个人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看了一眼还在皱着眉头乱想的百无求之后，最后说了一句：“除了老人家我这个傻儿子实在不像之外，剩下我们这两大一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听归不归说到那几个和吴勉、归不归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刘秀微微地笑了一下，对归不归说道：“说到这四个人，朕倒是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大半年之前，洛阳太守送来的公文有两件蹊跷的事情。第一，太守衙门丢了一封公文，然后其他的郡县当中发现有冒认押差、人犯前往辽东的事情……”

说这话的时候，刘秀笑嘻嘻地盯着归不归脸上的表情。看到老家伙像没事人一样之后，刘秀又继续说道：“还有就是洛阳太守发现了和四位大修士一模一样的人重返洛阳，除了他们之外，后面还有一个修士鬼鬼祟祟地跟随。只是那四个人早有准备，在洛阳分开之后便各自逃散了。事关四位大修士，本来朕知道之后便会马上派人彻查，只不过那时正在忙着迁都洛阳的事情。长安往来洛阳的公文实在太多，关于这件事的公文竟然遗漏，直到最近才重新找出来。本来朕还要彻查的，既然几位大修士安然无恙，那也就不需要继续查下去了。”

在城门口见到那四个和自己四人一模一样的人之后，归不归便已经明白之前那驾马车上的四个人能引走九九了。这四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都是刘秀主政河北那几年千挑万选出来的。

这些人除了长得和吴勉、归不归他们一模一样之外，还专门按吴勉、归不归等人说话的声调和每个人的特点来训练。后来将这些人送到刘秀的面前检验，这四个人的相貌和细小的动作连这位中兴汉室的皇帝都看不出破绽。

刘秀安排这几个人，是受了武帝时期虎贲军的影响。只不过和他的先祖不一样的，刘秀并不打算打造一支虎贲军那样的军队。他从吴勉、归不归这四位对更始帝的种种迹象中，看出他们四人已经开始偏向自己，就算日后不能为己所用，他这边出事，那四个人也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善加利用，天下都会知道皇帝的身边有这样的四位大修士。遇到突发急事那四个人回不来帮忙的话，身边藏着和他们一模一样的替身，也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如果能说服吴勉等人给替身们传授一些术法，那就太完美了。

刚才他们八个人在城门偶遇，也是刘秀安排好的，为的就是提醒归不归，就是这四个人上次帮他们解了围，幕后的策划者便是他这位中兴汉室的皇帝。这个人情虽然不好明说，但是也要让归不归这个老家伙知道。

这时，刘秀和归不归二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老家伙正要再说点什么的时候，突然听到马车那边有人大声喊叫。回头一看，只见有两名侍卫要带着车夫、老妈子和妞儿离开。车夫和老妈子知道这里就是皇宫，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妞儿不干了。她要 and 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待在一起，却被侍卫们当作伺候小任叁的丫鬟，不让她过来。小姑娘急得更说不出话，便只能大声喊叫。

“放开那个小姑娘！再不放开别怪我们人参不客气了！”看到妞儿被侍卫们拦住之后，小任叁第一个瞪起了眼睛。接着小任叁扭头冲百无求说道：“大侄子，给你三叔出出气。看看谁敢动咱们家妞儿。”

话音落时，百无求已经冲到了众侍卫当中，瞬间将众人冲撞得人仰马翻。他一把将脸色吓得煞白的妞儿扛在了肩头上，随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回来，说道：“没看过老子揍人吗？今天看在你们家皇帝的面子上没用力，要不然的话，老子打得你们叫爸爸！”

看着这个二愣子扛着这个小姑娘回到了吴勉、归不归的身边，刘秀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之前虽然得到了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当中多了一个小姑娘的消息，但这个小姑娘的来历他却始终搞不清楚。

已探明的消息说，这个小姑娘是新都洛阳城当中一个胡食铺子老板的女

儿。这个小姑娘幼时便跟随她的驼背父亲来到洛阳。刘秀之前误判这个小姑娘只是归不归给小任叁找的玩伴，现在看来，自己是想错了。当下，刘秀挥了挥手，让赶过来阻拦百无求的侍卫们散开。

看着自己的便宜儿子扛着小姑娘回到了自己身边，归不归冲刘秀笑了一下，说道：“陛下，老人家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小姑娘。她是方士一门先代大方师留在世间的血脉。小姑娘和她的父亲走失，我们答应了要帮着去找的，不过小姑娘的年纪太小，整天抛头露面跟着我们跑也不方便。我老人家正想找个人家寄养，实在不行就找个婆家……”

归不归提到先代大方师的时候，说得极为含糊，隐隐约约地带出了徐福两个字。这些话到了刘秀的耳朵里，之前想不通的地方也就豁然开朗。这时他哈哈大笑，看着一脸怯意又说不出话来的妞儿说道：“既然到了宫中，那还找什么人家寄养？就把这个孩子留在朕的身边。朕也是和这小姑娘投缘，今天索性收一个干女儿。既然是先代大方师的血脉，朕就封她一个东海公主。等到归先生你们找到她的父亲，朕还要册封东海公主的生父一个爵位。”

“妞儿，快点给你干爹磕头。”归不归笑嘻嘻地教导着小姑娘给刘秀磕了几个头。妞儿虽然心里有些怕，不过也从他们几个人的话里，得知面前这个脸上一直挂着笑的男人就是当今皇帝，又听到自己被封了公主，那给皇帝磕头也没什么吃亏的。

看到刘秀认下了妞儿之后，老家伙便提出要去藏有金锭的仓库里面看看。当下，刘秀让冯异陪同归不归去查看仓库，他自己则带着新册封的东海公主去给太后、皇后看看，等到吴勉、归不归他们清点好黄金之后，他还要大摆酒宴。

刘秀逗了逗小姑娘，见妞儿有些怯生，便改了主意，让自己的内侍总管带着她去见皇后、太后。她们女人家互相攀谈，他这个皇帝在场反而多了拘束。

小姑娘被内侍总管带走之后，只有四五个贴身的侍卫、内侍跟着刘秀。皇帝看了一眼妞儿越走越远的背影，随后自言自语道：“说吧，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徐福在世上还留有一支血脉。”内侍当中有一个人开口接过了刘秀的话头，停顿了一下之后，接着说道，“按归不归的性格，应该只是借了徐福大方师的名号。”

这人的话并没有引起刘秀的注意，这位皇帝只是笑了一下，随后说了一句：“不是徐福的血脉又怎么样？”

第八章



妞儿的闺名叫作姬素素，当初她的亲生父母并没有给她起名字，姬素素还是后来神识给她起的。将这个名字登记在册之后，妞儿名义上已经算是刘秀的干女儿了。只要再选一个黄道吉日，接受了册封，她便是大汉王朝的东海公主了。

不过妞儿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她那个驼背的“亲生父亲”，只要见到了进宫看她的归不归、小任叁，她便哭闹着要他们带她出宫，一起去找那个要账未归的驼背老板。

也是归不归巧舌如簧，最后终于说服了小姑娘就在宫中等着他们。也许那位驼背老板再回来的时候，还要借着她东海公主的名号，也混上个什么公侯的爵位。到时候驼背老板就算要不回来那笔钱，也能沾着女儿的光，富富贵贵地过完下半生了。

当初归不归的圣修王府也被刘秀刻意保留着，本来有不少开国功臣看中了这座府邸，想向皇帝讨要，不过都被刘秀挡了回去。府邸宅门上面圣修王府的匾额早已摘掉了，里面也一直有下人打扫，还保持着当初吴勉、归不归等人住在这里居住时的样子。

在长安的这段日子里，几个人还是住在这座大宅子里。除了当初的管家和仆人换了人之外，剩下的和几年前没有一点区别。只不过吴勉的心里还在惦记黄龙涧当中的那条真龙，住了没多久便有离开长安，再去黄龙涧的打算。

而这段时间里，朝廷上下都在忙着迁都洛阳的事情。不过就算如此，刘秀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地宴请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听到吴勉、归不归要离开长安，刘秀倒是没有什么意外，当下送了这几个人皇帝御用的马车，又亲手写了一封各地诸侯郡县见到几人要尽心接待的文牒。几个人约定办完了

事情之后，再去新都洛阳相聚。

酒宴到了夜半之后才散去，他们几个人回到府邸之后，醉醺醺的小任叁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有句话我们人参早就想问了。你把妞儿扔在皇宫里面放心吗？那两个楼主能去我们手里抢妞儿，就不能去皇宫里面抢吗？去皇宫里面抢人更容易一点吧？”

归不归听了之后，嘿嘿一笑，说道：“那俩楼主带着这么一个小丫头也是不方便，皇宫里面必然有他们安插的眼线嘛，放在皇宫和放在他们眼前看着也没什么区别。再说了，老人家我给妞儿看过脉相，小丫头的体质修炼不了术法，放着这么一个拖油瓶在身边，也是一个负累，还不如放在皇宫的好。再者说，小任叁你把皇帝也忘了，当今这位皇帝的帝王心术还在你的好哥们儿刘禧之上。”

小任叁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想通，就在这个小家伙歪着小脑袋还要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只见刘秀给他们配的新管家一溜小跑到了几个人的面前，顿了一下后，说道：“四位老爷，外面有人说要来求见老爷们。我问了他的姓名，这人只说四位老爷见了他能一定认出来。我再问，他便再也不说什么了。四位老爷如果不想见，那我就出去把他打发了。”

归不归迟疑了一下之后，向管家打听来人的相貌。管家将身子稍稍向老家伙偏了偏，陪着笑脸说道：“来人也就二三十岁的模样，长相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和吴老爷有些相像，年纪轻轻就是满头的白发……”

听到了管家的描述后，屋子里面几个人的脑海当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白发男人的模样——鲸鲵。虽说鲸鲵的运气差点，蛛丝链也不在手上，不过他身上毕竟还有徐福的术法，现在的吴勉和归不归加在一起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当下小任叁一个猛子扎到了地下，百无求转了一圈之后，一把将归不归拉起来，将他坐着的椅子抄在手里。吴勉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谁也没有看到他的手心里面已经多了一颗小小的红色储天珠。

几个人当中，归不归是最沉得住气的。老家伙看了一眼自己的便宜儿子之后，笑道：“不是你们想的那个人。如果真是他的话，现在就不是管家前来禀报了。还记得洛阳那次吗？那条鱼不会这么客气的。管家，请那位先生进来吧。跟他说，老人家我的年纪大了，就不亲自出去迎接了。”

片刻之后，就见管家带着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人走了过来。归不归看似镇定，其实他在管家离开之后，已经开始催动五行遁法。只要看到来人真是那条鱼，便马上施展术法离开。

不过看到来人的面孔后，归不归犹豫了一下，还是终止了五行遁法，手掌一翻将蛛丝链准备好，另外一只手里握住了金色贝壳，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

来人竟然是不久之前，因为神识和妞儿而与他们你死我活地争斗的问天楼楼主姬牢。只不过这次他变了装扮，没有再穿那件招牌一样的斗篷。

看到来人是姬牢之后，吴勉脸色阴沉了下来，冲姬牢冷笑了一声后，说道：“想不到你还真的追到这里来了——不对，你不是姬牢……”

吴勉的话还没有说完，站在管家身后的姬牢便微微笑了笑，随后对面前的几个人说道：“说我是姬牢也没有问题，毕竟当初我也是从他身上分离出来的神识。我们见过面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另外一副模样……”

说话的时候，姬牢脸上的肌肉突然开始没有规则地抖动起来。片刻之后，竟然变成了另外一张脸——方士一门前任大方师徐福。他正是当初在山洞里面看守首任大方师燕哀侯宝藏的那丝神识——问天楼楼主之一姬牢的神识。

管家被这人突然变化的相貌吓了一跳。为了防止他被这神识灭口，归不归对管家摆了摆手，说道：“这里没你的事了，退下去吧。不管看见什么都烂在肚子里，别给自己和别人招祸。”

管家本来就是刘秀安排在这里的细作，不过也明白这个老家伙让他走，是救了自己一命。当下，管家脸色煞白地匆匆离开了这里。随后他召集了府中的其他仆人，严令他们不得靠近现在吴勉、归不归等人所在的厅堂。

看着管家从这里离开之后，重新变回到姬牢模样的神识微微笑了笑，对归不归说道：“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杀人灭口的意思。如果想保密的话，我有一百种方法不惊动那些人，就进来和你们见面的。但我不是他，我不喜欢满手的血腥。”

“那么你来做什么？”神识的话音刚刚落下，吴勉质问道，“就为了见我们一面，告诉我们你到了吗？”

“我知道他已经融合了另外一个神识，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了。”神识轻轻地叹了口气后，说道，“当初他只是将我分离出来，交给了燕哀侯，剩下的事

情他并不知道。当初你们走了之后，我曾经去见过另外一个神识，我们俩相互在对方身上下了术法，只要我们当中谁被他融合了，另外一个神识都会知道。当初我们俩有过约定，如果另外那个神识不在了，就由我来照顾燕哀侯女儿的魂魄。”

第九章



说到这里的时候，神识停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不过看起来这一世应该是不需要我了，但人早晚都是要转世的，她下一世的时候我会再回来的……”

“你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的吗？”听完神识的话，吴勉便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那么下一世请早，这一世不送。”

“下一世的事情下一世再说，我这次还有点事情要麻烦你们几位。”被吴勉抢白之后，神识虽然多少有些尴尬，不过还是说道，“我已经去皇宫见过那个小姑娘了，她魂魄的恢复情况比我想象中好。照着这个速度，到了她的下一世魂魄应该就可以恢复如初了。当初你们从我这里拿走的那些东西，应该准备一下了。”

听了神识的话后，吴勉和归不归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白发男人闭上了嘴巴，将话语权交给了身边的老家伙。归不归呵呵一笑，对神识说道：“东西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本来还想着等这个小姑娘哪一世的魂魄彻底恢复过来，就把箱子里面的东西当作嫁妆送她。别心急，东西早晚都是她的。”

神识点了点头之后说道：“本来你们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最近听说一个叫作鲸鲛的修士对你们不利。如果你们有麻烦的话，可以将箱子转交给我，等东海公主下一世魂魄养成之后，我会亲自交给她的。”

“这样不大好吧！”归不归似笑非笑地看了神识一眼，“你以为那个他会放过你吗？你都自身难保了，别最后再便宜那个楼主了。这样，老人家我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你坐船去海上找徐福那个老家伙，告诉他首任大方师交代了事情要我们来办，让他把那条鱼叫回去。虽然都叫大方师，但也是分

三六九等的。首任大方师的法旨，徐福那个老家伙也不敢不理睬，这样一来，你出海躲开了楼主本人，找到了徐福之后又解决了那条鱼。没有那条鱼的骚扰，等到妞儿的下一世，老人家我亲手将东西交到她的手里。怎么样，老人家我的这个主意不错吧？”

神识听了之后皱了皱眉头，轻轻地叹了口气后，说道：“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准备，那么我也不便多说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如果我被他融合了，燕哀侯女儿的魂魄就由你们来看护，可以吗？”

“可以！”没等归不归说话，吴勉已经抢先一步答应了神识。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就算我们有什么意外，也会提前给你一个地址的，让你知道应该去哪里找燕哀侯留下来的东西。”

吴勉说完，神识点了点头，说道：“那样最好，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约定，那么我也不打扰了。本来还想留点什么来证明我不是被融合的，不过你们都是聪明人，应该会有办法的。如果我有意外，请照顾燕哀侯的女儿，起码要看着她的魂魄养好……”

说完之后，神识朝吴勉、归不归几个行了大礼。礼毕，没等归不归开口，他已经向着大门口方向走了出去，身影慢慢消失在通往大门的长廊当中。

看着神识离开了自己的府邸之后，归不归笑咪咪地转过头，看着吴勉说道：“这可是你答应他的，后面的麻烦只有你来了。”

吴勉翻着眼皮看了一眼老家伙之后，说道：“那要看我刚才答应谁了。”

片刻之后，在长安城另外一边的一处大宅里面，刚刚消失的神识突然出现了。他微微叹了口气之后，慢慢地向其中一间最大的房间里走了过去。

神识进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坐在了房间里。其中一个人和神识长得一模一样，另外一个人戴着面具。面具里面是一张严重凹陷，已经看不出五官的脸，正是那两位曾经共用一个身体的问天楼楼主。

感觉到神识进来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肚子里面发出一阵轻笑声，随后对神识说道：“看来你的心愿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的事情呢？他们说燕哀侯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神识微微地摇了摇头之后，说道：“没有，归不归那条老狐狸好像看出什么了。他让我去找徐福，说什么也不肯将燕哀侯留下来的东西交出来。”

听了神识的话之后，两位楼主便都沉默了起来。片刻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再次说道：“你不是私下和吴勉、归不归做了什么交易吧？你是我们的神识，别做对自己不利的事……”

“好了，你在外面够久了，应该回来了！”没等戴着面具的楼主说完，另外那位楼主已经开口打断了他的话。这句话说完，神识木然地向着这位楼主的方向走了过去。

和之前在百里熙的洞府时一模一样，神识直接走进了姬牢的身体里面。等到神识完全消失之后，姬牢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后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

“暂时不用管那些东西了，先找到另外一个神识才是要紧的事情。等到那个女孩的魂魄恢复之后，他们自然会将东西转交给她，到时候再拿也不晚。”

戴着面具的楼主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后他开口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你和之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已经被神识的意识影响到了？那样的话，可就太难看了。”

融合了神识的楼主微微叹了口气，对戴着面具的自己说道：“就算没有神识，我也会照看燕哀侯女儿的魂魄。怎么说你我这一身的术法，也是他教授出来的。虽然你没有拜在燕哀侯的门下，不过没有他的话，我们可能会被人当成疯子，千年之前已经死亡多时了。”

“没有燕哀侯的话，我们可能活得更好！”听到融合了神识的自己提起了燕哀侯，戴着面具的楼主便是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如果不是燕哀侯，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大方师了！我们制成了长生不老之药，本来能以大方师之尊统治天下的！如果不是燕哀侯抓住了你一个小小的把柄，说你欺压师长，将大方师的位子许给了别人，你我将会统治天下万万年。以后哪里还会有徐福、席应真这样的人露头？”

说到这里的时候，戴着面具的楼主停顿了一下，稳住了心神之后，继续说道：“什么叫作不可以操控国运？也许你我统治的天下才是真正的国运，秦也好、汉也罢，都是过眼云烟。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不要再想回头了！”

几句话说完，看到对面的自己没有什么表示，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哼了一声之后，转身走出房间。临走的时候，他继续说道：“如果燕哀侯的女儿让你为难的话，那么我来替你想办法吧。”话刚说完，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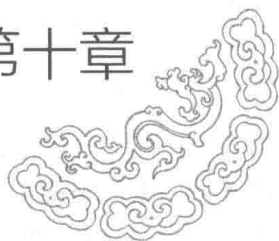
失在了空气当中。

看着另外一个自己离开之后，姬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后自言自语地说道：“太难看了，真是太难看了……”

与此同时，皇宫内院当中，戴着面具的楼主突然出现在这里。辨明了方向后，他便朝东海公主姬素素所住的宫殿走了过去。

他走了没有几步，在黑夜当中便传来一个苍老的笑声，随后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跟着响了起来：“老人家我就知道，刚才没有得到好处，你就要来打妞儿的主意了……”

第十章



话音刚落，戴着面具的楼主的对面已经出现了两个人影，正是吴勉和归不归。

老家伙冲面具楼主笑了笑，说道：“刚才那个来找我们要燕哀侯遗物的神识，也不是当初看守遗物的那一个吧？既然你能出现在这里，那么就是说老人家我猜对了，刚才的神识是另外那位楼主新分裂出来的吧？弄不好他为了省事，又把被他融合的神识放出来。想从老人家我这里把燕哀侯的遗物套出来，是吧？可惜了，想得不错，如果那个神识是带着妞儿来的，八成老人家我也就信了。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毕竟只要东西不要人那就太假了。”

“马上人也没有了！”面具楼主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我和燕哀侯的恩怨，今天也应该有个了结。”

说到这里，面具楼主好像没有看到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一样，大步向他们俩的位置冲了过去，不出两三步，他的手里已经凭空多了一柄长剑。这时，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说道：“拖得太久了，今天之后，燕哀侯的血脉再也不会让我困扰了。”

“你说反了，今天之后，你再也不会惊扰到燕哀侯的血脉了。”吴勉冷笑了一声，迎着面具楼主的方向走了过去。当年白发男人毁了这位楼主的容貌之后，楼主的心里对吴勉恼恨得咬牙切齿。每每从铜镜里面看到自己变成这么一个不人不鬼的怪物，这位楼主恨不得将这个白发男人身上的血肉一点一点地吃下去。如果不是他和另外一个楼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面具楼主已经第一时间来找吴勉拼命了。

不过现在在极度的恼恨之下，面具楼主已经顾不得许多了。看到吴勉冲自

已走过来之后，他杀心大盛，当下举起长剑就要对着三五丈外的吴勉劈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吴勉突然快速地在背后摸了一把，好像摸出什么东西后，便对准面具楼主的方向挥了挥手。

面具楼主虽然知道吴勉的龙鳞法器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这张脸毕竟还是毁在吴勉的法器上，他从心里对吴勉那看不到的法器充满恐惧。看到白发男人的这个动作之后，楼主本能地将身子闪开，同时改变手中长剑的剑路，迎着吴勉挥手的方向格挡过去。

不过长剑改变方向之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一瞬间，楼主便反应过来吴勉手中已经没有了那种看不见的法器。恼怒之下，他再次挥舞长剑朝吴勉虚劈下去。

这时候，白发男人做出一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对着面具楼主挥了挥手。这次楼主没有理会吴勉的这个动作，继续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

就在剑尖上面已经形成了罡风，眼看就要劈到吴勉的时候，面具楼主手中的长剑突然没来由地抖动了一下，随后剑身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着向左偏移了几分。罡风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将距离吴勉一丈有余的一座烛火台劈成了两半。

剑身偏移的一瞬间，面具楼主已经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吴勉的手里还有法器——蛛丝链！这件法器他从另外一个自己那里听说过。吴勉的龙鳞法器已经耗尽，之前只是在诈自己，他的这件蛛丝链才是杀手锏。

不过面具楼主的术法毕竟要比吴勉强大得多，手上微微发力便夺回了长剑的控制权。就在他再次举起长剑对着白发男人下手的时候，剑身再次被一股力量牵引住，只是这次的力量强大得多。面具楼主手上发力，竟然都没能夺回长剑的控制权。

“归不归！”面具楼主马上明白是归不归在搞鬼，他向被力量牵引的方向转过身去。果然，那个老得不像样子的归不归慢慢地出现在长剑被牵引的方向。归不归冲楼主嘿嘿一笑，说道：“你把老人家我忘了……”

说话的时候，面具楼主和归不归二人同时角力，开始争夺长剑的控制权。就在这个时候，楼主突然大叫了一声，随后松开了手中的长剑，身子瞬间向后暴退了七八丈远。重新站稳之后的楼主脸上的面具已经裂成了两半。这位楼主本来已经严重凹陷的脸上出现了一道血槽，鲜血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如果他晚

退一步的话，这个时候脑袋已经变成两半了。

“看看，心急了吧？”归不归这句话是对站在刚刚楼主所在位置的吴勉说的，说话的时候，老家伙已经将原本属于楼主的长剑拿在了手里。将这柄长剑递给了吴勉之后，他继续说道：“刚才你往前半步再动手，现在这位楼主的脑袋已经拼不起来了。可惜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吴勉没有搭理老家伙，打量了一眼手中的长剑后，慢慢向脸上已经止住血的楼主走了过去，边走边说道：“我和老家伙打了个赌，本来还以为你们会看在燕哀侯的分上，不会难为那个小孩子，不过看起来是我猜错了。”

“你们俩都猜错了！”看到吴勉再次向自己走过来，楼主反而镇定了不少，擦了擦留在脸上的鲜血之后，楼主的肚子继续发出说话的声音，“不过今天我和燕哀侯的恩怨也要有个了结，不要以为一次偷袭就能拦得住我。我不和你们纠缠，看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最后一个字落地的时候，从黑暗当中突然出现了十几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影。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黑色斗篷，每个人的脸上都戴着一模一样的面具。当初两位楼主都是以傀儡的面目出现，看来这次他又重新捡起了老本行。

“我看看你们拦得住几个。”楼主冷笑了一声后，指着对面的宫殿说道，“宫殿里面所有的人，一个不留！”

他的话音未落，十几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傀儡同时向宫殿的位置包围了过去。而吴勉和归不归并没有一点阻拦的意思。只是这些傀儡从这两个人身边冲过去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同时挥了挥手，在一片血光当中，一半傀儡的身体断成了两半，剩下一半的傀儡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向宫殿的方向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楼主也混入其中，本来打算出其不意给归不归来一下的。只要控制住了这个老家伙，剩下的吴勉只要小心他手中的蛛丝链便不堪一击。

但楼主没有想到的是，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干掉了一半的傀儡之后，竟然同时冲着他去了，吴勉更是将长剑连在了蛛丝链上面，将本来属于他的长剑对准他本人甩了过来。

一个带着蛛丝链的归不归已经够无脸楼主头疼了，加上一个同样使用蛛丝链的吴勉，楼主可不敢轻易招架，只能再次向后退去，远远地和这两个人游

斗。只要缠住了这两个人，就能给那些傀儡创造时间，燕哀侯女儿的魂魄便会被彻底了结。

不过和无脸楼主预想的不一样的是，七八个傀儡冲进宫殿后便好像彻底消失了一样，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个时候，楼主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他不再理会剩余傀儡，一转身，向后退了出去，同时开始催动了五行遁法……

第十一章



眼看楼主就要消失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奇怪地抽动了一下，随后已经虚化的身体瞬间又清晰起来。随后，无脸楼主的身体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

“这里可不是你们的问天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归不归冲已经倒地的楼主说道。他突然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一排空房子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这里是皇宫，这里只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你走，你才可以离开这里。”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身后的空房子里正有人扒着门缝向他这边看。扒着门缝的人正是中兴汉室的皇帝刘秀。听了老家伙的这句话之后，刘秀怔了怔，随后对身后装扮成内侍的修士使了一个眼色。

修士明白刘秀的意思，当下躬身施礼说道：“陛下，但说无妨，我在这座偏殿里面下了禁制。就算是归不归这样的大修士也不会听到这里有一点声音。”

听到修士的话之后，刘秀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不管这里是不是真的被下了禁制，既然修士已经开了口，那么也没有装哑巴的必要了。当下，刘秀对修士说道：“这话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越说朕的心里越没底。不是你以为他们听不到吧？”

说到这里，刘秀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归不归刚才的话后，继续说道：“老家伙刚才那几句话怎么好像是说给朕听的……”刘秀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心中已然微微地有些寒意。不过看到坐在墙角边一个人的影子之后，刘秀才算稳住了心神，继续扒着门缝看着外面那些人的一举一动。

看着已经没有了意识的无脸楼主，归不归嘿嘿一笑，冲楼主身边的空气说道：“本来老人家我还以为两位大方师是想放他走，去钓另外那位楼主的，想不到你们直接动手了，早知道这样的话，你们为何不早点动手？也不用我们俩

在这里忙活半天了。”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广仁、火山两个人凭空出现在无脸楼主的旁边。火山的手里握着一根细如发丝的线，这根细线的另外一头连在无脸楼主的身上。线头上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已经扎进了楼主的肉里。就是这个和蛛丝链一类的小法器，让仓皇出逃的无脸楼主吃了大亏。

看了一眼吴勉和归不归之后，火山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不过碍于他大方师的身份，还是笑吟吟地对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笑了笑，说道：“既然是姬牢的事情，又是归先生亲自差人送的信，我和广仁大方师怎么敢大意？这样的人还是关起来好一点。如果不是看在他们都是首任大方师的弟子，后世弟子对燕哀侯大方师心存敬畏的分上，他们两个人就算是长生不老之身，也早死多时了。”

“到底是做了大方师的人，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火山了。”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对火山身边笑而不语的广仁说道：“那么广仁大方师准备如何处置这位楼主？当年他可是数次成为方士一门阶下囚的，大方师如果还是打算继续囚禁他，还不如现在就把这位楼主放了，说不定还能换另外一位楼主的人情。”

广仁淡淡地笑了笑，说道：“归先生不要再称呼广仁为大方师了，现在方士一门的大方师是火山。整个方士一门都以他为尊，归先生如果还有什么问的，请问火山大方师。可以称呼我为方士广仁，万万不可再用大方师相称。”

广仁说话的时候，尽头宫殿的大门打开，一男一女两个白头发的方士从里面走了出来。不用细看也知道是广字辈的另外两个人广义和广悌，白发女人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熟睡的小姑娘，正是刚刚被册封为东海公主、闺名叫作姬素素的妞儿。

广义和广悌出现之后，归不归本来还打算将熟睡的妞儿从广悌的怀里接过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白发女人没有将孩子交给归不归的意思，让老家伙有些尴尬地僵在了原地。

广义和广悌走到了火山面前，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无脸楼主之后，两个人对比自己小一辈的大方师施礼。随后广义才对火山说道：“东海公主没有受到惊吓，不过问天楼楼主这样的人不能再让他继续活着为害世间了。大方师，难得的机会，你还是早下法旨解决此人吧！”

“解决我吗？问天楼楼主有两个人，缺了一个可不行。”一声冷笑之后，另外一位融合了神识的姬牢凭空出现在这几个人的面前。他好像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趴在地上的自己一样，直接对面前这几个人说道：“难得这次聚得这么齐，那么我们就把以前的恩恩怨怨了结吧，再拖下去我们大家都难受……”

说话间，姬牢有意无意地看了还在广梯怀里熟睡的妞儿一眼，随后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说道：“怎么说我也是方士出身，这样，看在首任大方师的面子上，我让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离开，就当是给方士一门延续香火了。你们考虑一下谁要离开。”

“还考虑什么？当然是老人家我和吴勉了。”听了姬牢的话，归不归笑嘻嘻地抢先说道，“这是你们方士门内的事情，老人家我和吴勉都是外人。你们家的事情我们也说不明白，这样，你们方士门内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千万不要麻烦我们外人。”

归不归边说边从有些不情愿的广梯手里将熟睡的小丫头接了过来，随后笑嘻嘻地向大门口方向走去。看到吴勉没有和他一起离开的意思，老家伙回头冲吴勉喊道：“人家方士的事情，咱们外人还是不要掺和的好。家里有那俩活祖宗，再不回去的话房子都要被拆了。”

“这里挺好，你走你的，别管我。”吴勉瞥了老家伙一眼之后，继续说道，“上次我和这楼主的事情还没完，既然他说要了结，那就算上我一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归不归冲吴勉笑了笑，边走边回头对身后的一群白头发的人说道：“那老人家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最后谁留在这里，谁从这里出去记得到我这里留个话，清明的时候，连他们的纸一起烧了。老人家我的记性不好，你们人太多，我记不清……”

就在归不归走到姬牢身前四五丈的时候，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子踉跄着向姬牢的方向走了几步，将还在他怀里熟睡的妞儿向姬牢的方向抛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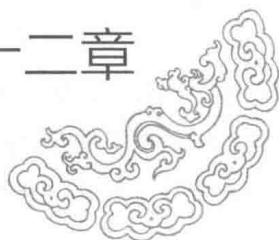
当下，这位楼主条件反射地将已经在空中的妞儿接在了怀中。与此同时，老家伙已经转了转身体，对着楼主一挥手，将那根谁也看不见的蛛丝链甩了出去。几乎就在归不归动手的时候，楼主一声冷笑，将接过来的妞儿挡在了自己

的身前。

归不归没有想到姬牢会这么做，当下手指轻动改变了蛛丝链的方向，那根细丝贴着楼主的脸皮飞了过去。

“你们俩真是一个比一个不要脸。”一个带着寒气的声音响过，吴勉已经到了姬牢的身前，举着另外一位楼主留下来的长剑，对着姬牢的下半身扫了过去。与此同时，四个白花花的身影已经将楼主围了起来，看着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就算他融合了一个神识，也很难敌得过这几个人。

第十二章



“一起来吗？很好……”姬牢微微笑了笑，身体突然从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淡黄色的光芒。这种光芒一闪一闪好像会呼吸一样，瞬间发散在楼主的身體表面，转眼之间又收敛回到了楼主的身體里面。

广字辈的这三个人都知道这黄色光芒的厉害，都露出大惊失色的表情。三个人趁着光芒收敛到姬牢体内的一瞬间，同时向后退去。广仁还不忘一把抓住了火山，将这位大方师也从姬牢的身边拉开。

当下，姬牢的身边只剩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吴勉。看到三位广字辈的人同时离开之后，吴勉本来也有机会退出去，不过这个时候他心高气傲的脾气上来了。虽然他也做出了后退的动作，不过后退的同时还是对着姬牢挥手，将拴在手指上的蛛丝链对准楼主的脖子甩了出去。

吴勉的速度也极快，他动手的时候身体已经离开姬牢两丈有余。就在蛛丝链接触到黄色光芒的一瞬间，蛛丝链接触到光芒的部位突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着这声巨响，前后左右大大小小的宫殿几乎同时全部坍塌，唯一留下来的是旁边一座孤零零的宫殿。

距离姬牢最近的吴勉身上着起了大火，身子被爆炸的热浪掀起十余丈高，最后又重重地落到了地上。落地以后，吴勉便失去了意识，但他身上的大火没有丝毫熄灭的意思。这大火也是古怪，瞬间将这个白头发的男人烧得皮开肉绽。

眼看吴勉就要被烧成焦炭，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就算是长生不老的体质也救不回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好端端站在一旁的姬牢微微一笑，上前走到了吴勉的身边，对准他的身体重重踹了一脚，将吴勉踹出了十五六丈远。这一脚差点要了吴勉的命，不过就在他落地的一刹那，他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变成一

个浑身都在冒烟、半死不活的男人。

看到吴勉虽然死不了，不过比死人也就是多了一口气之后，姬牢这才对满脸惊异之色的广仁他们几个人说道：“看着很熟悉？在徐福那里看到的吧？不过你们那位徐福大方师也是得了我的便宜。严格说起来这可不是方士的术法，是你们门中第二位大方师从我这里偷去的。”

那淡黄色的光芒随着楼主的话音一闪一闪，在他话音一出的时候，光芒几乎瞬间消失，而消失的同时，又再次浮现在了楼主的身体表面。

楼主对广仁几个人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跑到了焦尸一般的吴勉身边。看着这个白发男人身上的毛发和皮肤全部已经烧光，身上不断渗着掺杂血水的黄色体液。这个时候，就连归不归都不敢肯定吴勉是不是还活着。老家伙将耳朵紧紧贴着他的胸口，听到了里面还有微弱的心跳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只要还有心跳就死不了。

不过吴勉现在这样的身体也扛不住一次五行遁法了，当下，归不归将吴勉扛在了肩头，随后猫着腰想要从原路回去，再从大门口离开这里。不过就在归不归马上就要绕过姬牢身边的时候，那位融合了神识的楼主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归不归，你真的以为我会忘了你们，把你们俩放走吗？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的话，我就再找个人把你们俩一并扛出去。”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突然瞬间大涨，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到了离归不归不到半尺的位置。老家伙当年也见过徐福使用过这样的术法，他站在原地，冲姬牢笑了笑，说道：“老人家我也没说要走啊，你也看到吴勉这个样子了。我老人家出去给他找个大夫，兴许还有救。”

“他会不会死，你心里清楚。”姬牢冲归不归淡淡一笑之后，身上淡黄色的光芒突然消失。随后他走向归不归，将手里抱着的妞儿递给了这个老家伙。看着妞儿还在熟睡的样子，楼主微微笑了笑，随后对归不归说道：“你看着这个孩子，不管待会这里谁输谁赢，总之你把孩子给赢的人就好，无论如何这孩子是吃不了亏的。”

就在归不归将妞儿接过去的一刹那，姬牢的身上又浮现出那种淡黄色的光芒。随后他不再理会归不归，转身向广字辈的三个人和现任大方师火山走了过去。

看到姬牢将注意力转向自己这边，广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师弟和弟子说道：“这是罡煞法，不要和这法光接触。只在远处游动就好，罡煞法太消耗术法，他支撑不了多久的。”

广仁说话的时候，剩下的几个人已经全部散开。本来广义、广悌都是有可能会离开的，不过方士一门大方师最大，虽然两个人都不服广仁、火山师徒，不过这个时候让他们违抗大方师的法旨，将大方师陷于险地，他们两个人还是做不出来的。

姬牢这是充分融合了神识之后，将本来就属于他的术法又找了回来。如果当初在百里熙的法器洞府当中，他可以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那么现在便又是另外一幅景象了。

趁姬牢的注意力都在大方师和那几个广字辈身上的时候，归不归一肩扛着血淋淋的吴勉，一手抱着睡得正香甜的妞儿，一溜小跑到了附近唯一一座还没有倒塌的宫殿前，将浑身是血的吴勉放在了门口。随后老家伙抱着妞儿，倚在门框上，看着左右满目疮痍的废墟，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一倒一大片的，幸好不是老人家我的房子……”

“朕就说归不归老先生知道这里有人吧。”刘秀隔着一扇门，担心外面的老家伙听到，当中还用了恭敬的语气。看到归不归没有什么反应之后，这位中兴之帝回头对假扮成内侍的修士低声说道：“过来，你到门口来。”

看着修士走到他身边之后，刘秀在修士的耳边低声说道：“你大点声说，归不归，百无求不是你亲生的。”看着修士一脸不解的表情，这位皇帝继续说道：“你不这么说，朕怎么知道外面的归不归——老先生到底能不能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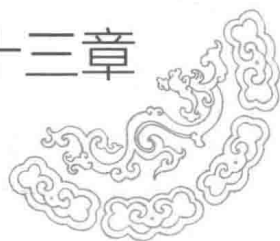
“陛下，这个我可以做证，这里的禁制还算说得过去。外面那个老家伙确实听不到屋子里有人说话。”没等修士说话，一直坐在黑暗中的那个人突然开口。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不过今天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为了防止稍后外面那几个人将祸事引到这里来，还请陛下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

“大修士言重了，有大修士在，朕必定无忧。”听了那人已经证实归不归的确听不到自己说的话之后，刘秀这才不再紧张。停顿了一下之后，中兴之帝继续说道：“不过天下事也不能说得太早，一旦朕的时运不够，亡于外面的人之手，也是命运使然，怪不得人的。”

“陛下贵为天子，还如此通透，真是难得。古往今来陛下乃是千古一帝……”黑暗当中那人对着刘秀恭恭敬敬地行了礼，随后继续说道，“不过陛下也不用多想，外面差不多也到了尾声。”

说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影重重地撞在了宫墙上面。巨大的冲击力让这个宫殿都跟着颤抖起来。

第十三章



撞到墙上的是广义，他刚刚从姬牢身边绕过去的时候，楼主身上淡黄色的光芒突然暴涨。广义虽然急退不过还是慢了一拍，被光芒的边缘扫到。因为他的术法高强，身体虽然被打飞，但并没有像吴勉那样，差一点被烧成焦炭。

倒地之后，广义先在地上翻滚了一圈，确定身上没有着火之后，这才从地上爬起来，远远地躲开了姬牢身上时大时小的黄色光芒，之后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形。

和广义一样，现在除了靠在宫殿门外的归不归和满身黄光的姬牢之外，这一片空地再看不到还有什么人在活动。广字辈的三个人和火山一起隐匿了身形，远远地躲了起来。

“以为这样就可以耗光我的术法吗？”姬牢微微笑了笑，“那我们就来看看，是我的术法先被耗光，还是你们先倒下……”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突然向外扩张。随着一声巨响，红头发的火山从光芒当中被轰飞了出去。

火山飞出去的同时，他的身上已经燃起大火。不过和刚才的吴勉不一样，火势几乎没有对火山造成什么伤害。只是光芒爆炸时的冲击力太猛烈，大方师在被黄光轰飞的瞬间已经昏厥过去。

火山向后飞出了十几丈远，眼看就要落地的时候，广仁突然出现在大方师将要落地的位置，将火山稳稳地接住。就在前任大方师接住现任大方师的一瞬间，火山身上的大火突然熄灭，随后两位大方师同时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大方师的控火术已经登峰造极，难怪广仁会选你。”看着广仁将火山接住带走，姬牢却没有一点追赶的意思。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楼主将手里已经

空了的金色贝壳收好，随后又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储金暗自握在手里。

这个动作虽然隐秘，不过还是没有逃过靠在宫门上看热闹的归不归的眼睛。看到姬牢已经换了一个储金之后，老家伙嘿嘿一笑，嘴里面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虽然他的声音极小，但还是被门里面的刘秀听得真切。老家伙说：

“老人家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是楼主真带着百八十个储金，那么你们就有两条路走了。要么现在都逃，要么用我们吴勉的话说，你们自杀吧……”

就在刘秀以为这话是对他说的时候，冷不丁门外又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老家伙，你倒是看了一场热闹。别急，不管我们是逃了还是自杀，姬牢都不会放过你们的。起码那个已经没有脸的姬牢不会放过吴勉。”说话的正是那个叫作广悌的女方士。

归不归嘿嘿一笑，低声对空气说道：“那正好，省得老人家我再跟着他费神费力。你是不知道吴勉的脾气，老人家我的术法补回来都不敢跟他大声说话。正好托你们和姬牢的福，要不然的话我老人家一直都怕鲸鲛再来对付吴勉的时候连累我老人家。”

归不归的话说完，空气当中的女人冷冷哼了一声，便再没有言语。片刻之后，老家伙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姬牢的术法虽然厉害，不过也不是没有弱点。广悌，不是老人家我说你，别再想捡什么便宜了。就算火山和广仁爷俩都死绝了，有广义在你前面，也轮不到你。就算你的运气好，他们和姬牢同归于尽了，方士一门就剩你这一支，八成也起不来了……”

“不用你废话！”被归不归说中了心事之后，广悌冷冷地哼了一声，说话的声音稍大，便引起远处姬牢的注意。楼主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后，身上的黄色光芒好像有了生命一样，延伸出一条黄色的光柱，向着老家伙身边的位置射了过去。

看到光柱射过来之后，归不归马上大声喊道：“别吓到孩子！”说话的同时，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还在熟睡的妞儿前面。不过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同时，他已经压低声音说出了另外一句话：“你还在等什么？这个机会不会再有了！”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隐身在妞儿身边的广悌冷哼了一声。本来她只要躲在妞儿的身后就是安全的，不过这位广字辈唯一的女方士却拉开了和妞儿的距离。她瞬间现出身形之后，头发一甩，几十道不易察觉的寒光对着姬牢射了过去。

这个时候，由于制造出了射向归不归这边的光柱，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已经暗淡了不少。就在他要将光柱射向广梯的时候，浮现在身体表面的光芒突然没来由地冒出十几道小小的火花。姬牢微微皱了皱眉头，就在他要将光柱重新转化成光芒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只见几道小小的火花竟然连成了一片，随后淡黄色的光芒出现了一个肉眼几乎察觉不到的缺口。

随后，姬牢感觉到有什么尖利的细针已经顺着缺口扎到了他的身上。这根细针的速度极快，等到楼主发现的时候，细针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他的身体，钻进了血管之后，开始在他的身体各处游走。片刻之后，细针已经进了姬牢的肺部，在里面轻轻搅动了一下之后，楼主连声咳嗽，喷出一大口鲜血。看样子这位楼主好像犯了和他弟子九九一样的病症。

看到一击得手之后，已经现身的广梯再次甩动头发，百十道寒光对着姬牢飞了过去。不过这次楼主身上的黄色光芒已经回归，这些寒光只是在光芒表面变成了百十道小小的火花。

“发针，好法器，看着就好像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一样。咳咳……”一句话说完，姬牢又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随后，又是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远处现身的广梯冷笑了一声之后，冲姬牢说道：“有用的法器一件就够要你的性命了，脑子被搅成了糨糊，你就算长生不老又能怎么样？”

广梯说话的时候，姬牢再次喷了一口鲜血。随后他的胸口开始猛烈地疼痛起来，这时候，楼主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将自己的衣服扯碎，只见他的胸口位置出现了一根正在向上游走的细针一样的物体。

这根细针在姬牢的身体里面不停地刺破肌肉和血管，它每向上游走一分，姬牢白白的胸口便会出现血红的一片。如果不是因为细针行走时候引起的血肿，肉眼几乎都发现不了它。

姬牢不用亲眼去看，剧烈的疼痛已经可以感知发针的位置。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手割破了发针游走处的皮肤。不过发针在广梯的指使之下，有意避过了姬牢割开的皮肤。虽然楼主已经满身是血，但却无法将发针取出来。

扒着门缝看到这幅景象后，刘秀回身对藏在暗处的那个人说道：“大修士，这次你可能猜错了。方士一门的人还是有些手段的，看来这位问天楼楼主支撑不了多久。”

“未必……”说话的时候，藏身在黑暗当中的男人笑了一下，随后探了探身体，现身在照射进来的月光当中。他竟然和外面的姬牢是一个相貌。顿了一下之后，这人说道：“如果连一根发针都解决不了，那个我早已经死去多时了……”

第十四章



宫殿外面，还被黄色光芒笼罩在里面的姬牢脸上满是痛苦之色。皮肉里面的细针已经顺着他的脖子一点一点向上移动，眨眼之间已经钻进了姬牢脖子上的大血管当中。细针不断地挑破大血管的内壁，转眼间姬牢脖子到胸膛已经都是血红的一片。

这时候，本来已经隐身的广仁、广义和大方师火山等人又再次出现在了姬牢的周围。几个人远远看着姬牢痛苦的样子，都在暗暗心惊。广悌暗藏在头发上面的法器是徐福给她量身定做的，当初徐福还给它起了三千烦恼丝的名字。只不过后来叫发针叫习惯了，也没有人再去叫原来的名字。

广悌的这种法器也在几位师兄的面前用过几次，当时看着和一般的法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想不到这次这小小的发针竟然可以突破姬牢的罡煞法，直接钻进了他的肌肉当中。现在看情况只要发针搅乱了楼主的大脑，就算他不死也要变成一个废人了。

广仁和广义两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偷偷看了看广悌，这两个人都是一个心思：这位师妹将自己的法器隐藏得这么深是什么用意？而广悌还是没事人一样，冷眼看着黄色光芒里面的姬牢，等着发针搅乱他脑子的一幕发生。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满脸痛苦之相的姬牢突然笑了笑。随后只见他突然抬手，在发针游走部位的上方抹了一下。这时，姬牢手指接触的位置血管已经断裂，鲜血瞬间涌了出来。白色的发针已经露出了头，在广悌的操控之下便马上转头向下钻去。

抹断血管之后，姬牢用手按着这根大血管的底部，慢慢将里面的鲜血和白色的发针一点一点挤了出来。当发针再次露头，正准备向肉里钻去时，姬牢就

好像看到了自己脖子上面的状况一样，拽着发针的一头，硬生生地将发针拽了出来。

看着被捏在手指尖好像虫子一样来回扭动的发针，姬牢这才重重地舒了口气。手指微微抖动之下，白色的发针上闪过一道火光，随后瞬间被烧成灰烬。

“真是个好法器！”喘了一口粗气之后，姬牢竟然还有闲心冲再次将自己围起来的几个白头发方士笑了一下。随后他对脸色有些难看的广梯说道：“如果不是你需要看到发针的轨迹才能操控它，这个时候我不是死人就是白痴了。法器应该是徐福炼制的吧？在他之前方士一门并没有这种法器，真是好法器。”

再次称赞这好像头发一样的法器之后，姬牢脖子上的血已经止住了，血管的伤口也开始愈合。楼主哈哈大笑，说道：“你们还有那样精奇的法器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吧。”

“等一下，看在你也曾经是方士的分上，让我和归不归说句话。”没等姬牢说完，前任大方师广仁已经抢先开了口。看到这位楼主没有什么反应，广仁回过头对归不归喊道：“归师兄，如果稍后我们几个人都回不去的话，麻烦你回到方士门中，接管大方师的道统。从你成为大方师之日起，方士一门便以你为尊。方士门中留下来的典藏大方师可尽数翻阅，或许里面就有可以解除你身上封印的法门也未可知。”

“看你这话说得，老人家我心里怎么开始盼着你们都留在这里呢？”归不归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对广仁说道，“忙你们的去吧，大方师什么的我老人家不感兴趣。有那个想法的话还轮得到你吗？大不了我老人家从你的徒子徒孙里面挑个顺眼的，让他做大方师。再说了，徐福那个老家伙若知道你把大方师送给老人家我了，八成连夜就要游回来，先把我老人家弄死再说，这也太危险了。而且排辈还在火山下面，真不划算……”

听到归不归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广仁冲归不归点了点头，算是提前答谢了。随后他又对姬牢说道：“既然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楼主是不是也要安排一下？现在胜负还在未知之间，说一下，好过一会留下遗憾。”

姬牢犹豫了片刻之后，冲靠在门前的归不归说道：“归先生，那个小姑娘就麻烦你了。她在皇宫里面很好，能不打扰便不要打扰她。等到她的魂魄恢复之后，将燕哀侯留下来的东西交给她。或许归先生你来看着她，要比我合适得多。”

归不归点了点头之后，说道：“好，老人家我也不和你客气。妞儿自然会有人看着，这辈子不会让她再出意外。还有什么要托付老人家我的吗？比方说你们问天楼攒了那么多年的家底……”

没等归不归说完，姬牢已经将头转到了一边，随后对广仁等人点了点头，说道：“大方师，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说话的时候，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暴涨，瞬间向着广仁几个人延伸了过去。

广仁他们几个好像算到了一样，黄色光芒延伸的同时，几个人已经同时消失。这时，有刚才广梯发针的教训，姬牢也不敢托大，当下又将黄色光芒收了回来。就在他寻找那几个人踪迹的同时，大方师火山突然出现在了姬牢正前方的位置。

看到了最弱的火山孤零零地出现，姬牢不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为了防止有人趁他攻击火山的时候偷袭，楼主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四处去寻找其他人的踪迹。

“姬牢！你的对手是我，大方师火山！”看到姬牢左顾右盼的样子，火山猛地大吼了一声，随后两只手猛地抬了起来，将双臂平行自己的胸口，做出马上就要打开双臂的姿势。

“你确定你要做吗？”姬牢皱了皱眉头之后，趁火山做出下一个动作之前，继续说道，“你真的可以使用破空吗？术法不够的话，破空施展出来之前，你已经爆裂而亡了。”

“马上你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说话的同时，火山已经咬牙对着姬牢的方向慢慢打开了双臂。在一阵轰鸣声当中，姬牢身边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随后，大树连同姬牢身边已经倒塌的房子被瞬间吹起，又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只是大树和身边的残砖断瓦，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都跟着瞬间被吹走。不过在楼主的术法争夺之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竟然又把这光芒重新召回到自己的身上。不过就算这样，姬牢也还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将自己全部的术法瞬间喷出去之后，脱力的火山身子晃了一下，随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就在大方师火山倒地的一瞬间，另外一个白头发的广义出现在火山的身边。

广义出现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做了和火山一模一样的动作，对着姬牢施展出了破空，只不过攻击的范围将倒在地上的那位无脸楼主也包括在里面了。就

算姬牢能施展遁法躲开，他另外一个自己也要消失在破空当中。

就在广义施展破空的前一刻，姬牢的身子一晃，人已经瞬间站在了另外一个自己的身前。他刚刚站稳，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便朝他席卷而来。

第十五章



同样都是破空，火山施展出来的效果和广义不可同日而语。姬牢身上的黄色光芒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片刻，随后瞬间便被破空的力量吹飞。罡煞法消耗的术法极大，一旦破裂消失之后，再想把它聚集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在广义使用了破空之后，便和火山一样脱力倒在了地上。姬牢心里清楚很快便会有第三个人做出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而他的术法已经在罡煞法上消耗大半。当下，姬牢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抓起另外一个晕倒的自己，同时开始运用五行遁法打算离开这里。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楼主，还是正面对着我吧。背后伤人虽然为广仁所不齿，不过如果是楼主的话，背后伤人的事情广仁也要做一次了……”

广仁说话的时候，姬牢已经感觉到身后术法运作的气息。这时候，楼主猛地将已经抓在手里的另外一个自己松开，快速回身的同时，已经将双臂并在了一起。一转过身，他已经张开了手臂，对准身后的广仁使用了刚才广义、火山二人都使了一遍的破空。

不过就在他回身的同时，身后的广仁和姬牢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动作。两个人几乎同时将手臂拉开，随后，姬牢和广仁中间的位置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两个人中间的位置被两股破空的力量挤压，炸出一个深达数丈、黑漆漆的大窟窿来。

爆炸声响起来的同时，姬牢的身体快速地向后退了几步，一脚踩在另外一个自己的身体上，差一点摔倒在地。而广仁比起楼主就要难看得多，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后瞬间被两股破空爆炸引发的气浪掀飞，远远地落到了几十丈

外的另外一处宫殿群落当中。之后，便没有再看见他回来。

不仅是广仁，就连远处靠着宫殿大门的老家伙归不归都被爆炸的余波扫到。两股破空力量相撞的一瞬间，归不归的身体瞬间被横着“贴”在了大门上。不过就算这样，这座宫殿非但没有倒塌，甚至连宫门都没被归不归撞开。只见老家伙的四肢伸开，两手两脚同时搭在两侧的门框上。宫殿上面的琉璃瓦噼里啪啦地掉了一地，墙壁上也满是龟裂的纹路。不过就算这样，宫殿还是一动不动地屹立在原地。气浪消失后，老家伙摔了下来，但还是没有打开宫门进去躲避的意思。

看到广仁被轰飞之后，姬牢摇摇晃晃好不容易才站稳。喘了几口粗气之后，楼主冷笑了一声，说道：“广悌，现在只剩下你了。你不是还有发针吗？不管是破空还是发针，来！”

“三个广字辈的方士、两任大方师一起对付你，姬牢，你也算是徐福大方师和大术士席应真之外的一个人物了。”这时，广悌现身在姬牢的面前。看了一眼摇摇欲坠的楼主，女方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随后继续说道：“虽然我也将不少修士同道轮回，不过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是第一次。看在我们曾经同门的分上，我不会虐杀你的。”

说话的时候，广悌用手捋了捋头发，正要再甩出三千烦恼丝的时候，姬牢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冷笑。随后这位楼主身上的倦怠之气一扫而空，竟然举起手臂，对准正要发出发针的广悌打开，第二次放出了破空……

广悌完全没想到这个世上还有人可以连续两次施展破空，当下她已经来不及躲开，就连招架破空的余力都没有。不过好歹广悌的术法也算精深，她瞬间将术法灌注全身抵挡破空。广悌正面被破空打到，身子向后飞出去十几丈便倒在地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

看到这几个人都倒下之后，姬牢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另外一个自己身上。严重脱力之后，这位姬牢强撑着才没有晕过去。他踉踉跄跄地想要爬起来带着无脸的自己离开这里，不过试了几次，身子只是刚刚爬起来一半，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起不来了吗？你说一声呀，这不是还有老人家我吗？”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姬牢的身边。笑呵呵地看了一眼这位楼主之后，归不归继续说

道：“刚才楼主你对老人家我说了什么来着？哦，我老人家想起来了，你要老人家我好好照顾妞儿。放心，你安安心心地去轮回，运气好的话，投胎转世之后你还能看见妞儿。”

“我死之后……你就不怕广仁和火山将矛头对准你们吗？”姬牢有些无力地看了归不归一眼后，继续说道，“有我在……这世上还可以有抗衡方士一门的资本，姬牢不在了……问天楼倒塌之后，方士一门只会把矛头对准你们。”

“顾不得了，楼主，你现在的实力太强大，已经没有了和方士一门之间的平衡。”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蹲在地上，将姬牢的手指掰开，从里面找到一个金色贝壳。不过老家伙还来不及高兴，就发现这只储金已经空了，于是他皱着眉头又在姬牢的身上摸索了一圈，除了另外一只也是空空如也的储金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

叹了一口气之后，归不归将两只空了的储金放进了自己的怀里，随后原地转了一圈，在那座还没有倒塌的宫殿附近，将之前无脸楼主用的长剑捡了过来。将剑刃放在楼主的脖子上面比画了一下后，归不归说道：“用蛛丝链那种法器，对楼主这样的人物还是有些不大庄重，还是用这个好。楼主这样身份的英雄，当然要亡于剑下了。你们两位楼主谁先来？反正都是看着自己死，老人家我先伺候你上路。下辈子记得和这位楼主分开走，不是老人家我瞎说，他可是有点……”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长剑高高举起。眼看一剑下去就要将楼主的人头斩下的时候，宫殿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只见刘秀在一位小内侍的服侍之下笑吟吟地走了出来。这位皇帝好像没有看到周围的景象一样，边走边说道：“归大修士，看在朕的面子上，还是饶了这个人吧。”

看到刘秀从躲了那么久的宫殿里走出来，归不归表情夸张地对他说：“陛下，您什么时候进去的？还是说您一直就在里面？陛下这样身处险地，一旦刚才有了什么闪失，让天下百姓如何是好？汉室刚刚中兴，您就打算只中兴一代吗？”

“没那么严重。”刘秀笑了笑，“朕晚上本来打算过来看看东海公主的，碰巧看到您和大方师几位在这里大战闯宫意图行刺朕的凶手。有归老先生和两位大方师，以及几位大修士在这里，定能确保朕无忧。”

刘秀说话的时候，伺候他的小内侍已经将还在沉睡的妞儿抱了起来，送到了刘秀的身边。这个小姑娘被广悌的术法暂时封了五感，所以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她都没有醒过来。

看了还在安睡的东海公主一眼后，刘秀继续和归不归商量着要放过两位楼主。不过今日老家伙也不敢轻易放虎归山，笑嘻嘻地看了这位皇帝一眼，说道：“陛下，放了这两个人，总要有点什么因由吧？”

第十六章



刘秀眨眨眼睛后，笑道：“今天是夏阳侯冯异的生辰，怎么说夏阳侯也算是汉室中兴的功臣。朕素以宽仁厚善待功臣，今天这样的日子杀人，于朕的中兴功臣不利，还请归老先生看在朕的面子上不开杀戒的好。”

“冯异的生日……”归不归哈哈大笑，随后将长剑当作拐杖拄在地上，对刘秀说道，“陛下真是千古一帝，一个功臣的生辰就断了杀生。不过辅助陛下得天下的功臣成百上千，每个人的生辰都断杀生的话，陛下，您这一年可是不够用啊。”

刘秀捂着嘴笑了笑，正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身后的宫殿里面突然走出一个人，就见这人和倒在地上的姬牢一模一样。看到这个人，归不归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

就在这个男人走出来的一刹那，坚持了大半天没有倒塌的宫殿再也坚持不住，“轰”的一声倒塌在地，瞬间一座宫殿变成了一地的瓦砾。而这个和姬牢一模一样的男人好像没有感觉到身后宫殿坍塌一样，径直走到归不归的身边，淡淡地笑了笑，开口也是姬牢说话的腔调：“归先生，广陵城外一别，也有一百多年了。能不能看在今天我助各位拿到燕哀侯所遗之物的情分上，再饶我本体这一次？”

看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出现之后，姬牢的眼睛马上便瞪了起来。之前他和广仁等人恶斗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有人屏蔽了刘秀所在的宫殿气息。不过他只是猜到了里面可能是皇帝派来监视自己和广仁众人的修士，甚至猜想皇帝本人就在这座宫殿里。于是刚才下手的时候，才刻意避开了刘秀所在的宫殿。只是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就在数丈开外的宫

殿里面。

当下，已经虚弱不堪的姬牢还是伸手向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的脚面抓去。男人皱了皱眉头之后，闪身向后退了一步，并没有和楼主纠缠。

“看见了吗？现在放过他，不只是老人家我，就连你也麻烦。”归不归笑了笑，将自己的身体挡在了两个人的中间。随后老家伙又对楼主说道：“本来想让你睁着眼睛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楼主这样骚扰自己的神识，让老人家我很为难。对不住了，看来这次只能让楼主你稀里糊涂地离开这一世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伸出一根手指，对还在拼命想爬到自己神识旁边的姬牢虚点了一下。老家伙做出这个动作的同时，姬牢好像睡着了一样，闭上了眼睛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着姬牢倒下之后，归不归没有搭理和这位楼主一模一样的神识，只是回头冲刘秀和装扮成内侍的修士笑了一下，随后对皇帝说道：“陛下，之前就是因为太放纵此人，才给汉室天下带来无穷的祸端。他现在能有这样的下场实属侥幸。今日如果不除掉他，等到他缓过来有了防备之后，就算再把这里的人聚齐，想要除掉他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封住他的术法呢？”没等归不归说完，和姬牢一模一样的神识便打断了他的话。看到老家伙没有反驳，停顿了一下后，神识继续说道：“没有他在前面，方士一门早晚还是会注意到你们的。有一个没有威胁的问天楼楼主替你们挡着，总比没有要好。”

听了神识的话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看了一眼笑而不语的刘秀和小内侍之后，对这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神识说道：“继续说，老人家我也想听听怎么让楼主没有威胁？看看以后能不能照着这个方法，再给徐福那个老家伙也来这么一下子。”

神识跟着归不归笑了一下，随后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姬牢之后，对归不归说道：“归先生，当初他和燕哀侯有过一纸约定，要亲自看守首任大方师留下来的遗物和他女儿的魂魄。就是因为他不想被束缚住，这才将我们两个神识先后放了出来。我负责看守燕哀侯留下来的遗物，另外一个神识看守魂魄。”

“后来你们得到了遗物之后，我便去见了另外一个神识。燕哀侯魂飞魄散之后，他们之间的约定便已经失效。为了防止我们两个神识都被他融合了，我

和另外一个神识有了协议。我们相互在各自的身上做了手脚，如果他融合了我们两个神识当中的任何一个，另外一个神识都会有办法利用之前的手段封印住楼主的术法，没有了术法的楼主，还有威胁吗？”

“你们还真是舍得下本！”归不归嘿嘿一笑，对这个神识说道，“在对方的神识上做手脚，是缚魂法之类的术法吧？我老人家若是楼主的话也想不到神识会造反，不过老人家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神识和他不都是一个人吗？就当回家不好吗？”

“在外面待得久了，到底哪里才是家？”神识苦笑了一声，“神识原本是没有思想的，不过为了方便行事，他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点意识。随着时间越过越久，这点意识也慢慢地越来越强烈，一个人也就变成三个人了，回不去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神识停顿了一下，看着归不归脸上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之后，才继续说道：“不过他毕竟还是主体，他活着我这个神识才能继续苟延残喘。他一旦死了，我就会像燕哀侯的神识一样，坚持几百年也就烟消云散了。他死之后还可以转世投胎，神识烟消云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唉……”归不归跟着神识的节奏叹了一口气，说道，“老人家我也是心软，最看得不得你这样的事情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你能封印他的魂魄，也难保以后他突破封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以后可就真的遇不到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看了一眼神识，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也不好意思让老人家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吧？既然是冒风险起码也要给点好处，放心，我老人家不要金不要银，只是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看了一眼刘秀和他身后的修士。笑了笑，老家伙继续对神识说道：“当年老人家我也想捣鼓出一两个神识来，不过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我老人家差点将魂魄分裂出来，也没有见过什么神识。天底下问谁都不如向你打听有效果，是吧？”

听了归不归的话，神识停顿了一下，犹豫了片刻，才说道：“归先生，这个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严格来说，我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神识。神识不是魂魄，运作得不好，归先生你自己的魂魄都有烟消云散……”

神识的话还没有说完，归不归突然再次举起长剑，二话不说便朝姬牢的脑

袋斩去。就在长剑劈下去的一瞬间，神识突然间到了老家伙的身前，用手紧紧地握住了剑刃。虽然是神识，不过也还是有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

脸色已经非常难看的神识不再犹豫，在老家伙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归不归这才哈哈大笑，扔掉了长剑。

第十七章



老家伙扔掉了长剑之后，走到血肉模糊的吴勉身边，将他抱了起来之后，向刘秀微微点头，说道：“陛下好眼光……”一句话说完，抱着血肉模糊的吴勉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看着老家伙消失之后，刘秀松了口气，随后对神识说道：“先生不会忘了与朕商议好的事情吧？”神识苦笑了一声之后，点头回答道：“答应陛下的事情，我自然不会食言。只要陛下的子孙继续执掌国运，需要我的时候，陛下只要燃起烽火台，我自然便会出现。”

说完之后，神识当着刘秀和修士的面，将自己右手尾指掰了下来，放在了姬牢的胸口。只见这节手指慢慢地陷进了姬牢的胸膛之中，与此同时，姬牢的身体开始猛烈地抖动起来。

片刻之后，姬牢的身体停止了抖动，像睡着了一样倒在地上。这时候，神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过身来对刘秀说道：“陛下，稍后请派人将他们二人送到城外，不管是野外还是什么地方将他们丢在那里就好，剩下的就看天意了。”

说完之后，神识再次对着刘秀行礼，随后说道：“多谢陛下成全，今日就此别过。如果陛下招呼，只要和那二人无关，片刻之后我便会赶到。”两句话说完之后，神识便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看着神识消失之后，刘秀看着四周倒塌的宫殿，苦笑了一声，自言自语道：“不是自己家，你们就是不心疼……”说话的时候，刘秀走到了还在昏睡的东海公主身边，亲自将这个小姑娘抱了起来。看了一眼还在地上的火山、广义等人之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好不容易中兴起来的方士一门，可惜了。”

刘秀身后的修士以为，皇帝当大方士这些人都死了，他在刘秀的身后提醒道：“陛下，大方士等人只是脱力晕厥了，并非是……”

“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术法的分上，刚才朕就直接把你扔出去了。”刘秀有些无奈地看了修士一眼，转身向外面走去，边走边说道，“找一处偏殿，将大方士他们都安置好了，等他们自己醒过来吧。”说完之后，刘秀也不再搭理这名修士，踩着一地的砖瓦走了出去。就在皇帝走出去的一瞬间，从周围宫殿中如潮水一样涌出百余个身穿黑衣的侍卫。这五百人紧紧地跟在刘秀的身后，除了皇帝自己的脚步声之外，再听不到一点其他的脚步声。

修士看了一眼已经被黑衣人彻底挡住的刘秀背影，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对着皇帝的背影说道：“你也是个有趣的人……”

转过身，这修士看着倒在地上的火山和广义，脸上突然露出一股杀气。不过只是片刻之后，他还是叹了口气，随后也不再理会这几个方士，转身顺着刘秀离开的方向走了出去。不久，有侍卫进来，将方士一门的几个人一一抬了出去。

长安城外，归不归之前圣修王的府邸当中，百无求和小任叁正在院子里面来回地踱来踱去。二愣子抬头看了一眼东方微亮的鱼肚白，转头对小家伙说道：“不行了，老子再不过去看看就要憋疯了。任老三，你好好看家，老子进皇宫去看看。你说老家伙不是打算拉上他叔叔同归于尽，不带上老子？”

“你放心，老人家真有想不开的那一天，也要先让傻儿子你先走一步。”话音未落，归不归抱着血肉模糊的吴勉凭空出现在了院子里。这个时候的吴勉虽然已经开始恢复，不过身上还有大半的皮肤都没有长出来，看着格外惨人。

之前，归不归已经让府中的管家、仆人暂时离开了这里，所以并没有人因为看到吴勉的惨状而被吓出个好歹。

回来之后，归不归将吴勉安置到床榻上，正给他换上一身干净衣服的时候，身后已经看直眼的小任叁说道：“老不死的，不是说广仁他们也到了吗？那吴勉怎么还这么惨？老实说，你是不是又坑他了？”

“哪用老人家我去坑他？”换好衣服之后，归不归苦笑了一声，说道，“他那脾气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天底下谁能和吴勉讲理？”

说到这里，归不归似乎想到了什么。看了一眼这一对妖物后，老家伙对他

们说道：“你们俩准备一下，一会可能有人要过来串门……”

“你心怎么这么大呢？”听到有人要来串门，百无求的眼睛便瞪了起来。停顿了一下，二愣子说道：“小爷叔已经这样了，老家伙你还有心思来招待狐朋狗友？和你的狐朋狗友们都说清楚了，要浪去外面找个酒肆娼馆，别回家，省得老子看着烦。”

二愣子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阵敲门的声音便传了进来。伴随着敲门声，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也跟着传了过来：“任叁兄弟，快点出来迎接小哥哥我啊。这么多年不见你，可是想死你石头哥哥了。”

小任叁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吓得打了一个哆嗦，当下自然反应瞬间钻到了地下，不过片刻之后又将小脑袋从归不归的脚边露了出来，对老家伙说道：“老不死的，曹石头要是问你，就说我们人参让人贩子拐走了。千万记得啊，我们人参不在这……”

小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脸色已经变了，随后小任叁的身子突然被什么东西从地下顶了出来。随后刚才小孩子的声音从小任叁的脚上传了出来：“任叁兄弟，你石头哥哥千里迢迢地从山上下来看你，你就这么报答你石头哥哥的吗？”

随后，另外一个看着比小任叁大点的孩子也跟着从地下钻了出来，正是当年有过一面之缘的另外一个人参娃娃——曹石头。他从地下钻出来后，指着满脸惊慌的小任叁说道：“站好了！一会你石头哥哥再找你算账。”

一句话说完，曹石头转头对一脸笑意的归不归说道：“没听见外面在敲门吗？听见有人敲门不知道开门吗？再不开门的话，外面那位等急了就该拆你们家的房了。”

“你们大老远地从妖山上下来，不会就是为了拆老人家我的房子吧？”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转头将已经被曹石头吓住了的小任叁抱了起来，随后又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走，看看谁这么客气，有房子不拆，学着人敲门玩。”

向大门口走去的这一路上，敲门的声音便没有断过。待归不归将大门打开后，只见一个身穿便服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笑吟吟地看着归不归说道：“归不归老兄，就知道你已经把我认出来了！”

这人竟然就是一直跟着皇帝，装扮成内侍的那位修士，也是当初千里迢迢地通知归不归，大方师火山将他们的行踪透露给鲸鲛的那个人。归不归看了这

人一眼，随后抽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古怪地笑了笑，站在门内对此人说道：“好皮子，难怪你一身的人味，没有半点妖物的味道。进来吧，上次妖王没有带你出来，还以为你死了呢……”

第十八章



修士进门之前先是看了一眼站在归不归身后的百无求，冲这个二愣子笑了笑，说道：“两百年不见了，听说你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连我都不记得了？”

听了这个男人的话之后，百无求马上皱起了眉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亲生父亲”之后，冲来人一扬下巴，说道：“这谁啊，老家伙，听你话里的意思他也是从妖山上面下来的。他对我这么熟悉，难不成是老子我的舅舅吗？”

“真的连我都不记得了……”修士叹了一口气，又冲归不归怀里的小任叁笑了一下，说道，“你就是妖王看中的人参娃娃？难怪妖王那么喜欢你，实在太像了！”

走在前面引路的归不归听到这人的话之后，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道：“怎么？这里还有什么典故吗？”

说话的时候，几个人已经到了厅堂当中，分宾主席地而坐。这个修士说话之前看了一眼正在冲小任叁坏笑的曹石头，曹石头明白修士的用意，撇了撇嘴，说道：“你想说什么就说，回去谁问我，我就说喝多了，什么都没听到。”

“机灵鬼，回到山上我给你介绍一个女体的何首乌。”修士微微笑了笑。他看了一眼小任叁之后，对老家伙说道：“你这个人参娃娃和妖王陛下一个幼年便夭折的太子有七八分的相似。当时因为这件事情，妖王亲手杀了第一顺位的大太子，和他母系整整一族妖物，大太子之位悬空百年……”

“小儿子死了，当爹的把大儿子一家都杀了干什么？显摆自己的儿子多吗？”没等修士说完，百无求已经忍不住插嘴道，“老子以前只听说过用小老婆和奴隶陪葬的，杀儿子给儿子陪葬，老子是妖物都接受不了。那个谁，你说说，你们家妖王得了失心疯吗？”

听了百无求的话，修士反而住了嘴。他微微笑了笑，岔开了话题，冲小任叁说道：“怎么样？跟我去妖山转转吧，妖山之中别有乾坤，保准你去了就不想走了。”

“守着我们家老不死的挺好。”看了正在冲自己瞪眼睛的曹石头一眼之后，小任叁又怯生生地再次开口，“只要他不死，我们人参哪都不去……”

“哎，老子跟你说话呢！你出门的时候，你妈没教你别人问你话时，不回答就要挨打吗？”看着修士不搭理自己，百无求的怒火一下子就起来了。就在他要跳起来脱衣服骂街的时候，被身边的归不归按了下去。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老家伙嘿嘿一笑，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老人家我早年也听过那件事情，林林总总的也有十几个版本。估摸应该是当初的大太子以为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再过几百年会威胁到自己继承妖王的位子，才先下手为强的。妖王的儿子们明争暗斗惯了，以往妖王都当作没有看到，不过这次他最喜欢的小儿子突然被老大弄死，就捅了他的肺管子了。暴怒之下，妖王直接动手撕了自己的大儿子，然后派出大军干掉了老大母系那一大家子。这件事之后，妖王的儿子们再没有敢在明面上争斗害死兄弟的了。”

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修士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悲惨场面，叹了一口气后，对归不归说道：“归老兄，你虽然不在妖山，可山上的事情还是瞒不过你。”

“这件事都是明摆着的，看出来也不用动什么脑子。”归不归嘿嘿一笑，“不过倒是你，几百年不下妖山了。上次妖王自己下山的时候都没见你，怎么这时候你又冒头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诡异地笑了笑，问道：“你不打算透透气吗？人皮虽不错，但让老人家我和一张人皮说话，这也太别扭了！”

“我能让你在人间看到，自然是受了妖王陛下的指派。”修士笑了笑，起身当着这几个人的面将自己的衣服全部脱掉，两只手很是怪异地伸到自己的背后。随着一阵“刺啦”好像绢帛被撕开的声音，只见修士背后的皮肤竖着裂了一个一尺半的口子。

看到妖物当着他们的面这么做，归不归的老脸竟然还红了一下。他好像在避讳什么，连连让妖物找个没人的地方换衣服。妖物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依然旁若无人地做着下一个动作。

虽然妖物的后背破开一个大口子，但里面却没有一滴鲜血流出来，随后一个皮肤好像牛奶一样嫩白的男人顺着这道口子钻了出来。这个男人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有着少女一样嫩白的皮肤和缎子一样的乌黑秀发，清秀的五官，加上不施脂粉便唇红齿白的面容，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标致的少女模样。如果不是因为浑身赤裸，能看到他胯下的男性器官，任谁都以为这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

“啪”的一声，归不归惊愕得将自己手里装着蜜酒的酒壶摔到了地上，随后指着这个妖异的男人说道：“臭不要脸的，快点把衣服给老子穿上！老子不好你这一口，别来这套！”

妖异男人微微笑了一下，冲二愣子的方向抛了个媚眼之后，用一个女人的音调，对脸色难得有些尴尬的归不归说道：“归老兄，百无求比你强多了。如果当年你上妖山那次半夜敲开了我家大门，你会怎么样？”

“老家伙！看不出你还好这个调调。”百无求厌恶地瞪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眼，随后站起来远远地转到了角落，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以后老子要和你离远点，以前就知道你的口味重，想不到重到这种地步。喜欢母妖怪也就罢了，没想到你竟然还喜欢公的！”

归不归也顾不得和百无求解释了。二愣子骂街的时候，那个半男不女的妖物已经重新穿好了衣服，随后又仔仔细细地将那张人皮叠好收了起来。

没想到归不归竟然也有让他头疼的人。看着妖物收好了人皮之后，他皱着眉头，张嘴对妖物说道：“都子，你来到底想要干什么！说完快走！”

“来看看老朋友，想不到你如此不念旧情。”被归不归称作都子的妖物微微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妖王差我做的事情也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算算日子我也该回妖山复命了。归老兄，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提醒你一点事情。你们当今的这位人君非同小可，当年我曾经在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身边待过三年，论起帝王心术，你们当今这位皇帝，还要在始皇帝之上。还有，别说我不疼你，除了我之外，皇帝的身边还有别的修士，打他主意的时候你要千万小心。”

“说完了吗？”看到都子，归不归总是想起当年在妖山上差点做出来的荒唐事情。当下，老家伙怕他再说出什么来，于是直接把他和小人参娃娃曹石头一起轰出去：“说完了就快点走，老人家我的事情太多，没时间留客。”

“想不到你一点旧情都不念。”都子微微叹了一口气之后，用妖法带着还有些舍不得小任叁的曹石头离开了这里。看着他们俩走了之后，归不归冲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儿子，爹我和你商量个事，以后你骂街归骂街，别用这件事骂，老人家我丢不起那人。”

第十九章



整整过了一天一夜，吴勉身上的伤势才恢复过来。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好像脱胎换骨一样，长出了新的皮肉。又过了五天，吴勉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当初广仁被真龙所伤，伤势和吴勉差不多，还是养了半年才恢复过来。吴勉凭借身体里面种子的力量，短短数日便恢复如初。如果这次是火山受了这样重的伤，恐怕长生不死的体质也救不了他。

即使这样，吴勉也还是没有炼化种子的打算。虽然种子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面二百多年，还是几乎和当初徐福放在他身体里面的时候一模一样。别说参天大树了，连芽都没有发出来。

虽然遇到的有道行的人都在劝说吴勉开始炼化种子，不过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对种子却始终提不起兴趣。他一直隐约感觉到这么多人怂恿他炼化种子，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不管怎么说，吴勉醒了过来。当下，他的心里又开始惦记起黄龙洞当中的那条真龙。按百里熙的说法，一百多年也应该长出新的逆鳞了。不过走之前，归不归先去皇宫打听了一番。

原来那天晚上他们离开之后，广仁四个人便被皇帝派人安置在了偏殿里。等到天亮太医前来查看的时候，那四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这四个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就连守门的兵丁都说不清楚。

广仁他们毕竟是有道行的方士，几个人突然消失也说不得什么。不过刘秀借口几座宫殿突然崩塌是上天下达的警示，决定提前半年迁都洛阳。所有的官吏都在忙活这件事，现在的长安城已经乱成一锅粥。

至于那位新近册封的东海公主，刘秀几乎每天都将她带在身边。妞儿虽然

是市井出身，不过也生了一副清清秀秀可人疼的好皮囊。除了皇帝之外，妞儿还深得贵人阴丽华的疼爱，小姑娘每天都跟着皇帝、贵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妞儿是皇帝、贵人亲生的小公主。

只不过这几天一直没有看到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刘秀告诉妞儿他们几个人去给她找父亲，已经离开了长安。看不到这几个人妞儿虽然还是有些难过，不过架不住皇帝每天找人变着法地逗她开心。没过几天，妞儿也已经适应了皇宫里面的生活。

另外，归不归从皇宫当中还打听出来，一直紧跟皇帝的近身内侍突然失踪了。本来皇帝身边人失踪这样的事情非同小可，不过刘秀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看到身边少了个人之后，便让皇后找了个机灵的小内侍补上。既然皇帝都没有说话，旁人也更不好再说什么了。

除了这些以外，归不归本来应该再去方士宗门打探消息的。不过老家伙实在舍不得自己所剩不多的术法，当下把百无求派到了方士宗门去打探消息。百无求利用妖法来回一趟之后，带回广仁几个人已经回到了方士宗门的消息。广仁等人回到了宗门之后，便开始连夜在宗门当中修筑阵法。广悌、广义二人不仅留在宗门中没走，还将在各地有些道行的方士都招了回来，甚至还派人在各地寻找鲸蛟的下落，看来他们并不知道两位楼主中的一位已经被封印住了术法这件事。

既然方士一门和两位楼主暂时都不会再闹出什么事来，归不归和吴勉商议了一番，决定离开长安前往黄龙涧。归不归将管家和仆人都打发走，就在他去准备马匹车辆的时候，突然有内侍赶着一辆涂着朱漆的马车到了他们的府门口，宣读了皇帝赐给他们马车、金玉细软之物的旨意。

刘秀好像猜到他们要离开长安一样，提前将马车送来，而且送来的还是皇室专用的朱漆马车。既然是白送的，当然不用白不用。归不归准备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一早便带着几个人，驾车出了长安城，向黄龙涧的方向赶去。

出长安城的时候，驾车的百无求问归不归是不是要先去找广治。算上在百里熙那里耽误的时间，他们差不多也有将近一年没有和那位饵岛大方师的高足见面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傻儿子，等从黄龙涧回来后再说吧。”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

“到时候真的从龙身上弄点什么东西下来，你是分还是不分？先去黄龙涧那里看看，如果我们能得点什么好处，就不用麻烦广治了。如果那条龙还是那么欢腾，我们再说……”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这条官道的尽头，站着一个头戴斗笠的白衣男子。虽然戴着斗笠，不过也能看到从斗笠边探出来的白发。除了白色的头发之外，更诡异的是，这个人左边的身体好像被烈火烤过一样，上面的表皮已经被烧掉，皮下肌肉组织和血管裸露在外面。

这个人正是许久没有露过面的徐福门徒——鲸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左半边的身体受了重伤。虽然仗着长生不老的能力，他的伤口正在慢慢地愈合，不过就在愈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这半边身体便开始突然燃起了大火，直到将他的皮肤烧尽，成了这般模样，火势才熄灭。

烧伤的疼痛让鲸鲛时不时就要大吼一声，虽然可以瞬间暂时压制一下疼痛，不过吼完之后疼痛便再次袭来，让他痛不欲生。

就在他身上的一波大火熄灭，被伤口的疼痛折磨得浑身直打战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他们几个人已经出城了，目标是黄龙涧，正在朝着你的方向走去。这次只要得手，你也不用再受这样的痛苦了……”

“不用说了……”没等那个声音说完，鲸鲛已经先一步地说道，“只要这几个人被我解决，就会替你去办你的事情。只要你的对手不是我的师尊和大术士席应真，我都可以替你解决掉。”

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之后，再次说道：“你多加小心吧，尤其是归不归。这次不要再杀人取乐了，小心你身上这禁制的反扑……”声音停止之后，便没有再响起来。鲸鲛强忍着身上的剧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条官道。

不过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也没有见到那辆马车行驶过来。最后鲸鲛也不再等了，施展缩地之法向吴勉他们应该过来的方向奔了过去。直到鲸鲛站在长安城的大门口，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马车从他的身边经过。

当下，气急败坏的鲸鲛对着空气大声吼道：“马车呢？你亲口说的那辆马车呢？”可惜不管鲸鲛怎么大吼大叫，始终得不到一点回应。这时候，看着长安城城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鲸鲛心里充满了进去狂杀一番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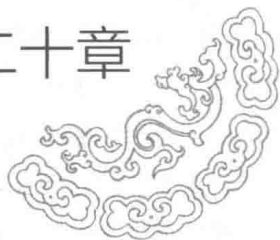
就在他准备冲进去杀人的时候，他的身上再次着起大火。在城门口众百姓

惊愕的目光当中，鲸鲛整个身体都被大火包裹住。当下，要被大火烧死的惊恐之心取代了他的杀戮之心。随后，全身着起大火的鲸鲛转身向官道踉踉跄跄地跑了过去。

跑出长安城的范围之外，鲸鲛身上的大火才熄灭。他倒在了路边，一边大口喘气一边等着自己身体恢复过来。等到他的半个身子再次恢复到刚刚的样子之后，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看了一眼官道的尽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三个字：

“黄龙涧……”

第二十章



三个字说出来之后，鲸鲛继续向官道的尽头走去。两三步之后，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淡。再走出去几步之后，他的身影终于凭空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就在鲸鲛消失的时候，皇宫当中的一间小小偏殿里，正坐着吴勉、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参。宫殿外面的内侍、宫女和侍卫们都在忙着迁都的事情，不停地将已经封好的大箱子抬进抬出，嘈杂的声音远远便能听到。

偏殿里面，二愣子百无求靠在墙上，对面前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不是舍不得这里，就胡说八道有谁会在路上堵咱们吧？老子是妖！你去打听打听，妖怕过谁？大不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盼着这一天呢。”

“大侄子，不是我们人参说你。要去你去，别让我们和你同归于尽。”没等归不归说话，小任参已经忍不住开口说道，“从你跟着你爹这些年，我们人参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你疯起来先弄死老不死的，再弄死自己。一旦再伤到我和吴勉，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你们永远都是把我老人家第一个推出去。”归不归苦笑了一声，看了一眼还在假寐的吴勉之后，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如果刚才出城的是我们，走不出十里路就会被人拦住。现在问天楼和方士一门都是自身难保，傻儿子，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时候敢来动咱们这几个人的，还能有谁？”

“还能有谁……”百无求虽然愣一点却不傻，将有实力对付他们的几个人逐一排除之后，就只剩下一个人了，“鲸鲛……老家伙，你不是想说鲸鲛吧。快一年没看见他了，你不说老子都快把他忘了。”

“如果不是老人家我在皇宫偶然看到这份卷宗，就算是我老人家也差点着

道。”归不归说话的时候，拿起身边的一卷竹简。不过想起自己这便宜儿子不识字之后，又将竹简放了下来，随后继续说道：“九个月前，就是我们躲在百里熙那里的时候，梁王刘永反叛。朝廷派出大军清剿，两军对垒的时候，从汉军大营当中冲出来单人匹马的将军。一个人杀进了刘永二十万大军当中，以一敌二十万，竟然在敌营当中杀得人仰马翻。汉军趁乱进攻，这才一举剿灭了梁王的大军。你们猜猜这么熟悉的人会是谁？”

“都那么熟悉了，还猜个屁！”百无求这时候也皱起了眉头，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窗外，确定那个以一敌二十万的人没在偏殿外面之后，这才长舒了口气，说道，“那条鱼给刘秀卖命，老家伙，他们俩是穿一条裤子的。咱们换个地方吧，别一会那条鱼突然冲进来。老子死在他手里不怕，就怕老家伙你躲过了，谁知道奈何桥上让不让等人？”

“穿一条裤子？那你太看得起那条裤子了。”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那条鱼就是去杀人过瘾的，徐福那个老家伙知道他这毛病，临出门的时候，应该有过不让他滥杀无辜的禁制。他要想过瘾就只能去战场了，那里杀人谈不上无辜。只是他这么一出现，难免局势向一边倒了。以一敌二十万，傻儿子，你以为皇帝敢跟这样的人穿同一条裤子吗？谁知道裤子里面都有什么。要不然的话，皇帝也不会借给我们那四个装扮成我们的人了。”

归不归他们出城的前一天晚上，那四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混了进来。第二天大摇大摆从长安城内出去的也是他们四个，只是顺着官道走出二里地之后，四个人便换了装束，易了面容。将马车交给早就隐藏在小路接应的人之后，他们四个人分成两拨，先后回到了长安城。这就是为什么鲸鲛等了那么久，都没有等到他们四个人的原因。

这个时候，一直都在假寐的吴勉突然睁开了眼睛。白发男人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对归不归说道：“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他会在我们出城的必经之路埋伏？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忘了说？”

“鲸鲛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露面找我们，可不是他的性子。”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还有闲心去杀人过瘾，这就是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有十足的把握我们逃不过他的手掌心，不过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说到这里，老家伙闭上了嘴巴，笑吟吟地看着正在等他说后半句的吴勉，脸上一副我知道但就是不说，你自己来猜的表情。看见他的样子，白发男人冷

笑了一声，说道：“老家伙，你的术法还剩多少？储金里面也没有多少了吧？你的术法也不知道哪一天耗尽，希望在这之前你能找到解开封印的法子。”

“这不是缓口气嘛！”听到吴勉的话后，归不归脸上的表情纠结了起来。老家伙现在隐隐有一种自己哪怕是解开了封印，也逃不过吴勉控制的预感。当下更不敢得罪这个白头发的男人，讪笑了一声之后，归不归继续说道：“应该有人将我们的行踪告诉那条鱼，他知道我们被困在百里熙的地下法器洞府当中，也知道谁在堵着我们，知道我们几个人暂时逃不了，那俩楼主也奈何不了我们，这才安心心地去杀人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停顿了一下，看到吴勉的脸上再没有不耐烦的表情，这才继续说道：“本来他有个更好的机会，就是皇宫里面那一次。不过他又不想和方士一门再有什么瓜葛，怎么说连续好几次被人打晕之后都是在那里醒的。他那么要强的人，本来应该屠了方士一门灭口的，不过碍于徐福又不敢，只能老死不相见了。不过既然有人将我们的消息通报给他，他便认为我们还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如果不是老人家我看出了破绽，现在我们差不多就真的同归于尽了。”

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门外嘈杂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随后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好像外面的官人都在对着什么人行礼。就在百无求以为是鲸鲛杀到了，准备脱衣服拼命的时候，偏殿外面突然响起当今皇帝刘秀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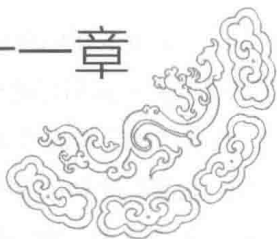
“你再跟朕说说，看守城门的中郎将是怎么上报的？”

听刘秀的声音，他应该就是在宫门外，说话声音有些刻意地放大，好像是知道了他们在这里，故意说给吴勉这几个人听的。随后一个年轻小内侍的声音响了起来，不过刚刚说了几句便被刘秀打断：“朕没给你饭吃吗？说得有气无力，重新说，声音大些！”

“是！”小内侍有些被吓到了，缓了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城门中郎将刚刚送到的奏折说，刚刚百姓军民都看到有人站城门前身上着了大火，不过火势很快便熄灭。那人的相貌跟陛下寻找的鲸鲛非常相似，中郎将不敢耽搁，这才马上进宫禀告。那人身上的大火熄灭之后，便向着出京城的方向走了。”

“嗯，看来八成就是鲸鲛了。”刘秀停顿了一下之后，对战战兢兢的小内侍说道，“你回去皇后那里吧，让皇后再给朕指派一个近身内侍。从今之后，近身内侍五人一个班次，二十日一轮换。如果朕的哪句话传了出去，五人一起连坐，不赦！”

第二十一章



小内侍答应了一声，对皇帝施礼之后才小心翼翼地离开。不过就在他离开之后，皇帝的身后瞬间多了四五个人。这几个人好像凭空出现一样，不过明眼人都清楚，这几个人一直都在皇帝的身边，只是一直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那个谁……你……别看别人，就是你……你过来，朕有话要吩咐。”刘秀说这话的时候，不远处跑来另外一个小内侍。刘秀对他说道：“你来传旨，三十天之后，朕起驾新都洛阳。太后与贵人同行，随驾内侍三百人，宫女两百人，侍卫三千人。夏阳侯冯异、舞阴侯岑彭各率五万御林军护驾。除东海公主随驾外，后宫同行妃嫔、皇子、公主的名单都由贵人拟定。百官随驾的名单由夏阳侯冯异拟定。听明白了吗？重复一遍……”

小内侍也是个机灵的人，当下将皇帝所说的话，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一遍。随后，刘秀让近身侍卫带着小内侍前往贵人那里写圣旨，他自己靠在偏殿的墙上，自言自语地说道：“刚刚舒服了两年，这就要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一路上人多眼杂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又看不过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刘秀停顿了一下，随后对身边突然现出气息的几个人说道：“不在这里待了，去看看东海公主。小丫头昨天还说要给朕做胡饼吃，也不知道做得怎么样了。那个谁，你说你是草原过来的，吃过胡饼吗？是甜还是咸？”

皇帝一边跟身边的侍卫拉着家常，一边从偏殿这边走开。归不归嘿嘿一笑，自言自语道：“老人家我也算是见过十几二十个君王了，还真是一个君王一个脾气。不过像这位皇帝的还真是少见……”

“这个就少见了？”百无求不明白归不归话里的意思，皱了皱眉头，“不

是老子说他，你看看那个刘秀有一点皇帝的架势吗？就是当初那位更始帝刘玄也要比他好一些，起码还能给个圣修王来笼络老家伙你。除了现在还存在皇宫里面的黄金，刘秀给你什么了？”

“刘秀把他自己和我们绑在了一起。”归不归嘿嘿一笑，对百无求继续说道，“傻儿子，你看看哪个君王得了天下，还能像刘秀这般洒脱的？如果他也是修道之士，那成就不在广……”

话说到这里，归不归突然反应了过来。老家伙眨巴眨巴眼睛，转头看着已经睁开眼睛的吴勉，笑嘻嘻地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和他说？”

“没头没尾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吴勉白了归不归一眼后，继续将眼睛闭上，好像再次睡着了一样。

看到吴勉没有接自己话茬的意思，归不归也不在意，冲身边的百无求和小任叁说道：“看来我们也要去洛阳转转了，老人家我在洛阳的宅子也能派上用场了。那宅子才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

三十日之后，刘秀带着后宫众人起驾向新都洛阳行进。在跟着他们一起前往洛阳的官员里面，有三位从诸侯国调来的新面孔。三个人的官职不大不小，在各自的诸侯国中都是郎中令。

本来这几个生面孔是没有随驾前往新都的资格的，不过他们带着皇帝亲发的手谕，夏阳侯冯异这才将三人安插在随行的官员当中。迁都途中冯异接到类似的圣旨繁多，他也不在意，并没有过多去想这三个人的来历。

由于太后年事已高，刘秀的仪仗大队走得极慢，一天行走二三十里路就要休息。开始几日还来得及在路上的郡县里面安歇。走到第四天的时候，来不及前往最近的郡县，冯异便在道旁找了一处空地，将四周的树木砍伐干净后，就扎下联营大帐，请皇帝以及百官在相应的帐篷里面休息。

到了用晚膳的时候，刘秀将冯异、岑彭等人召集到他的大帐里面。君臣们一起享用晚膳，太后和皇后等女眷不便出面，只有那位新近册封的东海公主守在皇帝身边。

晚宴刚刚吃到一半，刘秀的近身内侍被人叫出了大帐。片刻之后，内侍便回到了大帐，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说道：“陛下，外面下了大雾。皇后娘娘请陛下安心吃酒，娘娘已经吩咐侍卫们点起篝火，并且下令陛下的联营当中不许马

车经过……”

“什么样的大雾能让皇后紧张成这个样子。”刘秀冲身边的众近臣笑了一下，随后对内侍说道，“去，把大帐门帘打开，朕也要见识一下。”

内侍答应了一声之后，挥手吩咐门口伺候的小内侍将大帐的门帘挑开。只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隐隐约约能看到门外几丈的位置已经点起了篝火，但篝火附近的景象竟然都看不清了。

看到这一片雾蒙蒙的景象之后，冯异、岑彭等武将也不敢继续饮酒了，纷纷起身告辞，要回到自己本部人马当中，防止在大雾当中发生什么变故。刘秀也不强留，只是吩咐了厨下将刚才的酒菜再烧制一份，送到几位将军各自的营帐当中。

看着几位军侯离开了自己的大帐之后，刘秀冲妞儿做了个鬼脸，说道：“今晚你也不要回自己的帐篷了，一会贵人过来，你陪着贵人睡。贵人的胆子小，要是怕了这大雾，你代替朕劝慰劝慰她。”

听到皇帝要自己陪贵人，妞儿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说道：“陛……陛下，我……我……我还是回……回自己的帐……帐篷吧，皇……皇帝就是要陪着贵……贵……贵人娘娘的。”

“朕……朕说的……话话……就是圣……圣旨，不改了。”刘秀哈哈大笑，学着妞儿说话的样子，做了个鬼脸。之后刘秀对守在门口的内侍说道：“去请太后和贵人一起过来，跟贵人说，今晚她们娘俩在这里，朕去太后的寝帐休息。”

内侍答应了一声后，在挑开帐帘的一瞬间，外面的雾气竟然顺着这个缝隙涌了进来。虽然马上便消散，不过这样雾气进宅的事情，刘秀也还是第一次见到。当下，他马上改了口：“回来！不要劳烦太后了。你去和贵人说，请贵人去太后的大帐休息。之后，你去找冯异，让他多多准备篝火。只要不会烧了联营，篝火多多益善。去吧！”

内侍答应之后，再次挑开门帘走了出去。大帐门帘被挑开的一瞬间，刘秀已经看到了外面的雾气厚重得可怕。刚才还能隐隐约约看到篝火，现在只能看到一点亮光。幸好看到帐篷门口那些一动不动的侍卫们，刘秀这才多少安心了一点。

“看来今天晚上你要守着朕了。”刘秀冲妞儿笑了笑。随后，他对守在门口的另外两个内侍说道：“将伺候东海公主的人找来，还有，将这座大帐隔开，晚上东海公主睡到里面，朕在外面休息就好。”

两个内侍同时答应了一声，随后一人去找伺候公主的宫女，另外一个人忙活起来，用布帘将这座大帐隔成两半。不过直到大帐已经重新布置好，就连外面刘秀睡觉的床榻都已经搭好，还没有等到刚才的内侍回来。这个时候，只见从门帘和帐篷的缝隙间，源源不断地有雾气渗了进来。一会的工夫，整个大帐就变得雾蒙蒙一片了……

第二十二章



这个时候，连一旁伺候的小内侍都感觉出不对劲了。他站在大帐门口，眼睛盯着门帘的缝隙，虽然从这里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不过他还是盼望着刚才出去的内侍快点回来。现在大帐外面静悄悄的，非但听不到有侍卫在大帐外面巡逻的声音，甚至连外面的虫鸣鸟啼之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等了将近半个时辰，留在大帐里面的内侍心里有些没底了。当下他凑到皇帝的身边，施礼说道：“陛下，要不还是让外面的侍卫们进来几个，陪着陛下说话也是好的。”

刘秀笑眯眯地看了小内侍一眼，点了点头之后，说道：“说说话也好，找几个侍卫进来吧。”

听到了刘秀的旨意，小内侍急急忙忙挑开门帘走了出去。随后大帐外面便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进来几个侍卫陪陛下说话……”说完以后，大帐外面便又是一片死寂。

小内侍出去之后，非但没有看到侍卫进来，最后连小内侍自己都没有再回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雾气顺着大帐的缝隙渗进来，大帐里面的景物也开始模糊起来。妞儿紧紧贴在刘秀的身后，惊恐地看着门口的位置，连口大气都不敢喘。

“丫头，怕了吗？”感觉到妞儿的身体有些发抖，刘秀笑了笑。他抓住了公主的手，继续说道：“只是下了场大雾而已，没什么好怕的。一会雾散了，朕把刚才的小内侍抓回来，打他的屁股给你看。”

“我……我……我才不……不……不看他的臭屁股。”妞儿皱着眉头继续说道，“有陛……陛下在，我不怕。”

看着妞儿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不过说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她竟然停止了

发抖，说出来的话也是异常的坚定。当下，皇帝摸了摸妞儿的小脑袋，笑着说：“幸亏你是个女儿家，你若是个男孩，朕都想将皇位传给你了。”

话虽然说得轻松，不过说话的同时，刘秀已经拉着妞儿向大帐里面走去。摸索着走到了摆放着盔甲的位置，刘秀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佩剑，“哐啷”一声将宝剑拔了出来，宝剑在手，刘秀这才算是心安了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刘秀隐隐约约地看到大帐门口的位置进来了一个人影。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陛下，在大帐里面观赏雾景，也算别有一番风味吧？怎么样，老人家我陪着你一起观赏观赏？”

听到了这个声音，刘秀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他将宝剑回鞘后，对雾气当中的人影笑道：“归先生你来陪朕，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这里的雾气太大，归先生是不是想想办法消散一点雾气？朕也好看清道路，不会在归先生你的面前出丑。”

“让雾气小点是吗？这有何难？”归不归嘿嘿一笑，原地转了一圈，对着大帐吹了口气。随着老家伙“呼呼”地吹气，大帐里面的景象终于慢慢地清晰起来。

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正站在门口，冲刘秀嘿嘿一笑，说道：“让陛下受惊了，这雾气是有人故意布下的妖雾，能迷惑人的心智，幸亏老人家我来得及时。如果陛下和公主再在雾气当中多待一会，就会和他们一个下场了……”

说话的时候，老家伙挑开了门帘。只见大帐外面的雾气消散了一些，已经能够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侍卫，其中距离大门最近的位置，躺着刚刚出去喊人的小内侍。

这些人看着好像已经睡着了，小内侍满面潮红，就好像喝多了酒睡着了一样。归不归指着这几个人继续说道：“他们中了雾中的毒气，幸好这种毒气并不致命，只是让他们睡觉而已。等到明早太阳出来之后，被阳光照射，毒性自解。”

说到这里，归不归停顿了一下，将门帘放下后，继续对刘秀说道：“刚才老人家我们几个人已经和布下妖雾的人有过交手。可惜我老人家一时大意，在这妖雾当中与吴勉他们被贼人冲散。本来以为他们会到陛下的寝帐与老人家我会合，看来老人家我高估他们了。”

说到此处，归不归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刘秀和还有些惶恐的东海公主之后，再次说道：“现在老人家我也不能丢下陛下和妞儿了，只能劳烦陛下和老人家我一起去寻找吴勉他们几个。陛下放心，有老人家我在，必定可保陛下无忧。只要找到吴勉他们几个，对付那个布下妖雾的人便不在话下。”

归不归说到这里，便要带着刘秀出去。没有想到的是，老家伙向门口走的时候，皇帝反而牵着妞儿的手向后退去。归不归走到门口，发现刘秀没带着妞儿跟过来，于是回头有些疑惑地看着皇帝，说道：“陛下不要犹豫了，等到布下妖雾的人赶到，便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皇帝古怪地笑了一下，将妞儿拉到了自己的身后，随后手握宝剑，剑尖对着归不归，说道，“刚才朕还在疑惑你到底想做什么，现在明白了。布下妖雾的那个人是在趁乱寻找吴勉、归不归那些人的下落，不过他们藏得有点太深了。你实在找不到他们，这才想到朕的，你以为朕一定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次你想错了……”

说这话的时候，大帐里面突然多了六个人影，挡在了皇帝和“归不归”的中间，六个人都是一样的黑衣装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白发白须的男人，年纪最小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六个人出现之后都是一言不发，六双眼睛紧紧地盯着站在大门口的“归不归”，都在等待皇帝的命令。只要刘秀说出一个“杀”字，哪怕面前是真的归不归，这六个人都会一拥而上和他拼命。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站在门口的“归不归”突然笑了笑，随后对皇帝说道：“陛下，我现在的样子，哪怕是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在眼前，都不会看出破绽的。陛下又是怎么看出我不是那个老家伙的？”

刘秀看到面前这人亲口承认不是归不归，当下，皇帝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朕会对你说这个吗？阳虎先生，不管这位先生是谁，都送他去轮回吧。”

“遵旨！”六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老人正是刘秀口中的阳虎先生。老人开口的同时，他身边其他的五个人同时向“归不归”的位置冲了过去。只见其中年纪最轻的女人身体突然化作了一团烟雾，瞬间将“归不归”笼罩在了烟雾里面。随后烟雾变成了血红色，里面一阵电闪雷鸣，无数道闪电不停地打在“归

不归”的身上。

一阵哀号的声音过后，“归不归”的身体被闪电直接打飞了出去，最后烟雾重新变回女人。就在她准备像刚才那样再来一次的时候，只见“归不归”全身的毛孔散发出一股白色的雾气，雾气瞬间将他自己包裹了起来。就在女人化作红色烟雾扑过去的同时，那一团白色烟雾突然散开，本来站在当中的“归不归”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之后，在几千里之外的黄龙涧，满身是伤的鲸鲛听到空气当中传过来的声音：“没有在皇帝的身边找到那几个人，不过我还是感觉，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

第二十三章



假扮成归不归的人消失之后，这漫天大雾也跟着慢慢消散。随后，倒在地上的侍卫和内侍们都慢慢地苏醒过来。所有人都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等到被刘秀派出去的几个小内侍急急忙忙跑回到大帐的时候，皇帝正在逗着东海公主玩闹。看到皇帝平安无事之后，几个内侍这才松了口气。除了皇帝和公主之外，大帐里面再没有什么人。

与此同时，距离皇帝大帐不远处的一座小帐篷里，三名随驾官员当中，一个高大的汉子正在对身边一个比他还小几岁的年轻人说道：“老家伙，还真被你蒙对了。皇帝身边真有修士暗中护驾，不过你们这些修道的不是不能操控国运吗？都给皇帝看家护院了，这算什么？”

“你以为天底下都是不开窍的方士吗？”年轻一点的官员冲大个子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天底下保着君王的修士多了，也没见谁会怎么样。其实就算是方士，当年也有混迹在各个诸侯府中的，只要不是太出格，徐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自己还不是始皇帝的座上客吗？”

“混迹在诸侯府中的方士……”这个时候，另外一名官员看了刚才说话的同僚一眼，用带着刻薄的语气说道，“你在说你自己吧？老家伙，刚才那六个人里面有个人术法不弱。能有这样功底的，你应该也是认得的吧？”

“敢说几百年前见过我老人家的，除了那几个方士之外，剩下的人一双手都能数过来。”年轻官员嘿嘿一笑，说道，“不过天下除了徐福的长生不老药之外，其他的长生之法也是有灵验的。兴许还有燕哀侯那时候的修士，一直躲藏在深山老林里面修炼，没有出世也不一定。”

刻薄官员已经习惯了年轻官员没有说实话的做派，当下也不再说话，只是将头偏到了一边，闭上眼睛假寐起来。

这时候，外面的雾气已经散尽，到处都是侍卫和御林军在奔走。等到外面杂乱的声音小了一点后，大个子官员这才再次对年轻官员说道：“你们家任老三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担心小任叁，他比你机灵。”年轻官员笑了笑，“他要去的方不近，就算是他的先天地遁之法，来回一趟也要点时间。等着吧，他只要待在地下不出来，就算是鲸鲵也伤不到他。”

一场怪异的大雾，让整个皇帝的仪仗大队都紧张了起来。雾气散尽之后，负责皇帝安全的冯异和岑彭马上到了皇帝的大帐当中，劝说刘秀不可在此地久待。当下，刘秀下旨仪仗大队连夜前行，到距离此地三十里外的县城休息。

大队人马将一千辎重都留在原地，留下少部分人看守，剩下的人全部连夜向着刘秀所指的郡县赶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刘秀的仪仗大队到了县城之内。护驾的大半御林军都留在城外，皇帝带着宫眷和官员等人进了县城。有了昨晚的怪雾之后，冯异和岑彭不敢大意，在他们的拼命劝说之下，刘秀才点头同意他们二人带一万御林军进城护卫。

本来行程当中是没有这座县城的，当地的官员根本没有做好接待皇帝的准备，只能将皇帝一行人接到县衙当中居住，剩下的官员被分到其他官吏和富户的家中。由于随驾的人实在太多，县里面安排不过来，只能将他们见缝插针地请到了百姓家中。

一大清早，县城里便人满为患，除了大牢之外哪里都挤满了人。那三名新面孔的官员连同其他十几个品级不高的官员，只能暂时居于县里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当中。别的地方山神庙都建在城外的山脚下，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庙宇会建在城内，而且如此破败，还没有被拆掉。

由于这三个人去晚了，里面仅有的几间屋子已经被其他的官员抢先占上。由于县城的准备不足，仪仗大队所带的辎重又没有跟上来，床褥什么的先紧着三公九卿之类的大官，其他品级稍低的官员只能自己想办法或者忍一下了。

众人进入山神庙之后不久，皇帝的圣旨便跟着下来了。太后偶感风寒，仪仗大队暂时在这里停留几日。等到太后病愈之后，大队再向洛阳进发。本来众

官员都以为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没想到现在什么时候能走都不确定了。幸好不久之后辎重便会送到，起码晚上不用直接睡在地上了。

但和众官员预想的还是不大一样，到了晚上，仪仗大队的辎重还是没有送达。除了没有被褥之外，县城也负担不起大队的饮食。这座小县城也就是一两千的人口，可光是皇帝随驾的内侍、宫女以及侍卫便是县中人口的一倍有余。加上已经站满大街的万余御林军，只是中午的一顿饭，吃完之后，县里的存粮便所剩无几了。

当天晚上，没人来山神庙给这些官员送吃食。官员当中品级最高的一位长史去找县令交涉了半晌，最后才带回五个麦饼。听说这还是从护驾的侍卫嘴里省出来的。不过山神庙里一共塞了二十一名官员，无论如何这五个麦饼也不够分的。

就在众官员假模假样地谦让，商量着按官职排列大家一人吃一口的时候，一位大个子的外调进京官员走过来，撞开了守着麦饼的几个官员，随后直接拿起麦饼往嘴里塞去。

见这个大个子官员，也就是个诸侯国当中的郎中令。算起来他这样的官职，也只能最后舔点麦饼渣，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外放小官会在这些长官面前撒野。当下，为首的长史一拍供桌，对大个子郎中令说道：“你如此放肆，还把上官放在眼里吗？说，你在何处做官，姓什么叫什么？连官体都没有，还做什么官！”

大个子将嘴里的麦饼咽下去之后，又抓起一个麦饼塞进了嘴里。随后又将其他几个麦饼一股脑地抓起来，扔给了后面两个同样是郎中令的官员。看到已经没有麦饼之后，大个子这才指着长史说道：“我的儿，连你爹爹都不认得了吗？老子生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长大了要好好孝敬你爹。早知道现在连个麦饼都不舍得，当初生下你之后，就该把你扔到粪坑里面淹死，省得你现在胡说八道，连口饼子都不舍得给你爹吃……”

长史从来没见过这样说话的，就算三公九卿这样的重臣发怒，也没有这样指着鼻子骂街的。当下他气得浑身乱颤，哆哆嗦嗦的，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后也是豁出去了，哆哆嗦嗦地冲过去，要和这二愣子拼命。

不过在场的都是文官，看见大个子比长史高出一个半头，估摸着是武将转

的文职，长史过去也是挨打。于是，众官员们急忙将长史拦下，一顿劝说之下，终于“说服”了长史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到了新都洛阳之后，众官员联名参奏这个大个子，再找几个公卿大佬，断了大个子做官的念头。

后面那两个得了麦饼的官员，其中一个年轻点的，看到他们的样子笑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论骂街，老人家我就服这个傻小子。”

第二十四章



好不容易要了几个麦饼，结果都便宜了那几个郎中令。现在太后偶感风寒，为了这口饼子再去告御状也让人笑话。众官员暂时忍下了这口气，等到了新都洛阳之后，再想办法治这三个郎中令。

众官员都受不了那个大个子吃东西还吧唧嘴的德行，反正也没有可吃的了，官职大点的便都回了各自的屋里。剩下的十来个官员找了一些喂牲口的稻草铺在地上，打算就这样忍一宿。

这些官员虽然没到位列三公九卿的地步，不过在朝中也是各自执掌一司的首脑。平时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什么时候遭过这种罪？晚饭没吃也就罢了，现在还睡在凉地板上。睡在大殿里的十几个官员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闲得无聊开始说起各自风光的时候，穿的是怎样的绫罗绸缎，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

就在其中一个官员说到他府中的厨子用鲜鱼调做羹汤炖熊掌，使得熊掌与鱼兼得的时候，山神庙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停放马车的声音。随后庙外有人高声说道：“大人们都安寝了没有？大队的辎重已经运到了，夏阳侯差我们将各位大人的被褥以及饮食送来。请大人开门……”

一听到被褥和吃的送到，睡在大殿的众官员都从地上跳了起来。一个品级最小的官员去开门，剩下的除了准备帮忙去拿被褥和吃食的人以外，都去里面的房间告知长史和其他品级高的官员。

片刻之后，山神庙的大门打开。外面三五个兵卒将一包一包的被褥和吃食都抬了进来。那几个本来还要去帮忙的官员见到这些兵卒之后，反而背起了双手，指指点点地让这几个兵卒将他们的被褥抬到他们指定的地方。

等到这几个兵卒将整锅的肉羹和麦饭端进来后，饿急眼的众官员这才一

窝蜂地冲上去，抢过兵卒递过来的饭碗，满满地盛了一大碗之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会拍马屁的还将自己刚刚盛满麦饭肉羹的碗送到了长史等品级稍高的人手上。

而之前那三个外地诸侯国的郎中令不知道是不是吃麦饼吃饱了，只是冷眼看着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没有上来抢食的意思。

送饭的兵卒在一旁侍候这十几位老爷吃喝，其中一个当头的还在解释：“请大人们见谅，辎重刚刚送到。本来应该按着大人的官阶送来相应的酒席，不过冯异侯爷担心大人们饿坏了身体，这才先置办了这些熟得快的吃食。大人们请放心，明天饮食便会和以往一样。”

“夏阳侯费心了，难得冯异大人还能想到我们这些小吏。”长史吃完了一碗浇着肉羹的麦饭之后，将饭碗交给了带头的兵卒。看着兵卒又将饭碗盛满，长史嘴里继续说道：“本官虽然和夏阳侯同殿称臣，不过心里最是佩服夏阳……”

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长史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随后他的手向着自己的心口摸去，脸上同时出现了痛苦的神色。周围几位官员还以为长史是吃得急了胃疼，正要打算过来询问的时候，只见长史的脸色突然变得漆黑，随后他的身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抽搐了一阵之后便一动不动了。

旁边的官员都吓了一跳，当下有和长史关系不错的宫门司马上前查看。不过他还没有将手指伸到长史的鼻下，他的脸色便变得和长史一样的漆黑。随后，他的身体一软，也倒在了地上。

这两个人倒地之后，刚刚吃过麦饭的十几位官员脸色都相继变得漆黑，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扑通扑通”倒在了地上。刚刚还欢声笑语吃喝的众官员竟然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这个时候，送饭过来的几个兵卒的脸上都是惊诧的表情。他们惊恐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死尸，随后看着大殿中还没死的三个官员说道：“大人们替我等作证，这些大人的死和我们几个人无关。小的只是上指下派，真是不关小的……”

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三个小卒的脸色也变得漆黑一团，随后三个人相继倒在地上，抽搐了一阵之后也都前后断了气。从他们进门到现在，也就是一

刻钟的工夫。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这座山神庙里面除了那三个郎中令之外，再没有一个活人了。

“还真是不死心。”年轻的官员笑了笑，看着大个子说道，“怎么样？傻儿子，刚才要不是老人家我，你也已经在死人堆里了。还是麦饼好吃吧？”

大个子咽了咽口水之后，难得地擦了把冷汗。刚才看到兵卒们送饭进来的时候，他便有了冲到官员里面抢夺吃食的念头。不过老家伙死死地拽住了大个子的手腕，说什么都不让他过去。现在看到这一地的死人，大个子也开始有些后怕。

看到大个子难得被吓住了，年轻的官员嘿嘿一笑。顺着大个子的目光看了这一地的死尸之后，年轻官员自言自语地说道：“昨晚闹了一宿，还不算完吗？”

他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刻薄的官员已经站了起来，慢悠悠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死人之后，说道：“人都死光了，你还不打算出来见见面吗？”

话说完之后，又过了良久也不见有什么人回应。这人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既然都是死人了，那么也不用再留全尸了，是吧？”说话的同时，他对着倒在地上的三名兵卒虚点了一下，只见其中一人的身上“呼”的一声着起了大火。

这火势烧得怪异，虽然看着是冲天的大火，不过只是烧在其中一个兵卒的身上，另外两个近在咫尺的兵卒却没有一点被大火烧到的迹象。但随着刻薄官员的引领，火势慢慢朝其他两个兵卒的身上蔓延过去。

眼看大火就要蔓延到另外两个兵卒身上的时候，只见兵卒头目突然弹了起来，本来一张漆黑的死人脸这个时候也恢复了血色。走到一边躲开了大火后，“复活”的兵卒冲对面的三名官员说道：“昨天晚上没有找到你们，还以为你们三个人真的去了黄龙洞。如果不是我不死心，再见到你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看到兵卒笑嘻嘻说话的样子，刻薄官员皱了皱眉头，随后对这个人说道：“你想用这副面孔说话说到什么时候？已经这样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是打算让我看看你是谁吗？”

说话的同时，刻薄官员给兵卒做了示范。他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随后只见一个白头发的男人出现在了兵卒的面前。这正是一直躲藏在刘秀随行官员

当中的吴勉，后面两个人则是归不归和他的便宜儿子百无求。

看着这三个人，兵卒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脸之后，说道：“等我死在这里，你们自然就看到了。如果是你们死在这里，看不看得到又有什么区别？”

“呸！一会老子就把你的脑袋扭下来，看看你是什么变的。”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朝这人走了过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兵卒却笑着说道：“稍等一下，还有个朋友，马上就到。”

第二十五章



“你以为你是谁？说让老子等你，老子就要等你？我们家老家伙都没摆过这个谱！”百无求完全不理睬兵卒的话，当下挽起袖子朝他扑了过去。

这时，归不归突然一把拉住了自己的便宜儿子，笑嘻嘻地对他说：“等一下又不吃亏，傻儿子，你就让他摆这个谱。老人家我也想看看，他要等的人是谁。”

说到这里，归不归转头看了兵卒一眼，继续说道：“不会让老人家我等太久吧？你也看到了，这傻儿子疯起来我老人家可不一定拦得住。”

“很快，比你想象中要快。”兵卒笑了一声，透过山神庙的窗口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算起来他应该已经到了……”

“你在说我吗？”兵卒的话音未落，只听见山神庙外面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随后大家要等的人终于从大门口走了进来，来人正是头戴斗笠的鲸鲛。这个时候的鲸鲛半个身子的皮肉已经被大火烧掉，幸好这些日子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疼痛。虽然疼起来他还是要死要活的，不过这种伤痛并不影响他施展术法。在他疼得浑身颤抖的时候，全力施展术法反而有安神镇痛的效果。

看到鲸鲛出现之后，山神庙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一步。看着三个人当中的吴勉，鲸鲛笑了笑，强忍着身上剧痛，对这个白发男人说道：“我是来找你的，和他们俩无关。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下去轮回，我便可以放了他们父子……”

说话的时候，鲸鲛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的手，生怕吴勉他们谁的手上还藏着储天珠。毕竟三番两次地被人扔回方士一门，这样的羞辱再来一次的话，他八成就要在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的面前自杀了。

没等吴勉说话，一旁的归不归抢先一步开口说道：“那么说起来，就是他把我们的消息泄露给你的。有了他的消息，你才会在长安城外堵着我们的。什么时候你也能交到这样的朋友了，你师尊徐福那个老家伙知道吗？你说那个老家伙如果知道你这么喜欢交朋友的话，会不会亲自上岸夸你？”

“老家伙，这条鱼这是怎么了？”没等鲸鲛说话，站在归不归身边的百无求已经忍不住插嘴，“上次挨打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这次半个身子都糊了？不是得了什么暗病吧？不是老子说他，才上岸几天就这样，就这身子骨可坚持不了两年。你瞪老子做什么？你瞪老子也坚持不了两年。”

这个时候鲸鲛的心里几乎冒出了火，本来他以为在战场上杀人不算是滥杀无辜。但上次他跟着刘秀的大军征讨梁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插曲，随后，他的身体突然开始莫名其妙地自燃。开始他还以为是体内徐福的术法开始反扑，不过很快他便发现这和术法反扑没有什么关系。原来这是有人在她身上下了禁制，会不定时地自燃。鲸鲛仗着长生不老的能力，虽然疼得死去活来，不过也伤不了性命。

鲸鲛很快便发现，当自己有了滥杀的念头之后，身体便会瞬间自燃。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的话，他进来的时候便不会有任何废话，直接动手将吴勉这三个人杀了。现在他只有拼尽全力尽快解决掉吴勉，回到东海复命，让师尊想办法解除他身上的禁制。

被百无求这一顿抢白，鲸鲛竟然连骂一句“你怎么不去死”的心思都不敢有。当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搭理归不归和百无求两个人，开始调动全身的术法，准备在一击之下了结吴勉。

就在鲸鲛动手的前一刻，归不归竟然向前一步，挡在了吴勉的身前。这个举动让鲸鲛怔了一下，下意识地将动作停了下来。他不明白归不归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不只是他，只见毒死了一众官员的兵卒，这个时候也感觉到了什么，目光离开了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三个人，开始在四周查看起来。

“都子，你在找什么呢？”看着兵卒的样子，归不归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老家伙嘿嘿一笑，继续说道：“这么多年，是你一直在和问天楼楼主联络的吧？老人家我一直都想不通，妖王从妖山出来的消息问天楼是怎么知道的。上次见到你之后，老人家我才明白，消息是你透露给那两位楼主的。本来想着

妖王死后，趁他三个儿子不在妖山，你好取而代之是吧？对了，看到妖王重新回到妖山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骂那俩楼主是废物？天下有名的修士几乎都聚齐了，还是奈何不了那个老头子。”

听了归不归的话后，兵卒也跟着笑了一声。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他直接将身上的人皮撕扯了下来，露出来他那比女人还要娇嫩的身体。不过这次都子的身上还穿着几件兽皮衣服遮羞，起码不像上次那样全身赤裸了。

将已经废弃的人皮直接扔掉之后，都子冲归不归说道：“说实话，天底下我最不想打交道的就是归不归你了。如果说有人能看破我这算计的话，那么那个人就一定你是你了。归不归，你还真是让我头疼。”

说到这里的时候，都子顿了一下，冲鲸鲛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鲸鲛先生，天快亮了，再不动手的话，巡街的御林军就快到了……”

鲸鲛点了点头之后，两条腿不动，身体突然向着吴勉的方向平移了过去。他身体移动的同时，身上已经显出隐约的黑气。眼看就要到了吴勉几个人的身前，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鲸鲛的前面。当下，鲸鲛和人影撞到了一起。

“嘭”的一声巨响，两个人相撞的威力，让整座山神庙瞬间坍塌。不过除了倒在地上的十几具死尸以外，其他的人还都站在原地的瓦砾当中。鲸鲛和突然出现的人影站在一起，两个人相互对视着。这人影竟然是当年方士一门联络天下修士都没有解决的妖王……

看到妖王出现之后，都子本来就白的脸瞬间变得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身体不停地打着哆嗦，半晌之后才反应过来，随后转身要走。不过他这一步刚刚跨出去，便听到妖王冷冰冰的声音：“都子，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

最后一个字落地的同时，都子“扑通”一声瘫软在地。妖王身后的百无求看了他一眼，冲着自己身边的“亲生父亲”说道：“就他这个胆子还想要造反？老子刚才还以为这个假娘们儿会上来和老头子拼命，本来还等着看好戏，一嗓子都没唱这戏就结束了。”

“想要看戏吗？”妖王的眼睛虽然盯着鲸鲛，嘴里却对二愣子说道，“跟我回妖山怎么样？我给你找几个会唱戏的妖……”

话还没有说完，鲸鲛突然动了。他趁着妖王说话分神的一瞬间，挥拳打在了妖王的胸口。一声闷响过后，妖王身上的衣服已经被这一拳的力道化为了齑粉。妖王向后退了几步，嘴角滴滴答答地流下了鲜血。

第二十六章



“你的术法有点徐福的味道，可惜，就算那位大方师亲自到了，也救不了你！”妖王将口中的鲜血吐出之后，突然凭空抽出一根黑漆漆的大棒。大棒出现在妖王手中的一瞬间，便“呼”的一声着起了大火。

之后，妖王顺势对着鲸鲛的位置抽了过去。自从那两根蛛丝链便宜了归不归之后，鲸鲛便一直没有法器，都是空着手的。见到这根布满火焰的大棒朝自己挥过来，鲸鲛向只能连连向后退去。

“呼”的一声，大棒上面的火焰接触到鲸鲛的一瞬间，他身体里面的禁制之火便被勾了出来，冲天大火瞬间便将鲸鲛包裹了起来。只听到“嘭”的一声巨响，妖王已将满身是火的鲸鲛打到了半空中。

只见鲸鲛高高地飞起十几丈，随后，他的头顶上又是一道人影掠过，最后他的身体在空中变向，狠狠地砸回到妖王身边四五丈远的地面上。一声巨响过后，鲸鲛将地面砸出一个深达丈余的大坑。

落地之后的鲸鲛已经陷入昏迷当中，好在他身上的火焰也已经熄灭，否则的话，大火会直接将他烧成焦尸。不远处的都子见到鲸鲛一个回合便被妖王解决掉之后，身体开始不停地抖动，随后摔倒在地上。

妖王好像没有看到都子一样，回头冲归不归说道：“老家伙，当初在燕哀侯地官的人情本王已经还了，日后不要再拿那件事要挟本王。”

话音刚落，没等讪笑的归不归回答，妖王已经换了脸孔，将目光移向了百无求，说道：“还是没有想起以前的事情吗？慢慢来吧，太急了也不好，一下子想起来以往的事情你会接受不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想没想起来，只要你百无求想回妖山，妖山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百无求眨巴眨巴眼睛，对妖王说道：“看老子的心情吧，也许哪一天老子想不开了，到你们家住两天也不是不可能。老头儿你管吃管住，老子凭什么不去。老子是愣，可不傻。”

妖王哈哈大笑，对百无求说道：“谁敢说你傻，本王便灭他的九族！”

这时，妖王还是没有理会正在等着和他说话的归不归。他转过身子，看着已经冷汗淋漓的都子，冷笑了一声，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都子这个时候失了魂一样地盯着地面，现在对他来说，早点去轮回，或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看到都子没有反应后，妖王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这次话中带了妖力，第一个字刚刚出口，这个比女人还女人的妖物便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哆嗦了一下之后，才抬头看了妖王一眼，随后爬着跪到了妖王的面前，颤着声音说道：“看在我们父子二人为陛下效力五百余年的分上，请陛下将我轮回就好，免除我族人的罪过。都子情愿将魂魄献于陛下，供陛下修炼妖法。”

“晚了，你父、母、妻三族的人已经先你一步去轮回了……”妖王看着已经失魂落魄的都子一眼，继续说道，“勾结外人，想要谋夺妖王之位也就罢了，你还谋害太子。都子，你以为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件事情就算完了吗？”

当听到妖王说到自己的三族已经惨遭屠戮的时候，都子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随后他倒在了妖王的面前，不停地颤抖起来。看到他的样子，妖王哼了一声，说道：“这次你以为本王要试探你和问天楼楼主是不是还有瓜葛，索性便坐山观虎斗，置问天楼楼主的死活不顾。不过你真的以为本王不知道你暗中联络了鲸鲛吗？你和鲸鲛说好，你助他解决掉吴勉，他便帮你夺了这妖王的位子，是吧？可惜你还是小看本王了，本王让石头跟你下山，就是为了让他找任叁玩耍吗？”

“曹石头是去找归不归的。”都子本来就是极聪明的妖物，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明白了。这下，他痴痴地接着妖王的话继续说道：“任叁是给他们俩相互传话的，两个人参娃娃在地下说了什么，除非还有第三个人参娃娃，要不然谁都不可能知道。陛下，好手段！”

看到妖王一下子便解决了鲸鲛，都子已经知道自己盘算错了。就算他真的助鲸鲛解决掉了吴勉，鲸鲛也不可能对妖王产生任何威胁。只不过他以为妖王

的妖法虽然在鲸鲛之上，不过想要打败他也要费些周折。但鲸鲛被妖王不费吹灰之力打败还是托了那妖器的福，如果不是大棒勾起鲸鲛体内的禁制，妖王在鲸鲛措手不及之下将他打倒，现在妖王和鲸鲛应该还在胜负未分之间。

看着已经准备好一死的都子，妖王叹了口气后，说道：“本王还想着把你留给下一代妖王的，幸好最后还是抓到了你的破绽。要不然的话，本王这一族也难逃你的毒手。都子，准备好上路了吗？”

在妖王的面前，都子已经没有了反抗的意思。听到妖王的话后，他反而有了一种马上就要解脱的感觉。当下，都子微微点了点头，之前胆怯的样子一扫而空，调整好身姿之后，正色对面前老妖王鞠了一躬，说道：“劳烦陛下了！”

话刚说完，妖王对着都子吹了口气。只见都子的身上突然燃起了绿色大火。只是几个呼吸的工夫，这个比女人还女人的妖物便被烧成了飞灰。

看着都子烧成了灰烬之后，妖王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你的野心太大，也不会给三族招来这样的祸事……”

话还没有说完，从归不归脚下便冒出一个大脑袋。看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小任叁从老家伙脚下爬了出来，站在了老家伙的身边，说道：“老不死的，事情都完了吧？那条鱼呢？被你们挫骨扬灰了？”

“你再晚一点回来，就能吃烤鱼了。”归不归嘿嘿一笑，指着对面的大坑说道，“那条鱼就在里面，还剩口气。不过别急，他马上就要变成死鱼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陪着笑脸对妖王说道：“陛下，要不这条鱼还是您来料理了吧？都子你都送下去轮回，也不差条鱼了。您再吹口气，送他一程吧。”

“归不归，你是担心徐福把这笔账算在你们头上吧？”妖王冷笑了一声。不过这次他又欠了这几个人一点人情，解决了就当还了归不归的人情，省得日后这个老人家见人便会说：当年要不是老人家我，妖王早就被那条鱼暗害了。不过妖王也不厚道，吃完了不知道擦嘴……

当下，妖王扛着自己的大棒走到了鲸鲛躺着的坑中。他举起来大棒，正准备对着鲸鲛的脑袋砸下去的时候，突然听到空气中传来说话的声音：“陛下，看在徐福大方师的面子上，请饶了鲸鲛一命。”

话音落时，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中年男人凭空出现在妖王的面前，对妖王施礼后，说道：“方士邱芳见过妖王，请妖王陛下暂且饶恕此人。不日之后，

会有徐福大方师亲手所书的信筒送到。”

妖王并不认得这个自称邱芳的中年男人，皱了皱眉头，说道：“徐福的谱什么时候这么大了？他以为本王是谁？广仁之下的小方士吗？”

第二十七章



“陛下乃天下群妖之主，”邱芳微微一笑，“鲸鲛已经是陛下刀俎上的鱼肉，还在乎这一时半刻吗？稍后不满徐福大方师书简所说的话，再杀鲸鲛不晚。耽误不了多久的……”

听了邱芳的话后，妖王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虽然说徐福一时半刻不会回到岸上，不过等到他真的回来那一天，为了这个叫作鲸鲛的人再上妖山寻自己的麻烦，看着似乎也是不值。

迟疑了片刻，妖王回头向吴勉、归不归的方向看过去，才发觉老家伙竟然拉着吴勉和百无求背对着他，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开始还以为他们几个在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过等到妖王竖起耳朵的时候，听到归不归对吴勉说道：“老人家我进城的时候看见一家酒肆不错，老板娘长得也油光水嫩的。我老人家知道你们这几顿都没怎么吃饱，一会妖王弄死这条鱼之后，咱们去那家酒肆看看去，吃点喝点再闹闹老板娘……”

“老滑头！”妖王心里骂了一句。看到这个老家伙故意装作和吴勉说话不搭理他，死活不肯给他这个妖王一个台阶，当下妖王只能继续强撑下去：“这人勾结妖山的叛徒，想要谋夺天下群妖之王的位置。妖山的叛徒已经死了，这个人不死说不过去吧？既然你提到徐福大方师，好，本王便给徐福大方师一个面子。此人由你来送他轮回，算是你给师门清理门户了。”

邱芳还想要再说话，妖王却再次将手中的大棒举了起来，对他说道：“不用多言，本王已经算给了徐福大方师面子，你如果不动手的话，那么本王自己来……”

就在邱芳皱着眉头进退两难，正打算向背对着自己的吴勉、归不归求情的

时候，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快马奔驰的声音，随后便看见一位披甲戴盔的将军骑在马上向这里奔驰而来。

现在距离天亮只有半个时辰，但天色仍然像墨汁一般黑。快马奔驰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吵闹，不过整个县城的人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快马跑到已经变成瓦砾的山神庙前停住，这位将军翻身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妖王和邱芳这时才看到这人的目光发直。如机械般原地转了一圈之后，他向邱芳走了过去，边走边说道：“邱芳师兄，徐福大方师所书的信简，请你转交妖王陛下！”

说完，将军僵硬地从怀里掏出一卷竹简递给了邱芳。这位传信的将军似乎只能看见邱芳，对近在咫尺的妖王一点表示都没有。明明是给他的信简，还要邱芳转呈。

就在邱芳接过竹简的一刹那，将军突然翻了翻白眼，随后好像被冷风吹到一样，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等到这个喷嚏打完之后，将军看到周围的景象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劫持本将！说，你们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大人，您是来找水喝的。”邱芳早已做好了准备，当下微笑着看向这位将军的眼睛，嘴里柔声说道，“刚刚大人已经喝了水，将军大人公务繁忙，还要护卫陛下的仪仗大队。不能在此地久待，大人还是快些回到军营为好。”

邱芳刚刚说了一句，将军的眼神便又变得迷离起来。随后将军痴痴地说道：“对，我是来找水的。现在喝饱应该回军营了……”说话的同时，他有些僵硬地转身回到了马前，翻身上马之后策马顺着来时的方向离开了。

这时，归不归已经转过了身子，好像刚刚才看到邱芳一样，几步走了过去：“这位老弟什么时候来的？妖王陛下，不是老人家我挑剔，来客人了怎么不说一声？”

“看在你有功于妖山的分上，本王不和你计较。”看到这个时候归不归不要脸出来装好人，妖王都有一种弄死鲸鲛之前，先弄死这个老家伙的冲动。好不容易压住了胸口的怒气之后，妖王不再搭理归不归，哼了一声，打开了书简看了起来。

归不归本来也想凑过去瞄几眼的，不过妖王嫌他烦，刻意侧过了身体。老家伙讪笑了一声，转身对中年方士说道：“刚才老人家我正在和同伴谈论天下

大事，怠慢了老弟。老弟怎么称呼？你这一身方士的服饰，但我老人家好像并没有在方士宗门见过老弟……”

“方士邱芳，见过归不归先生。”邱芳对着老家伙施礼后，继续说道，“我是当年跟随徐福大方师渡海的童子之一，徐福大方师看出我与方士一门有缘，出海不久便将我收入方士门中。不过邱芳虽然是方士，却不是徐福大方师之徒。算起来徐福大方师是代晚辈收徒，顺着宗谱说，邱芳是现任大方师火山的弟子。”

“火山的弟子……”归不归怔了一下，冲邱芳哈哈大笑，说道，“你们家这位曾经的大方师还真是有趣，替徒孙收弟子。”

还没等归不归说完，妖王手上的竹简突然燃烧了起来。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竹简便烧成了灰烬。看到了妖王的这个动作，归不归和邱芳都停止了假模假样的寒暄，两个人同时将目光转移到了妖王的身上。

“徐福信简上面说的是真的吗？”将手上书简烧尽的灰烬吹干净后，妖王先是看了归不归一眼。拦住了马上就要回答的邱芳，妖王随后对老家伙说道：

“本王与邱芳先生有要事相谈，归不归，你带着百无求他们到别处去。”

这句话并没有给归不归三人商量的余地，后面的吴勉当场便翻着白眼看了看妖王。还没等他说出不咸不淡的招牌话，邱芳已经抢先一步说道：“妖王陛下误会了，我只是前来替徐福大方师的信使打前站的。信里面说了什么只有妖王陛下和徐福大方师知道。”

听了邱芳的话之后，妖王皱着眉头迟疑起来。这时，归不归凑了过来，嘿嘿一笑，对妖王说道：“陛下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说出来老人家我帮你想。不是我老人家自吹自擂……”

“好，你将鲸鲛带走吧。”没等归不归说完，妖王已经指着倒在坑里的那条鱼继续说道，“这次本王网开一面，如果下次再敢打本王主意的话，别说是徐福的信简了，就算你们历代大方师复生，一起求情都没有用。没有下一次了，明白了吗？”

邱芳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躬身施礼说道：“邱芳一定将陛下的旨意转给鲸鲛，如果他胆敢再犯，不需要妖王陛下动手，徐福大方师也会将他再入轮回。”

“走吧。”妖王不想和邱芳多说，对他挥了挥手，示意这位火山大方师名

义上的高足赶紧离开这里。当下，邱芳没有丝毫犹豫，跳进坑中抓住了鲸鲛的一只手，随后当着在场几个人的面运用五行遁法。片刻之后，两个人一起消失在了空气中。

看到两个人消失之后，归不归这才对妖王说道：“陛下，徐福那个老家伙对你说了什么，你这样就把我们舍了？不是老人家我说，今天这件事一大半都是为了你出力，最后陛下你反而把我们这几个人舍出去了。”

第二十八章



归不归的这几句话算不上强辩，如果不是因为要帮妖王将都子挖出来，他们几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怎么说妖王也是天下群妖之主，虽然不喜欢归不归的人品，不过就刚才老家伙所说的话，妖王还真找不到反驳的话。

看着妖王有话说不出的样子，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当然了，陛下您有您的苦衷。老人家我虽然可以理解，不过没有道理让我们几个白忙活一场吧？最后谋夺您王位的人是轮回了，天天琢磨着怎么弄死我们的那条鱼还是活蹦乱跳的。陛下，您的麻烦没有了，我们的麻烦可是还在啊。”

“别废话，想说什么直接说。再不说正题本王就回妖山了！”妖王知道归不归想要做什么，已经准备好被这个老家伙宰一刀。瞪了归不归一眼之后，他继续说道：“只要你不是也想谋夺妖王的位子，想说什么就说。本王办不到的自然也不会和老家伙你客气。”

“瞧您这话说的，老人家我又不是妖，当上了妖王谁会服？”归不归哈哈大笑，回头看了一眼聚在一起的吴勉、百无求和小任叁。停顿了一下，归不归继续说道：“本来陛下您只要刚才轮回了鲸鲛，这件事也就一了百了。不过现在那条鱼回家躺两天还会继续找我们的麻烦，他再来的话您得管我们吧？我老人家的要求也不高，这样吧，有一天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投奔到妖山的时候，您可不能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好，本王答应你。”没等归不归说完，妖王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停顿了一下，妖王继续说道：“只要你们被人追赶到妖山脚下，本王就会亲自下山搭救你们。只要不是徐福大方师和席应真大术士，天下还没有谁在本王的眼中。”

“陛下，您没明白老人家我的意思，”归不归嘿嘿一笑，“您是天下群妖

之主，动不动就跑下妖山帮着我们打架，传出去也是有损妖王您的威名。这样吧，您回去之后下一道旨意。哪一天我们几个人要真的走投无路了，投奔到妖山的时候，您能给我们一个避难之所，我们几个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听归不归的话，妖王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他看了老家伙一眼，说道：“归不归，这个就过分了吧。你们当妖山是什么地方？当年你和徐福是上过妖山的，如果不是本王点头，就算他是大方师也要在山下看着。如果谁都可以来的话，那么本王的妖山算什么！”

归不归料到了妖王的反应，嘿嘿一笑后，回道：“陛下，咱们先把话说清楚。这个可不是为了老人家我和吴勉，天大地大的我们俩去哪都没有问题。不过百无求和小任叁多少就麻烦一点了。本来他们俩上妖山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那爷俩不舍得老人家我和吴勉，就在妖山脚下非要和我们死在一起。唉，就因为今天陛下您放走了鲸蛟，日后便有四具尸首停在妖山脚下，想想都觉得疹得慌……”

说到了百无求和小任叁，妖王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加上归不归在一旁不停地掺和，妖王几乎已经看到不久之后，老家伙口中的画面了。当下，看着归不归身后还没事人一样的百无求和小任叁，妖王不禁打了个冷战，顿了一下之后，对归不归说道：“闭嘴，不要再说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妖王再次对归不归说道：“好，老家伙，本王就给你一个天大的面子。只要百无求和任叁跟着你们，你们随时都可以进妖山避祸。不过如果只有你和吴勉两个人，就算你们俩死在妖山山脚之下，都不可以进入妖山半步。听明白了吗？”

说话的时候，妖王从身上掏出一个不知道什么兽骨雕刻的骨牌，朝百无求抛了过去。看着二愣子接住了骨牌之后，他才重新对百无求说道：“这骨牌是进妖山的凭证，里面有破解妖法机关的窍门。好好拿着，千万别……”

妖王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二愣子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看手上的骨牌，随后将骨牌丢给了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好好收着。你们看老子干什么？别以为老子不知道，等到这块牌找不到了，就赖老子弄丢了。做梦！”

看着归不归笑嘻嘻地将骨牌收好之后，妖王气得闭上了眼睛，随后对归不归说道：“归不归，当年我和徐福有过盟约。不过如果你敢仗着有这块骨牌，

领天下修士闯进妖山的话，就是撕毁了盟约。到时候因为群妖出山引得天下大乱，你就是罪魁祸首。”

“陛下您也太高看老人家我了，我哪有那个胆子？”收好了骨牌之后，归不归继续笑呵呵地对妖王说道，“陛下，现在百无求和小任叁您算安置好了。下面是不是就该说说我老人家和吴勉了，这一趟为了帮您挖出都子，我们也是费心费力的。还有上次在地宫里面，所有的人都想要您的命，要不是老人家我和吴勉……陛下，你哪去？再说两句……”

归不归说到地宫的时候，妖王的身体已经化成了一团黑雾。片刻之后黑雾散尽，妖王已经用妖法消失在了空气当中。看着刚刚妖王所在的位置，老家伙嘿嘿一笑，随后重新将怀里的骨牌取了出来，看了半晌之后又将骨牌收了起来。

与此同时，距离县城五十里外的一座高山的山洞里，鲸鲛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见到一个身穿白色方士服饰的中年男人正看着自己。鲸鲛觉得眼熟，只是自己重伤未愈之下，竟然认不出此人是谁。“

片刻之后，中年男人说道：“鲸鲛，好久不见了。本来以为我们俩不用见面的，可惜，你还是辜负了徐福大方师的嘱托。”

“你是……邱芳。”缓了半天之后，鲸鲛才算认出来。迷迷糊糊中他顿了一下，随后继续对邱芳说道：“为什么你会在这里？这里是哪？我又回到船上了吗？”

“你还在陆地，我是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前来给你一点小小的惩戒！”说到这里的时候，邱芳看了一眼鲸鲛身上似乎永远都愈合不了的半边身体。叹了口气之后，他继续说道：“还记得你回陆地之前，徐福大方师是怎么和你说的吗？我是来让你重新想起来的。”

“我身上的伤，是你……”这个时候，鲸鲛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了。当下，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和邱芳拼命。不过还没等他起身，身上“呼”的一声又燃起了大火。

看了在大火当中再次失去知觉的鲸鲛一眼，邱芳淡淡地笑了笑，说道：“还是不明白吗？这次让你出来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说完之后，邱芳转身走出了山洞，将鲸鲛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这里。

天亮之后，有人将山神庙倒塌，砸死一众官员的事情报给了皇帝。刘秀知

道之后，重重地抚恤了这些死难的官员。在这座小县城里住了三四天之后，太后的病症好转。大队人马这才再次向新都洛阳的方向进发。

第二十九章



刘秀的仪仗队从县城开拔的前一晚，东海公主姬素素熟睡之时，已经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家伙归不归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闺房里面。将妞儿从睡梦当中叫醒之后，归不归笑眯眯地对这位东海公主说道：“妞儿，这么久不见面了，老人家我可是有点想你了。我们可能再过很久才能再见面，我老人家特地来看看你，有几句话也是时候和你说了……”

被归不归一句话说得睡意瞬间全无，妞儿当下坐了起来，对面前的老家伙说道：“不是说还要帮我去找爹爹吗？你们走了，我爹爹怎么办？”

妞儿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几句话说得流畅至极。别说结巴了，就连卡壳的地方都没有。

归不归微微叹了一口气，爱怜地看了这个小姑娘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妞儿，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心里早就猜到你爹爹已经不在，对吧？先别哭，你让老人家我说完。你爹爹不是死了，而是去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去了那里基本上也没有再回来的可能了，不过也不是说你们俩以后真的见不到了。如果和你那个驼背老爹的父女之缘未散的话，早晚还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说到这里，归不归停顿了一下。妞儿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滑落下来，不过这个小姑娘这些天心里已经隐隐地猜到了这个结局。她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老家伙面前失态。

看到妞儿没有太过悲伤之后，归不归这才继续说道：“好了，你爹爹的事情老人家我已经跟你说完了，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和你讲。不过在说之前，我老人家要先给你讲个故事。一个方士宗门首任大方师和他女儿的故事……”

事……”

归不归将燕哀侯和他女儿的事情简短地说了一遍。老家伙天生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料，说得妞儿眼睛瞪得老大，说到燕哀侯女儿的魂魄这一世是个胡食铺子老板女儿的时候，妞儿已经惊愕得捂住了嘴巴，才没有喊叫出来。而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也好像说书先生一样，留了个扣子便闭上了嘴巴，随后一脸慈爱地看着泪水已经模糊双眼的妞儿。

“我，就是燕哀侯女儿的转世，对吗？我现在的爹爹就是燕哀侯的弟子……”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之后，妞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归不归继续说道，“以前小的时候，我爹爹什么都不让我去做。不让我去和同龄的小孩子玩，不让我走夜路，不让我靠近水、火。以前还在怪他太啰唆不让我玩，不让我别的孩子玩，我就骂他是个驼背，还使性子将我的被子丢进火里，他从来都没有打过骂过我。我骂他，他总是当作没有听到。我把被子烧了，他就把他那一床被子让给我……”

说到最后的时候，想起自己和驼背老板之前的种种，妞儿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归不归也不说话，递过一块丝巾给她擦脸，便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个不断哭泣的小丫头。妞儿的小拳头使劲地揪住了床单，好了一点之后，才继续说道：

“原来……原来他是怕我的魂魄再受到伤害……”

“现在你的驼背爹爹虽然走了，不过还有老人家我，还有吴勉，还有方士一门的其他弟子。有我们在，不会让你的魂魄再受到伤害的。”这个时候，归不归终于开口。停顿了一下，老家伙又继续说道：“不过现在老人家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刚才我老人家说过了，燕哀侯留给你一些东西。现在东西就存放在我们这里，老人家我照例要问问你，这一世的你需不需要亲自看看燕哀侯留给你的东西？”

听到归不归说到了正题，妞儿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低下头沉思起来。归不归本以为她要想一段时间，怕打断妞儿的思路，正准备悄悄离开这里，让她自己静下来好好想想。没有想到老家伙刚刚站起来，妞儿便抬起了头，对归不归摇了摇头后，说道：“这一世我已经是公主了，已经享尽了富贵。就算里面真有让我大富大贵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你自己也说了，我的魂魄还没有完全康复。燕哀侯的遗物放在我这里，再因为这个引起修道贼人的注意，

只怕是多了一个提前轮回的机会。”

说到这里，妞儿停顿了一下，随后异常坚定地说道：“东西还是存放在你们那里好，或许等我再转世几次之后，真的会需要燕哀侯留给我的东西。”

妞儿的话在归不归的意料之中，老家伙嘿嘿一笑，点了点头说道：“东西是你的，什么时候要你说了算。老人家我只是照例过来问问你，没有了你的驼背爹爹，以后你每次转世，我老人家都会过来，直到你把那口箱子留下为止。”

说完之后，归不归停顿了一下，冲着妞儿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快天亮了，再休息一会吧，今天还要赶路。”

听了老家伙这句话之后，妞儿的眼皮瞬间沉重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归不归给这个小姑娘盖好了被子之后，这才慢悠悠地从这间闺房里面退了出来。

归不归刚刚走出闺房，就看见自己的便宜儿子坐在大门前。这个二愣子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出来之后，哇哇地大声哭道：“老家伙，老子不行了……想不到那个神识是这么好的人。看看那个丫头，再看看老子……老子之前骂过他这辈子是驼背，下辈子还是驼背……”

归不归没想到自己这个傻儿子会哭成这样，当下笑嘻嘻地对百无求说道：“知道错了吗？傻儿子，还来得及，这辈子对老人家我好比什么都强。别整天想着和我老人家同归于尽……”

“老家伙，你哪只耳朵听到的？”百无求擦了擦眼泪之后，对归不归继续说道，“神识对自己的孩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比起那个小丫头，老家伙，你过的简直就是皇帝的日子。不行，老子对你太好了，从明天开始，老子要对你严点了。以后你再敢指使老子，老子就把你的被子烧了，让你晚上光着睡觉！对了，老家伙这个称呼是不是也要改改了？别说，任老三叫老不死的不错。以后老子也这么叫你了，老不死的，你哪去？什么态度！你还有一点当爹的样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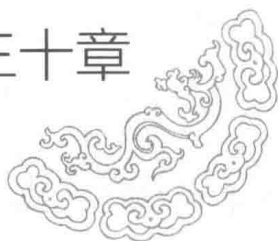
听到百无求又开始胡说八道之后，归不归也懒得搭理这个傻儿子了。老家伙穿过了十几个看护公主的侍卫，转身向院子外面走去。没走几步，便消失在了空气当中。随后百无求也跟着消失在了了一团黑烟当中。他和百无求一人一妖穿梭在众侍卫中，却没有一个人看得见这一对父子。

第二天一早，皇帝的仪仗队离开了这座小县城，继续向新都洛阳进发。直

到走出去好久，东海公主姬素素都不敢肯定昨晚到底是自己做梦还是归不归真实地来过。

说不是做梦的话，昨晚自己的口吃却好了。说是做梦的话，那个画面又太真实了。早上醒来之后妞儿依旧口吃严重，但昨晚睡觉的枕巾却被泪水打湿……

第三十章



半个月之后，刘秀的仪仗队终于到达新都洛阳。

与此同时，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从黄龙涧走了出来。他们几个下到了囚禁真龙的地下，不过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看样子这里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不过和真龙较量了一番后，好像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算起来，这个时候能有闲心来这里的应该就是那个半人半鬼的鲸鲵了。

现在那条黄龙已经钻进了更深的地下，归不归和吴勉试了几次都没有将那条龙诱出来。一连十几天都没有什么进展之后，知道再怎么样也不会有结果，当下二人二妖这才想起好像忘了什么人……

吴勉、归不归这一行人来到了距离长安城两百里的一座高山的山洞里。他们刚刚出现在山洞门口的时候，便听到里面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本来还怀疑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现在看起来，你们这么晚才回来找我，是真的把我忘了！”

说话的时候，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白发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苦笑着看了众人一眼，继续说道：“本来我还想出去找你们的，临走之前先给自己占卜了一卦。卦象上面说你们虽然在外面自在，不过也是九死一生。我就算过去也未必能帮到什么忙，索性还不如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说话的正是饵岛大方师首徒广治，饵岛这一派方士有自己独到的占卜之术。虽然不能和占祖相比，不过单凭占卜之术，倒是实实在在地超越了徐福的几个弟子。

老家伙明白广治八成是在占卜的过程中看到了鲸鲵会出现，当初这条鱼第一次成名就是瞬间打倒了广治。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心里对鲸鲵有了怯意，占卜出这条鱼会和他们有一番纠葛之后，这才改了主意，继续留在这里等着他

们回来。

归不归也不说破，嘿嘿一笑，带着吴勉和两只妖物回到了山洞之内。这里是归不归一位已经亡故弟子的洞府，就连老家伙自己几乎都忘了。如果不是从附近经过的时候，突然想起这座洞府，这个洞府可能永远都要荒废下去。

走进了洞府之后，几个人分别找了位置坐下。归不归和广治客套了几句之后，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好像说闲话一般对归不归说道：“你说这个世界还真是奇妙，当初我还在方士一门的时候，就听说过徐福在炼制长生不老药，当时都在嘲笑徐福异想天开。后来我跟随师尊离开方士宗门，前往饵岛重新组建宗门。想不到过了一年半，你们竟然带来了徐福已经炼成长生不老药的消息，我还托了你们的福也变成了这样长生不老的身体……”

听了广治的话，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广治，你不用这么客气。直接说你想干什么，老人家我能听懂。”

广治讪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我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过这种长生不老药虽然好，但是可以消化的人太少了，归老兄你是徐福——大方师的高足，就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什么其他的丹方吗？比如说，可以让大部分人都变成长生不老之身的丹方。方士一门单单宗门圣地便不止千人，天下方士最少也有十万。十万人当中只有三四个人长生不老，这有点可惜了吧？”

“能从你的嘴里说出徐福大方师这几个字真是不容易，这话要是在饵岛来说的话，差不多那位精卫大方师就该清理门户了吧？”听了广治的话，归不归先是嘿嘿一笑，正想要说几句话寒碜寒碜这位饵岛大方师首徒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

摸着没有几根头发的头皮，眨巴眨巴眼睛后，归不归看着广治继续说道：“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提醒老人家我了。当初徐福那个老家伙还没有和我撕破脸的时候，还真有提到过，说他正在琢磨改丹方的事情。徐福和你说的差不多，成千上万的方士，和加上他只有六个人可以炼化长生不老药相比，是有点太少了。他说过可能通过调改丹方，让天下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成长生不老之人。”

听了归不归的话，广治的心跳越来越快。他的师尊饵岛大方师精卫之所以将他派到吴勉、归不归的身边，就是为了等到这丹方可以让他们也变成长生不老之身的这一天。有了广治跟着他们，只要他们有了改良长生不老药的手段，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将他们带回饵岛，为饵岛众方士炼制丹药。

广治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看来还真的被我猜中了，既然归不归老兄你知道徐福大方师想过改良丹方，那么你应该也知道他将已经改好的丹方收藏在哪里了吧？”

没等到归不归说话，吴勉用他那招牌一样的声音说道：“你还真是天真，徐福如果真的已经改良了丹方，现在整个方士一门肯定都是白头发的方士了……”

“那个也不好说。”归不归罕见地反驳了吴勉的话，不过他又马上陪着笑脸对这个白头发的男人说道，“徐福既然能对老人家我说出想要改良丹方，那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你不了解那个老家伙，没有把握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顿了一下之后，归不归看到吴勉并没有反驳，又继续说道：“当时老人家我还想过，徐福这是什么意思？明明已经创造出长生不老药了，为什么还要费那个事。现在我老人家才明白，长生不老药本来就不是他第一个炼制出来的。徐福是占了姬牢的便宜，偷师学艺，他要将长生不老药的药方改良成天下人都可以炼化，才能显出他大方师的本事。”

听到归不归说到了这里，广治已经顾不得许多，直接打断老家伙的话：“不过直到现在方士一门拥有不死之身的人也没有增加几个，是不是那位徐福大方师改良的丹方没有成功？”

“那他带着几千童男童女做什么？”归不归诡异地笑了笑，继续说道，“他只要将丹方改良，证明自己比姬牢强就好，又不用给别人看。”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冲广治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不过现在你想要丹方的话，就要出海去找徐福了。那个老家伙不太好说话，让你们饵岛大方师去，好好说说，或许徐福看在往日师兄师弟的情分上，能拉这位饵岛大方师一把。”

听到归不归这么说之后，广治基本已经死了心。他那位师尊要是那么好说话的话，当初也不至于带着门下弟子出走方士宗门了。现在让精卫去徐福面前说好话，还不如让这位饵岛大方师直接去死。

“徐福真的会把丹方带走，不留下来给广仁充家底吗？”这个时候，吴勉

竟然替广治说话。白发男人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他能把初版的丹方给我，就不能把改良的留给广仁吗？”

这句话提醒了归不归，老家伙想起了一件事情，冲吴勉嘿嘿一笑，说道：“弄不好徐福那个老家伙还真的留了后手……”

第三十一章



归不归这几句话让广治已经熄灭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当下，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对老家伙说道：“还真的有留下来的丹方吗？那改良的丹方应该留在方士宗门了吧？为什么这么多年，方士一门却没有多出一位新的白发方士？”

“那是广仁自己都不知道徐福还留下过这么一张丹方。”归不归嘿嘿一笑，“当初老人家我拜在徐福门下的最后几年，那个时候的徐福已经不是整天都待在方士宗门里了，除了初一、十五要对门下弟子讲道和参加平时宗门的法会之外，都是居住在他的私人别院里。除了几位广字辈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这座别院。如果有什么突发事情，老家伙运用五行遁法回到宗门也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停顿了一下，冲正在等下文的广治笑了笑，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又想起一件事，徐福把老人家我赶出了方士一门之后，那个时候听我老人家留在宗门的弟子说，有一段时间初一、十五的讲道法会都是由广仁代劳的。徐福一直待在他的别院里，两三年都没有在宗门内露过面了。但是宗门里面用来炼制丹药的天材地宝却经常被广仁提走，为了这个，广孝还撺掇广义、广悌一起去找广仁理论，不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现在看起来，就是广仁把徐福搬出来当挡箭牌，因为那些天材地宝原本就是他替徐福提走的……”

归不归说到徐福的私人别院时，广治终于听到了重点。他低头想了半晌之后，抬头对归不归说道：“如果说有这个改良的丹方，就算不会在方士宗门，徐福应该也会收藏在这座别院里。归不归老兄，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归不归笑了笑，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广治的话。这个时候，饵岛大方师

的首徒重新看到了希望，马上开始向面前这个老家伙打听徐福别院的地址。

“别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再等两天也来得及。”归不归笑嘻嘻地对广治说道，“被你这么一提醒，老人家我也想去看看徐福的别院了。当年我老人家还在那里住过几年，虽然物是人非了，不过好歹老人家我也是叫过他两年师尊的……”

归不归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已经眯缝了起来。吴勉看在眼里，心里冷笑了一声。每当老家伙做出这个表情的时候，心里面就不知道在打谁的主意了。现在他已经是长生不老的体质，就算再有什么改良的丹方也不至于这么上心。现在看来那座别院里面还不一定有什么，不过这个和吴勉没有关系，白发男人就当没有看到，闭上了眼睛假寐起来。

回来这几天，广治几乎天天都催归不归到别院看看。老家伙每次都是嘿嘿一笑，找了别的话题岔开。等到广治离开后，看不过眼的百无求瞪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就去看一眼怎么了？你看把广治急得天天在老子面前转悠。太熟了老子还不好意思冲他骂街，你就带着他去一趟那个什么别院吧。不管找没找到那个药方，老子都落得个清静。”

这个时候，小任叁也过来劝说。只不过这个小家伙不怎么关心丹方：“老不死的，你就带着我们一起走一趟。丹方能不能找到无所谓，听说徐福会酿蜜酒。老不死的，你实话实说，你酿果酒的手艺就是跟着徐福学的吧？他的别院一定还有存酒，两百多年的蜜酒。想起来我人参就直流口水。”

“徐福酿造的蜜酒？”归不归有些惊讶地看了这个小家伙一眼，随后继续说道，“等一下，谁告诉你这个的？这里喝过徐福蜜酒的除了老人家我，就只有……”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看了吴勉一眼。只见这个白发男人翻了翻白眼，随后没事人一样地将头转到了一边，就当没有看到老家伙一样。

“就是吴勉说的，他说喝过徐福的蜜酒，这一辈子都忘不掉。”提起这个，小任叁便开始兴奋起来。他咽了口水之后，说道：“一辈子都忘不了蜜酒！老不死的，我们人参要是没喝过的话，这辈子就白活了！”

“老人家我不会让你白活的。”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声之后，安慰小任叁说道，“你先让老人家我缓口气，就这几天一定不让你白活……”

回来之后，归不归便开始重新给这座洞府布置阵法。之前有广治在这里看守，老家伙还算放心。不过他们几个要一起去徐福别院的话，这里没有人看守，便只能靠阵法看家了。

一连忙活了大半个月之后，归不归才把洞府的阵法重新布置完毕。在广治的一再催促之下，老家伙便在阵法布置完毕的第三天，带着这几个人向徐福的别院进发。

本来吴勉对徐福的别院不感兴趣，他和归不归提出要留在洞府看家。不过这个白发男人身系解开老家伙身上封印的法门，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归不归可不干。如果这个时候吴勉有什么意外，归不归身上的封印可能就要永远跟着他了。

几个人一顿劝说，吴勉都死活不松口，最后老家伙将他拉到角落里，说了一句话之后，才让这个白发男人改了主意。虽然吴勉没有明说会和归不归一起前往徐福的别院，不过也不再提继续留在洞府看家了。

百无求对吴勉的变化有些诧异，这个二愣子趁着吴勉走开的时候凑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身边，说道：“老家伙，你和小爷叔说什么了？就他那个冰块一样的脾气，也能被你说动？说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

本来归不归不打算搭理这个便宜儿子，不过架不住他一直在耳边磨。千叮万嘱之后，他才对百无求说道：“老人家我对他说，你就不想看看小任叁喝了能让他记住一辈子的蜜酒之后的样子吗？”

“就这一句话？什么意思？”百无求瞪大了眼睛，还是不明白自己“亲生父亲”话里的意思。老家伙冲他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到了别院你就知道了，别看你小爷叔面冷，肚子里面可是有一颗好事的心……”

和以往的行程一样，从洞府出来之后，吴勉、归不归他们还是先去附近郡县的集市里买了一驾马车。随后百无求驾车，载着他们几个顺着官道一路向豫州的方向行驶。

第六天下午，他们这驾马车终于行驶到了豫州辖下鲁国境内的觅县城。找了一处客栈住下之后，归不归向客栈老板打听觅县城外一座叫作风元山的山上，这些年有没有方士来过的消息。

客栈老板听家中老人说过，当年这座风元山也是红极一时的。当时经常有一些来自各地的方士好像朝圣一样前来风元山，不过后来到了武帝时期，因为

方士一门被朝廷通缉，这里才冷清了下来。

前些年方士一门虽然再度中兴，不过这里好像已经被方士们遗忘了一样，客栈老板从小到大，还没见过有什么方士再来过。听了客栈老板的话，归不归才算放心。

第三十二章



徐福的别院就在凤元山中，这座凤元山当初因为出产一种叫作“地囚”的天材地宝，而被方士一门发现。地囚是用来炼制禁止五行遁法之类法器的必要材料。因为凤元山中蕴藏的地囚太过丰富，整个山体除了小部分区域之外，都无法使用五行遁法。

当初徐福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私人别院，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别院中的其中一个地方，能运用五行遁法出入。但徐福出海前，对这个地方下了禁制。别院建在凤元山的山顶上，现在除了沿着山路走上去以外，就连天生便有地遁之法的小任叁，也没有办法遁地进山。

本来按照归不归的想法，他们几个人在觅县休息一天，顺便打听最近几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类似吴勉、广治那样的白头发到凤元山的，第三天一早再上山去徐福的别院。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傍晚，觅县城门马上就关闭时，十几个方士分乘两驾马车进了觅县县城，他们进来之后不久天色便彻底黑了下来。这些方士没有下榻客栈，直接进了县衙，竟然住在了县衙当中。

觅县并不大，方士们进城的消息当天晚上便在客栈里传开了。起因是本来居住在县衙的官人将自己的房间都让给了这十几个方士，暂时搬到归不归他们居住的客栈。客栈老板把他们当作贵客招待，几杯酒下肚之后，便开始对这十几个不请自来的方士发起了牢骚。

听到有方士到县衙居住，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便开始警觉起来。归不归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行踪被方士一门的人发现了，虽然舍不得自己剩余不多的术法，不过他还是咬着牙隐身去了一趟县衙。

不到一个时辰，老家伙回到客栈，冲已经急不可待的广治笑了笑，说道：

“不用慌，来的都是火山的徒子徒孙，他们是过来打前站的。再过几天，两位大方师就要来这里参拜徐福大方师的故居别院。广治，你是不是想说有点太巧了？”

广治苦笑了一声，说道：“难道不是太巧了吗？归老兄，方士一门中兴也有几年了。之前也没见他们过来参拜，干吗这个时候想起了这里？巧合得过分了，看来我们的行踪都在方士一门的监视之下。”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大张旗鼓地过来了。”归不归看了一眼不打算说话的吴勉后，继续说道，“依老人家我来看，广仁最近受到的打击太多。先是鲸鲛那条鱼，后来问天楼楼主姬牢的术法大涨。他在力不从心之下，才和我们一样，想起徐福这座别院。只不过我们图的是改良过的丹方，他想要什么就不知道了。”

“他们要什么和我们无关……”看到归不归的表情变得怪异起来，广治明白这个老家伙八成在惦记广仁所图的东西。当下，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急忙将归不归的心思拉了回来：“只要把改良过的丹方拿到手，天下的修道之士便会以归老兄和吴勉大兄弟为尊……”

“老人家我对那个可没有兴趣，要不然的话大方师的位子就没有广仁什么事了。”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去一步的，谁知道别院里面都有什么？先进去的吃肉，去晚了就只有汤喝了。”

第二天一早，城门刚刚打开，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便乘坐马车行驶到了凤元山的山脚下。在老家伙的引领之下，一行人沿着山路向山顶进发。走了没多久，本来粉白粉白的小任叁脸色便变得蜡黄。随后，小家伙蹲在山路边开始哇哇大吐起来。

归不归查看了小任叁的身体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小家伙，你是天生的地遁之体。你的身子骨和这山上的地囚相冲，在山上就会这样，不过下了山就好了。傻儿子，你背着你小三叔回去吧。他离这座山越远越好，你们回到客栈休息，千万别让那些方士看见。”

看着小任叁的样子，百无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直接将小家伙背起来，转身就要向山下跑去。临走之前想起什么事情，于是他回头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老子不在的时候你自己小心一点。要是在山上遇到什么事情，能跑你就跑，

千万别去拼命。老子要是知道你敢自己死了，下辈子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说完之后，二愣子不再理会这几个人，背着小任叁转身飞一样地向山下奔跑了过去。看着两只妖物的背影，归不归苦笑了一声，说道：“老人家我就当好话听，已经到了这里了，还能再出什么事情吗？”

三个人继续向山上走去，虽然不能运用五行遁法，不过这三人仗着各自的术法，上山的速度还是比常人快很多。常人要三四个时辰才能到达山顶，吴勉、归不归和广治只用了小半个时辰便到了一座庭院的门口。

这座庭院虽然建在山顶，不过周围被密林环抱，在山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现山顶还有这样一处所在。几个人站在庭院门外，广治心切，马上就要推门进去。就在他抬手的一瞬间，被身边的吴勉一把拽了回来。

改良过的长生不老药丹方可能就在庭院里面，这个时候却突然被吴勉拽了回来，广治的脸上马上变了颜色，正想要质问吴勉要做什么的时候，只见一边的归不归笑咪咪对着空中虚抓了一把，一只正在树上叽叽喳喳叫的麻雀突然到了老家伙的手上。冲广治笑了一声之后，归不归将手里的麻雀对准大门抛了过去。

只见麻雀接触到大门的一瞬间，突然变成了一股白烟，随后消散在了空气当中。连火光都没有看到，这只麻雀便直接被烧成了飞灰。就算广治有长生不老的体质，遇到白烟最少也要经受一番胳膊被烧焦的痛苦。

看着正在消散的烟雾，广治稳住心神，随后回头对一脸刻薄相的吴勉说道：“多谢，刚才我是有些毛躁了。”

吴勉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让广治有些尴尬。这个时候，归不归嘿嘿一笑，对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说道：“你以为徐福不在这里，这座别院这么多年凭什么没人进去过？要是不知道进去的法门，老人家我都不敢轻易进去……”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向前几步，向着庭院大门旁边的高墙走了过去。他一边走，一边说道：“这里是个障眼法，看着是墙，实际是……”刚刚说到这里，老家伙已经伸手按在了墙壁上。

就在归不归的手接触到墙壁的一刹那，“噗”的一声，老家伙的身子瞬间着起了大火。随后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从墙壁中迸发出来，一瞬间将归不归打出去四五丈远。撞倒了两棵大树之后，他才落地。

归不归身上的烧伤虽然马上便恢复如初，不过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烧成了飞

灰。他光溜溜地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看着刚才自己接触的高墙，嘴里说道：

“不是把老人家我囚在苗疆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变了阵法防着我老人家？”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马上自己便给出了答案：“他防的不只是老人家我。广仁，你这位师尊对你也不怎么放心啊！”

第三十三章



老家伙赤身裸体地围着庭院转了一圈，一直回到正门也没有找到进去的办法。归不归蹲在正门门口，眼睛盯着两扇门，半晌之后回过头来冲广治说道：

“你就这么看着老人家我光着屁股到处跑吗？”

已经到了这里，广治更加不敢招惹归不归，只能苦笑了一声，将自己的外衣脱了下来披在老家伙的身上，说道：“老兄，凭着你和徐福的关系，一个小小的禁制阵法应该难不倒你吧？”

“就是关系太好了，这才进不去。”归不归难得地苦笑了一声，随后站了起来，一边穿上这件外衣，一边对广治说道，“这个阵法防的就是方士同门，老人家我虽然不是方士了，不过怎么说也是徐福传下来的底子，方士那一套破解阵法的法门在这里没用。”

说到这里，老家伙停顿了一下，随后指着大门和两侧的围墙说道：“看到了吗？按照方士门中的阵法摆设，这里像是外围的阵眼，正七星、反七星都有了，正常来说，刚才老人家我被打出来的位置应该就是生门。结果你也看到了，若不是我老家长生不死的话，这个时候你们俩已经在挖坑准备埋老人家我了。”

“老兄你管这里叫作阵眼？”广治听了归不归的话后，眉毛反而皱了起来。他走到大门正前，仔仔细细地看了大门两侧，随后回头对老家伙继续说道：“这里不是什么正七星、反七星，明明就是一座显龙法阵嘛。你来看，正门是龙口，从此进入便会被吞杀。两侧是龙须也不能从这里进去，想要进去的话就要找到——逆鳞的位置。”

说话的时候，广治已经向归不归刚刚被轰出来的位置走了过去。站在这里

之后，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以手掌为尺在地上丈量了起来，一共量了五手掌的距离之后，广治指着对面的墙壁说道：“这里就是逆鳞的位置了，从这里走就是生门。”

“你说这是生门就是生门？”归不归一脸不信的样子，看着广治所指的位置，继续说道，“广治师兄，你自己选的生门，就别和自己客气……”老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广治已经迈腿向着自己所选的位置走了进去。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消失在了墙内。

“老家伙，你和他真的是同门吗？”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归不归之后，吴勉用他那特有的语调继续说道，“现在我明白了，这里根本就是徐福留给精卫那一支方士的。只有他们才能看破阵法。”

这个时候，归不归已经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老家伙冲吴勉嘿嘿一笑，说道：“老人家我也明白了，当初徐福、精卫两大势力在方士门中有各自的门道，有些阵法、术法也有极大的出入。徐福的术法虽然厉害，不过也出不了方术的圈子。那个老家伙要防着老人家我和广仁，还有天下所有的修道之士，最好还是用精卫那一派谁都没有见过的阵法。反正精卫带着门人都在海上，也不会来打这里的主意。你这就进去了？老人家我还没说完！”

归不归说到最后的时候，吴勉已经从刚刚广治进去的位置跟了进去。归不归自言自语的也没有意思，也跟在白发男人的身后，一起进入庭院中。

跨过了墙壁之后，归不归便进入到一片竹林当中。这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过，虽然已经隔了几百年，不过这里对于老家伙来说并不陌生。当下，归不归走在前面，带着吴勉和广治两个人穿过了竹林，来到了三座用竹子搭建的房子门口。

“看到了吗？中间这一座就是老家伙在这里的居所，老人家我住在左边这一间。”说话间，归不归走到了中间竹屋的门前。当初这里也是加了阵法的，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老家伙没敢按之前的经验进去，而是将后面的广治让到前面来。

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高徒皱着眉站在门前半晌之后，小心翼翼地用手按在门下半尺的位置。见到手按在上面没有什么反应，广治这才松了口气。就在他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从门缝当中突然喷出一股凌厉的气流。“噗”的一声，

瞬间将广治吹飞了出去。

广治飞出去的位置正对正门，只要他撞到门上的阵法，就算是长生不老的身体，这一下也是凶多吉少。眼看他就要撞到门上的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门前，在半空中将他斜着推了出去。

广治摔落在地上，一连打了十几个滚才好不容易停下，半晌之后才慢悠悠地站了起来。稳住了心神之后，这才看到刚才救了他的人竟然是多年来用眼白看自己的吴勉。

“广治的阵法不好使了，那么说来徐福连他们饵岛方士也防了……”广治中了阵法并没有让归不归意外，老家伙嘿嘿一笑，蹲在门前看着刚才广治飞出去的位置，继续说道，“精卫的阵法不管用，就剩他自己那一套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将两只手同时按在左右两边的竹门上。随后他将左边的竹门向前推了两分，微微露出一道缝隙之后，又将另外一扇门推了一半进去。看到现在依然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老家伙才将肚子里憋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随后将两扇大门全部推开。

“看到了吗？徐福那个老家伙还真是对谁都不放心。”看到大门终于打开之后，归不归回头笑嘻嘻地对刚刚爬起来的广治说道，“他也担心你们那位大方师摸上来，外面是你们那一支的术法，里面就是他自己的这一套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停顿了一下，随后指着已经敞开的两道竹门说道：“如果真有改良的丹方，那就在里面了。广治师兄，不打算进去找找看吗？”

谁都明白归不归是怕里面还有什么阵法，用广治来探路。而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也真是豁出去了，把牙一咬几步便走进了竹屋。归不归亲眼看着他在里面转了一圈没事之后，这才嘿嘿一笑，看了吴勉一眼，随后闪身走进了竹屋里。

这间竹屋里面只有一张床榻，剩下的都是一卷一卷的竹简，整整齐齐地摞在了四周。目测一下，最少也有几千卷竹简。虽然几百年都没人来过，不过这间竹屋里面却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如果有改良丹方的话，那就在这里了。”归不归冲数不清的竹简一摆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能不能找得到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老家伙的话音刚落，广治已经冲到了这些竹简当中。他按着竹简的顺序，抓起一卷大概看一眼之后，便丢了这卷又换了一卷新的竹简。如此反复着。

就在广治着了魔一样地在翻看这些竹简的时候，归不归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不过就在老家伙站在门口，眼看就要出去的时候，只见他突然关上了门，随后回身冲吴勉、广治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压低了声音说道：“来人了……”

第三十四章



几乎就在归不归关门的同时，吴勉和广治已经听到庭院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声。随后又是一阵脚步声由远至近，一直到门口才算停了下来。

广治心里一惊，以为是前任大方师广仁提前到了，只是不知道他是如何破解了外面的阵法。当下吴勉、归不归和广治三个人都隐匿了身形，各自站在角落里，等着外面的人进来。

片刻之后，和刚才归不归开门的手法一样，竹屋的两扇门被打开，随后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不过和吴勉、广治想的不一样，来人并不是前任大方师广仁，而是徐福替火山收的那位弟子——邱芳。

邱芳进来之后，先是恭恭敬敬地对房间里面的床铺行了大礼。随后原地转了一圈。当他看到刚才被广治丢在地上的竹筒之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反应过来，急忙转身向门外跑去。

眼看邱芳就要跑到门口的时候，两扇竹门突然关上。随后归不归的声音响了起来：“老人家我刚才就在想，这是谁有这个本事能到这里来？广仁破不了外面的阵法，精卫进不来这里面。算来算去也只有邱芳小朋友你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吴勉和广治三个人已经现出了身形，站成“品”字形将邱芳围在了中间。

看到两扇竹门关上的一瞬间，邱芳便知道自己是出不去了。叹了一口气后，他回头看着归不归苦笑了一声，说道：“想不到能在徐福大方师的旧居见到归不归、吴勉两位先生，邱芳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前来替大方师带几件旧物。”

“哦，你是来替徐福带他的旧物走的……”归不归笑眯眯地看着有些无奈

的邱芳，顿了一下之后，指着站在邱芳身后的饵岛大方师首徒，说道，“你来得正好，来，老人家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小朋友，徐福应该和你说过，方士一门当年还有搬到海外的一支。你身后这位就是海外大方师精卫的首徒广治大方士，论起来你要喊他一声师叔祖的。”

说到这里，老家伙又对广治笑了一下，随后说道：“这位是徐福那个老家伙替火山大方师收的弟子，叫作邱芳，刚刚从海外回来。今天难得你们两支方士遇到了，来，小朋友，你第一次见到师叔祖，快给师叔祖行个大礼……”

精卫和徐福是方士一门当中的死对头，两人的门下弟子也是势同水火。本来归不归也只是说笑，没有想到的是，邱芳竟然真的跪在地上，以对待师祖的规矩，恭恭敬敬地对广治行了大礼。

广治微微皱了皱眉，向旁边跨了两步，躲开了邱芳的大礼。不过这位火山的高徒还是对着空气行完了大礼，这才站起来，对广治说道：“还是在海上的时候，邱芳便听徐福大方师说起过精卫前辈。想不到今日会在这里见到精卫前辈的门人，邱芳也算不枉回到陆地此行了。”

“大家都是方士，邱芳小朋友不用客气！”广治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给徐福门人面子了。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对邱芳说道：“我们也是来这里拜访徐福先生故居的，既然小朋友你还要替徐福先生带旧物走，那么我们也不耽误你，请自便吧。”

邱芳笑着答应了一声之后，先是原地转了一圈，随后走到了左边好像小山一样的竹筒堆前，在里面翻找了片刻后，找到了两卷竹筒。随后他又在另外几处存放竹筒的位置上，找到了五六卷竹筒。用床单包好之后，他将这几卷竹筒背在了身后。

将竹筒背好之后，邱芳这才冲吴勉三人微微一笑，说道：“三位先生，徐福大方师吩咐要带的竹筒，邱芳已经都带好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转告徐福大方师的话，邱芳这就回到海上复命了。”

这个时候，广治怎么可能放过邱芳。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呵呵一笑，挡在了邱芳的面前，说道：“小朋友不要着急走嘛，我们虽然都是方士，不过毕竟师门不同，我也是很敬仰徐福先生的。既然是徐福先生点名要带走的東西，那么一定是非同小可的典籍。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看一眼竹筒上面都是什么呢？”

“这个恐怕不方便吧。”听到广治要查看自己背后的竹筒，邱芳条件反射地向后退了一步。随后，他回头对归不归说道：“归先生，您也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你们方士的事儿，老人家我一个闲散修士怎么敢干涉你们方士？”归不归笑嘻嘻地说道。顿了一下之后，他又说道：“不过我老人家说一句公道话，邱芳小朋友，你就给广治看一眼吧。徐福要你把这些竹筒带回去，可没说不能让方士同门看吧。怎么说广治也是你师叔祖的人物，多少给他点面子，让他看一眼。”

现在邱芳也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于是将放在床单里面的竹筒拿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地上，随后向后退了一步。

看到邱芳退开之后，广治马上坐在地上，一卷一卷地打开竹筒仔细查看，不过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这七卷竹筒里有三卷写的是男女双修的功法，另外还有两卷是女人保养面容的功法，所谓的七十老妪少妇面容指的就是这个。最后两卷竟然是房中术阴阳双补的论证。别看广治几百岁的年纪，还是童子之身。而精卫一门又不讲究这个，好不容易面红耳赤看完之后，广治将竹筒放回床单里面，对邱芳说道：“徐福先生好雅兴，在海上还有这样的心思。”

“徐福大方师要这些竹筒，自然有大方师的用处。”邱芳不卑不亢地回答之后，转身对归不归说道，“归先生，广治先生已经看完了，您和吴勉先生也要再看看吗？”

“徐福要传给你们的典籍，老人家我怎么好意思看？”归不归哈哈一笑，眯缝着眼睛看邱芳将这几卷竹筒重新包好背在了身上。就在邱芳准备要出去的时候，庭院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将这座竹屋都震得乱颤。

房间里面的几个人愣了一下。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吴勉，他打开了房门之后，直接冲到了门外。就在吴勉冲出去的同时，又是一阵巨响，眼见外面的墙壁好像随时都要倒塌一样。

这个时候，归不归、广治和邱芳三个人也冲了出来。三个人出来的同时，正是爆炸声停止的间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师尊，这里毕竟还是徐福大方师旧居别院。我们这样破了阵法闯进去，会不会有所不妥？”

“顾不了那么多了！”另外一个更加熟悉的声音回答道，“既然已经在山下抓到百无求和任叁了，再不动手的话，徐福大方师的所遗之物就要落到吴

勉、归不归他们的手里了。即使事后你我师徒远赴海外去向徐福大方师赔罪，也不能让东西落到方士一门之外。”

说话的同时，大门口方向又是一阵巨响。这个时候，只见大门两侧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几道细细的裂纹。

是广仁和火山到了。这个时候，归不归都皱起了眉头。他昨晚偷听到这两位大方师是几天之后才到，为什么来得这么匆忙？

这个时候，门外一个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你们什么意思！老子都说几遍了！老子爷俩是路过的，我们家老家伙和老子的小爷叔不在这里。老子不是你们人，不知道怎么撒谎骗人！快点把老子放了，要不老子就要骂街了！广仁，别给你们家祖宗添恶心，老子骂街带脏字，自己都恶心……”

听到了百无求的声音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自言自语道：“孩子长大了，都学会撒谎了！”

第三十五章



门外的百无求还没把脏字骂出来便没了声音，不过二愣子的气息没有消失，应该是被封住了嘴巴。而且百无求的气息没有任何变化，应该也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不久之前，这两位大方师还和吴勉、归不归他们一起共同对抗两位楼主，想不到这才过了没多久，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门外每震动一次，大门两侧的墙壁上便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裂痕。不过只要震动停止之后，这些密密麻麻的裂痕便会瞬间消失。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门外的震动终于停止。

“归师兄，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别院里。”见门上的阵法无法破解之后，门外的两位大方师变了主意。广仁对门里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和徐福大方师从小便是挚友，过来看看他的故居不算什么，不过瓜田李下还是莫要被人说闲话的好。”

广仁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徐福藏在里面的东西，归不归嘿嘿一笑，冲身后的几个人说道：“说到底，徐福那个老家伙的阵法，就是防着外面那俩大方师的。老人家我就不明白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归老兄，你不担心会被外面的人听到吗？”看到归不归旁若无人地说话，广治都有些诧异。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广仁，这座别院里面真有徐福留下来的宝贝，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冲进来吗？现在趁着广仁、火山二位还在想办法破解阵法的时候，他们赶紧找到改良的丹方，哪怕是带不走起码有时间背下来也好。

精卫这一派的阵法广治最是熟悉不过，就是因为知道破解的法门他心里才越来越不安起来。谁知道外面那两位大方师会不会去其他的位置，比如生门的

位置来上一下？

看着广治有些焦虑的样子，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老人家我敢说自然就不怕，这个还要托徐福那个老家伙的福！”

说到这里，归不归顿了一下，指着将他们和两位大方师隔开的一道大门，继续说道：“别看就隔着一道门，门缝上面也是有阵法的。里面能听到外面的人说话，外面的人听不到……”

“归师兄，你真的确定我们听不到吗？”门外广仁的话差点让广治吐血。这句话也让老家伙吐了吐舌头，闭上了嘴巴之后不敢再说话。不过站在身后的吴勉却看着他冷笑了一声，露出了一个招牌式嘲弄的眼神。

广仁这句话说完之后，大门口方向便又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不过这次声响停下的间歇，门外再次传来了广仁的话：“大方师，这样没用的。既然徐福大方师已经变换了阵法，那么便不是这样就可以破解的。归不归已经进去，说明阵法当中，徐福大方师还是留了生门。”

没等火山回答，广仁便自己做出了回答：“我们不需要再继续破坏阵法，只要找到生门就可以了。”

火山答应了一声，随后便听到外面触发阵法的声音从两侧响了起来，两位大方师竟然分别向两边用各自的身体触动阵法，仗着他们长生不老的体质，开始试探生门的位置。

广治第一时间回到了竹屋里。关上两扇门之后，他一屁股坐到了竹筒堆里。他想用最后的这点时间寻找改良的丹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徐福的这些门人不是来找丹方的。把丹方背下来是不可能的，只希望自己找到丹方之后，可以趁乱带出去。

就在广治在竹屋里面寻找丹方的时候，吴勉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冒险把广仁爷俩引进来，不会就是为了一张丹方吧？”

看到自己的心思被吴勉说破，归不归看了一眼还站在他们俩身后的邱芳，嘿嘿一笑之后，说道：“谁知道徐福在这里面还藏了什么宝贝？比方说解开老人家我身上封印法门什么的……”

归不归刚说到这里，突然听到刚才进来的竹林方向发出了一阵异响。随后，广仁的声音响了起来：“原来是在这里，大方师，你们过来吧，这里就是

生门……”

说话的时候，一身白色方士服饰的广仁已经从竹林里面穿了出来，片刻之后，他那位继任大方师的高徒也跟了上来。两位大方师一前一后地走到了竹屋前面，广仁笑着冲吴勉、归不归点了点头之后，说道：“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再次相见，如果不是进城的时候碰巧看见归师兄你的妖物儿子，等到我们上山后，你们几位应该已经将这里席卷一空了吧。”

说到这里，广仁已经将目光转到邱芳的身上。看了他身上的方士服饰之后，这位前任大方师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为什么会有方士和吴勉、归不归二人混在一起？而且看这个小方士背后的包袱鼓鼓囊囊的，说不定里面就是从别院偷取的宝物。

当下，广仁收起脸上的笑容，对邱芳说道：“你是方士吗？座师是谁？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还有，你来这里做什么？”

听到了广仁开口询问邱芳的来历，归不归好像听到了好笑的笑话一样，一阵哈哈大笑。身边的吴勉翻起白眼，对这个老家伙说道：“幸亏不是徐福替你收的弟子，要不然的话，现在你差不多也要笑疯了吧？”

“老人家我当初的弟子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也没有心思再收弟子了。再说了，有百无求这一个儿子已经够我老人家操心了。弟子，还是算了吧。”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之后，归不归向邱芳招了招手，说道，“邱芳小朋友，来，我老人家给你们介绍一下，前面这位白发方士就是前任大方师广仁了，他是你的亲师祖。看见你师祖身后那位红发和你穿着不一样方士服饰的人了吗？这位就是你的亲师尊，现任大方师火山。去吧，给你师尊、师祖行个大礼吧！”

邱芳看到广仁和火山进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明白来人是谁了。只是这样的场合，没有引荐自己便扑上去，实在太难为情了。有了归不归这几句话之后，邱芳便顺势跪在了地上，对着两位大方师行起了大礼。

不过两位大方师见到一个陌生的方士对自己二人行礼，便同时躲开了。不过邱芳还是对着二人原本的位置行了大礼。礼毕，邱芳才起身恭恭敬敬地说道：“方士邱芳见过师祖、师尊，弟子是当年跟随徐福大方师渡海的童子之一。徐福大方师看出弟子尚有浅薄慧根，这才代火山大方师将弟子收入门墙之内。因为要替徐福大方师带些旧物回到海上，才被派回到陆地上。”

“你说你是徐福大方师代替我收的弟子？”这样绕的关系，火山也是好一阵子之后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看了一眼同样刚刚才明白过来的广仁，见到自己的师尊也未必比自己明白多少之后，才对邱芳继续说道：“回到陆地，为什么不到宗门报备，为什么不来找我这个座师？”

第三十六章



邱芳躬身说道：“弟子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替徐福大方师带回放在这里的几件旧物。因为弟子领了法旨，故而来不及先去师门拜见师长。”

“那又如何证明你是徐福大方师派来的方士？”事关自己的师尊徐福，广仁也没了平时的稳重。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他抢在火山说话之前，继续说道：“你说是接了法旨前来带走旧物的，就是你身上背着的东西吗？”

“弟子名叫邱芳，是琅琊人士，是当年跟随徐福大方师出海的三千童子当中一人，两位大方师是见过邱芳的。当年出海之前还是师尊将我们三千人召集到一起，然后由广仁师祖训教的。而且师祖手下的方士是登记了我的名字的。两位师长回去一查自然明白。”说到他和两位大方师有过一面之缘时，广仁和火山都隐约有点印象。

说话的时候，邱芳已经再次解开自己背着包裹，将里面的几卷竹简都摆在了广仁的面前之后，说道：“这几卷竹简便是徐福大方师的指定之物了，法旨上并没有说要避讳两位大方师。两位师长要查看的话，请自便。”

火山看了自己的师尊一眼，正在犹豫查看徐福的私物是否恰当的时候，广仁已经开口说道：“徐福大方师的私物，旁人不得窥探。”

说到这里，这位前任大方师冲归不归微微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况且归师兄就在这里，如果邱芳想要夹带什么出去的话，自然也瞒不过归师兄的法眼。”

这时候，大门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声。随后，好像有什么重物撞到了大门上。一声闷响之后，伴随着一阵岔了音的号叫声，皮肉被烧焦的气味飘了进来。

火山皱了皱眉头之后，对外面留守的门人弟子说道：“外面这么嘈杂，出

了什么事情？”

大方师的话音刚落，一个恭恭敬敬的声音便说道：“是百无求突然发蛮，惊扰到大方——啊！你这个畜生竟然咬人……拉开，你们把他拉开。你还死不松口……啊！他又咬我的下巴……”话音未落，伴随着这人的哀号，还有一阵乒乒乓乓敲打的声音。

听到了自己的便宜儿子在外面咬人，归不归已经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细线。不过听到百无求在外面被人殴打的声音之后，他的脸色便阴沉起来。看到了老家伙脸上表情的变化之后，广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这位前任大方师走到了大门前，确定从里面开门不会触发术法之后，才将庭院的大门推开。

门外的景象让注重仪态的广仁差点张嘴骂出难听的话。只见十几个方士已经乱成了一团，那个浑身是毛的百无求正趴在一个方士的身上，张嘴咬在这名方士的下巴上。方士的脸上已经满是血污。除了下巴被咬了之外，他还少了半只耳朵，现在耳朵的伤口还在止不住地流血。

“混账！让你们看好百无求的，你们就是这样看管的吗？”这个时候，火山也到了广仁身边，他替自己的师尊开口继续骂道，“你们看看自己还有一点方士的样子吗？都下来，放开百无求！”

大方师的话就是法旨，当下正在撕打百无求的十几个方士都停了手，怯怯地站到了一边。不过这时，百无求看出了便宜，非但没有松口，反倒一边咬着方士的下巴，一边用拳头殴打他的肚子。两拳下去，就让已经在不停惨叫的方士吐了血。

看到越打越兴奋的百无求和眼看就要丧命的弟子，火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脸色铁青地对正在看热闹的归不归说道：“归不归先生，还是你来劝劝吧。方士的门人弟子死在妖物手里的不少，像这样被凌辱的还是第一个。”

归不归看到百无求没有怎么吃亏，又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冲还在死不松口的二愣子说道：“傻儿子，给老人家我一个面子。饶了他吧，你说你一个好好的妖，和个方士较什么劲。”

百无求斜着眼睛看了看归不归之后，还没有松口，不过好歹停了手。他指着自己的嘴巴比比画画的，好像想要说些什么。这时老家伙明白了，笑嘻嘻地对广仁和火山说道：“两位大方师，老人家我这个傻儿子想说，他那张嘴要么

是骂街的，要么是咬人的。现在骂不了街，就只能咬人了。”

既然现在已经进了庭院之中，便再没有理由轻易得罪归不归这个老家伙。火山忍下了这口气，对百无求的脑袋虚点了一下。他做出这个动作的同时，本来默不作声的百无求嘴里突然发出了吭哧吭哧的喘气声。

反应过来自己又能说话的二愣子，这才松了口。其他的方士见状一拥而上，将下巴已经脱臼的方士救了下去。死里逃生的方士已经晕了过去，他的性命没有大碍，不过估计下巴是保不住了。

也不顾自己满身是血，百无求先是跑到对面的方士堆里，将还在昏迷的小任叁抢到了自己的怀里。随后，满嘴鲜血的他朝这些方士们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粪坑里生出来的死方士，哪条王法说妖不能在大街上走了？看见老子逛大街你们就敢动手。你们给师娘搓澡的时候，她没说，老子没先骂街，你们就别动手吗？下次和你们师娘一起泡澡的时候，记得关好门，别让你们家大方师看见……”

门口的人大半都是火山的弟子，百无求一张口便把这位大方师卷进去了。看着火山的脸已经和他的头发一个颜色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对百无求招了招手，说道：“差不多了，傻儿子你把小任叁抱过来让老人家我看看。在这里待得久了，对他可没有什么好处。”

听到老家伙说到了小任叁，百无求这才闭上了嘴，三步并两步走到了归不归的面前，将小任叁放到他怀里之后，说道：“刚刚老子下山的时候，他都睁眼要酒要肉了——都是你们这些吃死人野狗托生的死方士！”

不过这个时候，归不归也顾不上百无求骂街了。他怀里的小家伙脸色蜡黄，满身都是黏黏的湿汗。老家伙将耳朵贴在小任叁的胸口，听了半天才听到一两下微弱的心跳声。

这个时候，一脸刻薄相的吴勉也走了过来。归不归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小家伙多少要遭点罪了。幸亏他不是人，要不然的话现在直接就可以把他埋了。”

说话的时候，老家伙抱着还在昏迷当中的小任叁回到了庭院之中。他走到了竹林外面的一块空地上，将怀里的人参娃娃放在了空地的中心。有些焦躁的百无求不明白，就对他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还是老子再把他抱下

山……”

百无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小任叁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了一眼归不归后，一边看着周围的景物，一边说道：“大侄子，你连你三叔都骗。不是说好了吃肉喝酒看姑娘吗？怎么你又把我带上山了。老不死的，这里就是徐福的别院吗？他的蜜酒呢？藏哪了？快点，我们人参等不及了。”

第三十七章



“这里是山上少有的几处不受地囚影响的地方。”看了一眼满脸惊讶之色的百无求之后，归不归颇有耐心地对他说解释道，“这里当年是徐福那个老家伙开辟出来，专门为了他自己施展五行遁法用的。就算是他那样的人物，想要遁去哪里，也要站在这里才行。”

小任叁虽然醒了过来，不过这个小家伙只能待在这里，等到吴勉、归不归他们下山的时候，才能把他一起带下去。趁着这时，百无求到处去寻找徐福酿造的蜜酒。好让这个小家伙多喝点，喝醉了正好带着下山。

这个时候，看到庭院当中乱糟糟的，邱芳皱了皱眉头，随后恭恭敬敬地到了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的身边，躬身说道：“弟子领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还要尽快回去交旨。如果师祖与师尊没有什么要交代的话，弟子这就回海上去了。”

广仁和火山对视了一眼之后，邱芳的这位座师火山说道：“你回去复命也不必急于一时，现在我与广仁大方师只知道你叫作邱芳，自称方士。除了这个之外，谁也证明不了你是领了徐福大方师法旨回到陆地上的方士。既然你自称是徐福大方师代我收的弟子，那么你还真应该跟着我这个座师回到方士宗门。认祖归宗也好，自证身份也好，总之，证实了你是领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之后，我会亲自派人送你出海。章钟你进来，你替邱芳师兄拿着包裹，里面都是徐福大方师的私物，千万要小心，不可损坏了。”

火山做了几年大方师，也开始学会广仁的样子，打着官腔说话了。邱芳也没有什么异议，冲着迎面走来的方士笑了笑，随后将自己背上的包裹解了下来，交到了章钟方士的手上。

这时候，众人身后的竹屋里面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动。前任大方师广仁回头

看了一眼大门紧闭的竹屋，古怪地笑了一下，看了归不归一眼之后，说道：

“归师兄，你知道我们和精卫一派的关系。我和火山不方便开口，还是劳烦你将广治师兄请出来吧。”

“广仁大方师你还真是不拿老人家我当外人。”归不归嘀咕了一句后，回头冲竹屋里大声喊道，“广治师兄，人家徐福的弟子来了！看两眼差不多得了……”

老家伙说了一通之后，不见竹屋内有什么反应。这时，广仁叹了一口气，看了火山一眼之后，这两位大方师同时向着竹屋的方向走了过去。不过这一对师徒还没走几步，对面的竹屋大门打开，有些萎靡的广治从里面走了出来。广治的身后一片狼藉，房间里几乎所有的竹筒都被打开，被广治顺手扔在地上。

就在广治翻阅完徐福留下的竹筒后，虽说他是长生不老的体质，但现在看上去竟然好像比刚进别院时老了几岁一样。从竹屋里走出来之后，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冲吴勉苦笑了一声，说道：“看来我们这些人都想多了，这里只不过是徐福的一座别院而已……”

刚刚趁着百无求闹起来的时候，广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检查了竹屋里面所有的竹筒。这里的竹筒虽然大部分都是对一些高深术法的注解，对他来说也是很有帮助，不过都不是他要寻找的改良丹方。检查了最后一卷竹筒无果后，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便已经死了寻找丹方的心思。

看到广治身边那一片狼藉后，广仁和火山反倒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位名义上的同门，并没有在这里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此时，广仁慢慢地走到了竹屋门前，好像他的师尊徐福就在竹屋里一样，恭恭敬敬地将两扇竹门关好，随后倒退着离开竹门。

这时，广治和广仁相互看了一眼。随后，两个人的目光马上错开，就好像没有看到对方一样。火山明白自己的师尊没打算搭理这位饵岛大方师的弟子，于是给了广治一个台阶，让他从这里离开：“这里是方士一门徐福大方师的私宅，也是方士一门的圣地。大方师广仁带领火山及其门人前来瞻仰，请不相干之人离开……”

火山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广治便冷笑了一声，从地上站起来后，完全没看广仁和火山众方士，昂首挺胸地从大门口走了出去。广仁微微叹了一口气，既

不阻拦也不挽留，眼睁睁地看着这位饵岛大方师的弟子走出大门口。

广治离开这里之后不久，刚才替邱芳拿着包裹的方士章钟出现在了门口，对大方师火山使了一个眼色，这是在告诉自己的师尊他已经检查过包裹里面的竹筒，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火山随后默不作声地将这个消息传达给了自己的师尊。广仁微微一笑，又看了归不归一眼。还没等广仁说话，归不归已经抢先说道：“广仁，你不是想连老人家我们都赶走吧？我老人家和你师尊撒尿和泥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一世转悠。要不是你入门早两年，现在的大方师是谁还不一定。”

看到老家伙对自己的师尊发难，火山马上挡在广仁的身前，对老家伙说道：“归不归先生，刚才我说了，这里是方士一门的圣地。你们又不是方士，况且还有妖物跟随。这样也来拜见大方师的别院，是不是有些不恭敬？”

“说得好，那么老人家我也别找那个没趣了。”归不归眼珠子一转，继续说道，“反正老人家我早晚都要走，不过在走之前还有件事要办。当初老人家我也在这里住过两年，那个时候徐福亲口说了，等到日后他不住这里的时候，就把这个别院送给老人家我。你也知道，我老人家虽然不是贪财的人，不过大方师送的宅子不要白不要。当时徐福还说了，这座宅子和宅子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都送老人家我。对了，广孝就在旁边，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他。要不去海上亲口问徐福更好。”

“徐福大方师先许诺把这里送给归先生你，然后后悔了，又把你关在了苗疆？”火山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徐福大方师对归不归先生你的感情，还真是奇特。归先生你真是把天下的方士都当成傻瓜了吗？”

火山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抱着一个酒坛从另外一间竹屋里面走了出来。他瞪了火山一眼之后，抱着酒坛向小任叁走了过去。本来看到百无求翻动徐福的私物，广仁和火山的脸上多少都有些变色，不过当他俩看到百无求抱着的是徐福亲自酿造的蜜酒后，两位大方师竟然好像没有看到百无求一样，十分默契地将脑袋扭到了另外一侧。

将酒坛放在了小任叁身边之后，百无求刚想要拍掉酒坛上面的泥封，这个二愣子的表情突然变了。他转头对着大门外面的方士吼道：“刚才谁骂老子长得像野猪？敢骂不敢承认吗？谁！站出来，跟老子骂街！老子张张嘴，能把你

骂化了！”

这时，那个被百无求咬掉了半只耳朵和下巴的方士被人搀扶着站在大门口。看他们的意思是想向两位大方师告假，提前回到宗门修养。但此刻他正好站在门前，碰巧和百无求对了一下眼神。二愣子“噌”的一下向这个倒霉蛋冲了过去：“就是你了！”

第三十八章



一嗓子吼出来的同时，百无求已经冲向了那个方士，瞬间将他扑倒以后，当着其他方士的面，对着这个倒霉蛋连打带踹起来。

这下子，其他的方士不干了。刚才这个妖物把自己的同门欺负成这个样子，本来以为两位大方师会给他做主，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俩竟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依旧和吴勉、归不归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当下，众方士也不等大方师发话，一拥而上，将二愣子从倒霉蛋的身上拽了下来。虽然碍于两位大方师的面子没有方士敢使用术法，不过对百无求一顿拳打脚踢是免不了的。

而两位大方师也没有阻拦的意思。这时，还是吴勉走到了人堆前面，冷笑了一声，对着这些方士轻轻地搓了搓手指头。一道三四尺粗细的电弧瞬间从他的手指间出现，朝面前十几个方士打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动手的方士大半倒在地上抽搐，还站在地上的四五个人身体也止不住地发抖。看到动手的是吴勉之后，这些方士都将目光对着庭院里的两位大方师，这个白发男人掺和进来，就不是他们这些小方士能解决得了的。

看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百无求，吴勉翻了翻白眼，说道：“再不起来可能就要真死了……”说话的同时，吴勉的手上再次出现了碗口粗细的电弧。

百无求这些年和吴勉待在一起，知道他这个小爷叔的性格。二愣子一翻身从地上爬了起来，看了看自己被烧焦的体毛，说道：“小爷叔，下次你能换个手段吗？老子也在里面，你用雷劈他们，老子也麻。看看这一大片都糊了……”

现在两位大方师的心思都在竹屋里面，并不想和吴勉、归不归再有什么冲突，只想尽快将他们几个人轻轻松松地送走就好。广仁、火山对视了一眼之后，火山冷冷地哼了一声，对着唯一能讲理的归不归说道：“归先生，看在曾经同门的分上，方士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请你们几位自重。还有，请不要在这别院里面生事，如果想要切磋术法的话，我们还是在山下的好。”

“说得好，那我们几个就在山下等着你们了。”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他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儿子，走了！我们在山下等着他们下来，这次老人家我不给你出气，以后老人家我就不是你的亲爹……”

“这才是老子的亲爹！你们人怎么说的来着？干架父子兵，老家伙，一会你看着就好。刚才谁打的老子？老子一会把他们的下巴都咬下来！”说话间，被归不归鼓动得有些兴奋的百无求回到了庭院当中，一手将小任叁抱在怀里，应小家伙的要求，另外一只手提起酒坛子。瞪了广仁和火山一眼，百无求气鼓鼓地朝庭院外面走去。

百无求出来后，吴勉和归不归对视了一眼。老家伙少有地连客套话都没说，气哼哼地看了一眼两位大方师之后，和吴勉一起，从这里走了出去。

看着几个人即将消失的背影，广仁隐隐地觉得哪里出了问题。不过刚才几个人的活动都在自己的眼前，又找不到问题的所在，只能吩咐弟子们看守好这里，防着他们几个人趁着自己不小心，杀个回马枪。

正要说话的时候，广仁突然发现跟着自己的邱芳脸色变得有些难看。顺着这个徒孙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刚才被吴勉用引雷之术打晕的方士都已经站起来，只有一个人还趴在地上，任由同门的师兄弟呼喊，就是没有醒过来的意思。

章钟！现在唯一还晕倒的方士正是替邱芳看护徐福私物的方士。两位大方师已经明白出了什么事情。这时，火山也顾不得自己大方师的身份，身子一闪直接冲了过去，将章钟的身体翻过来之后，露出被他压在身下的几卷竹简。细数了几遍之后，发现竹简齐全，只不过被邱芳当作包袱皮用来包裹竹简的床单不见了，可能是刚才混乱中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看到了竹简完好无损之后，火山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等他回头看向邱芳的时候，这次这个名义弟子脸上的表情反而更加惊愕，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这个时候，站在他身边的广仁沉着脸说道：“包裹书简的包袱

皮才是徐福大方师要的东西，是吗？”

这个时候，邱芳已经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尽全力点了点头。就在他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同时，广仁的身子一闪，已经从庭院里冲了出去，和火山一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吴勉、归不归他们消失的位置追了过去。与此同时，邱芳已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从徐福那里得到的法旨是不可以泄露那张床单上面的秘密，现在看来，不泄露是不可能了。

虽然不能使用五行遁法，不过广仁和火山的速度还是闪电一般。不过就算这样，他们俩一直追到了山下，也还是没有找到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的下落。

一场好戏！这个时候，两位大方师已经明白了，好端端的，百无求为什么要去找茬打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便已经给自己这些方士们下套了。归不归那个老家伙早就看出床单有问题了，也早就算好应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些方士了。

站在山脚下之后，火山马上便要去觅县他们投宿的客栈查看。他们的马车还在那里，运气好的话可能还有再见到他们的机会。不过就在他要往县城赶过去的时候，突然听到自己的师尊在背后说道：“他们不在城里。”

两位大方师去追赶吴勉、归不归等人之后不久，守在别院的众方士收到了师尊的传音之法，将庭院的大门关好之后，带着浑浑噩噩的邱芳从山上走了下来。下山之后，众人向两位大方师吩咐的地点赶了过去。

众方士下山之后不久，在山路上出现了几个人影，正是吴勉、归不归还有抱着小任参的百无求。原来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下山，而是躲在山上的一处所在，一直等到这些方士都下山之后，才抱着小任参走了下来。

如果不是小任参和山里的地囚相克，按照归不归的心思，他们在山上藏两三个月再出去。不过只是这么一会的工夫，小家伙又昏迷了过去。

几个人下山之后，还没等走出去几步，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归师兄，如果不是和你太相熟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你们了。”

这时，广仁、火山现出了身形。远处也出现了十几个方士，正朝这边赶过来。

虽然是在山下，不过这里还是地囚的范围，几个人还是不能运用五行遁法离开。见此状况，归不归反而嘿嘿一笑，对广仁和火山说道：“这是在等着要

给我们家傻儿子道歉吗？算了，看在广仁大方师你的面子上，老人家我就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好了。”

“道歉的事情好说。”广仁微微一笑，冲归不归伸出了手，说道，“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把徐福大方师的私物还回来……”

第三十九章



“徐福的私物？”归不归满脸不解的表情。顿了一下，老家伙回头冲百无求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们，你们谁动徐福那个老家伙的东西了？谁拿的？赶紧还回去。没看见大方师已经伸手了？你们好意思让人家大方师再把手缩回去吗？”

虽然老家伙一嘴一个你们、你们的，不过他的眼睛确实盯在百无求的身上，看得二愣子直瞪眼。百无求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吼道：“老家伙，你凭什么说是老子我动的？老子这辈子骂人干架什么的都干过，还就是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不信是吗？老子脱给你看！”

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将还在昏迷中的小任叁交到了归不归的手中，随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脱起衣服来。片刻之后，一个赤裸裸的二愣子便站在广仁、火山众方士的面前。在场的众人除了几个小方士之外，也都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妖物光屁股了。虽然看不懂他为什么一言不合就脱衣服，不过看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

赤裸裸地来回转了一圈之后，百无求冲广仁、火山说道：“看到了吗？老子这二百来斤都在这儿。除非是你们家什么徐福大方师生的老子，要不老子就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知道跟这种浑妖没有道理可讲，广仁也没有搭理这妖物，继续微笑着对归不归说道：“归师兄，别的什么给了你也没有什么所谓。不过徐福大方师的私物并非方士门中的东西，你还是交还回来的好。要不然我和火山再见到徐福大方师的时候也不好交代。”

“老人家我说的话大方师你不信，这样，你派个方士过来搜。”说话的时

候，老家伙已经将小任叁交还给了百无求，等着大方师派人过来搜身。

广仁、火山这次和吴勉、归不归一样，也是为了找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而来。两位大方师算来算去，如果真有东西的话，那就只能在这座徐福大方师的别院了。现在这一对师徒也相信，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邱芳准备带出来给徐福的。广仁觉得自己是徐福的首徒，真有那件东西的话，他看几眼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既然是归师兄的事情，那不用劳烦别人，还是我来……”广仁和归不归也是几百年的师兄弟，知道这位归师兄有多狡猾。当下，他也不顾前任大方师的身份，走到了归不归的面前，亲自在他的身上摸索起来。

广仁几乎连归不归衣服上面每一个针脚都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一针一线是从竹屋里拿出来的。当下，广仁将目光又对准了正在斜着眼睛看他的吴勉。

“轮到我了？”吴勉冷笑了一声，举起了双手对广仁继续说道，“那就来吧，不过别指望就这么回去。”

广仁对吴勉要比对归不归还要头疼，他是当年与自己的师尊徐福在渡海之前独处过一室的人。这么多年这个男人能有现在的成就，靠的就是徐福的关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年来，自己不下二三十次机会可以置吴勉于死地，但最后结果都是放过了他。广仁就是不知道自己师尊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如此关照这个人。

事关广仁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的东西，就算是要得罪自己还在海上钓鱼的师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现在归不归的术法已经差不多到底了，单一个吴勉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什么威胁。虽然之前在皇宫中大战问天楼楼主的时候，这个男人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不过为了那件非得手不可的东西，翻脸也是不可避免了。

广仁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转身向吴勉那边走去，这时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冷笑：“你们都把我忘了吗？还是说广仁大方师你压根就没把我当回事？”

说话的时候，远处一个人影已经慢慢地向这边走来。广仁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之前提前下山的广治已经朝着他们走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天上的乌云已经开始快速集结在这位饵岛大方师首徒的头顶上。走到了距离广仁还有十几丈的时候，乌云已经将这里黑压压地遮蔽了起来。乌云的中心一阵

电闪雷鸣……

广治重新回到陆地之后，和人动手的次数屈指可数。当初在王莽的府上有一次，还有一次是在战场上遇到了鲸鲵。不过那一次还没动手便莫名其妙地败在了那条鱼的手上，说起广治的实力来，还真没有谁亲眼见过。

广治的出现让广仁有些意想不到，这个人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同辈。就算术法不如自己，至少也是和广义、广孝相仿。再加上吴勉和归不归三个人合力，看来今天的胜负未必在自己的料想当中。

广仁见到广治之后，便不再废话，直接指使他那两柄短剑法器飞了出来。两柄短剑好像两条灵蛇一样，围着广仁的身体游走，时不时便从剑锋上面闪现出一抹寒光。

看到了自己的师尊亮出了法器，大方师火山也将自己那柄冒着大火的长剑凭空抽了出来。长剑在手的同时，他回头冲那些同样也取出法器的方士们喊道：“这里不用你们，都退下。没有我和广仁大方师的法旨，谁都不许过来。”

有了大方师的法旨，那些方士都停住脚步，紧张地看着这边的一举一动。火山名义上的弟子邱芳更是一脸的关切，生怕这些人动手的时候，误将那床单毁掉。他自小便视徐福为神明一样的人物，徐福大方师交代的事情没有完成，自己便只有以死谢罪了。

本来谁都以为马上就要动手的时候，广仁突然回头冲吴勉、归不归淡淡一笑，说道：“我们今天只算是切磋术法，并非是私下恶斗。大家多年以前都是同门，里外还要分得清。我们相争不等于和问天楼的争斗，日后几位如果受到问天楼楼主这样的威胁，方士一门一定不计前嫌鼎力相助。不知几位意下如何？”

听了广仁的话，广治只是冷笑了一声，没做任何回答。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如果问天楼楼主打到方士宗门门口的时候，我们几个也不会闲着。不过，广仁老弟，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说出来让老人家我帮你找找，怎么说老人家我也是和徐福那个老家伙一起长大的。他要藏点什么东西，老人家我弄不好还真能猜出来一点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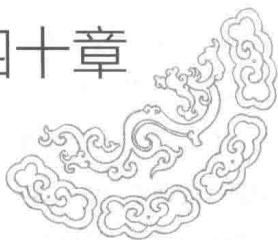
“我要找的东西，就在归师兄你们几人的身上。”说话的时候，本来还在围着广治来回转悠的两柄短剑，突然好像闪电一样奔着广治飞了过去。短剑飞过去的一刹那，广仁本人却突然向归不归扑了过去。

广仁师徒很是默契，他向老家伙扑过去的同时，火山也已经冲了上来，阻拦正要过去帮手的吴勉。火山手中的长剑挥过来时，将吴勉逼得向后退了四五步。

广治认得广仁这两柄短剑法器，他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柄长剑。将自己的气息注入长剑之后，他一边祭起长剑在空中阻挡短剑，一边空手朝着同样空手的广仁扑了过去。

眼看一场大混战正难分难解的时候，空气中又响起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邱芳！快把我身上的封印解开！你以为你藏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快把我的禁制解除！”

第四十章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大变。广仁率先停手，召回了自己的两柄短剑，和火山一起退到了一边。随后他看了一眼同样脸色大变的邱芳，做了一个手势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将邱芳围在了里面。火山的这位名义上的弟子也倒识趣，隐了身形藏在了人群当中。

本来火山还对邱芳的来历有些怀疑，现在听到同样是从徐福那里回来的鲸鲛能说出他的名字，这才对自己的这名弟子的来历放了心。而且从鲸鲛的话里能听出，似乎他身上最近的变化还和邱芳有关系。看来自己这个弟子也没有说实话，他可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

听到了鲸鲛的声音之后，归不归也连连向吴勉使眼色，让这个白发男人也藏起来。不过吴勉那古怪的脾气上来，好像没有看到老家伙的暗示一样，冷笑着看向声音传出来的方向。

片刻之后，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正是被妖王打晕之后便一直都没有再出现的鲸鲛。他看到吴勉后有些吃惊，想不到在寻找邱芳的过程中，竟然还能看到这个男人。

在看到吴勉的一瞬间，鲸鲛马上变换了目标。他好像没有看到广仁等人一样，径自向吴勉的方向走过来。他一边走一边摘掉了斗笠，露出他那有些阴柔的脸。

“你知道为了你，我受了多少苦吗？”鲸鲛说话的时候，半边溃烂的皮肉都跟着颤抖起来。好不容易稳住了心神后，鲸鲛对吴勉继续说道：“不过今天总算到头了，倒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结束了！”

话音刚落，鲸鲛对着吴勉举起了拳头，猛地挥了出去。“嘭”的一声巨响

之后，吴勉瞬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轰飞。一击得手后，鲸蛟阴笑了一声，这才对广仁师徒俩说道：“我是奉师命来解决吴勉的，这件事和你们方士一门没有关系，从今往后我也不会再烦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你们互不相帮就好。”

鲸蛟说到是奉了师命的时候，广仁和火山师徒俩对视了一眼。两位大方师虽然没有说话，不过看这意思，也不打算再得罪这条鱼。不过在场另外一个广字辈的人就有些尴尬了，上次瞬间便被鲸蛟制住，广治心里已经对这个阴柔的男人有了阴影，现在再碰上心里已经有了怯意。

吴勉飞出去十几丈远，身体撞到了山体上才摔落到地面。不过这样的伤势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缓过来之后，便再次站了起来。就在吴勉站起来的一瞬间，鲸蛟又对他做了同样的动作——挥拳之后猛地张开，巨大的冲击力再次将吴勉轰飞。

“嘭”的一声，吴勉的身体将后面的山体砸出一个大坑，白发男人陷在坑中，当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次没等他再有动作，鲸蛟已经第三次挥出了拳头。一声巨响之后，吴勉的身上皮开肉绽，全身上下鲜血直流。紧接着周围四五丈的山体倒塌，把他埋在了里面。

就这样，鲸蛟还是不放心。当初吴勉的身体里面曾经出现过一股奇怪的力量，那次鲸蛟差点因为这个吃了大亏。当下，他不敢和这个白发男人靠得太近，以防他有机可乘，只是远远地使用这种类似破空的术法，慢慢地耗尽吴勉的生命。

鲸蛟的拳头已经对埋着吴勉的位置举了起来，准备第四次使用这种术法。眼看鲸蛟马上就要将积攒的术法释放出来时，他握紧拳头的手突然不受控制地向远处那一群方士的位置移动。

鲸蛟想要停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在他手掌张开的一瞬间，不偏不倚正对着那一群看得目瞪口呆的方士。“轰”的一声巨响，远处十几个方士被轰飞。本来已经隐住身形和气息的邱芳也藏不住了。

蛛丝链！这个感觉鲸蛟很熟悉。不过以前都是他用这种法器将别人剖成两半，现在有人用它缠住自己的手腕，控制自己去攻击方士。不用想都知道是归不归。

此时，鲸蛟也没有心思再去理会混在方士堆里的邱芳。他转头看向自己手

臂被牵引的方向，只见那个老家伙正站在距离自己两三丈的位置，手里好像抓着什么东西正在拉扯。随着老家伙的动作，鲸鲛的手臂继续被牵引向归不归的方向。

一声冷笑过后，鲸鲛的手腕一翻，一把抓住了缠绕在自己手腕上的蛛丝链。随后他猛地一发力，用力将归不归拉扯到身子离地，向着自己这边飞过来。

这时候，鲸鲛已经抬起另外一只手，顺势握紧了拳头。只要归不归飞到跟前，便在他脑袋上来上一下子。这么近的距离挨上一下子，这个老家伙的脑袋想要再拼起来都很费事了。

就在鲸鲛准备动手的一刹那，他突然发现半空中的老家伙也举起了巴掌。在他的手指间还夹着一个珍珠大小的红色圆球，这正是那颗让他晕倒两次的储天珠。

看到这颗红色珠子的一瞬间，鲸鲛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若连续三次被送回到方士宗门，对他来说是这辈子最大的屈辱。当下鲸鲛不敢再把归不归拽到身边来，正要将这个老家伙抡起远远扔出去的时候，冷不丁看到半空中的归不归冲自己笑了笑，随后将手里的储天珠对准自己扔了过来。

一瞬间，鲸鲛冷汗直冒。他急忙将归不归扔了出去，同时身子急闪避开了这颗珠子。看着珠子贴着自己身体飞过去的一瞬间，鲸鲛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什么时候储天珠可以出手了……

珠子直到落在地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明白上当的鲸鲛一咬牙，对着储天珠落地的位置使出了术法，瞬间将这颗红色的珠子轰得粉碎。随后鲸鲛也不理会飞出去的归不归，再次对着吴勉被埋的位置举起拳头。不过他正要发力的时候，才看到吴勉所在的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坑。就在他和归不归纠缠的这会工夫，吴勉已经被人救了出去。现在大坑里除了一团血污，再看不到一丁点吴勉的影子。

跟着吴勉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个叫作百无求的妖物。看样子他们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商量好的，归不归上来缠住自己，那只妖物趁乱救走吴勉。眼看这件事情又功亏一篑，鲸鲛的心里大怒。他四处寻找二愣子的下落，无奈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那个妖物的踪迹。

“你们把吴勉藏到哪里去了！”一声大吼之后，鲸鲛再去找飞出去的归不

归。但这个老家伙落地之后马上隐匿了身形，现在也不见了。

狂怒之下的鲸蛟又犯了老毛病，远处倒在地上呻吟的方士们勾起了他的杀心，他抬手想要轰杀他们。就在他动手的一瞬间，身体突然再次燃起了大火。就算这样他也还是对那些方士们动了手。拳头挥出猛地张开之后，当场有两三个方士的身体被轰成了碎肉。不过鲸蛟也没有好多少，轰杀了几个方士后，他身上的大火变成了赤红色。在一阵惨叫声中，鲸蛟身上的皮肉已经被烧掉，只剩下一个肉膜包裹着骨架的身体还在强撑着。

第四十一章



疼痛很快便取代了鲸鲛的杀戮之心，如果不是有长生不死的身体，这个时候这条鱼早已轮回多时了。杀戮之心消失之后，鲸鲛身上的火焰便开始慢慢消失。他身体的复原能力也是惊人，就这么一会的工夫，身体上面的皮肤便已经开始以肉眼能看见的速度生长着。

这个时候，疼痛让鲸鲛再次变换了目标。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向已经现身的邱芳那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道：“邱芳……解除我身上的禁制，快点……解除我的禁制……”

“还记得我的话吗？鲸鲛，你杀人太多，已经不是禁制的问题了。”满身鲜血的邱芳看着地上的碎尸，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冲正在走过来的鲸鲛说道，“现在就算是徐福大方师也救不了你了。听我的话，不要管什么吴勉了，回到徐福大方师座下领罪去吧。吴勉的事情，自然会有其他人替你去办。想保命的话，你听我的……”

“解除我身上的禁制……快……解除禁制。”这时候的鲸鲛好像听不到邱芳的话一样，继续晃晃悠悠地朝邱芳走了过去。

这时候，广仁和火山已经走到了邱芳的身边。两位大方师都面沉似水，蹲在地上救治几个还没死的门人。等到鲸鲛走近了之后，两位大方师站起身来，广仁阴沉着脸对鲸鲛说道：“鲸鲛，这几年你杀人成性，本来看在徐福大方师日后会有处置的分上，方士一门不打算和你一般见识。不过今天你竟然敢亲手诛杀方士，那你今天就要把性命留下来，以祭被你残杀的方士们了。”

鲸鲛好像看不到这位前任大方师一样，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邱芳，嘴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快……解除我身上的禁制……你听到了没有……我让

你解除禁制……”

看到鲸鲛不搭理自己的师尊，大方师火山火冒三丈。这时他再次将自己的法器取了出来，当下人剑合一，闪电一般向鲸鲛扑了过去。

就在火山扑过去的同时，鲸鲛突然抬手向大方师挥了出去。只见一道罡风凭空出现，瞬间吹灭了火山身上的大火不说，还将这位大方师远远地吹飞了。幸好鲸鲛没用对付吴勉的术法，否则这么近的距离，大方师火山也是难逃一劫。

被吹出去几十丈远之后，火山马上站起来，查看了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后，便要再次向鲸鲛杀过去。眼看他就要再冲过去的时候，广仁突然出现在现任大方师的身边。广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对火山说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大方师可以轻易以身犯险吗？你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方士一门怎么办？”

话刚说完，大方师火山身上的杀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还是好像当初那个广仁的影子那样，站在自己师尊的身后，等着这位前任大方师的吩咐。

看到鲸鲛摇摇晃晃，越走越近，广仁也没有带着门人去迎击的打算，只是对着归不归刚刚消失的位置说了一句：“归师兄，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如果这次再让鲸鲛逃出生天的话，我们再想有这样的机会，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广仁，你这话要是早一刻钟说的话，老人家我都要哭出来了。”空气当中传来了归不归的一声轻笑，顿了一下之后，老家伙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不过等一会你们动手之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老人家我可不急。”

归不归的声音戛然而止，这个老家伙已经做好了坐山观虎斗的准备。不仅是归不归，二愣子百无求搭救了吴勉之后，便再也没有现过身。此刻，只有广治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好像看笑话一般看着广仁这边。这位同样是广字辈的同门，他不和鲸鲛一起联手攻击两位大方师就算不错了，两位大方师可不敢指望他能过来帮忙。

广仁这次带来的方士不少，除去已经死了的，剩下的大半已经受了重伤，能不能挺过来也是未知数。还有五六个轻伤的也要照顾重伤的同门，其中有修为不错的方士，广仁也不敢让他们过来帮忙。

看着鲸鲛越走越近，广仁回头看了邱芳一眼，对他说道：“虽然你是徐福大方师代火山收的弟子，不过师礼未成之前，你还不算是火山的弟子。今天你算是一个见证，日后回到海上必须将今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禀告徐福大方师，

明白了吗？”

邱芳明白广仁想要做什么，他对前任大方师躬身说道：“今天之事，邱芳一定原原本本地禀告徐福大方师，请两位大方师放心。”

这个时候，鲸鲛已经走到了距离火山只有四五丈的位置。他这一路走得极慢，摇摇晃晃地，有几次差点摔倒在地。不过也就这么一会的工夫，鲸鲛身上的皮肉已经长好了大半。这样惊人的复原能力，就算是有种子力量在身的吴勉都做不到。

“解除我身上的禁制……”鲸鲛现在除了这句话之外，已经不会说别的了。广仁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后悔刚才鲸鲛攻击吴勉的时候，自己师徒为什么不过去帮个忙，哪怕是说上一句类似看在徐福大方师的份上，让鲸鲛不要过分的场面话也好。现在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了。看着已经到了眼前的鲸鲛，广仁的身后闪电般飞出两道寒光。“嗖”的一声之后，两道寒光向着鲸鲛飞了过去。

这位前任大方师看出鲸鲛忌火，两柄短剑飞过去的同时，广仁也对着鲸鲛连续用控火术打过去几十个火球。不过广仁的火球似乎对鲸鲛没什么作用。这条鱼躲开了三四个火球之后，其余的火球便一个不落地都打在他的身上，火星四溅，好不热闹。但他还是没事人一样，继续向着他们这边走过来。

“两位大方师，别想着怎么弄死他……”这个时候，归不归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要想办法把这条鱼杀人的瘾勾起来，到时候不用你们动手，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变成烤鱼了。大方师，别说老人家我什么忙都没帮！”

广仁明白归不归说的意思，他带着火山和邱芳一起，和鲸鲛拉开了距离后，手上不停地打出火球，尝试将鲸鲛那股火勾起来。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鱼完全没有杀人的怒气。广仁和火山不管如何用火球和法器打他，他只是护住了要害。任凭两只短剑在他的身上来回地穿梭着，片刻之后，他身上的伤口便恢复如常。

看到广仁师徒还是不得要领，空气当中的归不归再次开口道：“不是这样的，你们几个真是急死老人家我了。傻儿子，你来，你教教他们应该怎么办。”

“拉倒吧，老子才不干这事！”百无求的声音随即跟着响了起来。顿了一下之后，他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自己想想，广仁他们这些方士坑了你们多少次了，你是记吃不记打吗？不是当儿子的说你，老家伙你就是心肠太软

了。这次也轮到咱们看下笑话了！”

“给你爹我个面子，你教教他们怎么骂街。”

“就这一次啊，老子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现在都对那条鱼喊声你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百无求的声音停顿了一下。随后，他用破锣一样的嗓子大声吼道：“鲸鲛，你这条臭鱼！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宰人玩吗？因为你前几辈子都是被人宰了的，你上辈子是偷看娘娘洗澡被砍了头，脑袋掉了身子还直扑腾，等了小半炷香才咽的气。上上辈子你老婆偷人，你被隔壁的王老六一刀捅死的。他刀上有钩子，你的肠子都被他拽出来了，血水流了一地。你上上上辈子是个当兵的，在战场上被千刀万剐……”

说到鲸鲛各种死因的时候，只见这个浑浑噩噩的男人突然抖了一下。邱芳看到鲸鲛的眼中冒出一股寒气……

第四十二章



这个时候鲸鲛好像换了个人一样，也顾不上控制自己的杀戮之心了。一声大吼之后，朝广仁和邱芳的位置抡起他的拳头。前任大方师一直都在防备着鲸鲛，就在他动手的一瞬间，广仁已经抓着邱芳瞬间横移出去四五丈远。

火山和广仁一样，都在紧盯着鲸鲛的一举一动。不过连这位前任大方师都没有想到的是，火山和广仁的动作不一样。他在鲸鲛动手、前任大方师和邱芳躲开的同一刻，竟然冲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广仁的位置前。只不过火山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的师尊已经在四五丈开外的地方了。

当下，就算是以广仁的眼力也觉得眼前一花，火山已经到了鲸鲛的面前。猝不及防之下，大方师火山的脖子被鲸鲛抓住。鲸鲛说道：“只要你不乱动，我会看在徐福大方师的面子上，留你一条性命的。”

这时候，鲸鲛总算恢复了正常。随后他对正站在远处发愣的广仁说道：“广仁大方师，现在你让邱芳解除我身上的禁制。和火山说的话对你同样有用，只要你不轻举妄动，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广仁做梦都没有想到火山会这样被鲸鲛制住。他没有丝毫犹豫，回头冲邱芳说道：“你师尊在鲸鲛的手上，火山现在是大方师之尊，不可以轻易出事的。去解除他身上的禁制，日后徐福大方师问起，我会替你说话的。”

“不是我不想搭救师尊……”这个时候，邱芳的脸上很是为难。叹了一口气之后，他对广仁说道：“鲸鲛身上的禁制是我所下，这也是徐福大方师下的法旨。不过他老人家传授给我如何下禁制的方法，却没有传授破解之法。天下能破解这禁制的，也只有徐福大方师一人了。”

说到这里，邱芳转头看着鲸鲛说道：“鲸鲛，你现在收了杀戮之心，早

日回到徐福大方师处领了处罚才是正道。你现在胁迫之人是徐福大方师之下第二位大方师，如果他老人家知道你今天的所为，鲸鲛，你就等着万劫不复吧……”

鲸鲛和邱芳相识多年，心里也明白他说的八成是真的。想到刚才身上着火的感觉好像热油烹心一样的煎熬，当下他咬着牙尽量压制住心里的杀戮之意，手里掐着火山的脖子，再次对广仁说道：“好，我不难为你们。这样，你们带着吴勉的人头回来，我就放了火山，你们不吃亏。”

听到鲸鲛还是不放弃，邱芳皱了皱眉头，再次说道：“鲸鲛，你还是执迷不悟……”

“你让我空着手回去吗？！”鲸鲛对邱芳大吼了一声，继续说道，“你自己说的，让我回去复命领罪。罪我领了……没有吴勉的人头，你让我如何复命？！广仁，快点将吴勉的脑袋……”

就在这个时候，鲸鲛抓住火山的那只手突然被一股力量牵引，向外伸了过去。蛛丝链！有了之前的经验之后，鲸鲛一直都在防备这个。感觉手臂又被牵引住之后，他的另外一只手已经握紧了拳头，准备要对自己手臂被牵引的位置发力。

就在这个时候，鲸鲛已经握拳的这只手也被一股力量牵引住，向另外一边伸展开。此时，鲸鲛的两只手已经张开，将身体正面暴露出来。而他两侧已经有两个拽着蛛丝链的人现身，正是老家伙归不归和已经恢复如初的吴勉。

两个人一人一根蛛丝链分别控制住了鲸鲛的双手，就在这时，归不归对广仁大声吼道：“你们还在看热闹吗？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归不归还没说完，广仁已经动了，随着他的指使，那两柄已经收回来的短剑再次闪电一般飞了出去，向鲸鲛射了过去。鲸鲛歪着头闪过了第一柄短剑。第二柄对准咽喉的短剑说什么都躲不过去了。“噗”的一声响，第二柄短剑已经刺进了鲸鲛的咽喉。短剑的剑尖已经从脖子后面露了出来，咽喉的位置还留着一个剑柄。

不过这柄短剑好像刺进了天外玄铁里一样，刺进鲸鲛的咽喉的同时，便牢牢地被固定在这条鱼的脖子上，任凭广仁怎么指使，短剑都是一动不动。鲸鲛的鲜血滴滴答答地顺着剑柄流淌了下来……

脖子上面突然刺进一柄短剑，让鲸鲛再也控制不了他的杀戮之心。这时，这条鱼的身上又冒出冲天大火。吴勉和归不归见状急忙想将蛛丝链从鲸鲛的手腕上甩开。而在大火中哀号的鲸鲛突然双手同时发力，抓住了两条蛛丝链向自己猛拉过来。

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来不及松手，瞬间两个人的脖子同时被这条鱼掐住，这下好像刚才鲸鲛对火山的翻版一样。只不过刚刚满身血污的鲸鲛此时身上已经着起了大火，手上多了一个人。

鲸鲛身上的大火瞬间将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身上的衣服、毛发烧光。在鲸鲛的手里，这两个人已经没了还手的余地。随着两声“嘎巴、嘎巴”的响声，两个人的脖子同时被鲸鲛掐断。

“和我一起尝尝这火的滋味吧。”鲸鲛抓着已经没有了抵抗能力的吴勉和归不归，将他们俩拉到了自己的怀里，让身上的烈火一起炙烤着他们三个人，“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魂魄都要烤化了的感觉？这段日子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虽然脖子上被捅进了一柄匕首，鲸鲛说起话来不在声调上，不过还是可以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这次我不会再压制杀心了，我们三个人一起被烧死吧。省得我还要回去见徐福大方师，受他的责罚。”

“你……哪也……不用去了。”归不归运了半天的气之后，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话。随后，老家伙冲鲸鲛古怪地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不觉得……少了个人吗？”

这句话说完，鲸鲛马上反应过来，回头冲广治所在的位置看过去，只见广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鲸鲛四处寻找广治的时候，隐身的广治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举起手中的长剑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

反应过来的鲸鲛猛地回头，对着广治大吼了一声。长剑劈在鲸鲛脸上的同时，广治也被鲸鲛嘴里喷出的气流轰飞，留下那柄长剑卡在鲸鲛的头骨之上。

广治飞出去的同时，被鲸鲛丢在地上的火山也猛地起身，他顾不上拿自己的长剑法器，直接一把拽住了广治留在鲸鲛脸上的长剑，手上加力又将长剑向着头骨里面压深了几分。

鲸鲛再次对火山大吼了一声，这次一甩头将大方师连人带剑都甩了出去。火山在半空中的时候，鲸鲛嘴里喷出一股气流直接将他打晕。

脸上的长剑已经将头骨砍碎，就在鲸鲛疼得连声喊叫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插在鲸鲛脖子上面的短剑，鲸鲛身上的术法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聚集不起来。那人用力向上一挑，鲸鲛的脑袋被一剖两半，身子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第四十三章



鲸鲛倒地的一瞬间，凤元山上的某处高点站着的某个人有些纠结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人戴着一个恶鬼面具，看不清相貌。他叹气的时候，声音并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随后，这人的小腹起起伏伏，竟然发出说话的声音：“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鲸鲛竟然什么都没有做成……”这人正是那位被吴勉毁了容貌的问天楼楼主。

另外一位楼主就在他的身后，他对面前的自己说道：“你不应该把他们的下落透露给鲸鲛的，起码现在太早了。这步棋留到重启问天楼的时候来用，到时候鲸鲛给方士宗门带来麻烦，广仁、火山他们也就顾不上我们了。这是我们早就商量好的，现在你有些急了……”

“我得不急吗？”戴着面具的楼主回头看了另外一个自己一眼，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的术法被封印住，只有现在解决了下面这些人，我们才能安心去找第二个神识。你的术法一天没有恢复，就不要再说什么重启问天楼这件事。”

说到这里，面具楼主转过头继续看着下面那几个人，小腹的位置继续发出说话的声音：“你们以为这就算完了吗？早着呢！”

面具楼主自言自语的时候，他身后另外一个自己无声无息地叹了一口气。看着面前那个戴着面具的自己的背影，竟然感觉到他们原本一个魂魄分裂出来的两个人，竟然第一次有了距离……

凤元山下，脑袋成了两半的鲸鲛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身上本来熊熊燃烧的烈焰在他脑袋被劈开的一瞬间熄灭，吴勉和归不归无力地倒在他的身边。两

个人的身体虽然在慢慢地恢复，不过相比脖子上的伤势，更严重的是两个人身上的皮肤已经被烧坏了五六成，想要恢复看起来要麻烦一点。

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偷藏床单那件事也就有了答案。看来归不归那个老家伙将床单藏在了山上的某个地点，想等事后再回来取。这时，广仁将火山扶起来之后，用传音之法命留守宗门的弟子过来，先将这座凤元山看守住，之后再慢慢寻找。

吴勉、归不归两个人缓了整整一天一夜才算醒过来。老家伙睁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觅县县城的客栈当中。一个小方士正在侍候着，看见老家伙醒过来之后，先是扶着他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随后，小方士飞快地跑了出去，将两位大方师请了过来。

“归师兄，你终于醒过来了。”广仁进来之后，冲归不归微微一笑，说道，“说起来吴勉先生比你早半天醒来，当然，他是徐福大方师当年青睐有加的人，我们不能和他相比。”

“也难为大方师你了，还有闲工夫想着我老人家。”归不归嘿嘿一笑，“不过这个时候，大方师你不是应该正带着人搜山吗？对了，你们徐福大方师留下来的东西找到没有？找到的话记得给老人家我看一眼，到底什么东西，还让你这般惦记。”

因为找不到那条床单，广仁和火山才说什么都不放老家伙这几个人离开。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之中只有广治离开，剩下的人都被大方师安顿在这里。只是一天两夜的工夫，百无求已经和方士干了四五架了。只要瞅准了两位大方师不在眼前，那个二愣子不是对着身边的方士破口大骂，就是直接扑上去又打又咬的，让广仁、火山二人头疼无比。最后还是宗门来了几个术法高强的方士，专门看着百无求，才让这个二愣子收敛了不少。

至于小任叁，回到县城之后便马上苏醒过来。看到周围都是方士之后，小家伙二话不说直接一个猛子扎到了地下。无论方士们怎么呼喊，小家伙就一句话：“我们人参和你们这些方士没有什么好说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只要到了饭点，方士们将酒菜摆好，小任叁便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喝完毕，他擦擦嘴又回到了地下。每次下去之前都是口头禅一样的一句话：“我们人参和你们方士没话说！”

至于另外一个广字辈的广治，他可是真的和广仁、火山这些方士没话说了。鲸鲛被打倒之后，看到广仁指派方士过来救助吴勉和归不归，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当下，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里，直到现在也没有再露过面。

看着归不归笑嘻嘻的样子，广仁跟着淡笑了一声，说道：“归师兄，你还是将那个物件还回来吧。那是徐福大方师的指定之物。鲸鲛刚刚死在了吴勉先生的手上，如果那件东西再被归师兄你截留，一旦徐福大方师恼怒起来……归师兄，你也曾经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凡事要三思而行。”

“广仁，你不要乱说。”归不归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嘿嘿一笑后，他继续说道：“谁都看见是你的法器一下子将鲸鲛的脑袋豁开的，吴勉那两下子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广仁大方师你的法器？别开玩笑，不能说谁碰了一下你的法器，你就把屎盆子扣过来吧？”

“归先生，徐福大方师的私物找不到，谁也别想离开这里。”这个时候，火山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一日找不到，你们就在这里待上一日。时间长了，你们几位就和我们回到方士宗门。什么时候方士们找到了徐福大方师的私物，我便什么时候请你们几位离开宗门。”

“还是火山大方师你心疼老人家我。”归不归躺在床上，嘿嘿一笑后，继续说道，“你这是知道这些年我们都在外面游荡，想请我们去方士宗门做客就直说，我老人家听得出来。”

“算了！”看到火山的脸色有些涨红，广仁微微皱了皱眉头。顿了一下后，广仁对归不归说道：“归师兄刚刚才醒，我们师徒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什么时候想到那件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和门口的方士说一声就好！”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仁和火山起身要走。那位前任大方师突然想到了什么，当下突然站住，随后回头对还是一脸笑咪咪的归不归说道：“对了，归师兄受了这么重的伤，之前所存的术法还有多少？两枚储金里的术法算着也该见底了吧？那师兄也要小心术法耗尽这件事被以前的仇家知道。当年隐遁的时候，我无意中见到归师兄你的老熟人雷祖了。本来以为他早已仙游，没想到尚在人世，还在和我打听师兄你的下落。记得当年雷祖和你私斗的那次，如果不是有徐福大方师……”

说到这里，广仁的话戛然而止。而归不归的笑容也僵在脸上，一直到两位大方师从他的房间里走出去，他也没有缓过来。

当天，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被安排在了一起。吴勉也是苏醒过来不久，术法还没有恢复过来，留在这里就当作调养身体了。而火山在这间屋子外面安排了弟子利用术法偷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不过这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天南地北什么都能胡说一通，就是不往那徐福的私物上面说。

一直说到了半夜，小任叁迷迷糊糊正要睡觉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炸雷，没想到老家伙竟然跟随着这一声巨响蹦了起来……

第四十四章



炸雷声中竟然隐隐夹杂着说话的声音，仔细一听，说的还和老家伙有关：“归不归……滚出来……”说完，头顶上又是一声炸雷。老家伙重伤初愈的脸色本来就白，这一下子白得没有任何血色。

两声炸雷下来之后，便是倾盆大雨落了下来，雨水大得连屋内人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坐在窗边的百无求一边将窗户关好，一边说道：“刚才老子进来的时候还特意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大月亮，那满天的星星也不像能下这么大雨的样子。老家伙……你怎么了？你不是吹牛皮是什么不死之身吗？现在打什么哆嗦？嗯？外面好像有人进来了，不好，他们要倒霉……”

百无求说话的时候，客栈外面走过来几位手握油纸伞的方士。这几个方士在叫门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一声巨响，随后一道闪电打下来。几名方士同时倒在地上抽搐了起来。开门的客栈伙计见到有人被雷劈倒之后，急忙回去喊人帮忙。

片刻之后，客栈伙计带着方士一共出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抬着那些晕倒的方士向客栈里面送的时候，天空中再次“咔”的一声巨响，第二道闪电劈了下来。好在这次的方士里面有术法比较高深的，在这道雷电劈下来的一瞬间，已经用术法避开。不过即使这样，还是只有两个人躲开，剩下的人连同之前的几名方士一起倒在了雨水当中。

再有方士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们用传音之法向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报告了这里的情况，随后，在几个术法高一些的方士带领之下，施展了避雷的法阵，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外面泡在雨水当中的十几个人一个一个地拖到了屋子里面。

这时，天空中的雷电噼里啪啦不停地对着露头的这些方士打了下来。好在

有法阵抵挡，要不然的话只需一下，这些方士也都要趴在地上了。客栈门口被雷电照耀得好像白昼一样。在法阵被雷电打碎的一瞬间，最后一名倒地的方士也被拖进了客栈里面。随后，精通医理的方士开始救治他们。

这一幕被站在窗边的百无求贴着窗台的缝隙看在眼里，他和小任叁这样的妖物本来便忌讳雷火。现在看到了外面的景象之后，这个二愣子的脸色快赶上归不归了。

这时候，天空中的雷声不断。“轰隆、轰隆……”当中还可以听到归不归的名字：“归不归……出来……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见屋里没有回应，空中的雷电开始向客栈的屋顶轰去，只用了两三下便将其中一间装着杂物的独屋的屋顶轰掉了一角。一道火花闪了起来，这间独屋竟然着起火来。幸好外面的倾盆大雨来势猛烈，火势刚刚起来便马上被浇灭。

虽然大火被雨水浇灭，不过天上的雷电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完了。这时，雷电连续不断地打在独屋上面，在一阵“归不归……滚出来……归不归……我知道你在里面……”这样的声音之中，这座独屋终于被雷电轰塌。

随后，雷电又开始对着客栈的连通房当中最边上的一间房屋轰去。连续轰击之下，这间屋子也被雷电轰塌。幸好里面的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屋塌的一瞬间，已经躲到了其他的房间里面。但他们的心还没有安稳下来，因为头顶上再次雷声大作，这次雷电对着他们这间屋子轰了下来。

“归不归先生！有人在作法找你，你还是回应一下吧！”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终于有人挺不住了。这个人继续连声大叫道：“两位大方师未归，您老人家再不出来的话，我们谁也逃不出去！”

这时，只见归不归突然冲到了门前，扯着嗓子朝外面喊道：“归不归先生！你还是出去和那位解释一下吧，看在你曾经也是方士的情分上，别拖累了别人！”

刚刚那人喊叫的时候，天空中的雷电劈下来的速度稍微缓了一下。不过老家伙这几声喊出来之后，雷电劈下来的速度尤胜之前，原来碗口粗的雷电此时也变粗了数倍，没用几下这间房屋也跟着倒塌了。在房屋倒塌的一瞬间，里面冲出四五个客栈的伙计。不过在一连串的闪电之下，这几个人都倒在了地上。其他人在房塌之前已经运用五行遁法离开了这里。

随后，雷电又开始向着下一间房子劈去。不管里面的人是逃还是留在屋子里面，只要不是懂得术法的方士，都逃不过非死即伤的下场。不过幸好还是有术法高深一点的方士，再次结成阵法从房间里面出来，护送着客栈老板一家四五口人向客栈外面逃去。

就在这个时候，闪电突然变了方向，开始不停地击打在客栈前面的空地上，且击打在同一个位置上。片刻之后，雷电击打的位置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护送着老板一家人的方士们见到之后，开始慢慢向后退去。

随着雷电继续击打，人影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一个满脸刚髯的高大老人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冷冷地看了这几个人一眼之后，老人对他们说道：“不相干的人可以走，方士留下……”

法阵当中的方士们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让掌柜一家人脱离了法阵。在瓢泼大雨当中，他们战战兢兢地向客栈外面走去。雷电当中出现的老人好像没有看到这几个人一样，直接对还站在法阵里面的几个方士说道：“你们说，归不归那个老家伙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我就放你们走，如果想要骗我……”

话还没有说完，这个老人突然举起右手做出一个举刀下劈的动作。伴随着这个动作，一道红色的闪电从天而降，瞬间将这几个人的阵法打碎，里面的方士连使用五行遁法的机会都没有，便倒在地上开始抽搐起来。

“现在可以说了吗？归不归他藏在什么地方了？”高大的老人盯着地上这几个方士，看到他们谁都没有先开口的意思，便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都在等着别人先说吗？以为不说话就可以把这个黑锅避过去？我会让你们称心如意吗？说出来的活，不说的死。”

说完，又是一道红色的闪电劈了下来，瞬间将最外面的一个方士劈死。随后，老人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第一个死了，你是第二个。说！归不归藏在哪里？”

第二个方士只是犹豫了一下，天空中便又劈下来一道红色的闪电，将这个方士也当场劈死。这人咽气的同时，老人又对第三个方士说道：“该你了，说！归不归藏在什么地方——这就对了，都滚吧……”

虽然第三个方士没有说话，不过谁都能看出来，他是做了一个手势——给老人指引了归不归他们所在的房间。

几个幸存的方士逃走之后，老人已经转身朝吴勉、归不归他们所在的房间走去。一声冷笑后，他再次做了一个劈倒的动作，天空中一道炸雷响起来。吴勉、归不归的房间瞬间倒塌了一半。和老人面对面后，老家伙苦笑了一声，说道：“老雷，好久不见了，你看着还是一点没变嘛……”

第四十五章



老人看见了归不归之后，仰天一阵狂笑。笑声在最高的时候戛然而止，随后他森然地对老家伙说道：“当初为了你，我还特意去了你们方士宗门两趟。结果第一次听说你被徐福革出方士门墙了，第二次就再也找不到你了。这几百年还以为你已经轮回了，想不到老天爷长眼，让我在轮回之前还能找到你……哈哈哈哈哈！”话说完，老人又是一阵狂笑。

待老人的笑声停住之后，归不归眨巴眨巴眼睛，赔着笑脸说道：“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老人家。老雷，说起来你也有五六百岁了，咱俩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过去那么多年了，差不多得了。这样好不好，我老人家给你弄一颗长生不老药丸。不过能不能消化得了，就看老雷你的造化……”

“我呸！”没等归不归说完，老人竟然一口黏痰吐在了老家伙的脸上。这湿答答的痰里竟然带着雷电之力，吐在归不归的脸上，直接将他打得向后退了几步。归不归站定之后，还在不停地抽搐。

归不归忍着恶心将这口黏痰擦掉之后，老人那边已经骂上了大街：“你这个王八蛋还敢说这个！如果不是因为长生不老药，老子也不至于和你费这个心思。当初是哪个王八蛋在华山圣母的寿宴上，拿了春药骗我说是长生不老药的？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收了华山圣母的十二棵通芝草，才把我舍给那个四百六十岁的华山圣母的。我们俩当初是拜把子兄弟！你就这么对你拜把子兄弟的吗？”

百无求好像听故事一样，听到老人的话，还不忘问问结局：“后来呢？你和四百六十岁的华山圣母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老人一声大吼之后，瞬间又萎靡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后，他带着几分哀怨地说道：“变成华山圣父了呗。可怜我七十二岁的壮男，因为误服了王八蛋归不归的春药，便宜了那个老妖怪一样的华山圣母。归不归！王八蛋！都是你……”

当初归不归还真和这个叫作雷祖的老人是拜把子兄弟，当时归不归二百多岁已经小有名气，而雷祖还是一个只有六七十岁的小修士。论起来，雷祖还比归不归小了一辈。不过两个人一见如故，还是归不归先提出来，要和这个看上去只有二三十岁的晚辈结拜为异姓兄弟的。

当时，修道之士中有一位术法高深的女修士叫作华山圣母。就是因为华山圣母的术法太强，还有人送了她女徐福的外号，只不过她一生都没见过大方师徐福。

那一年是华山圣母四百六十岁的大寿，她还专门给大方师徐福发了请柬。只不过徐福不想自降身份，只称自己身体抱恙，派了归不归代表自己前去参加寿宴。

老家伙为了在自己拜把子兄弟面前显摆，便特意将雷祖也叫上，一起参加了华山圣母的寿宴。没有想到的是，在酒席间，华山圣母竟然看上了相貌只有二十来岁的雷祖。当天晚上，圣母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雷祖。后来，华山圣母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将归不归叫到了自己面前，两人嘀嘀咕咕了半天。当时雷祖看着还觉得奇怪，归不归哥哥这是要干什么，难不成和华山圣母对上眼了？

归不归回来之后，二话不说便将他拉到了一间私室，随后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取出一颗大拇指大小的绿色药丸，拿在手中对雷祖说道：“兄弟，今天你可算是捡着了。我那个师尊徐福送了华山圣母一颗长生不老的丹药，想不到那个娘们儿不识货，让老人家我把这药丸退回去。刚才我就想了，退回去还不如便宜兄弟你。看见了吗？这就是长生不老药，你吃下去就和哥哥我一样长生不老了。”

雷祖早就听说自己这个结拜大哥是长生不老的身体，现在看到有这么天大的好事要便宜自己，加上多喝了几杯也没有多想，便按照归不归的交代，用身边的酒水送下了这颗丹药。待药力发作的时候，自己眼前一黑便什么都知道了。

等到雷祖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情了。雷祖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张大床上，房间里面满是一股古怪的气味。他随便找了件衣服穿上，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出了房间。

雷祖向外面守候的仆人们打听，为何他还身在华山圣母的洞府当中。打听完才知道，寿宴几天前就已结束，他的那位结拜大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些仆人对雷祖的态度好得过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肯定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雷祖疑惑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位几天前见过的老寿星华山圣母突然一脸娇笑地走过来，小鸟依人地贴在雷祖的怀里。看到他吓坏了的样子，才哈哈大笑地说出她是如何看中了雷祖，然后又如何用十二棵通芝草买通了归不归，喂他吃下了春药，之后两个人又是如何大战了三天三夜的。听得雷祖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华山圣母明确表示要雷祖对她这个四百六十岁的黄花大姑娘负责。从这一天起，雷祖便一直待在华山圣母的洞府当中，这里的仆人们便以华山圣父称呼他。而华山圣母对雷祖也算不错，除了每天的床第之欢外，开始教授他本派的术法。

不知道是不是怕雷祖的体力不好，华山圣母将各种天材地宝给这位华山圣父吃着，加上她手把手地传授，一百多年的时间，雷祖的术法突飞猛进。加上他专攻引雷之术，已经成了当世引雷之术的第一人。

艺成之后，雷祖便向华山圣母告假。出了洞府之后直奔方士宗门，去找他的结拜大哥归不归理论。没有想到的是，在半路上便遇到了正准备回宗门的归不归。满腔愤恨的雷祖没有和归不归理论，便当场动手。

归不归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不见的雷祖术法突飞猛进，加上轻敌之下失了先手，在雷祖的引雷术之下差点丢了性命。如果不是徐福路过时救了他，那个时候老家伙差不多就要交待了。

回到了华山圣母的洞府之后，雷祖没有丝毫懈怠，继续开始修炼术法。一直等到华山圣母轮回，他接掌了洞府之后，又前后两次前往方士宗门去找归不归的麻烦。第一次去的时候听说老家伙已被革出了宗门，第二次去打听归不归消息的时候，那个老家伙就好像彻底失踪了一样，再无音讯。

归不归现在看到雷祖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正赶上自己的术法耗尽，吴勉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看来这次弄不好自己的小命就真的要交待了。

当下，归不归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这时，他嘿嘿一笑，对着自己昔日的结拜兄弟说道：“老雷，不是我这个当哥哥的说你，当年我也是为了你好

啊。你自己想想，没有华山圣母的话，你的术法能有现在的成就吗？”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这个大媒人了？”雷祖一声大吼之后，天上数不清的雷光已经集聚在一起。眼看雷祖的大手一挥，这数不清的雷电就要打下来的时候，空气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雷祖，你也太小看方士一门了吧？”

第四十六章



说话的时候，广仁和火山两位大方师已经一左一右地站在了雷祖的身后。看到倒在地上的门人弟子之后，他们俩都面沉似水。雷祖和两位大方师也打过几次交道，雷祖这时身体一晃，变成了雷电形态。

“两位大方师，你们俩回来得真是时候……”雷电形态的雷祖回头看了广仁和火山一眼，再说话都夹杂着轰隆隆的雷声，“他们这几个人也不是方士，至于让你们两位大方师亲自赶回来相救吗？怎么，大方师现在连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管吗？”

“他们不是方士，那么倒在地上的这些人呢？”火山说话的时候，身上已经燃起了冲天的大火。虽然是在大雨当中，但是大方师身上的大火被雨水浇灌之后，反而好像浇了油一样，变得更旺。这个时候，火山才再次说道：“他们当中有百姓，也有方士，都死在你的手里，那我们又该怎么算？”

听了大方师火山的话，雷祖先是一阵大笑，随后又在笑声到达最高点的时候戛然而止，冷冰冰地看着两位大方师，说道：“我是在替你们把没用的方士都剔除出去，当年徐福当家的时候，方士一门的弟子当中能拦住我的人还有十个八个，现在你们再看看，能阻拦我一时半刻的弟子还有一个吗？”

这话说得广仁、火山两个人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倒不是因为雷祖的话说得难听，而是因为无法反驳他的话。

“两位大方师，老人家我就不明白了。老雷弄死了你们的门人，和他们有没有出息有一点关系吗？”这个时候，归不归的这句话提醒了广仁和火山。老家伙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就算现在是徐福那个老家伙做主，他看见你广仁和广义、广悌他们被人打死，也不会像你们这么干看着吧？”

“不用你废话，今天谁也不要想从这里走出去。”火山冷冷地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换了一种眼神看向自己的师尊。见到广仁冲自己使了一个眼色，火山这才继续说道：“既然雷祖先生你说他们是外人，那么现在我以现任大方师的身份，让归不归与吴勉再次进入方士门墙。这么算起来，他们都是方士，总不是外……”

没等火山说完，一边的吴勉突然翻着白眼说道：“等一下，火山大方师你要收归不归无所谓，只要这个老家伙没意见便与我无关。不过还是不要把我也算在里面，省得日后落下什么欺师灭祖的罪名。”

吴勉这话虽然还算人话，不过用他那特有的语调说出来，怎么都让人听着不舒服。火山眼睛下面的皮肉没有规律地颤抖了两下，不过他还是当作没有听到一样，慢慢地凭空抽出他的长剑法器，不再理会吴勉和归不归，只是盯着不远处的雷祖。

“你们现在没有术法，也帮不了忙，走吧……”说话间，广仁的身后闪过两道寒光，正是那两柄短剑法器。他和火山都是一个表情，紧紧地盯着雷电之身的雷祖。

“那老人家我就不客气了。”归不归笑嘻嘻地点了点头之后，拉着还在翻白眼的吴勉转身就走。老家伙转身的同时，他的便宜儿子已将身后的墙壁撞出一个大洞。这间房子摇晃了一下竟然没倒，难得在这小县城里还有这么结实的房子。

看到归不归他们要走，雷祖身上的雷光一闪，人已经到了他们几个人的面前。再次现身的雷祖二话不说，直接张开双手，朝归不归扑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触到老家伙身体的时候，一团火球突然打在雷祖的身上，硬生生地将他逼退了几步。

随后，火球变成了火山的样子，挥舞着手里的长剑对着雷祖劈了过去，一剑将雷电姿态的人影劈成了两半。只是转眼之间，这个雷电的身体又合并到了一起，反手一道雷电将火山直接打到了大街上。

“不要在这里停留！”火山被打出去的瞬间，广仁也到了雷祖的身边，这位前任大方师直接将两柄短剑握在手中。其中一剑挡开了雷祖打过来的雷电，另外一剑对着这个雷电之人的胸前插了下去。

剑尖和雷祖身体接触的同时，这两个人的位置发出一阵巨响。伴随巨响的还有一阵能把眼睛灼伤的光芒。这光芒经久不散，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人在做什么。片刻之后，火山举着那柄还在冒火的长剑扑了过去。火山的加入使那光芒更加明亮起来，整个觅县县城都恍如处在太阳的中心一般，远远扫上一眼都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吴勉和归不归他们也顾不得广仁和雷祖这边的情况了。这时，小任叁直接钻进了地下。百无求背起归不归，和吴勉一起向城外跑去。吴勉的术法虽然还没有恢复，不过奔跑起来也没有被百无求甩下来。

片刻之后，吴勉和百无求已经从觅县县城里跑了出来。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远处的凤元山跑了过去。不久之后，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这二人一妖便顺着山路向山顶徐福的别院跑了过去。

偶尔回头看向觅县县城的时候，那里又是死一般的黑暗，也不知道广仁、火山和雷祖现在是否已经分出了胜负。只看了一眼，吴勉和百无求便继续向山顶的位置跑了过去。

跑的时候百无求还不忘向归不归问道：“老家伙，那个徐福要带走的东西你真的放在上面了吗？”

归不归趴在百无求的背上嘿嘿一笑，答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床单不见了他们就急了，谁能想到就放在他们这些方士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不是看到我们跑下山，广仁和火山急眼了，真要仔细找找，那张床单还真瞒不过广仁的贼眼睛。”

不久，他们已经到了庭院的门口。和当天一样，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按照广治的破法进入了竹林。他们三个站在当天小任叁所在的位置，开始四处寻找起来。怪异的是，吴勉一边寻找那张床单，嘴里一边喃喃自语，不知道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在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归不归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活，脸上紧张的表情荡然无存，笑嘻嘻地对百无求说道：“傻儿子，你先别忙着找了。来，你爹爹我和你讲个故事……”

“老家伙，你又不着急了？回光返照了？”听了归不归的话，二愣子看到四周黑漆漆的，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对自己的“亲生

父亲”说道，“有话快说，你们家老三还在山下面。”

归不归看着自己这个便宜儿子笑了笑，再次说道：“老人家我和你说，有一个傻子，以为邻居偷了他的钱，就找了自己家的侄子装扮成邻居的仇人，他以为看见仇家到了，他这个邻居就会带着钱逃走。然后他在路上埋伏，到时候来个人赃并获。不过可惜了，这个傻子不知道他的邻居已经和这个仇人化敌为……”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从身后的竹林出来几个人影，为首的一个竟然是归不归昔日的结拜兄弟雷祖，只不过进来的同时，“雷祖”的身子一晃，瞬间变成了方士一门前任大方师——广仁。

第四十七章



前任大方师身后还站着另外一个“广仁”，看到“雷祖”已经恢复了真身，这位“广仁”的身子一晃，竟然变成了和吴勉、归不归等人一起居住过几年的方士左慈。难怪刚才这位“广仁”一直没怎么动手，最后他和“雷祖”动手的时候，两个人都被耀眼的光芒遮住，看不到他们是如何动手的。

三个人当中，只有火山还是本人。他们三个人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吴勉已经催动五行遁法。只要他们有一点动作，吴勉便会带着归不归和百无求离开这里。当下，在广仁的指使之下，三个人都停住了脚步。

“徐福大方师的私物在任叁的身上，你们几个人只有他身上的衣物是完好无损的……”广仁叹了一口气后，终于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进了客栈之后，他故意和方士找麻烦钻到了地下，其实已经将那件东西藏在了地下。你们看似是上来取回藏在这里的东西，实际是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现在那个人参娃娃已经取了东西，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你们。是吧……”

看到吴勉已经做好了五行遁法的准备，归不归也开始有恃无恐起来，冲广仁嘿嘿一笑，说道：“到底是当过大方师的人，就知道瞒不过你。而且你想得也好，如果不是找错了人，当时老人家我可能会让任叁把那张床单拿出来，用他来换老人家我的一条命。你假扮的那个雷祖我不久之前刚刚见过，我们老哥俩的恩怨早已解开了。他再来找麻烦的话，那就真的说不通了。”

“雷祖……”广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不久之前刚刚见过这个人，这么说起来的话，应该就是归师兄你应我之邀在刘秀帐前出力那个时候了，是吧？刘秀大军经过华山，你就去见了雷祖，就是那个时候吧？”

归不归一手搭在自己便宜儿子的肩膀上，笑呵呵地对广仁说道：“老人家我就说广仁你天生就是当大方师的材料！”

“你们俩留着下次见面再互相吹捧吧。”这个时候，吴勉已经不耐烦起来，他重伤初愈，能凝聚起这点术法不容易。说话的同时，吴勉已经抓住了归不归的肩膀，同时运用了五行遁法，消失在了广仁、火山的面前。

火山本来还想豁出去给吴勉他们来一下，不过动手之前，却被自己的师尊一把抓住。直到那二人一妖彻底消失之后，广仁的嘴角才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满月之后，这位前任大方师对现任大方师说道：“这么多次，我们每次对吴勉、归不归他们都是棋差一着。不过这次他们心急了，给了他们一点机会就等不及……”

说完之后，广仁带着火山向前几步，站在了吴勉他们消失的位置上，这附近也只有这里可以运行五行遁法。回头看了左慈一眼后，前任大方师说道：

“等我离开之后，按照火山教授你的方法，改了这里的阵法、禁制。从今往后，这里除了火山大方师以外，谁都不可以再进来。就算是我也不可以……”

看到左慈答应了之后，广仁这才回头对现任大方师说道：“现在知道归不归哪里出了纰漏了吗？”

火山想了片刻，犹豫了一下之后，对广仁说道：“是广治，师尊您已经派人跟踪他了。广治的落脚点就是他们要会合的地方。”

现任大方师说话的同时，广仁已经开始催动了五行遁法。火山刚说完，前任大方师微笑着点了点头，伸手抓住火山的身体。随后两个人便在左慈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片刻之后，广仁和火山师徒俩出现在一处山涧当中，距离此地二三十丈远的位置是一个黑漆漆的洞口。这里已经站了四五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同为广字辈的广义，还有一个竟然是从海上回来替徐福大方师取回私物的邱芳。

见到前任大方师和自己的师尊出现之后，邱芳恭恭敬敬地行礼道：“一刻钟之前，那个人参娃娃带着徐福大方师的私物进入洞内。片刻之前，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也进去了。广义师祖已经在地脉中设了禁制。里面的人不可以使用五行遁法出入。”

“徐福大方师倒是没有看错人。”广仁冲邱芳淡淡地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如果不是你提醒，可能我都会让广治这样混过去……”

这时，火山才明白是在自己这个挂名弟子的提醒下，自己的师尊才会布出这么一个反制的局。他丝毫没有想到的事情，却被这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子想到了。看来那位还在海上钓鱼的徐福大方师，将这个人安排做自己的弟子，似乎有别的目的。

此时的情形也由不得火山胡思乱想。广义走过来，要和前任大方师商量如何杀进山洞的事宜。广仁微微一笑，对自己这位师弟说道：“不用我们进去，归不归是何等样人？这个时候他应该反应过来了……”

说到这里，广仁突然高声朝山洞里面说道：“归师兄，山洞里面太过狭小，有什么话还是出来说吧！”

“老人家我进到山洞的时候，右眼皮便一直跳个不停。”广仁的话音刚落，便听到山洞里传来归不归的声音。老家伙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思来想去才发现你放老人家我走的时候太随意了，放水放得过了头。我老人家受累问一下，毛病是出在广治身上吧？广仁，你派了人跟踪广治，一边做戏赶我们走，一边在这里守株待兔。广仁大方师，你身边最近是不是多了什么高人？”

“归师兄，和你说过的，还是叫我方士广仁吧。”广仁微微一笑，继续说道，“高人是有一位，还请归师兄你出来见见吧。对了，你那件蛛丝链的法器已经用不上了，是不是已经送给了广治师兄？”

广仁说这话的时候，老家伙正将自己手上的蛛丝链解下来，准备交给广治，试图一会出其不意的时候，让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突然发难。想不到外面的广仁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归不归苦笑了一声，再次将蛛丝链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这个时候，吴勉已经将小任参带回来的那块床单打开，正在上面仔仔细细地寻找什么。这个白发男人一边查看床单，一边对归不归说道：“多耗些时间，东西在我们手上。把里面的东西都背下来，再还给他们……”

“刚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么多的心眼啊。”归不归冲吴勉嘿嘿一笑，继续说道，“这几年你也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知道是被谁带坏了……”

归不归话里话外在暗捧自己，看到吴勉白了自己一眼之后，老家伙又忍不住笑了一下，随后高声对外面的人说道：“广仁啊，不是老人家我不出去，这件事太大，你就让我老人家干巴巴地把东西给你，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怎么说你也是做过几天大方师的人了，人情世故总是知道的吧？不过老人家我清贫寡淡惯了，这样，就那么几个小贝壳空了，大方师你替老人家我续上吧！”

这句话刚说完，吴勉突然转头看了老家伙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我怎么感觉你早就算好会这样了？”

第四十八章



片刻之后，小任参溜达出了山洞，走到广仁的面前之后，将手里的储金交到了前任大方师的手里，随后奶声奶气地说道：“我们家老不死的说了，只要你们俩大方师帮他把这个小玩意儿储满了术法，他就把那张床单还给你们。”

看到储金在眼前，广仁脑仁都疼。当初他是联合了广义和广悌两个人的力量，分了几次才勉强将储金储满的。就这样他还差点脱力，头晕眼花、脚步虚浮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

吴勉和归不归不出来，却让这个小家伙来送储金，而小任参和席应真的关系，修道圈子里已经路人皆知了。对这个小家伙，广仁也只能和颜悦色，连句重话都不敢说：“你们家那个老不死的，就不怕我们这些人冲进去吗？到时候连术法都省了。”

“不怕啊！”小家伙异常肯定地对广仁回答道，“老不死的说了，你们敢冲进去抢，他就敢一把火烧了。到时候那黑锅扣在我们人参和二愣子百无求的身上。看在席应真那个老头儿和妖王的分上，你们也不好意思真把我们俩怎么样。”

说到这里，小任参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他看了站在广仁身后的邱芳一眼，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说到妖王，我们人参想起来了，那个谁，就是你，上次你和妖王到底说什么了？那个老头儿当时眼睛都冒火了，非要弄死那条鱼。我们在旁边怎么劝都没有用，你一句话就能说服妖王让他放了那条鱼一马。这些日子我们人参一直都在寻思，那个好面子的老头儿，怎么就被你一句话说得改了主意？”

小任参说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两位大方师连同广义的目光便都停留在了邱

芳的身上。这位从海上回来的方士面容不改，低头冲小家伙笑了一笑，说道：

“那是在转述徐福大方师的话，这个自然是不方便和你说的。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见徐福大方师，你可以直接问他。”

两句话算是回答了小任叁，又堵住了广仁他们的嘴。小家伙冲邱芳做了个鬼脸之后，便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山洞之中。眼看要进山洞的时候，他还不忘回头对广仁他们说道：“贝壳满了之后喊我一声，记得一定要储满啊，看得见就要冒出来的那一种满。”说完之后，小任叁不再理会他们，转身消失在了黑漆漆的山洞里。

看到小任叁消失之后，火山的表情马上变了。他冲自己那位新弟子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邱芳，你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

听到自己的师尊语气不对，邱芳马上对着火山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地说道：“这是临回来的时候，徐福大方师嘱咐我去见妖王说的几句话。本来弟子还要再去妖山一趟的，没有想到后来会在半路上遇到妖王要杀鲸鲛，这才将徐福大方师嘱咐的话说了。妖王看在徐福大方师的份上，这才饶了鲸鲛。只是这话徐福大方师嘱咐弟子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告知他人，弟子这才没有说……”

“好一个不可以告知他人，天地君亲师……邱芳，你还真的是把我放在最后了。”火山冷笑了一声，还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广仁突然说道：“既然不方便说，那就不用说了。不过眼前还有一件事，邱芳，你来替大方师想想办法。”

说话的同时，广仁已经将手里的空储金交到了邱芳的手上。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这件事交给你了，你试试说动里面的人将徐福大方师的私物交出来。既然你连妖王都能说动，那么说服一个归不归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邱芳苦笑了一声，看着手里的储金，犹豫了一下。随后只见他的手一翻，一个储金便凭空变成了两个。邱芳将第二个储金交还给了广仁，随后说道：“弟子出来的时候，徐福大方师赏赐了这个给我。本来是备着不时之需的，现在正好用上了……”

邱芳的身上有储金这样稀罕的法宝，就连广仁都没有想到。用带着深意的目光看了这个自己徒孙辈的男人一眼后，前任大方师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师尊代

火山收徒的缘由。

邱芳将储金交到火山的手中之后，广仁、广义和火山三个人走到了一起。他们三个交头接耳商量了片刻之后，火山对着山洞的方向高声喊道：“归不归先生，储金已经满了，请你来取一下，顺便将徐福大方师的私物带出来。”

等待片刻之后，也没见归不归走出来。他那个便宜儿子百无求却心不甘情不愿地从山洞里面走出来，走到了火山的面前之后，瞪了这位大方师一眼，随后一把从他的手里将储金抢了过去，随后转头就向身后的山洞走去。不过二愣子走了没几步，只见眼前晃过了一道人影。那位大方师火山冷笑着站在他面前，说道：“拿了就走，想不到你还真是空着手就敢出来！”

“你骂谁空手套白狼？别以为老子是妖就听不懂你们人的弯弯绕。火山，论骂街，我让你十二句。”火山话还没说完，百无求的眼睛便再次瞪了起来。随后他从自己的怀里摸出另外一个空了的金贝壳，放在了火山的手上，说道：“你要是不说，老子都忘了把这个给你。把这个储满了，一会老家伙用床单来换。记住了！要满出来的那种，别储个三五分满就拿来糊弄我们。”

听了百无求的话，火山顿时勃然大怒。他一把拽住了二愣子的衣服领子，咬着牙说道：“刚才任叁亲口说的，我们把那只储金储满了术法，归不归就用徐福大方师的私物来换。一个之后又是一个，你们还有完没完？”

“他一个吃奶的孩子，说的话你也敢信？”虽然被火山制住，不过百无求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他瞪着眼睛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别以为老子是妖，你们就敢欺负老子。有本事你直接动手弄死老子，大不了妖王再下山给老子报仇。”

说到妖王，火山心里又嘀咕了起来。妖王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上次他们差一点就诛杀了那个老家伙，这么多年却没见过他回来报复。如果现在因为这个二愣子，再挑起天下修士和群妖的争斗，别说是他了，就连那位还在海上钓鱼的大方师徐福都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就在火山犹豫的时候，广仁已经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前任大方师没有理会任何人，径直向着山洞里面走去。百无求看到皱了皱眉头，舔了舔嘴唇正准备骂街的时候，冷不丁从山洞里面走出一个人——正是百无求的“亲生父亲”归不归。老家伙手里拿着一张床单，笑嘻嘻地对百无求说道：“傻儿子，不是

老人家我说你，又把东西搞错了吧？让你拿床单出来的，谁让你拿贝壳的？年纪轻轻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到了我老人家这个年纪，还怎么……广仁你怎么过来了？说好了老人家我给你送去的，就是这张床单了。也不知道谁塞到我们家任叁的衣服里的……”

说话的同时，归不归的小眼睛越过了广仁，冲着远处的邱芳笑咪咪地眨了眨眼睛。

第四十九章



这张床单广仁是见过的，不过当初只是扫了一眼。前任大方师不敢确定这张床单的真伪，便将床单扔到了邱芳的手上：“你来看，归师兄上了年纪。看走眼也是有可能的……”

邱芳将床单拿在手上的一瞬间，便知道了这件东西的真伪。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示意这张床单并没有问题，正是徐福要他带走的私物。广仁这才微微地笑了笑，之后对归不归说道：“归师兄既然肯将这件东西送还，看来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知道到了归师兄口袋里面的东西，是不可能再拿回来了。既然这样，方士一门只要求归师兄你保证东西到了手里，便不再外传了，这个不过分吧？”

归不归自己都没有想到广仁会这么大方，本来他还以为就算交了东西，广仁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这几个人，但这下子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归不归眨眨眼睛，对前任大方师说道：“那用不用老人家我发个誓什么的，千万别和我老人家客气，想要听什么你尽管说！”

听到归不归这么说，广仁苦笑了一下，说道：“还是算了吧，你我都是长生不老的人，天下的誓言对你我这样的人没有作用。只要归师兄你守信就好了。”

“那多不合适。”归不归嘿嘿一笑，“那老人家我跟你保证，虽然我老人家没有留下什么拓本之类的东西。就算真有什么到老人家我的手里，我肯定会截住，不会再往下传。广仁大方师，这样满意吗？要是不行，我老人家还是发个誓吧。这个也方便，你听着，先给你来个绝户的……”

“好了，不用客气！”广仁苦笑了一声，继续说道，“我们还要赶回去，请邱芳方士将大方师的私物送回去。如果归师兄没事的话，我们几个人便先走一步了。”

听到这些方士要走，归不归咧嘴笑了笑，说道：“这就走了啊，不进来坐会吗？那谁，百无求你替你爹爹我送送他们。”

百无求回头瞪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眼，随后从火山的手里将那个空的储金抢了回来，对着归不归的位置啐了一口，随后说道：“老子就知道老家伙你是出来做好人的，要送你自己送！老子可不伺候！这都算什么事？刚才还在喊打喊杀的。老子刚才还在想着，一会你要是被广仁弄死了，老子打不过他，也不用假惺惺地给老家伙你报仇了，直接抹脖子，咱们爷俩手拉手地过奈何桥多好！”

广仁实在接受不了他们这么复杂的关系，这时也不客气，对归不归一拱手，便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这里。不过这片区域已经被广义下了禁制，向远处走过去的时候，广义已经忍不住对广仁说道：“广仁师兄，这就算完了吗？归不归那个老家伙一定做了拓本，你不打算拿回来吗？”

“广义师弟，你还是不明白！”广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火山。本来打算让大方师回答他的话，不过话到嘴边的时候，这位前任大方师突然改了口，将目光转到邱芳的身上，对他说道：“你来回答广义师叔祖的话，我们这就算完了吗？”

“因为还有问天楼和妖王的势力。”邱芳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现在的形势未明，留着他们这几个人日后或许还会是助力。”

说话的时候，邱芳将手上已经叠好的床单送到了自己师尊的手上，随后说道：“弟子还要在宗门休息几天，这件宝物不敢私藏在身，还请师尊代为保管，待邱芳渡海之前，再向师尊取回。”

邱芳这是想开了，反正东西已经在归不归的手上过了一遍。按照那个老家伙的心思，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做好了拓本。既然里面的东西已经泄露，流传一次和两次也没什么区别，自己索性做个好人。

火山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将床单收好，再次看了自己这弟子一眼之后，说道：“你倒是挺会做人……”

再说山洞里面，就在小任叁拿着空的储金跑出去找广仁、火山交涉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在床单上面发现了古怪。他让吴勉在远处点起一个小小的火苗，归不归的两只手扯着床单，随后开始快速地来回转动。没有几下，顺着床

单对着火苗的角度，可以看到床单上面已经出现了几个模模糊糊的字迹。

“广治师兄，我说你来写，快！”没等广治回应，归不归已经开口说道，“天地之间，众生生死皆有定数……”几句话下来，广治兴奋得已经开始微微地发抖。还真被他们蒙对了，床单上面还真的是徐福改良之后的长生不老药方。

不过说完了丹方之后，归不归的话音一转，竟然又在床单上面找到了另外一个修炼术法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似乎是针对某个人的，吴勉、归不归和广治都不合用。但是上面的术法又是方士一路的，不知道徐福这是要便宜谁的。

一张床单上面记录着丹方和心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不过有一点相同的是，徐福在修炼术法的文字下面写了一个“慎”字，而在丹方最后竟然一连写了三个“慎”字。当时已经没有时间让他们再细想，将床单上面记录的东西都抄写下来之后，归不归自己拿着床单出去拖延时间，让广治再多抄写一份出来。如果一会和广仁他们撕破脸的话，动手意思意思之后，便把其中一份拿出去打发他们走。

没有想到的是，广仁竟然这么好说话，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差点连觅县城都毁了，最后竟然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等到广仁、火山这些人离开之后，吴勉、归不归这些人也离开了山洞。没有了广仁他们的追赶，他们这几个人轻松了许多，也不着急赶回洞府，于是仍回到了觅县。回来之后，见到那座客栈已经倒塌大半，老板正在找人重新修建。

这时，归不归用了一点手段，从老板的嘴里知道了当天这位客栈老板收了广仁一块金饼。当天晚上除了客栈倒塌是真的之外，别的都是假的。客栈里面被雷劈死的伙计也都是方士假扮的，为的就是归不归和吴勉的术法尚未恢复过来之前，演这一场戏。也难得广仁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

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在县城的另外一边又找了新的客栈。这几个人住下之后，广治便急急忙忙地将自己抄写的绢布取了出来，开始研究起自己抄写的东西。

当初抄写的时候，广治一味地图快，并没有细究抄写的内容。现在细看之后，才发现上面写的内容都是以炼制长生不老药的丹方为基础，如果没有看过吴勉、归不归他们掌握的丹方，上面写的内容自己完全看不懂。

叹了一口气之后，广治将手上的绢布递给了归不归。老家伙嘿嘿一笑后，

接过丹方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而吴勉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丝毫没有要凑热闹看一眼的打算。

看完丹方的归不归，低着头想了半天之后，对已经急不可待的广治说道：“上面可是写了，徐福那个老家伙只是想过，可还没有真正炼成过。”

第五十章



“没有炼成过……”一句话便让广治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对归不归继续说道：“归老兄，你的意思是这张丹方能不能使人长生不老还在两可之间？”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徐福那个老家伙既然能把这个方子写出来，就说明他还是有几分把握的，不过不知道他为什么写了丹方之后一直都不去印证。”

说到这里，广治陪着笑脸对老家伙说道：“既然丹方都已经写出来了，那么我们来替徐福大方师印证一下，也没有什么。这样，归老兄你把需要的天材地宝说出来。当初精卫大方师迁到饵岛上的时候，是带了一批天材地宝的。如果不全的话我再去……”

“先不要回饵岛。”没等广治说完，归不归已经开口打断了他，“你们家大方师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上次的长生不老药他没占到便宜，心里已经不痛快了。如果这个新的丹方再不管用……反正我们几个，他还指望着下一炉的丹药，这个气不好意思撒在我们的身上。”

广治也知道自己的师尊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次再失败了，吴勉、归不归他们是没什么事，这股火八成会迁怒到自己的身上。这位饵岛大方师的弟子犹豫了一下，对归不归说道：“那么归老兄你的意思，我们先在陆地上印证丹药，等能使人长生不老了，我们再带着丹药回去？”

“话也可以这么说。”归不归笑了笑，继续说道，“不过有件事老人家我要说在前面，炼这样的丹药可不是小事，你们饵岛的方师不会让老人家我白忙活吧？”

“这个我可以替精卫大方师做主，只要归老兄你喜欢的，尽管拿走。”广

治冲老家伙哈哈大笑，继续说道，“就算归老兄你看中了那座小岛，我们一岛的方士马上搬家。从今以后饵岛便可以更名归岛。”

“算了吧，老人家我离开大陆活不下去。你们还是让我老人家留在这里继续醉生梦死吧。”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我们先在陆地上炼上几炉丹药试试看，再找个死囚试试药力。他运气好的话留着等秋后开刀，运气不好当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对、对，运气好不好都是一样。”听到归不归放话马上就要炼丹，广治满脸堆笑。这个时候，小任叁坐在地上看着他们俩说道：“你们炼丹就不用吃饭了吗？利用完我们人参，就不管死活了是吗？天下谁听说过有饿死的人参了？你们是不是想饿死个人参给他们看看？”

“我去吩咐店家烫酒煮肉，你们稍等！”听到终于有机会完成师尊交代的事情之后，广治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一扫他广仁翻版的样子，一溜小跑冲出去张罗酒食。

看着广治跑出去之后，已经开始知道分场合说话的百无求对归不归说道：

“老家伙，好好的你怎么又想起去那个饵岛了？在陆地上待着不好吗？不是我们当儿子的说你，陆地上那么大还不够你浪吗？非得要出海去？”

“你亲爹是在躲徐福。”这时，一直都在假寐的吴勉突然睁开了眼睛，看了归不归一眼后，继续对二愣子说道，“鲸鲛是死了，谁知道徐福会不会再派人上岸。既然徐福可以派人上岸，为什么我们不能出海躲躲？老家伙，是这个意思吧？”

“老人家我就说，只有你能猜到我老人家在琢磨什么。”归不归冲吴勉笑了笑之后，继续说道，“我们先装作炼丹，在陆地上听听风声，只要徐福派出来的第二拨人到了，我们先露个脸表示还在陆地上，然后马上跟着广治退到饵岛，到时候我们在饵岛待上个一年半载。岛上一日陆地一年，看看我们谁能熬过谁……”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治已经安排好了酒食，亲自回来请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入席。吃饱喝足后，几个人回到了房间各自休息。等到第二天的一早，按照徐福留下来的丹方，归不归列了一张单子，上面记录着三四十种天材地宝。看着虽然不少，不过比起长生不老药的第一个丹方，已经精简了不少。而且上

面的天材地宝虽然稀有，也远没到第一张丹方上面那种只听说没见过的地步。

小心翼翼地收好了丹方之后，广治便开始四处寻找起来。好在之前归不归给更始帝刘玄做圣修王的时候，已经从皇宫里面搜刮了不少，占了丹方上面的大半。随后，这些人又去了一些天材地宝的产地。转悠了三四个月，除了一种叫作魂鸣草的天材地宝还没找到之外，他们竟然将丹方上面的天材地宝基本找齐了。

这种魂鸣草是丹方上面最难寻找的天材地宝，他们几个人接连去了几家大的修道门派去打听，都没有这件宝贝的下落。看来天底下除了方士宗门里或许还有存货之外，其他的地方是真的找不到了。

就在广治准备豁出去要夜闯方士宗门的时候，老家伙突然一拍脑门，对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说道：“老人家我见过这个魂鸣草，你们等等，让我老人家想想。那应该还是当初被徐福踢出方士一门之前看到的。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就在这个时候，归不归一拍大腿，对广治说道：“在落霞山！当初老人家我去给徐福监工黄龙涧，回来的路上在落霞山看见一对男女正在野合，我老人家光顾着看误了时辰。看完了往回走的时候赶上下大雨，就在山洞里面看到魂鸣草的！就是那里，没错了！”

听到归不归的话，百无求冲他的“亲生父亲”啐了一口口水，随后对广治说道：“那个谁，你要感谢那一对臭不要脸的狗男女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你……”

看到希望的广治也不和百无求一般见识，知道了地点后，便马上安排他们这些人前往落霞山。看在广治急不可待的分上，吴勉和归不归施展了五行遁法。三人二妖在落霞山下集合，到齐了之后，便在归不归的带领之下，向山上的山洞走去。

只不过距离上次见到魂鸣草已经过了几百年，就算记忆再好也难免有偏差。老家伙带着他们几个在山上转了几圈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当初发现魂鸣草的那个山洞。

最后归不归用了特别的方法，先是带着他们在山上找到了一处有些凹陷的位置。老家伙指着凹陷的地面说道：“就是那里了，当年老人家我就是在这里见到那一对男女在这里野合的。然后，看了半天突然天上下雨。老人家我等到

他们提上了裤子之后才走的，怕他们看见老人家我尴尬，老人家我索性顺着那条小路上山，一直走到没路了，在上面见到了一个山洞。没错了，顺着这条小路走，走到尽头就看见了。”

看着归不归上山的背影，百无求在他身后说道：“老家伙，老子算是看出来来了。要不是当初那一对狗男女野合的事情，你记得瓷实，这里有个山洞，山洞里面有个什么草，你大概早就忘了吧。”

他们几个沿着小路向前走，还没走到尽头，便听到尽头的位置有一个声音喊道：“你就死在里面别出来，敢出来术士爷爷一巴掌拍死你！”

第五十一章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之后，走在最前面的归不归第一个反应是掉头就跑。不过他的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前面的声音已经再次响了起来：“你们几个都上来，上来帮术士爷爷骂人。任叁我的儿，你带着百无求先上来。术士爷爷我等不及了！”

和归不归愁眉苦脸的表情不一样，听到了老术士席应真的声音之后，小任叁便眉开眼笑的，马上拽着二愣子的胳膊向小路的尽头跑了过去。吴勉、归不归和广治对视了一眼后，也跟着两个妖物向小路的尽头走了过去。

走上去之后，只见远处有一个黑漆漆的山洞。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正坐在山洞前，对着山洞里面骂骂咧咧：“有本事你就死在里面，别出来，术士爷爷不管你是人是神还是仙，总之敢出来就弄死你！我的儿，有年头不见你了，看着可是瘦了。怎么？归不归那个老家伙不给你饭吃吗？”

“哪敢不给饭吃，我可是从来都不敢亏待这个小祖宗的。”这个时候，归不归也跟着走了上来，陪着笑脸继续对席应真这个爸爸说道，“这么多年不见了，老人家您看着可是没什么变化……”

“别废话！大家半斤八两，就好像你有什么变化似的。”对归不归，席应真从来没有过什么好脸色。看了这个老家伙一眼后，他便扭头冲百无求说道：

“看见你就好了，来，对着山洞替术士爷爷我骂人。能把里面的人骂出来，你要什么术士爷爷都给你。想当皇帝，术士爷爷就替你打天下！”

“老子是正经的妖物，好好的当那玩意儿干吗？”百无求之前有过被席应真扇嘴巴的经历，就是他这个二愣子脾气也不敢再去招惹这个老术士。这时，百无求凑到山洞前向里面看了一眼后，回头冲席应真继续说道：“老头儿，里

面是谁惹你生气了？直接冲进去给他俩嘴巴不就完事了吗？”

“能冲进去术士爷爷早就进去了，还用你做什么？”看到百无求磨磨叽叽的，老术士的脾气也上来了。不过里面的人太重要，席应真还是压住了要给这二愣子妖物嘴巴的冲动，耐着性子说道：“里面是术士爷爷我的仇家，他在山洞里面布下了阵法，就是术士爷爷也进不去。不过只要这小子敢出来，术士爷爷对他也就是一嘴巴的事。还等什么，开口吧！”

“三叔，看在你的面子上啊。”百无求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之后，站在洞口对着里面的人骂道，“里面的孙子，你怎么不在身上安个壳？打不过直接躲到壳里装王八！你爹和你娘……”

本来还气得火冒三丈的席应真听到了百无求骂街的话后，眼睛顿时眯缝了起来，很是安逸地吐出一口气后，将小任叁抱在自己的腿上，随后笑咪咪地对二愣子说道：“继续，别停……归不归，去，下山给你儿子弄点吃喝上来。说句实话，老家伙你上辈子积了什么大德，这辈子能捡到这么好的儿子。要不是术士爷爷家里有任叁，都想让你把这个宝贝儿子过继给我。”

“还能积什么德，无非也就是修桥补路，帮着小寡妇挑挑水什么的呗。”归不归嘿嘿一笑。趁着百无求继续骂街的空隙，老家伙凑到了席应真的身边，陪着笑脸对这位大术士继续说道：“不过我也是好奇，谁的胆子这么大，还敢得罪老人家您。天底下还有您都进不去的法阵吗？”

“要不老家伙你进去试试？”席应真瞅了归不归一眼后，继续说道，“只要老家伙你能走进山洞里面三步，从今往后，术士爷爷拜你当师尊。你身上的封印术士爷爷给你解开，管他什么广仁、姬牢的，就算徐福从海上回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术士爷爷都敢过去给他一个嘴巴。”

徐福、广仁和姬牢倒还罢了，解开封印的诱惑实在太大了。现在归不归还赖在吴勉身边一直不肯走，就是还在惦记这个白头发是不是还有什么徐福留下来的地图没说。

现在听到席应真的话，归不归的目光便是一亮。老家伙客气了几句后，向山洞走了几步。他刚刚用储金将自己的术法补满，眼看解开封印就在眼前，也不吝惜这点术法了。仗着自己长生不死的身体和现在充盈的术法，天底下还没有归不归不敢跨一步的法阵。

不过就在归不归要再向前跨一步的时候，他心里突然没来由地紧张起来。这时归不归站在原地，看了一眼，先是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犹豫了一下后，老家伙将石头丢掉，随后走了几步，在山洞外面连根拔出一根一尺有余的野蒿子来。

归不归将野蒿子对着洞口丢了进去，当蒿子秆进去的一瞬间，突然悄无声息地化成了齏粉，随后齏粉又化作一股青烟消失在了山洞里面。

看到这个景象后，归不归感觉到后脑勺直冒凉气。老家伙一把拉住了还对着洞口可劲骂街的百无求，向席应真的位置走了过去。走到老术士的面前后，归不归苦笑了一声，对他说道：“术士爷爷，您老人家给句明白话吧。您这是把哪位下凡的神明关在这里面了？”

“神明？”听到这个的时候，吴勉和广治也都跟着凑了过来。

“说了你还能替我们化解恩怨吗？”席应真冲归不归冷笑了一声。随后，他对百无求说道：“你别闲着啊，继续骂。快点把里面的人骂出来，术士爷爷我等不及了。”

虽然归不归一再拦阻，不过百无求骂人的瘾头已经上来，守在席应真的身边，继续不停地对山洞里面的人或者神明骂着街。

这边，归不归还在向席应真打听这位老术士到底把什么关在山洞里面了。不过这位老术士不打算说的话，天底下还真没人能撬开他的嘴。最后，在归不归无可奈何躲到后面的时候，吴勉向他问道：“老家伙，席应真真的把一个神关在山洞里面了？”

怕他们的话被席应真听到，老家伙将吴勉和广治远远地拉到了小路那边，随后压低了声音说道：“错不了，这事老人家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当初刚刚拜在徐福门下的时候，和那个老家伙见识过一次，神明下凡之后在一户人家里摆下的阵法，和刚才一模一样。不管什么东西，死的活的扔进去就是一股烟。不过把神仙堵在山洞里面，这事就算是徐福都没干过。今天出门之前算一卦好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傻儿子吧。千万别有什么差池！”

谁也没想到，百无求这一骂就是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二愣子还是精神十足地对着山洞里面骂个不停。难得他骂了这么长时间，竟然都不重样。

骂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山洞里面终于有了反应。里面开始传来一阵一

阵喘粗气的声音，随后又有人影在洞口晃悠。看样子里面的人已经被骂得不耐烦了，随时都准备冲出来一样。

百无求看到人影之后，嘴里马上加大了尺度，换着花样地在骂山洞里面的人影。里面那人终于忍不住了，一声大吼之后，里面的山洞都坍塌了下来。在这一瞬间，一个人影冲了出来，对着百无求的胸前抓了下去。

第五十二章



人影冲出来的一瞬间，席应真也站了起来。老术士闪身挡在了百无求的面前，一只手瞬间揪住了人影的脖子，另外一只手顺势对着他便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脆响之后，本来还气势汹汹的人影瞬间萎靡了下来。这个时候，站在后面的吴勉、归不归几个人才看清了人影的相貌。这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脸上满是黄色的斑癣，两根鲶鱼须一样的胡子一直垂到胸前，头顶上好像枯草一样的乱发随随便便地挽成了一个发髻。

归不归伸着脖子看了一眼之后，便将身子躲在了广治的身后，尽量不让这个什么神仙看见自己。吴勉看了老家伙一眼之后，慢悠悠地问道：“认出来了？”

归不归擦了擦冷汗，调整了自己身体的角度，确定了那人看不到自己后，这才低声对吴勉说道：“那是天上的神仙，哪能说见就见过的。不管怎么样人家都是神仙，席应真那个爸爸惹不起，他若把这口气撒在我们身上怎么办？现在低调点比什么都强。”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被席应真掐住脖子的那人已经反应过来。他一手攥住了老术士掐着自己脖子的那只手，嘴里对席应真说道：“席应真，你不要太放肆了，怎么说我也是天神临凡。不恭恭敬敬地跪拜也罢了，你竟然敢渎神，知道我掉了一根毫毛你有多大的罪过吗？就算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又如何？待我引来万世天劫，到时候死难的凡人都要算在你的头……”

没等这位神仙说完，席应真已经再次举起巴掌，先是正反给了他四个嘴巴，然后伸手抓住了他的发髻，用力一扯之下，竟然将他一半的头发连同半个巴掌大小的一块头皮一起扯了下来。

这时，这位神仙一声惨叫，头顶上伤口的位置有金色的好像鲜血一样的液

体顺着他的脑门滴滴答答地流淌了下来。席应真还不算完，将手上连头发带皮的那一团塞进了他的衣服里，随后好像不要钱一样地对着他扇了下去。

一开始，这位神仙还嘴硬，就算被打得嘴角流血，仍对席应真破口大骂：

“好，打得好！席应真，有种今天你就弑神。打不死我你就等着挨天劫吧，打得好！再用点力……”

神仙不愧是神仙，一连挨了席应真十几二十多个嘴巴之后，竟然还能站着。只是他的脸已经肿胀得好像发起来的麦饼一样，刚才豪横的劲头也一扫而空，再说话的时候已经知道客气了：“席大术士……你先停停手……你听我说，那次的事情也不能全怪我……你先停一下……听我说。我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知道名单里……有你的弟子啊。我是疫神……干的就是发散瘟疫的活……那一扫一大片的……谁知道谁是谁啊……你停停手……给神仙点面子……”

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被席应真掐在手里的是散播瘟疫的疫神。听他话里的意思，是多年前散播瘟疫的时候害死了席应真的一名弟子。就是因为这个，今天才落得这样的下场。

席应真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继续不停地对疫神抽嘴巴。又是十来个嘴巴打完之后，这位疫神已经看不到原本的样子了。他的脸肿胀得已经将眼睛挤成了一条细缝，耳朵、鼻孔和嘴巴都在流淌着金色的鲜血。

疫神已经看出这位老术士八成是先打他一顿出出气，然后就要对自己下死手了。这时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带着哭腔说道：“席应真席爸爸……饶了我这一次吧。下次我再散播瘟疫的时候……先把地图给爸爸您。您老人家先让咱家亲戚都撤出来……然后我再散播瘟疫。您手下留情吧，怎么说我也是神仙。弑神可是大罪……不只是您……天下的百姓都要跟着您一起遭殃啊！”

说到这里，席应真终于停了手。不过就在他打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身后的二愣子突然开口说道：“老头儿，不是老子挑事儿啊。这个王八蛋神仙敢威胁你，干脆你听老子的，把这个什么神仙弄死。老子帮你挖个坑，神不知鬼不觉地往里面一埋。老天爷再派下神仙查，老子给你作证，是方士一门的广仁干的……”

听了百无求这话，吴勉回头看了一眼还藏在广治身后的归不归一眼，慢悠

悠地说道：“看看，好好的一个妖物，跟了你几年就这样了，再过个几百年，妖界当中的归不归就是他了。”

归不归笑嘻嘻地眨了眨眼睛，看着百无求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道：“老人家我可没教他这个，这个傻小子还是记着广仁的仇呢。”

“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挑唆席应真爸爸渎神！你这妖物！小心上天降下天谴，你们妖山加上人世间都要生灵涂炭。”听了百无求的话，疫神当场火冒三丈，要不是这个时候自己的脖子还被席应真掐着，他已经冲过去，将他身上所有的疫毒都在这个妖物的身上试一遍了。

“谁让你说话了？”席应真瞅了眼已经肿了一倍的疫神，举起巴掌对着他继续扇下去。动手的时候，他心里也在嘀咕：看来今天这事情要闹大，照着这样来想饶了这个疫神，自己都没有台阶了。以前也没有听说过有谁弑过神，真把这个疫神弄死，会不会真像他说的那样。如果上天真的降下天劫的话，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胆子突然大起来的归不归，背着手笑咪咪地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说道：“大术士，您老人家看在我的面子上，留这个疫神一条路吧。这年头做神仙也不容易……”

有了台阶，席应真马上便停了手。这时，他看了一眼笑嘻嘻的归不归之后，冷哼了一声，还是说了几句场面话：“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术士爷爷我的弟子就白死了吗？弑神又怎么样？有本事就降下天劫，或是再派下天神下凡诛杀术士爷爷。”

“怎么说他也是个神仙，几千年前也都是你我这样的修道之士。看在以前都是同道的分上，大术士您老人家还是网开一面吧。”归不归说着，又看了一眼已经不成人形的疫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了，放了这位疫神，他也不好意思就这么走了。身上带着什么神器，怎么也要拿出三样五样的，感谢大术士您的不杀之恩。这位神仙，小老儿我说得对吗？”

“说得没错！”这位疫神也是豁出去了，对席应真大声喊道，“只要席应真爸爸留我这条命，我这次下凡带的神器，你们只管带走，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经过归不归再三的“恳求”之后，席应真总算给了老家伙一个面子。在老术士的押送之下，疫神带着他们这些人进到了山洞里，指着里面的一个皮口袋

说道：“这次出来得匆忙，只带了一张疫图出来。要不我给大术士写个欠条怎么样？”

疫神正开始讨价还价的时候，二愣子百无求突然走了过去，从皮囊里面拿出一摞绢帛的地图和上面密密麻麻的人名……

第五十三章



看见百无求将那一摞绢帛从皮口袋里拿出来之后，疫神的脸色便有些不太自然。看得出来，如果不是他被席应真掐住了脖子，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冲过去抢夺这些绢帛了。

“这都是什么？”将这些绢帛随手扔在地上之后，百无求又将手里的皮口袋倒了倒。见到再没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之后，二愣子连手里的皮口袋一起丢在了地上，回头皱着眉头对归不归和席应真说道：“看见了没？哪有什么神器、法器的。还是听老子的，席老头儿你弄死这个神仙，然后老子挖个坑把他埋了。到时候屎盆子往广仁的脑袋上一扣，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傻儿子，你扔地上的就是神器。”这个时候，归不归已经凑了过来。从地上捡起了这些绢帛之后，老家伙盘着腿坐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看着，一边看嘴里一边嘀咕道：“这密密麻麻的少说也有一两万的人名，神仙，这些人都是你要带走的吗？”

“这个是我的神职。”疫神喘了几口粗气之后，继续说道，“这里面一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个人名，都是感染疫症之后要死的人。不过这次的瘟疫规模不大，开始到结束只有一百二十七天。算起来只是一次小小的瘟疫，对世间没有什么影响。”

“死一万三千多人，还叫没有影响？”广治虽然不想和疫神有什么瓜葛，不过听这位神仙视人命为草芥的口气，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还是忍不住开口道，“是不是死了十万人才算是大瘟疫？”

疫神本来就是负责散发瘟疫的，死个几万人对他来说只是抹掉了一串数字而已。疫神冷冷地看了广治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十万人算什么，死上百万

人的大瘟疫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这一世人的运气好，本来有一场千载难逢的大瘟疫被这一世的人躲过去了。要不然的话，现在天下起码要少一半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疫神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每次疫神散发瘟疫都是和阴世间的冥神定好时间和人数，那边几乎将所有的阴司鬼差都调动起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因为瘟疫而死，最后给我治了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如果不是有大神替我说情，弄不好我都要被褫夺仙籍，打下凡间重新投胎做人。”

疫神自怨自艾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快要看完了手上的绢帛。不过老家伙拿到最后一张绢帛的时候，突然愣了一下，随后将这张颜色明显不一样的绢帛拿在手中，对疫神说道：“这一张呢？为什么看起来和其他几张完全不一样？”

看到归不归手上的绢帛之后，疫神叹了一口气，并没有回答。他的这个举动让席应真很是反感，老术士虽然没有说话，不过疫神也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变化。迫于这位老术士的压力，神仙开口说道：“那一张绢帛上面本来有八百九十二个人名，这些人应该都死在刘秀和赤眉的战场上。在他们死之前，我会在这些人身上下瘟疫。以这些死人为媒，最后汉境当中要死一半人。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些人竟然比死期提前了几个时辰死在了战场上。死人下不了瘟疫，只能将瘟疫下在活人身上，等他们死后再开始传播。就是因为这八九百人早死，那场大瘟疫才算作罢……”

这几句话说完，算是打开了归不归之前一直想不通的一件事情的思路。老家伙坐在原地，盯着手上的绢帛发了半天呆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了站在疫神身后的吴勉一眼之后，继续对疫神说道：“除了这一次以外，当时还应该有几场小瘟疫也没成是吧？应该也是以死在战场的士兵为媒，向外扩散瘟疫的，是吧？”

“小老头你怎么知道的？”听了归不归的话，疫神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天下极少有独生的大瘟疫，都是小瘟疫串联起来的。不过那个时候也是奇了，本想趁着战乱发几场瘟疫的，想不到到了最后一场瘟疫都没有发起来。后来我也是没有办法，这才想要拼上一把，制造一场独生的大瘟疫。结果还是晚到了一个时辰，就功亏一篑了。”

疫神说话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似乎已经看到了当初鲸蛟单人独骑冲到敌军当中，一个人砍杀了千八百名敌军。当初他们还在疑惑为什么徐福派了这么

一个煞星回来。现在看来，他们真是小看了那位前任大方师。

见小老头突然闭上了嘴巴，疫神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对还掐着他脖子的席应真说道：“大术士，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看着瘟疫杀生害命，不过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定数。我也只是一个上指下派的小神而已，就算没有我，疫神这一摊也会有别人来做。我只是做了本分内的事情，大术士也别与我为难了。这样，这几卷疫图我还要带回去复命。不过那个避瘟袋也算是个神器了，有了这个方圆百里之内不生瘟疫。这个您拿去，算是饶了我当年误伤令高徒的罪孽吧。”

“这张作废了的疫图，也一并送了席应真大术士吧。”这个时候，归不归对疫神继续说道，“我再问一下，这几张疫图除了神仙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看过吗？你临凡的时候就没有到海上转转，见个几百年没见的老朋友什么的？”

“我是瘟疫正神，得了疫图之后，便马上要往疫区赶，哪有那个闲心东游西逛？”疫神不以为然地回答了归不归的问题。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对归不归说道：“只有那种图可以，其他的疫图我还要拿回去复命。你不要那么看我，这些图真的不能给你。要不你还是麻烦席应真大术士直接要了我的命吧，如果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死在你们的手里，天上的大神还能追赠我一个谥号。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提拔我再做个别的神仙，能避开这个疫神，我也是求之不得……”

疫神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走到了归不归的身边，从老家伙的手上拿过那十几张疫图。他甩开了地图之后，直接将写着人名的绢帛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好像在上面找着什么东西。疫神不知道他们几个人的来历，犹豫了一下之后，对这个白头发的男人说道：“你把名字告诉我，我帮你把人名画掉……”

不过疫神还是想偏了，吴勉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翻了一遍绢帛之后，便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出了山洞，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疫神愣了一下，没有看明白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是什么路数。

这个时候，归不归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将他要的那一张绢帛留下来之后，拿着其他的绢帛走到了疫神的面前，将这些绢帛塞进了他的衣服里，随后对他说道：“东西都在这里，咱们就按刚才说的，那个皮口袋和这张不用了的绢帛留下，剩下的东西你带走，别说席应真大术士欺负你这位神仙。”

席应真虽然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不过好歹这件事算是有了台阶。仗着自己的术法通天，老术士也不怕疫神报复，松了手，让他离开这里。

逃出生天的疫神没有丝毫犹豫，从山洞里面出来之后，怕席应真在他使用仙法的时候暗算，这时他先是顺着小路跑了下去。本来以为这件事这样就算完了，没有想到的是，片刻之后，疫神竟然又跑回洞口，哆哆嗦嗦地对着里面的人说道：“你们……太欺负神仙了……”

第五十四章



本来疫神已经利用仙法离开了这里，不过就在他身在异地，将归不归掖在自己衣服里面的疫图拿出来查看之后，才发现这些绢帛上面的人名已经都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瞬间，疫神已经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刚才那个白头发的年轻人在这些绢帛上面摸来摸去的，就是上面做手脚，模糊了这些要命的人名……

当下，怒不可遏的疫神回到了山洞口，对着里面大声吼道：“你们这样欺负神仙，是要遭报应……”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从山洞里面蹿出一个白须白发的人影，正是刚才打了他几十个嘴巴的大术士席应真。见到这个爸爸冲出来的一瞬间，疫神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转身就跑。大术士没想把他怎么样，假装追了几步之后，眼看着他祭起仙法，从席应真的面前凭空消失。

回到山洞之后，正听到归不归对吴勉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人家怎么说也是神仙。你在神仙背后做手脚，人家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早晚都会来找你的。”

“他哪只眼睛看到我做的手脚？”吴勉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人是被席应真堵在这里的，东西是你拿出来的。我就过来看一眼，真来报复有你们两个大个的顶在前面，我怕什么？”

术士爷爷我就知道，这个白头发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席应真心里骂了一句之后，正想找吴勉晦气的时候，小任叁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和你们说，天底下敢揍神仙的人有几个？除了我们人参家的老头儿，你们还听说过谁？不是我们人参说大话，你们给做个见证……有谁敢欺负我们人参家的老头儿，我们人参就和他拼了。管他是神仙还是王八蛋——呀，老头儿，你回来了，那个

疫神呢？没听见你抽他嘴巴啊？”

有了小任参知冷知热的这几句话，席应真也忘了要给吴勉一点颜色看看的事情。将小家伙抱了起来之后，老术士嘿嘿一笑，说道：“小小的一个疫神，刚刚见到术士爷爷我的面，就跑得没影了。我的儿，从今往后你也别跟着他们乱跑了，就跟着老头儿我，怎么样？”

“那样当然好啊！”小任参抱着席应真，在老术士的脸上亲了一口，随后很是兴奋地对他说道，“等到那个疫神什么的，带着家里的神仙再来，我们人参帮着老头儿你干架。我们人参在下面使绊，老头儿你在上面扇嘴巴。想想就过瘾……”

听了小任参的话，老术士怔了一下，皱了皱眉头将小家伙又放在了地上，说道：“你不说老头儿差点把这个忘了，我的儿，你还是先在归不归那个老家伙那里再委屈几年。等到再过个一二百年，老头儿把天上的神仙们都打怕，没有哪个不要命的神仙下来找事，老头儿我再把你带回去。老家伙……”

说到归不归的时候，席应真故意拉了个长音，转过身子，对正在冲他陪着笑脸的老家伙说道：“小任参还是你帮忙看着，就当他是我亲生的——当你兄弟来看。如果术士爷爷我知道你们敢怠慢他的话，老家伙，那你提前在阴曹地府那边找好关系吧。”

听到老术士占他的便宜，老家伙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悦之色。笑了一声后，他恭恭敬敬地对这位术士爷爷说道：“放心，小老儿一直管任叁少爷叫三哥的，不信您问问他。”

归不归说这话的时候，百无求正走出山洞去撒尿，没听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这句话，要不然的话归不归还得想法子把这话圆上。

随后，席应真又嘱咐小任参几句，这才离开了这个山洞。等到老术士的身影消失之后，老家伙一拍大腿，有些懊恼地说道：“老人家我就知道忘了点什么！刚才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求这个爸爸把我老人家身上的封印解除的！实在不行把那几个储金都储满也行啊。光顾害怕了，什么事情都没做……”

“现在应该做点事情了。”说话的是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广治。他和这位老术士也有过几面之缘。席应真在的时候，他也不敢怎么说话。看着老术士离开之后，便有些心急地对归不归说道：“归老兄，你说这有魂鸣草的，我找了两

圈，在哪里呢？”

刚才席应真带着疫神进来之后，广治便装作四处闲逛一样到处溜达，不过转了两圈都没有发现魂鸣草的踪迹。好不容易等到席应真离开，他才急不可待地询问归不归有关魂鸣草的事情。

归不归是几百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魂鸣草，这么多年过去了，谁知道那株魂鸣草现在怎么样了，被识货的人摘走换钱了也不好说。

“对啊，咱们是来找魂鸣草的，被席应真那个爸爸这么一打岔，广治师兄你不说的话，老人家我都忘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后，走到了山洞的尽头。左右看了一眼后，他指着洞壁上面一道宽大的裂纹，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

“傻儿子，来，搭把手，把这块墙面掀开。”

归不归指着的位置，裂缝已经连成了片。不过这里黑漆漆、阴森森的，就算是有人举着火把进来也不会注意到。归不归伸手插进了缝隙里面，稍稍用力之下，竟然将缝隙下面的洞壁齐整整地抠了下来。

洞壁里面竟然是空的，只见一地好像韭菜一样的乱草横七竖八地长在里面。乱草的中间有一把颜色深紫、茎叶比较宽的“韭菜”。看到这把“韭菜”之后，广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弓着身子进到了洞壁里面，小心翼翼地将那把紫色的“韭菜”连根拔了出来。

从里面出来后，广治将这把“韭菜”交给了归不归，随后对老家伙说道：“归老兄，现在需要的天材地宝已经齐了。我们是不是先试着炼几炉丹药出来？我听说这种不老药炼制极为复杂，稍有不慎便会功亏一篑，我们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就算你不说，老人家我也要看看徐福那个老家伙到底将丹方改成什么样子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回头看了一眼还站在外面的吴勉，随后继续对广治说道，“不过我们的丹炉都在你们家大方师家里，又不能回去炼丹。那么就得物色一个好点的炼丹炉了……”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后的小任叁已经开口说道：“老不死的，我们人参把话说在前面，你要是还在打百里熙主意的话，你们自己去找他，别算上我们人参。你掰着手指头自己算算，咱们哪次去找他有好的下场了？不就是个炼丹炉吗？你们随便找个铁匠打一口不是一样的吗？”

那边刚刚答应了席应真，归不归也不想招惹这个小家伙。而且这个小家伙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回想自己这么多年和百里熙见面的场景，似乎他们还可能五行相克。这时归不归眯缝着眼睛想了片刻，最后笑眯眯地对广治说道：

“徐福这张丹方里面，有几种天材地宝相克。防止炸炉还真的需要一口好点的炼丹炉，我们那口炉用不上，百里熙的不能用。那算来算去就剩那么几口丹炉了……”

第五十五章



归不归看中的是方士一门的炼丹炉，虽然广仁也得了那张丹方，不过上面写的东西都是以吴勉的老丹方为基础，就算两位大方师得到改良的丹方也无从下手。这样算来，宗门里面那几口上好的炼丹炉应该还是闲置的。

广仁是聪明人，归不归只要实话实说，告诉他手里有一张徐福留下来的丹方，要借用方士一门的炼丹炉，这位方士一门的前任大方师多半不会拒绝。这样既可以知道那张到底是什么丹方，又可以在他们炼丹时窥探，这位前任大方师何乐不为？

不过预想的永远比不上实际中事态的发展，他们几个人赶到方士宗门的时候，才听说广仁已经闭关苦修术法了。而现任大方师火山并不像他师尊那么好说话，对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一直有防备之心。三两句话之后，老家伙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无望。加上吴勉也是一个冷脸的人，归不归也怕他们俩哪句话没说好再打起来。客气了两句话之后，归不归便起身告辞，带着吴勉这些人离开了这里。

从方士一门出来之后，他们几个人便回到了原本的洞府当中。归不归也开始盘算起剩下几口出名的丹炉。就在老家伙掰着手指头算计哪口丹炉合用又容易下手的时候，洞府外面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一个五六十岁、须发皆白的老人站在洞府门口，朝洞府里面看了一眼之后，说道：“归不归先生在吗？术士阳虎前来拜望归老先生。”

这句话让站在门口的小任叁吓了一跳，小家伙毫不犹豫地扎到了地下。随后这位叫作阳虎的老人的下一句话让小任叁又从地下冒出了头：“任叁少爷，听说你也在这里，我还给你带来一个小玩意儿。少爷你和归老先生说一下，就

说大术士席应真昔日弟子阳虎求见归老先生，有一件要事和归老先生商量。”

听到这人自称是席应真的昔日弟子，而且他身上的气息也几次在皇帝刘秀的身边出现过。吴勉、归不归二人都知道洞府外面的老人正是暗中护卫皇帝的修士高手，想不到他竟然会和那位大术士扯上关系。

只要外面的人不是徐福派来的，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归不归走到了洞口，笑嘻嘻地看着老人说道：“阁下是席大术士的弟子，怎么没听大术士说起过？”

“应真先生收过的弟子不少，不过他老人家却极少有承认的。”外面的白发男人叹了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不过他老人家也是记得我这个昔日弟子的，应真先生今天主动找到了我，说归不归先生您手上有长生不老药，应真先生特地嘱咐我，您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一定会分几颗长生不老药给我的……”

“你说是应真先生让你来找我要长生不老药的？”归不归回忆了一下，自己这边几个人好像只有百无求隐隐约约地说漏过口，看来这位看着没什么心机的老术士还是很有城府。只不过他也是长生不老的身体，要不老药没有什么用处。不过这样的便宜也不能不占，这才将自己的弟子叫到归不归面前。

想明白之后，归不归解除了门口的法阵和禁制，笑嘻嘻地走出去，客套了几句之后，老家伙也没有将老人让进洞府的意思，就站在门口对阳虎说道：

“你来早了，我们连丹炉都没有置办起，更不要说炼丹了。这样，过个十年八年你再过来。丹药什么的我老人家给你留着，怎么说老人家我和你以前那个师尊和师兄百里熙都有交情……”

“归老先生你说炼丹炉还没有办齐，是吧？”没等归不归说完，阳虎突然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不瞒归先生，我阳虎是西关阳家的长房长孙。以炼制丹炉出名的西关阳家，您老人家不会不知道吧？”

从徐福和席应真那里算起来，阳虎和归不归算是同辈。不过阳虎对老家伙客气得过头了，看在长生不老药的分上，这位席应真昔日的高徒竟然对归不归称呼您老人家，连脸皮比城墙都厚的归不归脸上都有些微微发烫。

不过阳虎的自我介绍还是打动了老家伙，归不归“咦”了一声，上下打量了一番老人后，说道：“三百多年前听说过。不过你们阳家不是遭了天劫，一场天劫死了半族的人，永世不再炼制丹炉了吗？”

说到这里，阳虎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之后，对归不归说道：“当时的族人是发了誓不再炼制丹炉的。不过当初有三口封存的丹炉，后来送了应真先生一口丹炉，以答谢先生收我为徒的恩情；徐福大方师出海之前，那时候的族长又送了一口丹炉；现在还有一口丹炉……”

听了阳虎的话之后，归不归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接着这个白须老人的话，说道：“还有一口丹炉你将它藏在皇宫当中。老人家我知道你守在皇帝身边，开始还以为是刘秀高薪礼聘。现在听了你的话，才明白其实是你要把丹炉藏在皇宫当中，这才和刘秀有了盟约。他替你看着丹炉，你保他皇帝的性命，是吧？”

阳虎先错愕了一下，他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老家伙竟然就凭着自己的几句话，复原了这些年他所做的整件事情。如果不是事前已经知道了归不归的鬼神心思，他甚至会有这个老家伙是刘秀派来试探自己的想法。

反应过来的阳虎苦笑了一声之后，对归不归再次说道：“看来一切都瞒不过归老先生的耳目。当初族中只剩下这一口丹炉，天下的修道门派都在虎视眈眈，如果不是应真先生庇佑，这口丹炉早已不知道便宜谁了。不过应真先生也不能永远替我的族人看守这口丹炉。等到我艺成之后，应真先生便周游四海，我看守这口丹炉又有一两百年。”

“后来刘秀在河北起兵，大军从我族人居住之地路过，当时便有了将这口丹炉藏在刘秀身边的想法。我带着几个族人化装成他手下的兵卒，带着这口丹炉一直守在刘秀的身边。不过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很快便被皇帝察觉。他亲自找到了我，三两句便说动我，将丹炉放在他身边，不过我要听从他之命，保护他的安危，听从他的差遣。”

“就知道刘秀那娃娃不是一般的皇帝！”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不过放在皇帝的身边，你就放心了？”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口丹炉会藏在皇宫里面。”阳虎停顿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道：“天下谁去皇宫里面寻宝，都不会是奔着这口又沉又笨的丹炉来。”

当时，一口好的炼丹炉难求。如果不是丹炉太差的话，当初燕哀侯的女儿就不会遇到丹炉炸膛，那时候燕哀侯可能已经渡了天劫，羽化成仙了。而吴勉、归不归要炼制的长生不老药对丹炉也是极为讲究。幸运的是，本来正在发

愁丹炉的归不归这时见到了阳虎。

当下，归不归答应长生不老药炼制之后，给阳虎一颗长生不老丹药。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将丹炉送来，阳虎满口答应之后，走出了洞府，去安排将丹炉送来。

眼看他就要走，小任叁对他说道：“你没忘了什么吗？”

第五十六章



阳虎已经走到了洞府门口，听了小家伙的话之后，哈哈一笑，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酒壶来，回身将酒壶放在了小家伙的手里之后，说道：“知道任叁少爷你喜欢这个，这是徐福大方师亲手酿制的蜜酒。当年他出海的时候，我还去相送过。大方师和我投缘，便送了壶酒给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舍得开封，这次借花献佛请任叁少爷尝尝徐福大方师亲手酿制的蜜酒。”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们人参。”听到阳虎送的是酒，小任叁顿时便眉开眼笑地接过了酒壶。本来从徐福的私人别院里带出了一坛子蜜酒的，不过在和鲸鲛打斗的时候，酒坛已经被打碎，醒来之后的小任叁还伤心了好一段时间。

现在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瓶酒，不过好歹也算是满足了小任叁的一个心愿。而且阳虎也是会办事，当初得了这一壶酒之后，他便找了巧匠用锡封了壶嘴，这么多年过去也没有跑了酒气。

当下，小任叁当着所有人的面，掰开了酒壶的锡封，将鼻子凑到了壶嘴的位置闻了闻酒香之后，小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回头看了一眼归不归，对他说道：“老不死的，这酒的味道怎么闻起来怪怪的？”

小任叁说话的时候，已经习惯性地喝了一大口蜜酒。酒水刚刚进到嘴里，小家伙粉嫩的五官已经纠结到了一起，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将嘴里的酒水喷了出来，冲归不归说道：“你们家徐福就这手艺？这个也叫酒吗？砒霜兑水也比它好喝！就这手艺徐福也好意思叫大方师吗？呸！”说到最后的时候，小家伙将手里的陶制酒壶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将这个小酒壶摔得粉碎。

阳虎当初得了这壶酒之后，便一直封存着没舍得喝。现在看到传说中嗜酒如命的小任叁竟然连酒壶都摔了，这位术士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如何

是好。

看到小任参由于极度的失望，终于开始骂街的时候，归不归哈哈大笑，回头看了一眼也在跟着叹气的吴勉后，笑着对小任参说道：“不是老人家我在背后议论徐福那个老家伙，我老人家也承认他这辈子什么都好，不过就是酿酒一直都没有找到门道，你现在能喝到这样的已经算不容易了。徐福第一次酿酒请宗门所有的方士喝，结果给他拍马屁的方士也是下了本，一口干了之后有七个方士当场倒在地上就开始抽羊角风……”

归不归永远都不会放过背后说徐福坏话的机会，老家伙一边说着，一边学着当时小方士在地上抽搐的样子。这时他身后的便宜儿子直皱眉头，在归不归闹得正欢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老家伙，老子怎么觉得你被徐福关押、封印一点都不冤？”

阳虎更加尴尬了，推说要回去取丹炉，离开了这座洞府。吴勉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对正在和自己便宜儿子掰扯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说说他是怎样找到我们这里的。如果说广仁能找到这里的话，那倒说得过去。不过阳虎凭什么能找到？这个不会是席应真告诉他的吧？”

“大术士要是有这个本事，回来的时候早就找到任叁了。”听到吴勉说到了关键的地方，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对这个白发男人继续说道，“不是席应真那个爸爸，不是广仁、火山的方士一门，而且问天楼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那样的话，现在还能找到我们的就只剩下一家了……”

半个时辰之后，洛阳新都中的皇宫里面，阳虎正恭恭敬敬地站在皇帝刘秀的面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这位皇帝陛下说了一遍，说到小任参将徐福的蜜酒吐出来、骂街的时候，惹得这位皇帝陛下哈哈大笑。

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之后，皇帝对身边的近身内侍说道：“将宫里收藏的徐福大方师酿造的蜜酒都找出来，等到各地的诸侯王进京的时候，请他们也尝尝徐福大方师的手艺。朕都等不及要看看他们一口酒下去，倒在地上抽风的样子了。”

趁着刘秀心情大好的时候，阳虎想要锦上添花。这时他陪着笑脸对皇帝说道：“陛下，等到他们的长生不老丹药炼成之后，一定要留给陛下与皇后……”

“这个还是算了。”刘秀回头冲阳虎笑了一下，没等他说完便说道，“长生不老不是死不了，朕不长生的话可能还有几十年的寿数可活。一旦真的长生了，挡了别人的路或许连几年都活不下去。死在外敌的手中也罢了，朕可不想最后命丧自己的儿孙之手，自古以来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说到这里，看到阳虎不知道怎么接自己的话，刘秀笑着摆了摆手，再次说道：“还是说说丹炉的事吧，你寄存在朕这里的丹炉随时都可以拿走。不过朕还是有句话要叮嘱阳虎先生，长生之道本来就是逆天行事。此道凶险至极，阳虎先生若无十足把握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毕竟先生修为不易，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得不偿失……”

看到阳虎虽然表面恭敬，不过心下还颇有些不以为然，刘秀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让近身内侍带着阳虎去取那个丹炉了。看着他们的背影远去，这位皇帝陛下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人都说长生好，能看开的人又有几个？”

说话的时候，刘秀从怀里掏出一个蚕豆大小的黑色药丸，在手中把玩了一下之后，古怪地笑了笑，又将它收回到怀里。

当天晚上，阳虎便带着丹炉回到了吴勉、归不归他们的洞府。阳虎识趣得很，只是客气了几句之后，便离开了洞府。他在洞府的山下搭了一座小小的帐篷，就在这里一动不动地等着起炉的那一天。

隔了一天，归不归将各种所需的天材地宝汇总，随后在洞府里面开辟了一间洞室，老家伙一个人在里面按着徐福留下来的丹方，开始炼制起长生不老药来。

当初这样的事情都是吴勉和老家伙一起做的，不过自从吴勉显露他在炼器、丹药这一道上没有丝毫天赋之后，这样的事情便由归不归一个人独自来办。似乎老天爷不会让什么人士十全十美，徐福大方师不善于酿酒，吴勉不善于炼器、丹药，都能说明这个道理。

当初徐福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时候，归不归就在他的身边帮忙。后来吴勉炼丹仅有几次成功的，也是归不归在一旁帮了大忙。虽然丹方已经有了修改，不过对老家伙来说，还是比别人轻松许多。

就在四十九天之后，老家伙的炼丹室里面突然飘散出一股异香。不只是洞

府里面，就连整座高山都能闻到这股独特的香气。本来还在帐篷里等待的阳虎闻到这股气味之后，心里马上便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这时，这位席应真大术士的昔日弟子心里一阵狂喜。他直接从帐篷里面冲了出来，激动得都忘了使用五行遁法。迈开大步一路跑到了洞府之前，对着里面大声喊道：“归老先生，长生不老药已经炼成了吗？”

第五十七章



阳虎说话的时候，一脸倦容的老家伙已经从炼丹室里面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布口袋，口袋里面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丹药之类的东西。

见到归不归从炼丹室里面出来，广治的呼吸便有些急促。广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对老家伙说道：“归老兄……成……成了吗？”

“成不成那谁知道？”归不归冲广治笑了笑后，举着手里的布口袋继续说道，“反正丹炉里面是有些药丸，至于能不能长生不老那要找人试过之后才能知道。”

将口袋扔在石桌上之后，归不归打开禁制将洞外的阳虎放了进来。随后老家伙无力地靠在洞壁上，对脸色涨红的阳虎说道：“别说老人家我亏待了你，算上你老人家我一共让出五颗丹药……”

说话的同时，归不归将布口袋拿起来，从里面数出五颗丹药递给了阳虎，笑了笑后，继续说道：“不过老人家我有话要说在前面，是这样，你们那位大术士应该也说过，这丹药是新改的方子，第一炉还没有人试过药效。如果你不怕死的话就来一颗尝尝咸淡，要是死不了的话就当是试了药效……”

本来阳虎已经笑得合不拢嘴，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和归不归想的不一样，阳虎那位过气的师尊还真没说过这件事，而且有关长生不老的事情他也是知之甚少。阳虎以为吃了长生不老药就可以长生不死，谁能想到吃了之后弄不好马上就要死？

除了阳虎之外，广治也对刚刚炼制出来的长生不老药很是紧张。只不过广治是担心那一袋子药丸被归不归分来分去分薄了，这一口袋的丹药虽然看着不少，但也架不住饵岛上百人每个人一颗。

广治装作不经意间走到石桌前，将装着丹药的布口袋扎死，随后回头对归不归说道：“归老兄，别让阳虎先生等急了。就按你说的，这几天到大牢里面找个死囚试试药效。如果丹药炼成万事皆休，一旦有什么问题也好尽早补救。”

阳虎也跟着连连点头，两个人一起催促归不归尽早试出药效。就在老家伙点头答应的时候，吴勉进了炼丹室，片刻之后他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老家伙，丹液呢？你偷着喝了吗？”

“老人家我渴死也不敢喝那个！”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对炼丹室里面的吴勉说道，“这一炉是干锅，别说水了，连点蒸汽都没有冒出来。也就是他们阳家的丹炉好，如果用方士一门的丹炉来炼制这长生不老药，十有八九是要炸膛的。”

没有见到丹液的吴勉有些兴趣索然，归不归想要拉他一起去试药，白发男人一句话便给噎了回来：“好好的我干吗去大牢？老家伙你被徐福囚了一百多年，想要重温别算上我……”

吴勉说什么都不去，老家伙也没有再强求，留下他和两只妖物看家。当天晚上，距离洞府最近一处郡县的死囚牢里面，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死囚脸上轻轻地挨了几个巴掌，他睁眼的时候，便看见三个人影站在自己的面前。

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蹲在他身边，笑眯眯地打听他是犯了什么罪被关在这里的。当时，死囚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也没有隐瞒，将自己看上隔壁家的小媳妇，因奸不允，先奸后杀了妇人，自己的行径被这家主人发现，他一不做二不休又连杀了这家四条人命的事说了出来。

这人已经过了一堂，只不过他嘴硬得很，明明是在现场抓到他的，却打死都不承认，现在就等着第二堂继续熬刑了。

“好，老人家我就喜欢你这么直性子的人，连奸带杀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下辈子记住了，这样的事别麻烦官老爷，你直接自杀谢罪就好了。你配不上试老人家的丹药……”说话的同时，归不归对准这人的脑袋挥了挥手。一声闷响之后，这个犯人的脑袋已经化成了一团血雾消失在空气当中。

一巴掌拍死了犯人之后，归不归原地转了一圈，目光在其他几个犯人身上扫了一圈，随后用脚尖踢了踢同牢房另外一个犯人：“别装睡了，老人家我知道你早就醒了。这样都能睡得着，那老人家我干脆就让你永远睡下去得了。还

不睁眼吗？”

当下，那个犯人一下蹦了起来，跪在了归不归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说道：“爷爷饶命，我家里已经在打点了，您再宽限几天。不是我下手狠，姓赵的老头子太犟，不就是我的马吃了他地上的一点青苗吗，张口就骂。我那天也是喝了点酒，才抽出佩剑宰了那个老家伙，他们家儿子儿媳妇还敢拦住我的马。您说，这不是找死吗？不过我只是杀人，一剑一个可没有把那家的媳妇怎么样。”

“难得你杀人还杀得这么直率……”这次没等归不归动手，广治已经伸出手指在这个犯人的眉心处轻轻地点了一下，指力直接贯穿犯人的脑袋，“噗”的一声，犯人的脑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窟窿。

又杀了两个穷凶极恶的犯人之后，牢房里面最后一个犯人总算有了一点希望。他是喝酒之后误伤人命，酒醒之后后悔万分，家里已经散尽了家财补偿死者家属，只等着官老爷判决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要等着秋后问斩了。

“总算找到一个配给老人家我试药的人了。”归不归嘿嘿一笑，蹲在地上对这个人说道，“老人家我和你商量个事……”

这时，归不归将长生不老药试药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个犯人还没从刚才的杀戮当中缓过神来，广治又重复了一遍，这人才听清楚。不过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一下后，瞪大了眼睛对这几个人说道：“您是要我来试药？那么长生不老，砍头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脑袋掉了，人该死还是得死。”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不过反正你家里也花钱了，干脆再花点，把砍头改成绞缢。反正都是死，就说你想留个全尸，官老爷有了交代也无所谓了。”

站在后面的阳虎有些着急，插嘴道：“让他试药也是他的造化了，归老先生不用废话，直接把药给他灌下去就好。”

“老人家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你以为谁都和百无求一样吗？”说完，归不归笑了一下。随后，他对还在犹豫的犯人说道：“现在你已经这样了，再坏还能坏到哪去？大不了就是一死，你还省了挨上一刀，身首两分之苦。再坏也不过一死……”

归不归最后的几个字起了作用，犯人也不管是真是假，是不是在做梦，闭

着眼睛点了点头，对归不归说道：“那就来吧，大不了一死！”

有了犯人这几句话，归不归就在他的嘴里塞进了一个药丸。这人刚刚感觉到嘴里有了异物，药丸便已经化开，顺着唾液进到了他的肚子里面。

片刻之后，这人的表情开始纠结起来，头上、身上都不停有冷汗流下来，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第五十八章



犯人哆嗦一阵子之后，便开始倒在地上抽搐起来，一边抽搐一边顺着嘴角喷着好像墨汁一样散发着恶臭的液体。

想要长生不老，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世上除了归不归以外，还没有哪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便直接跨进了长生不老的行列。如果只是随便抖两下便可以变成长生不老之身的话，那么比起吴勉他们脱骨换髓一样的痛苦，也太简单了一点。

又过了半晌之后，只见犯人停止了抽搐。本来以为他缓过来了，没有想到这人的脸色开始泛红。广治微微皱了皱眉头之后，伸手在犯人的额头上摸了一把，随后对归不归说道：“烫得很，你确定他能熬过去吗？”

“确不确定他都要熬下去。”归不归淡淡地笑了笑，看着倒在地上的犯人说道，“大不了就是一死，还有更坏的地步吗？只要他能熬过去就是长生不老的人物，熬不过去也省得再受罪了。”

归不归最后一句话刚刚说完，只见这名犯人突然猛地坐了起来。还没等他们三个人反应过来，这人张嘴“噗”的一声，一口血喷溅了出来，随后他的身子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犯人倒地之后一动不动，身上的生气也一点一点慢慢地消散。等到这人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感觉不到后，归不归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有些萎靡地看了同样受了打击的广治、阳虎一眼，说道：“看来这个丹方也靠不住，幸好找人试了药，要不然的话……”

老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倒在地上的死人突然动了一下，随后从他的鼻孔里喷出两团肉眼能见的浊气来。两个气团喷出来之后，这人竟然醒了。本来已

经无影无踪的生气，这个时候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上。

犯人睁开了眼睛之后，有些愕然地看着也正在盯着他看的归不归三人。犹豫了一下后，这人怯生生地说道：“我现在是长生不老，还是死了？这个药不管用？”

“是不是长生不老，马上就知道了。”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问阳虎要了一柄匕首，蹲在地上对犯人的肩头划了一下。这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肩头已经是血红的一片，下吓得大叫了一声之后，便要从地上蹿起来。

犯人刚刚做出动作，便被归不归这个老家伙按了回去：“你还是躺着吧，刚刚变成长生不老，还是多多休息吧。”

犯人怎么可能挣脱得了归不归的手，被老家伙按在地上之后，他再次向自己受伤的肩头看过去，只见本来半尺长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这个时候竟然在他的注视之下，一点一点在愈合。

片刻之后，这个人的伤口竟然已经完全愈合，肉眼看不出一丝一毫受过伤的痕迹。他伸手摸了一把，皮肤光滑得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是不是不相信自己已经长生不死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后，回头看着兴奋得脸色已经有些涨红的广治和阳虎二人，说道，“你们俩是不是也不相信？看来徐福那个老家伙，还多少有点本事。”

“这样来说，这颗长生不老药就算过了，是吧？”阳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压制住马上就要把药丸吞下去的冲动。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不过我听说你们吃的不老药也要看体质能不能承受得了，这药不会也是这样吧？他吃下去长生不老了，不代表我不会死不了？”

“那就再试试几个人。”归不归说完之后，对另外一间囚牢里面的犯人说道，“你们不用装死了，想看就睁开眼睛来看。他已经长生不死了，你们就不想试试看吗？”

对面的囚牢里面关押着的也都是攒到秋后一起处斩的死囚，他们这些人也都是死定了的人，和刚才试药的犯人一样，这些人最坏的结果无非也就是死。反正过几个月他们一样要死，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

这四五个人好像疯了一样，爬起来之后就将胳膊伸出囚牢之外，对归不归连抓带喊地说道：“老神仙……可怜可怜我吧……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

母……”“我家里还有个二十出头的老婆……老神仙，你不帮我的话，她年纪轻轻的还不知道要便宜谁呢……”

目测了一下人数，归不归又掏出五颗丹药，给每个人都发了一颗，亲眼看着他们五个人将手里的丹药吃下去之后，笑眯眯地等着他们之后的反应。

几乎和刚才的犯人一模一样，这五个人也先是倒在地上抽搐了半晌，一边抽搐一边开始吐着散发恶臭的黑色汁液，等到黑色的汁液吐干净之后，这些人开始倒在地上发烧，最后在归不归他们几个人的身边气绝。

片刻之后，这五个犯人一个接一个地坐了起来。随后每人吐了一口鲜血，等到鲜血吐出来之后，这些人都变成了长生不老的身体。归不归将手里的匕首丢进了牢房，看着他们相互之间，你一刀我一刀增进着友情……

五个犯人受伤之后，都很快地康复。这算证明了徐福改写的丹方有了效果。这时，归不归用调侃的语气，对广治和阳虎说道：“如果你们心里还是不托底的话，那么我老人家再找几个犯人试试，反正这丹药还有百八十颗，整个衙门里面加上官老爷每人一颗，老人家我这还有富余。”

听了归不归这几句话，广治的脸上已经变了颜色。归不归身上的丹药存货差不多够他们饵岛上的方士一人一颗，不过经他这么试可就真的不好说了。难得这个老家伙第一炉便炼制出这么多的丹药，但第二炉会炼出多少丹药就不好说了。

当下，广治急忙拦住了归不归：“归老兄，不必试了，这么多人都已经变成了长生不老的身体，绝不会再有差池了，这个袋子需要我来替不归老兄保管吗？”

说话的时候，广治甚至有了将归不归手里的口袋拿走的举动。不过看到这个老家伙将口袋拿到了另外一侧，他这才有些尴尬地将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对归不归继续说道：“既然丹药已经炼成了，那么归老兄我们还是及早前往饵岛好了。有了这种丹药，只要饵岛有的东西，大方师一定舍得……”

与此同时，方士一门当中，正在给众方士上晚课的火山突然被一个小方士叫走。这位新晋大方师快步向着宗门后面走去，一连穿过多个禁制和法阵组成的区域之后，来到了一处小小的庭院当中。

见到大方师赶过来，看守庭院的小方士急急忙忙将大门打开，恭恭敬敬地

将大方师火山迎进了庭院里面的一间厢房里。火山进来之后，只见房屋里面站着两名术士，二人的背后盘腿坐着一个看着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见到大方师进来，年轻人有气无力地笑了笑，喘着粗气说道：“大方师……你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多谢你照料我这么多年……今日我走后，方士一门也好……问天楼也好，希望后世我们永不相见……”

“谁说你可以去轮回的？”火山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这人说道，“你会长生不老的，元昌……”说到这里的时候，火山从怀里取出一颗蚕豆大小的黑色药丸……

第五十九章



将药丸塞进了元昌的嘴里之后，火山冷冷地看着他服药之后的反应。只见这个男人脸上慢慢呈现出痛苦的神色，随后一口血突然喷了出来，紧接着他的身子好像大虾米一样弓了起来，身上的皮肤一寸一寸崩裂，露出里面鲜红的血肉。从里面流淌出来的鲜血瞬间化为血雾，将还在不停惨叫的元昌笼罩在了里面。

火山和屋子里面其他几个方士眼睁睁地看着元昌的变化，几个人都清楚地听到床上这人骨头接连断裂的声音。如果和另外一个地点的那几个犯人相比，元昌长生不老的代价似乎有点太大。

差不多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元昌停止了哀号，好像死人一样倒在已经被鲜血浸透的床上。和刚才相比，元昌除了这满身的血污之外，头发已经变得雪白。站在火山身后的方士过去摸了他的脉搏，随后回头对大方师摇了摇头，说道：“他死了，这个人本来已经是油尽灯枯之相，只可惜了大方师的丹……”

方士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刚刚被他判定已经死了的元昌突然轻轻地出了口气。方士再次将手搭在这个“死人”的寸关尺上，已经感觉到元昌的脉搏跳动起来。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元昌的眼睛盯着火山，停顿了一下后，有气无力地继续说道，“还想继续用我来要挟那个人吗？你们是在玩火！”

火山冷冷地看着这个已经变成白头发的人，等他说完之后，开口对他说道：“谁也不想看到你死，还是活着吧。事到如今，你的生死已经不是自己能掌控得了的。”

说完之后，火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后看了还躺在床上的元昌一眼，转身从屋子里面走了出去。看了大方师的背影一眼之后，元昌自言自语地说道：

“谁想要这种长生不老，我和他换……”

五天之后，吴勉、归不归和广治一行人已经身在前往饵岛的一艘海船之上。这艘船是广治预定好寄存在琅琊附近的船坞里面。当天晚上试药之后，阳虎便兴冲冲地带着丹药离开，看他的意思，还有其他的人要和他一起服下这长生不老之药。

广治也没有心思去管他，马上开始忙乎前往饵岛的事宜。和以往都是归不归张罗不同，这次从头到尾都是这位饵岛大方师的弟子在忙。他也是早有准备，从大牢出来的第二天，已经准备好了马车，将吴勉、归不归还有两只妖物一起拽上了马车。吴勉这次倒是无所谓，在陆地上待得腻了，去饵岛住上两天也不错。

在赶往海边的时候，广治对老家伙说出自己心里的疑惑：“归老兄，这些试药的几个人可都没有变成白发。这个是改了丹方之后的作用吗？”

归不归嘿嘿一笑，冲广治说道：“你管他是白发还是黑发，验证了药效不就得了吗？这张丹方比起以前来，天材地宝改了一大半。别说没有变成白头发，就算最后头发都掉光了，老人家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那些犯人没有变成白发，还是多多少少让广治感到有一点不对劲。不过老家伙说得没错，管他头发变黑还是变白，只要有了长生不老的能力，其他的都不重要。

由于不想饵岛的位置被其他人知道，广治并没有雇用水手。就凭着一己之力，驾驶着海船向饵岛的位置驶去。广治用了手段，出海之后不久海面上便出现了大雾。

虽然是在大雾当中，不过广治好像能看到一样，驾驶着海船向大雾中心行驶。他驾驶着海船不断地改变着航向，左拐右拐了半晌之后，面前的大雾竟然稀薄了起来。慢慢地，眼前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海岛。

“广治师兄，好手段啊。不过你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了。”看到广治的手段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可怜我们还在费心费力地替你们家大方师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还不算你的那颗……不说了，越说老人家我心里就越堵得慌。那谁，傻儿子，咱们不去饵岛了。你去掌舵，咱们回家！”

广治知道归不归这是在谈条件，这时他一边运用术法生风，催动海船加速

前进，一边陪着笑脸对归不归说道：“这些都是微末的伎俩，上岸之后，我请大方师将雾中的海路图交给归老兄，那样我们也好时常走动。岛上还有一些当初从方士一门带出来的典籍和法器，反正归老兄你和吴勉先生都是方士一门出来的，我和大方师说两句，你们看中了什么直接送你们，也没有什么……”

广治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的海船已经冲出了大雾。这时，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人一身方士的打扮，吴勉、归不归都看着这人眼熟。当初登岛的时候见过此人，只知道他是精卫的弟子，广治的师弟。

见到海船没有停下的意思，站在海面上的饵岛方士大声喊道：“这里是饵岛私地，来船立即返回……”

没等这人说完，广治已经走到了船头，对那人说道：“王焕师弟，请你速速禀告大方师，就说弟子广治幸不辱命，请了归不归、吴勉、百无求和任叁四位先生登岛，与大方师同修长生不老之法……”

听到海船上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师兄广治，这个叫作王焕的饵岛方士先是一愣，随后躬身施礼说道：“原来是师兄在船上，请师兄稍等，王焕这就去禀告大方师……”说话的时候，王焕已经消失在了海面上。

按着饵岛的规矩，广治已经停下了海船，回头对吴勉、归不归说道：“几位稍等一下，我猜稍后不久，大方师会亲自到岸上迎接……”

和广治想的一样，片刻之后，便听到饵岛的方向传来一阵礼乐之声。随后只见岛上通往岸边的路上都有身穿吉服的饵岛方士手握礼乐之器，吹吹打打走到了岸边。饵岛大方师精卫走在这些人的最后，他身穿祭拜时的大方师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到了岸边。

随后二十名饵岛方士踏着海面走到了海船边，这些人用绳子拴住了船头，随后将吴勉、归不归这艘海船拖到了饵岛的岸边。

这时候，精卫满脸堆笑地站在岸边，亲自将船上的三人二妖迎到了岸上。和自己的大弟子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精卫笑着对吴勉、归不归说道：“这几天我的左眼皮一直在跳，想着会有什么喜事，原来是诸位再回饵岛。这次来了便不要再走了，在岛上多住些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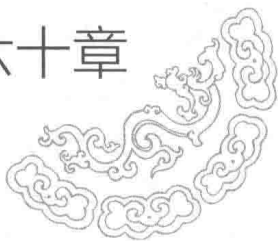
“上次老头子你可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还没等归不归客气，他那个便宜儿子抢先说道，“不是老子挑理，上次你们整个岛上的人都找我们的麻

烦。现在知道不老药什么的已经炼好了，老头子你就换了一副面孔了？”

精卫自从带着门人弟子们来到这饵岛，还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话。不过饵岛大方师也知道说话的是个二愣子妖物，他也只是干笑了一声，对吴勉和归不归说道：“先到岛上休息，顺便也和我说说这些年陆地上都发生……”

饵岛大方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归不归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口袋。老家伙好像一个没拿住，布口袋掉落在了地上，黑色的丹药撒在沙滩上，精卫知道这是什么，眼睛都直了。

第六十章



归不归“手忙脚乱”地将丹药都捡回了口袋里面之后，冲饵岛大方师嘿嘿一笑，说道：“让大方师见笑了，老人家我的年纪大了，手也开始抖了，这么点东西都拿不稳，老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手里的袋口扎死。重新将这个布口袋放回怀里之后，他这才继续笑嘻嘻地冲还在发怔的精卫说道：“大方师刚才说什么来着？要把大方师的位子让给老人家我……”

“没有！”眼神虽然还在那一袋子药丸上面，不过精卫毕竟还是做过大方师的人，听到归不归有趁火打劫的意思，马上喊出两个字，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停顿了一下，反应过来的精卫继续说道：“我这个大方师和徐福不同，是来饵岛避世的众同门推选出来的。如果归先生你看中了大方师的位子，只要岛上的同门们答应，我会让贤……”

说到这里的时候，精卫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这个老家伙是带着长生不老药回来的，谁知道岛上的这些门人弟子们，会不会为了长生不老就把自己出卖了。放在以前饵岛大方师还有这个自信，不过现在长生不老药就在眼前，如果归不归这个老家伙用这个相诱的话，会有多少人跟着归不归走，还真的不好说。

当下精卫将说了一半的话又转了回来：“我让贤——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饵岛大方师老人家我不和你争。”归不归哈哈大笑，和精卫一起向长生殿走了过去。老家伙走了几步觉得不对，又将吴勉拉了过来，这才一起向着山顶走去。

这一路上，精卫虽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归不归说话，不过耳朵里已经听到

了自己的大弟子用传音之法，将炼丹的事情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说到最后广治亲眼看到接连将几个死囚都变成长生不老之身的时候，饵岛大方师咽了口唾沫，眼睛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长生不老之后的样子。这时候，精卫感觉自己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将广治安排到了吴勉、归不归的身边。

到了长生殿门口之后，精卫将众门人弟子都留在了门口。他自己一手一个，拉着吴勉和归不归进了长生殿之内。小任叁和百无求两只妖物当下也没有客气，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跟着这几个人进了大殿。跟在他们后面进来的，是跟着吴勉、归不归有些年头的广治。

长生殿里面只有一个座位，谁坐都觉着不合适。最后几个人都席地而坐，广治出去取了一些茶点放在众人的面前。这时候，精卫已经进入主题：“归先生，咱们直接说吧，饵岛之上你看中了什么只管拿去，只要你能将岛上的方士都变成长生不老之身，哪怕真的要做大方师，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大方师别开老人家我的玩笑了，我老人家淡泊名利习惯了，什么皇帝、大方师的，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归不归哈哈大笑后，继续对精卫说道，“老人家我这辈子就是喜欢方士的典籍，不过进门得晚。听说大方师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方士一门的孤本典籍，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

“归先生只管去看，当初我们带走的典籍都在后山的山洞里面，一共三千三百六十卷书简。”这个时候，归不归要什么，只要是精卫有的他都会舍得，更何况归不归明说了是看。这位饵岛大方师也是豁出去了，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还有一百零三卷的密简，在我寝室的暗格里面，归先生喜欢的话也拿去看看。之前你说我带走的都是孤本，这个有些夸大了，不过这一百零三卷的密简却是孤本当中的孤本，除了我这里，就算是徐福也保证都没有看过。”

别看精卫也叫大方师，不过比起宗门当中的徐福、广仁和火山，他能拿出手的东西并不多，当初从方士一门离开的时候，也就是带着这些典籍和几件法器。法器还要留着以后保命，能出手的东西也就是这些方士门中已经绝版的典籍了。不过如果真能用典籍来交换饵岛上百名方士的长生不老，这笔账划算得精卫半夜都能从睡梦中笑醒。

本来以为归不归不会这样就让出一百多颗长生不老药，精卫甚至已经有了打算，先从归不归手里弄来二十颗长生不老药，等到自己和其他的大方士都变

成长生不老之身以后，就算用抢的也要从这个老家伙的手里将其余的八九十颗药丸抢过来。到时候自己已经是长生不老之身，也不怕归不归用这些药丸来威胁自己。论起术法，精卫就算不是徐福的对手，可是也足够碾压吴勉、归不归这两个人了。

没有想到的是，听了精卫的话之后，归不归只是嘿嘿一笑，随后对饵岛大方师说道：“大方师，您自己说说，用几卷典籍就能换全岛百余人的长生不老之身，是不是捡了天大的便宜？这就好像用一文钱换了一座大山。这么不要脸的话，老人家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精卫脸色慢慢变得阴沉，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要翻脸了。就在饵岛大方师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先制住归不归这个老家伙，再喊外面的方士将这几个人一并拿下的时候，突然看到归不归将怀里装着长生不老药的布口袋拿了出来，将这个布口袋放在了精卫的面前，笑了一下之后，再次说道：“既然我们把这长生不老药拿出来，就没有想过再把它带回去，挺沉的……”

就在精卫发愣，不知道这个老家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归不归又继续说道：“典籍我们最多也就是看上一眼，这次大方师你可是无本的买卖。看在你这岛上一百多人马上就要长生不老的分上，是不是也给我们一点甜头。比方说如果外面有人欺负我们，我们把那人引到饵岛的周围。大方师你应该也不会好意思看着我们在饵岛外面的海上被打被杀吧？”

“只要你们到了饵岛，岛上一百一十三名方士自然会保你们周全。”这个时候，精卫终于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要做什么，他们在外边不知道惹了什么死对头，想要到饵岛避难。

能将归不归吓成这个样子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听自己弟子广治的话，徐福还在海上钓鱼。不是他的话，还有老术士席应真。不过上次他们在海滩上见过面的，也不会是那个老家伙。妖王不会轻易下妖山，那么他们最有可能得罪的人就是那两位大方师广仁、火山师徒了。

精卫怎么说也是和徐福同时代的人，而且他还差一点就成为方士一门的大方师。就算不是徐福的对手，对付徐福的那几个弟子还没有问题。会错了意的饵岛大方师直接将装着长生不老药的袋子抢到手中。

随后，精卫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药丸递给了广治。看到自己的大弟子确认了这就是归不归炼制出来的那一炉丹药之后，饵岛大方师这才松了口气，对广治说道：“归、吴二位远道而来，旅途辛苦，广治你带着他们先去休息，顺便将饵岛的雾图取来送给他们二位，日后不管有什么事，来饵岛暂住就好。”

第六十一章



吴勉、归不归这些人跟着广治退出了长生殿之后，精卫将一口袋的黑色药丸都倒在了地上。随后数着将这些丹药一颗一颗丢进了口袋里面，将最后一颗药丸丢进口袋的时候，这位饵岛大方师的眉头皱了起来。

精卫喃喃自语道：“一百一十一颗……”岛上的方士除了已经变成白发的广治之外，一共一百一十二人，只少了一颗丹药，看样子最少有一个人这次没有机会变成长生不老之身了。

岛上的这些方士都是跟随精卫反出方士一门的，现在让饵岛大方师从他们那里挑选一人出来，还真让精卫有些难为。他将岛上所有的方士都召集到了一起，将一口袋的丹药放在面前，让他们决定谁不能服用丹药。大方师此话一出，众方士便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盯着那个布口袋。

趁这个时候，吴勉、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回到了他们存放宝物的洞里。当初离开饵岛的时候，百无求将那只黑猫留在了岛上。虽然他们离开了多年，不过按照岛上的时间算也只有几天。看见了他们几个人，黑猫便“孽……孽……”地叫个不停。这次百无求将它带了出来，带在了自己的身边。黑猫还是和之前一样，这些人里面只对百无求最好。小任叁想要过去摸摸它，黑猫都抵触得很。

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众方士才从长生殿中散去。随后，精卫开始设宴款待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酒宴还是饵岛的特色，都是鱼虾烤肉之类的东西。除了酒水寡淡了一些之外，也算是相当丰盛了，只有小任叁后悔没有从陆地上带几坛酒过来。

酒宴间，归不归笑咪咪地在饵岛方士的脸上扫来扫去。老家伙想从这些人

的表情当中看出谁没有得到这次长生不老的机会，不过让归不归有些失望的是，这些人竟然都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没有一个人垂头丧气。

开始归不归还以为那个人没有参加酒宴，不过他清点人数之后，发现参加酒宴的饵岛方士加上广治正好一百一十三人。难不成那个人的城府如此之高？喜怒不形于色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

白发男人看出老家伙的心思，当下冷笑了一声后，低声对他说道：“看看精卫，今天晚上就他不对劲……”

吴勉一言点醒了梦中人，今天晚上的饵岛大方师的确有些古怪。开始敬酒的时候还是谈笑风生的，不过酒过三巡之后，精卫便不言不语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眼睛看着面前这些喜形于色的门人弟子，时不时皱起眉头，不过感觉到自己可能有些失态，又马上恢复过来。

难道精卫大方师会这么大方？众方士当中，归不归唯独没有注意这位饵岛大方师。当初这位饵岛大方师对长生不老的执着十分强烈，让他放弃这次机会，就算归不归这样精明的人都想不到。

当下，老家伙拿着酒杯笑嘻嘻地走到精卫的面前，装模作样地敬了杯酒之后，说道：“有件事情要麻烦大方师，老人家我刚刚想起来，之前那位大术士席应真也和老人家我说过长生不老药的事情，本来想给他留一颗的，出来时心急忘记了。大方师，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让出一颗，等下次炼出丹药之后，我老人家再还你。”

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精卫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看了一眼老家伙，说道：“归先生，你是来戏耍我的吗？丹药一共多少颗，岛上又有多少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精卫说话的态度已经说明他自己便是那个放弃了长生不老的人，不过他总算还有些城府，发觉到自己失态之后，便马上笑了一下，说道：“这也是巧了，归先生炼制出来的丹药就差了一颗。刚才听到先生说还要再炼制丹药？不知什么时候可成？”

“大方师你是知道的，炼丹一道要看天数，这次是运气好一炉炼出一百多颗丹药。下一次能炼制出来多少，还能不能炼制出来，谁也说得不准。”归不归嘿嘿一笑，看着精卫继续说道，“之前老人家我跟着徐福炼丹的时候，经常是

一炉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炉百十颗丹药的，刚出炉的时候，老人家我都觉得是在做梦。”

看着归不归嬉皮笑脸的样子，精卫强忍着在他脸上打一拳的冲动。又喝下一杯酒之后，他皮笑肉不笑地对归不归说道：“不管下一炉有几颗丹药，怎么也不会少了我的这一颗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归先生，听说你的术法被徐福封住了，这么多年一直靠着储金撑过来的，就不想想办法解开封印吗？”

一句话让归不归刚刚喝下去的酒水差点喷出来。老家伙的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么多年他竟然将这个和徐福同宗同源的饵料大方师忘了。精卫就算术法不如徐福，不过毕竟都是方士同门，解开他身上的这个术法，应该不是问题。

这时，归不归立马变了笑脸，恭恭敬敬地给精卫倒满一杯酒，随后两个人就好像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在一起嘀嘀咕咕了起来。看得百无求直皱眉头，二愣子轻轻地啐了一口，冲身边的吴勉说道：“呸，老子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没种的爹了？他刚才不是说要去看精卫的笑话吗？你看看他们俩现在谁好笑？”

百无求说话的时候，吴勉正用术法偷听归不归和精卫的谈话。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虽然小，不过多喝了几杯都忘了要隐住说话的声音，当下两个人的交谈吴勉都听在耳里。白发男人冲自己的侄孙说道：“你要是能解开你爹身上的封印，不用等到下辈子，你们现在就可以和他论哥们……”

本来按照归不归的意思，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走。不过精卫考虑到这是改过的丹方，虽然已经找人试过药，但是毕竟没人知道他们这些有术法的方士服药之后会怎么样，还是留了吴勉、归不归十天。

除了精卫自己之外，岛上所有的方士都分得了一颗长生不老药。不过为防止药性有什么变化，饵料大方师让这些人分成三批服药。服下药丸之后变成长生不老之身，还要再观察三天，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反应之后，第二拨人才会服药，再之后是剩下的方士。

也是这丹药确有奇效，服药的这一百一十一个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长生不老之人。看到所有的人都变成长生不老之身，精卫心里又开始有些后悔。现在只能希望吴勉、归不归这些人可以尽快将第二批丹药炼制出来。

归不归从自己留在岛上的天材地宝中找到了一些可用的材料。之后便准备

回到陆地上，开始炼制下一炉的丹药。不过怕他们发生什么意外，精卫还是让广治跟在这些人身边。

回到陆地上之后，归不归马上开始准备收集天材地宝，炼制第二炉丹药。就在他准备的时候，出去放风的百无求和小任叁回来了。这一对妖物将在炼丹室里擦拭丹炉的归不归拖了出来，百无求对他说道：“老家伙，可能出事了。刚才我们爷俩在县里的酒馆听到十几年前被你变成长生不老的几个贼囚都死了……”

第六十二章



听了百无求的话，正在陪着归不归擦拭丹炉的广治眼睛都直了。不过归不归倒是没什么，老家伙嘿嘿一笑，说道：“废话，都说是死囚了。他们是长生可不是不死，把脑袋砍下来就算是徐福那个老家伙也得咽气。”

广治悬着的心还没放下，便听见小任叁说道：“老不死的，你才废话。我们人参还不知道这个吗？是衙门里面的官差说的，十多年前死囚牢里面的六个犯人突然疯了，打碎了牢墙跑到大街上，随后是个什么修士做法才弄死这几个死囚的。大侄子，我们人参说的没添油加醋吧？”

“没，三叔你说得对。”百无求哈哈大笑，对脸色已经发白的归不归继续说道，“老子给你作证，任老三你添油加醋的话，老子全家烂……”

这个时候，归不归的脸色也有些发白，当下也顾不得太多了，直接和广治一起运用了五行遁法瞬间到了当初试药的县城里面。吴勉看了看两个人消失的位置，轻轻地摇了摇头之后，也跟着他们俩一起消失在了空气之中。百无求和小任叁相互看了一眼之后，二愣子对小家伙说道：“三叔，要不要跟着去看看？”

小任叁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百无求，拿过一个酒坛子，喝了一口之后，说道：“让你爹他们去忙乎吧，都是他们人惹出来的祸。大侄子，咱们好好休息一下，弄不好还要再回饵岛一趟。以后别说咱们妖惹祸，他们人惹祸就是自找的。”小任叁的话刚刚说完，百无求的怀里便露出一个黑漆漆的猫脑袋，对着小家伙叫了一声：“孽……”

归不归和广治太过匆忙，到了县城之后才想起他们忘了打听是在哪个酒馆。不过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许多了，两个人直接奔到了衙门，找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衙役，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广治已经将他推进了一个空房间当中。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官……”官衙的衙字还没有出口，只见面前那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掏出一大把金镲子塞给他。随后，归不归说道：“都是你的！现在问你什么说什么！多一句嘴，金子就是别人的了。”

老衙役也来不及喊叫了。他蹲在地上一边捡着黄金，一边赔着笑脸说道：“老人家您说，只要我知道的，言无不尽……”这个老衙役在官衙干了二十多年，刚刚也就是他在酒馆里面多喝了两杯，说起当年的往事才引起两只妖物注意的。

差不多十年前，本来在死囚牢里面等死的几个死囚突然疯癫了起来。这几个人竟然将死囚牢的牢墙撞塌，随后冲到了大街上。本来这样越狱的事情也不算什么，不过这六个死囚冲到了大街上之后，并不逃走，而是见到大街上的行人就杀，片刻之后便在官衙外面杀了几条人命。

出事的地点就在官衙外面，得到死囚逃走正在外面杀人的消息之后，几十个衙役手拿刀枪棍棒冲了出来，其中一个人正是被归不归塞金镲子的老衙役。

见到了这几个死囚之后，这些衙役都吓了一跳，这几个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皮肤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好像枯树皮一样，头发已经全部掉落，头皮上面的皮肤已经龟裂，时不时便有鲜血渗出来。他们的眼睛血红，这个血红不是形容词，鲜血正顺着他们几个人的眼角流淌下来。

这几个人早上还见过，虽然说他们前几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变得有精神起来，不过也没有这样好像要吃人的样子。

当时，衙役举着刀枪杀了过去。刀砍枪扎之下虽然将这几个死囚放倒，不过他们马上又慢悠悠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们刚刚还在哗哗流血的伤口竟然愈合了。这还不算，再次爬起来的死囚们好像变成了野兽一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几个衙役扑倒。

随后，他们将这些衙役抓咬致死。弄死了衙役还不算完，死囚们将衙役的肚子剖开，抓出里面的心肝内脏大嚼起来。吓得其他衙役三魂出窍，再也无心恋战，几十个衙役一哄而散。

没有了衙役们的干扰，死囚们便恶魔一样，在大街上见人就杀。开始杀人之后还大嚼内脏，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吃饱了，只在城里疯狂地杀戮，城里的百姓被吓得四散奔逃。

幸好有一个寻友的修士经过此地，见到这个情形之后，施法将这几个死囚引到了城门的千斤石下，放下千斤石压死了四个死囚。随后，修士又想办法将剩余的两名死囚引到了绊马索阵当中。将他俩绊倒之后，埋伏在附近房上的衙役用大石将两名死囚的脑袋打烂，这才收拾了残局。

“两位老爷，你们是不知啊。如果不是当初王莽乱政的时候，冯异将军在城门上吊了这块千斤石，当时还指不定要死多少人呢。”老衙役是当时亲身经历过的人，现在想起那时的场景，手上竟然还在打着哆嗦。

“怎么办，我们惹下大祸了……”这个时候，广治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身体。他的肠子已经都悔青了，当初就不知道再等等看，等个百八十年，如果那几个死囚没有变化再回到饵岛献药也不迟。

“你先别急，岛上的都是方士，会用术法压制，未必有你想的那么糟。”说完之后，归不归擦了擦冷汗。丹方是徐福改过的，他虽然和那位大方师闹了几百年，不过骨子里还是信服他的术法。就是因为太相信徐福，才会闹出这样的大祸。

虽然嘴上安慰广治，不过这个时候归不归心里也明白饵岛上的人已经是凶多吉少。想到饵岛一百多名方士因为他变成饿鬼一般的人物，老家伙就慌乱得手足无措。这个时候，房间里面又凭空多了一个人影，白头发的吴勉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吴勉出现之后，看了归不归和广治一眼，随后对目瞪口呆的老衙役说道：“现在是哪位皇帝当政？这里出事之后，你听说皇宫出过什么事吗？比如说皇帝病了什么的。”

“现在还是建武皇帝啊。”老衙役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凭空出现的，不过现在怀里装满了金镲子，多少增加了几分胆气。想了半天之后，继续说道：“老神仙，咱们这里也是穷乡僻壤，您想知道什么问我一个衙役也没用啊，您去问问官老爷，他或许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不行了，你们去问吧，我要回饵岛看看……”广治已经顾不上什么，当即运用了五行遁法，当着老衙役的面消失在了空气中。

如果不是归不归自己陷在里面，他也不会手足无措。现在被吴勉一提醒，老家伙也冷静了许多。他对吴勉说道：“跟着老人家我去皇宫看看，如果阳虎

还活着，就说他有了中和药效的法子。如果他也没了……咱们这辈子就别上饵岛了。”

说完之后，两个人一起消失在了原地，房间里只剩下一个老衙役孤零零地站着。他摸了摸怀里，那一大把金镞子还在，这才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也不是做梦啊，真遇到神仙了？”

第六十三章



吴勉和归不归出现在皇宫的时候，正赶上刘秀在皇后阴丽华的内宫用晚膳。看到他们俩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皇帝、皇后同时吓了一跳。不过看清了来人之后，已经四十来岁的刘秀哈哈一笑，叫住了已经冲到一半的侍卫。随后起身对这两个人说道：“十几年不见了，朕派了那么多人马寻找两位仙师未果，想不到东海公主大婚的日子，你们两位便回来了。来，内侍，也不用给两位仙师另摆酒席了，加两副餐具，朕与仙师同桌而食……”

阴丽华也不是第一次见到吴勉和归不归，这位皇后起身对他们俩客套了几句之后，便借口要给太后请安，在一群宫娥、老妇的陪同之下，离开了自己的寝宫。

有关阳虎的话题，实在不适合让皇后听到。一直等到阴丽华离开之后，归不归才嘿嘿地笑了笑，随后对皇帝说道：“陛下，多年未见，您还是龙威不减……”

归不归一句话没说完，吴勉已经冷冷地哼了一声，说道：“你打算明早再说正题吗？长话短说——”

归不归冲吴勉讪笑了一声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对刘秀说道：“是这么回事，陛下，您还记得一个叫作阳虎的术士吗？十年前他应该是在陛下驾前效力的，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十年前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阳虎？”皇帝眨了眨眼睛之后，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对空气说道，“飞柳小姐，两位仙师是来拜访尊师，麻烦你通禀一声，请阳虎先生赶来与两位大方师相见。”

“飞柳遵旨！”一声娇喝之后，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大殿的顶棚上面飘落了下来。

来。落地之后，只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妇站在了吴勉和归不归的面前。别看她只是一介女流，隐藏起来之后，连归不归这样的老油条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这个叫作飞柳的少妇是阳虎的弟子，平日里本来是守护皇后阴丽华的，故而才隐身在皇后的寝宫当中。刚刚阴丽华离开的时候，飞柳用密音询问过她是不是要跟着皇后一起离开。不过那样的话，她便要在吴勉、归不归二人的面前现身。

阴丽华让飞柳继续护卫皇帝，没有刘秀的那一声，这个女人是不会突然现身露面的。不过就在飞柳准备用传音之法去请自己师尊的时候，一个有几分熟悉的声音在空气中响了起来：“老术士阳虎见过陛下——归不归！你还有脸见我吗？十年前你用假的长生不老药换取了我的家传丹炉，快把丹炉还来！”

因为有过在饵岛继续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打算，归不归跟着广治回到饵岛的时候，将阳虎的丹炉一并带去。本来想着阳虎已经变成了长生不老的体质，是不会好意思将这个丹炉再要回去的，想不到当初这件事会有这样的变化。

“阳虎兄，看到你没事那就太好了。”归不归难得地说了一句由衷的话。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当年给你的那颗药丸吃了还是没吃……”

“吃了你那毒药，这个时候我已经转世多时了！”阳虎在盛怒之下，也顾不得皇帝就在身边，伸手就要去抓归不归的脖子。就在他抬手的一瞬间，老家伙身边的吴勉一声冷笑，抬手对阳虎的方向大手一挥。

吴勉和归不归人手一根蛛丝链，阳虎是知道的。眼角的余光看到白发男人挥手的同时，他的身子已经做出了反应，整个人瞬间向后退出三四丈远。就在他退后的同时，他刚刚所在位置身后的一根宫柱已经一分为二。“轰隆”一声，上下两截宫柱分别倒塌下来。幸好宫殿里面还有十几根这样的宫柱支撑，只是一根倒下并没有什么影响。

看到自己的师尊被逼退之后，飞柳突然尖叫了一声，随后蹿到了半空当中，朝吴勉扑了下来。不过她实在有些小看这个白头发了，眼看就要扑到吴勉面前的时候，他突然学着老术士席应真的招牌动作，猛地抬手对着飞柳的左脸打了下去。

“啪”的一声脆响，飞柳被吴勉一巴掌扇到了宫门门口。她不敢相信自己是挨了一个男人一巴掌，她捂着左脸对白发男人说道：“你打女人？算什么

君子？”

众内侍和侍卫见到这几个神仙一般的人物打架，都要簇拥着皇帝离开这里。不过就在他们围过来的时候，刘秀却将这些人推开，笑吟吟地看着这几个人，对身边的侍卫和内侍说道：“放肆，这几位是于朕有恩的术士、修士，都是神仙一般的仙师，又怎么会放任朕在险地当中？他们是在切磋术法，你们不懂，不要瞎添乱！”

“这里是陛下的宫殿，归不归老儿，看在陛下的分上，这次我放你一马。”听了刘秀的话之后，阳虎才算收敛了起来。瞪了吴勉和归不归一眼之后，对皇帝躬身施礼说道：“阳虎失礼冲撞了陛下，还请陛下原谅。归不归、吴勉二人都是无耻小人，陛下要小心提防，不要上了贼人的当。”

不管怎么说，都是归不归炼制的丹药差点害死了阳虎。老家伙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拉开还在冷笑的吴勉，陪着笑脸对阳虎说道：“老人家我知道那颗丹药出了问题，这才想办法回来补救。幸好阳虎你吉人天相，我老人家也就放心了。”

“吉人天相？那是陛下的洪福庇佑！”阳虎冷冷地哼了一声后，再次对刘秀躬身施礼，随后板着面孔对归不归说道，“如果不是陛下劝说我三思而行，十年前阳虎已经和那几个试药的死囚一样了。归不归，别以为丹药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快把我的丹炉还来！”

十年前，阳虎从归不归这里得了五颗丹药之后，自己加上三个弟子一共四颗，另外一颗丹药献给了皇帝刘秀。本来打算自己和弟子们当着刘秀的面服下丹药，然后展示长生不老的种种好处。

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服药的前一刻，刘秀却突然拦住了阳虎四人。这位皇帝陛下看着有些错愕的阳虎，微笑着说道：“阳虎先生，既然你说这是长生不老之药，你们又都是能有几百年寿数的术士，那么又何必急于一时？刚才你也说过你和归不归已经找人试过药性，不如多等几年，等到十年八年之后，试药之人没有显现出恶果，我们君臣再一同服药如何？朕只有几十年的寿数，朕都能等，阳虎先生就不能陪朕再等几年吗？”

刘秀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阳虎和他的三个弟子与刘秀定了十年之约。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三个多月，便传来某县死囚越狱造反，大闹县城的

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阳虎便惊出一身的冷汗。不过他还是不死心，带着弟子亲自去了事发的县城，将已经深埋的死尸挖了出来，查看了死尸身上的变化之后，这才对长生不老药彻底死心。想想自己差点就和这些死尸一个下场，阳虎如当头棒喝。再要找归不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老家伙和吴勉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连找了十年，都没有他们几个人的下落。

第六十四章



十年找不到归不归的下落，阳虎甚至以为这个老家伙就是为了他的家传丹炉，才设计哄骗自己曾经的师尊席应真，来引诱自己入局。刚刚他得到皇帝旨意，得知归不归这个老家伙已经到了皇帝身边，要他护驾。寻找了十年的归不归终于露面，他这才怒气大盛，也顾不得暗中护驾，直接闯进了这座寝宫当中。

听到阳虎没吃丹药，归不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动作让阳虎很是恼火，对归不归吼道：“老儿！你叹什么气？我没死你很失望吗？不要惺惺作态，快把我的丹炉还来！”

阳虎还活着是因为十年前没吃丹药，现在看来，饵岛上那一百一十一名方士是凶多吉少了，只不过这话归不归不能当着他的面说。这时，老家伙苦笑了一声，对阳虎说道：“丹药的事情是老人家我没有考虑周全，差点害了阳虎老兄，日后老人家我会有一番心意补偿。不过请恕我们还有要事在身，就不奉陪了。”

说完之后，归不归回身对皇帝行了礼，转身便要 and 吴勉一起运用五行术法离开这里。眼看两个人要走，阳虎不干了，大吼了一声便要上前阻拦。他冲上前的同时，刘秀已经发了话：“阳虎先生，你就放他们走吧。这边一颗不老药得罪了你，其他地方一定还得罪了别人。等到归、吴两位忙完这些事情，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被刘秀这么一打岔，吴勉和归不归已经离开了宫殿，消失在了阳虎的面前。

从皇宫出来之后，吴勉和归不归先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之后，便打算先去方士一门，看看之前那个叫作邱芳的方士离开没有，顺便再打听一下这十年来徐福还有没有派出其他的弟子前来。

如果说饵岛真出事的话，那么唯一一个可以解救饵岛众方士的，也只有徐

福了。现在还算幸运的就是饵岛的时间过得缓慢，岛上一天世间一年。按照那几个试药囚犯发作的时间推算，他们最少还要再过几十年，才会发作。

冷静下来的归不归又恢复了他老狐狸的状态。盘算了一下之后，他拿着当初广治抄写的丹方，和吴勉、两只妖物一起去了方士一门。虽然过了十年，不过前任大方师广仁还没有出关。而现任大方师火山到了华山去主持祈福祭祀法会，也不在宗门里面。

接待他们的是火山的弟子，据他所说，那位叫作邱芳的师兄十年前便离开了方士一门，至今也没有见他再回到宗门。而这些年来也没有听过还有徐福的弟子再来找过两位大方师。

广仁不出关，这件事就算找了火山也没有有什么用。无奈之下，吴勉和归不归只能先回到洞府，再想办法。

回到洞府之后，归不归越想心里越不安。此时，还是和吴勉商量再去饵岛看看情况。广治既然已经回去，这件事便瞒不住了。当下，归不归将当初百里熙送的两只铁猴子唤醒，带着它们一起准备向海边进发。

本来归不归打算留着百无求和小任叁看家。不过听到他们几个人要去饵岛，两只妖物便有些急了。小任叁离不开吴勉和归不归，百无求则担心归不归死在别人手上，耽误了他们下辈子做哥们，于是吵着要和他们一起前往饵岛。

不带这两只妖物，是担心和精卫闹翻之后，那些方士会用这两只妖物来要挟他们俩。虽然都知道这两只妖物背后有后台，不过真急眼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一旦这两只妖物有什么闪失，归不归都不知道怎么和惹不起的妖王、席应真交代。

但是，归不归实在拗不过这两只妖物，只能将他们俩一起带着。不过老家伙也想好了，他有了通往饵岛的海图，只要雇上两艘大海船，快到饵岛的区域时将两只妖物转移到另外一艘海船上。这样既给他和吴勉留了一条后路，也保全了这两只妖物。

打好了主意之后，他们两人两妖加上两只铁猴子便一路向海边进发。这次归不归留了一个心眼，没有从平常的琅琊进海，而是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在五十里之外的一个码头上雇了两艘大船。

雇好了水手和辎重之后，两艘大船同时出发，向归不归海图上所指的方位

行驶。归不归所在海船上的船老大在这条航道上行驶了多年，都不知道此地还有一个海岛。那片海域只是雾多了一点，剩下的也没有什么。劝说归不归多次无用之后，只能硬着头皮指挥手下的水手向着海图上标志的位置进发。

按着海图的指引，两艘大船很快便进入了一团海雾当中。在归不归的指挥下，两艘海船用绳子绑好，保持着五十丈的距离，在迷雾当中穿梭。虽然只有五十丈远，不过在大雾当中两艘大海船都看不到对方。

没过多久，面前的海雾便开始变淡，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小海岛。虽然前面的大雾开始消散，不过背后的海雾依旧浓厚。他们两艘大船还是看不到对方。这个时候，归不归下令后面的海船开过来，让百无求和小任叁登上后面的海船，留在那艘船上接应自己。

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五十丈后面的那艘海船竟然没有回应。无论他们怎么喊叫，后面的大船始终没有开过来的意思。最后归不归让百无求将后面的大船拉过来，没有想到的是，看着拉得笔直的绳子，被百无求用力一拉，绳子的那一头竟然掉到了海上。二愣子用力过猛，脚下一软，一个跟头摔倒在甲板上。

看到后面的海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归不归这条船上的人都惊愕得目瞪口呆。这条船上的百无求和小任叁幸灾乐祸，吴勉和归不归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他们俩留在船上。

而船老大也不知如何是好，后面的大雾里面好像有什么鬼东西，悄无声息地吞掉了后面的大船。现在除了面前这个小岛也没有地方可去了，起码这个小岛总比大雾安全得多。

当下，船老大开始指使众船员全力向着小岛行驶过去。不过就在他们从迷雾当中冲出来的同时，有眼神好的船员已经指着海岛附近的海域大声喊道：“你们看！海里都是什么？这是什么鬼岛？怎么这么多的死人，海都染红了！”

这个时候，船上其他人也看到了海面上的惨状。只见沙滩上满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不只是沙滩，就连沙滩附近的海面上都是四分五裂的尸体。不只有尸体，还有一些疑似船只的残骸。

尸体流淌的鲜血已经让海面变得鲜红一片。这时，站在甲板上目瞪口呆的船员都在后悔不该贪图那一点钱，让自己身处险境。

“老板，钱我们不要了，您老给条生路，让我们回去吧。”先反应过来的

船老大找到了归不归，对他说道，“船上的伙计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要是留在海上，那一家子谁都活不了！”

归不归的眼睛盯着海岛的方向，嘴里说道：“现在走，晚了……”

第六十五章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他们这艘船正继续向海岛的方向行进。船老大想要掉头向后的时候，才发现船舵已经被那个叫作百无求的大个子抓住。看着这个黑大个凶神恶煞的样子，船老大愣是没敢上前。

就算掌不了舵，船老大也有办法不靠近这座海岛。这时，他吩咐手下的水手停船落锚。不过话说出来才发现船锚好像长在了船上一样，任凭水手们如何拉扯，就是不往海里掉。

船锚不动倒罢了，就在这个时候，海面上突然吹过来一阵怪风。船上的风帆瞬间被吹得鼓了起来，大船快速向着海岛的位置行进。照着这个速度行进，片刻之后，他们这艘船便会撞到对面的海岛上。

不过就在大船行驶到距离岸边还有二三十丈远的时候，刚才的怪风突然停住。随后一直纹丝不动的船锚“扑通”一声掉到了海里，刚刚势如疾风的海船现在安安静静地停在距离海岸几十丈远的海面上。

这时候，一直在甲板上没有说话的白发男人突然从船上跳了下来。他的两只脚轻轻地站在海面上，也不管剩下的几个人，一路向着海岸走了过去。一路走去，他竟然连鞋底都没有湿。

看到白发男人跳下船之后，船上的大个子百无求、小任叁和归不归三个人都相继从船上跳了下来。他们几个和白发男人吴勉一样，都踩着海水向海岸走去。

看到他们离开自己的海船之后，船老大胆子大了几分，马上指示水手去收起船锚，调转船头要向大雾里面驶去。虽然不知道大雾里面有什么，不过留在这里绝对没有活路。

不过这个时候再想走，已经晚了。海船的船锚这次似乎长在了海里，七八

个水手一起用力，竟然都不能将船锚拉起来。除了船锚之外，船舵也是纹丝不动。试了几次无果之后，船老大也明白过来这是那几位雇主施展的手段。无奈之下，只能带着众水手等在船上，希望那几个人可以快点回来。

就在船老大胡思乱想的时候，船舱里发出一阵异响。还没等船上的人明白过来，只见船舱里面有两个好像猴子一样的影子窜了出来，随后它们俩顺着甲板跳进了海里。

“扑通！扑通！”两声之后，和刚刚的那几个人在海上走来走去不一样，两个影子直接跳到了海里。随后，这两个好像猴子一样的怪物在海底前行。等走到浅滩现出身形之后，船上的人才看清楚，这两个竟然是铸铁打造出来的铁猴子。

两只铁猴子晃晃悠悠地跟在几个人的身后，走在这些残尸堆里的时候，吴勉、归不归终于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残尸的身体看不出什么，不过相貌却和汉境之人大有不同——竟然都是波斯人的相貌。吴勉和归不归几个人放眼看去，只见残尸没有一个人是汉人的打扮。再看那海船的碎片，上面也有波斯人的标志。

看到这些死人不是岛上的方士之后，归不归长长地舒出了口气，正打算继续往岛上走的时候，突然听到岛上有人说道：“此处是饵岛私地……是归不归、吴勉二位先生吗？在下眼拙没有认出二位，还请二位先生恕罪。刚刚广治师兄回来，想不到这么快二位先生就跟着来了。”说话的时候，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方士顺着小路走下来。这人吴勉、归不归都见过，只是说不上他的名字。

“广治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听到了方士的话之后，归不归有些心虚地看了四周一眼，随后继续说道，“他回来说了什么没有？提到我老人家了吗？怎么说的？”

方士陪着笑脸对归不归说道：“广治师兄也是刚刚回来，和你们二位前后脚。他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些波斯小鬼闯进了饵岛海域，广治师兄便亲手料理了他们。不过广治师兄下手有点太过狠辣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

原来就在刚才，广治乘坐海船回来，在进入海雾路径的时候，突然被三艘

波斯战船盯上。波斯国垂涎饵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几百年来派出的海船陆续被饵岛方士打退，不过他们的历代国王还是不死心，时不时就派来几艘大船试探饵岛。

这次波斯国王又派来三艘波斯战舰，寻找饵岛的下落。这三艘战船在大雾的外围看到一艘大海船向海雾最浓郁的地方行驶，带队的官长猜到八成是饵岛的方士回归，便命令三艘战船紧紧跟着大海船，向着雾气最浓郁的方向行驶过去。

广治一改往日的作风，放慢自己海船的速度，勾引着这几艘波斯战船向饵岛行驶。这几艘战船跟着广治的海船进到了饵岛的范围之内，浓雾散尽之后，看到了这座小岛。波斯人好像见到了生肉的苍蝇一样，抽出自己的战刀，向饵岛的方向冲了过去。

就在波斯人登岛的一刹那，站在船头的广治突然发难。只是片刻的工夫，不管是登岛的，还是留守船上的波斯人都被广治虐杀。就连那三艘大海船都被广治拆成了碎片。

岛上的方士看到是广治动手，也没敢阻拦，便通知饵岛大方师精卫。随后精卫用传音之法让广治到长生殿见他。怕广治有什么古怪的举动，精卫让在岸上留守的方士陪他一起上去，只留下了一个方士看守。没有想到的是，广治刚刚上去，留守的方士还没来得及打扫，吴勉和归不归这艘大船便已经到了这里。

听到广治这怪异的举动之后，吴勉和归不归相互看了一眼，两个人都明白广治这是在用这些波斯人来泄愤。可怜三艘大战船上几百个人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在了异乡。

看到岛上的方士没有什么事情，归不归的心这才算安慰了一点。看来这些方士都托了这饵岛独特时差的福气，暂时没有发作。

看到这些方士没有大问题之后，归不归便有了离开这里去寻找徐福的心思。毕竟现在广治应该已经对饵岛大方师全盘托出了，他们得小心，广治是怎么用波斯人泄愤，一会儿那位饵岛大方师便怎么用他们撒气。

不过就在归不归有了离开这里的心思时，空中传来了一个爽朗的笑声，随后听到了精卫的声音：“你们连一天都舍不得这座饵岛吗？刚刚离开马上便回到了这里。既然来了，就到我这里坐坐吧。许久没有回到陆地了，正好再和我说说陆地的风土人情。”

听到了饵岛大方师的话，归不归苦笑了一声，刚刚准备和吴勉商量一下，不过，白发男人已经自己一个人向着山顶的长生殿走了过去。百无求和小任叁跟在最后，就连那两只铁猴子都跟着一起晃晃悠悠地向着山顶走去。无奈之下，归不归只能也跟着他们几个一起向着长生殿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到长生殿附近的时候，只见那位饵岛大方师精卫已经笑呵呵地站在自己的宫殿前，左右两边都站着精卫的徒子徒孙。看到了他们上来之后，精卫哈哈大笑，向前走了几步，一手一个抓住了吴勉和归不归的手，说道：“来，有什么话我们到殿里再说……”

说话的时候，精卫将吴勉、归不归等人带到了自己的长生殿中，将门关好的一刻，精卫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冷着脸盯着吴勉和归不归，说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第六十六章



广治回到饵岛之后，饵岛大方师便发觉了他的不寻常。当时，他将自己的大弟子独自招到了长生殿中。广治从小跟着精卫，视自己的师尊如神明一般的人物。他当即跪在了精卫的面前，一五一十地将试药死囚发狂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下，饵岛大方师也慌乱了，岛上方士除了他之外都服用了那种长生不老药。如果真的会像广治说的那样，那饵岛方士这一脉恐怕从此就要消亡了。就在精卫继续向广治询问的时候，突然有方士禀报，吴勉、归不归这些人再次回到饵岛。

虽然他们这些人离开了多日，不过按照饵岛的时间来算，连一个时辰都算不上。看到这些人转瞬即回，岛上的方士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精卫也怕长生不老药的事情传出来，在饵岛引起来恐慌，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先将他们几个人和岛上的众方士隔离开再说。

进了长生殿之后，精卫便翻了脸。他咬牙对归不归说道：“如果这里的方士出事，你们都不要想活着离开饵岛。祸是你们惹出来的，别以为可以置身事外……”

此言一出，吴勉、归不归都知道广治已经将不老药的事情全盘托出了。事到如今，老家伙心里的负担反而没有了。这时他嘿嘿一笑，对精卫说道：“大方师，如果想置身事外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来了。老人家我既然敢回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要如何补救。比起那几个不走运的死囚犯来说，咱们饵岛有个天大的好处。算着日子他们是吃药之后一百天才发作的，岛上一天世外一年。在饵岛外面，我们还有一百年的时间，咱们想办法补救。”

“还有办法补救吗？”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精卫也冷静了下来。这位饵

岛大方师冷冷地盯着归不归，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丹药已经都吃了，融到了身体里面还如何补救？”

归不归看着饵岛大方师笑了一声后，说道：“老人家我也活了几百岁，从来没有听说过世间还有解不了的毒药。有因就有果，既然徐福能改出这样的丹方，那他也能想办法中和药性。虽然我老人家这辈子都看不上徐福老家伙的人性，不过他的术法通玄，这个就连席应真那个爸爸都是心服口服的。”

不止是席应真，精卫心里也是佩服徐福术法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不可能超过徐福，他这才带着自己这一支门人弟子离开了方士一门，来到饵岛过大方师的瘾。现在听到了归不归的话，他好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对这个老家伙说道：“徐福真的会救我们吗？你又怎么敢保证他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彻底灭了我们饵岛这一脉方士？”

“不试试怎么知道？”这次是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吴勉开口说道，“在你说话的工夫，外面已经过了几天了。或许徐福找到中和药性的法子，回来救你们的时候就差这么几天……”

精卫冷冷地看着吴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又将目光转到百无求和小任叁的身上，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开口说道：“好，祸是你们惹出来的，还是由你们来补救。你们现在去找徐福吧，任叁留在我这饵岛上。什么时候你们带着中和药性的法子回来，确定了我这一百多名方士不会出事之后，你们就可以带着他离开饵岛了。”

“我们人参不干！”没等吴勉、归不归表态，小任叁已经躲到了吴勉的身后，随后探出小脑袋继续说道，“凭什么你们惹的祸，让我们人参来背黑锅？呸！你们当初炼药成了的时候谁也不提我们人参，现在要背黑锅了，就把我们人参想起来了？呸，大侄子，你能看着你三叔留在这做个‘参’质吗？”

“老子看看谁敢？还有王法吗？有本事你们把老子留在这里。不把你这王八岛沉海里，老子就跟你姓！”这个时候，和任叁关系最好的百无求也是火冒三丈，指着精卫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

“放肆！你们以为这是在什么地方，竟然敢辱骂大方师！”没等精卫发作，广治已经冲到了前面。虽然他和百无求、小任叁这些年也有了一些交情，不过当着他的面辱骂自己的师尊，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时，广治要代替

饵岛大方师来教训教训这一对妖物。

“现在就要动手吗？”归不归咯咯一笑，已经将身子挡在了任叁和百无求的前面，冲已经到了他身边的广治说道：“现在动手，一会要谁出海去找徐福？不是老人家我吓唬你，你们饵岛上有谁能找到徐福那个老家伙吗？耽误的时间终究还是要算在你们自己头上……”

归不归说话时，吴勉突然一改他的作风，冷冷地哼了一声之后，转身向着大门口走过去。百无求看到后愣了一下，对吴勉的背影说道：“小爷叔，你什么时候改脾气了，以前这样的事情你第一个动手啊，现在怎么开始找退路了？”

“一会找个坑，我先把你埋了。”吴勉白了二愣子一眼之后，转过头继续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这里的事情，外面的方士怎么能不知道？让他们评评理吧，看看留谁做人质最好。”

“哈哈！”归不归听了一阵哈哈大笑，这时他也不理会就在身前的广治了，对吴勉继续说道，“你比老人家我想得周全，快，把门打开，问问其他的方士。实在不行就把我老人家留在这里，这里有吃有喝的，我老人家在哪里吃闲饭都不挑。”

“等一下！”这个时候，饵岛大方师也开始慌乱了。没有找到中和药性的办法之前，丹药出事的消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骑虎难下的精卫无奈之下也只能向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人妥协，最后答应了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都可以离开，不过广治还是要陪着他们。

达成了协议之后，精卫叹了一口气，对吴勉、归不归这些人说道：“本来应该让你们在这里留下一些誓符的，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你们离开，那我索性好人做到底。如果百年之后，你们没有找到中和药效的办法，那就不用回来了。我会用船将所有的方士都送回陆地，到时候，你们想办法在陆地救治他们吧！”

这个时候，已经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几个人便在广治的跟随之下，离开了这座长生殿。回到海滩上的时候，这里的残尸已经被方士们收拾好。这里还聚集了几十个方士，自发地前来送他们。

重新回到了海船上之后，归不归吩咐惊魂未定的船老大开船。看到这些人回来，船只便恢复了正常，船老大和水手们不敢耽搁，马上调转船头，向后面浓雾的中心行驶过去。

广治再次跟随归不归出来之后，便一直冷着脸一言不发。直到他们的海船进入浓雾中后，他突然皱着眉头，对归不归说道：“你们把什么引到饵岛海域了？”

说话的时候，浓雾当中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看过去好像是他们之前失踪的另外一艘大海船。随后，他们所在的海船剧烈地摇晃起来。

第六十七章



“船下面有东西！”这时候，有眼尖的船员已经看到船下的海面上模模糊糊的有什么东西。只是雾气实在太太，看不清海面上飘着的是什么东西。

就在众水手议论纷纷的时候，站在甲板上的吴勉突然对着海面吹了口气。只见他这口气吹出来的位置，海面上的大雾竟然瞬间散去。这时，众人才看到海面上漂着的是一堆碎木头板和零星几具尸体。

“是赵老三那艘船！漂着的是赵老三家的老大。”还是刚才眼尖的水手发现了这艘船的来历。这真的是和他们一起行驶到这里的第二艘船，之前因为怕这艘船在海雾中迷航，还用绳子牵引着走。没有想到最后绳索还是莫名其妙地断了，这艘船也失了踪，现在竟然成了碎片漂在这里。

刚刚看清了海面上的漂浮物之后，海雾便再次涌来，重新将这里笼罩起来。看到刚才这幅景象之后，船上的船老大和水手脸色都有些发白。谁都想不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那艘船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别管赵老三了！再不走我们也这样！”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船老大，他冲归不归说道，“老板，后面的路怎么走？您给句话……”

“海里的怪物不解决掉，我们大家谁都别想走。”广治代替归不归冷冷地回答。话刚刚说完，他们这艘船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一样，开始颠簸起来。

剧烈的颠簸让海船上的人东摇西晃，有几个站在船舷附近的水手被晃到了海里。他们落水之后，这艘船才算安静了一会。不过船下传来几声短促的喊叫声之后，这艘船又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下面有海怪！”船老大反应过来之后，对身后的众水手继续喊道，“去拿鱼叉！戳死它！”

吩咐完水手之后，船长连滚带爬地到了吴勉的身边，对这个白发男人说道：“老神仙，您再赏口气，伙计们看不见就下不了手……”

吴勉也好奇什么怪物能这么拖着他们这艘船一直乱走，这时他也没有说什么，再次对着海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的位置猛吹了口气。海雾瞬间散开之后，众人便看见在他们船下的海面上，有一大团软乎乎的东西贴着船底。随着这个软乎乎的东西摆动，他们这艘船便剧烈地摇晃起来。

“船下就有海怪！大家伙瞧准了，用鱼叉戳死它！”船老大一声令下，水手们便举着鱼叉对着那团软乎乎的东西投掷下去。十几根鱼叉打在那一团软体怪物的身上，虽然有大半被弹开，不过还是有三四根鱼叉钉在怪物的身上。

被这几根鱼叉刺中之后，海怪突然狂性大发。它开始猛烈地摇动大船，瞬间有三四个水手跌落到了海里。如果不是吴勉、归不归眼疾手快，各自抓住了两个船员，现在这艘船上已经没剩多少水手了。

趁着大雾还没有再次涌过来，死死抓住船帮才没有掉下去的船老大，看到海面上浮起一条足足有他们这条海船两倍有余的巨大章鱼。章鱼的三根触手瞬间将掉下海的几个水手卷起来，随后将他们几个拖到了海底。就在水手们被拖进海底的一瞬间，大雾再次涌了过来，众人眼前又是雾蒙蒙的一片。

“还真是一条张狂的八爪鱼。”吴勉冷笑了一声后，便要施展术法对付这条章鱼。不过还没等他动手，站在船边的广治突然说道：“这是饵岛的地盘，还轮不到你出手！”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已经纵身跳到了海里。

广治跳下海之后，本来还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起了巨浪。他们这艘船上下飘摆，时不时地从十几丈的巨浪上摔落下来。也是这艘大船坚固，要不然的话就要变成刚才看到的碎片了。

大船就这样在巨浪中摆动了半晌之后，巨浪突然停下，海面又恢复了风平浪静。这时吴勉对刚才巨浪出现的中心吹了口气，雾气散开之后，只见海面上漂着一个巨大的章鱼。白头发的广治站在章鱼上面，刚想要回到船上，听到小任叁对他喊道：“别空手回来啊，广治。带一只章鱼脚来。这么大一只脚，够我们人参下酒了！”

广治本来不想搭理这个人参娃娃，但也不想因为这个小家伙而得罪吴勉和

归不归。略微犹豫了一下之后，他像撕熟鸡一样撕下了一只章鱼脚。随后身子一闪，连人带章鱼脚回到了这条船上。

这个时候，吴勉和归不归对望了一眼。这条章鱼已经成妖，和百无求、任叁这样有心智的妖不同。这章鱼属于还是野兽一类的妖兽，不过就算这样，也不是一般修士能对付得了。现在再看广治，他竟然连衣服都没湿。这个连吴勉都做不到，他已经可以和归不归有一拼了。这几年和广治混熟了，有鲸鲛、广仁和问天楼楼主这样的人在前面挡着，也没有凸显出广治的厉害之处。现在看来，这么多年他们都一直小看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了。

广治带回来的章鱼脚很大。被压上这么一个大家伙，这艘大船吃水都深了几分。船老大看着不对劲，哀求小任叁切下一块尝尝鲜得了，其余部分还是扔海里算了。

不过小任叁还是小孩子护食的心性。到了嘴边的肉说什么都不会放弃，死活咬住了不松口。无奈之下，船老板只能咬着牙驾船继续前行。好在有广治给他指出航路，不多时便从浓雾当中走了出来。

回到陆地上之后，归不归将百里之外的一座太守府钱库搬空，所有的钱都给了死在海里水手的家人。在广治的一再催促之下，他们几个人离开了码头，再次向方士一门的方向行进。

小任叁将吃剩的章鱼脚留在了当地码头，有人将这条大得可怕的章鱼脚晒干保存。第二年赶上灾年，这条章鱼脚救了他们全村人的性命。

再次回到方士一门后，火山正在宗门，不过前任大方师广仁还在闭关未出。听到他们几个人拜访，火山派出自己的一名弟子，将他们这些人迎接到了宗门里面。

见面之后，归不归客套了几句，随后打听起火山那位叫作邱芳的弟子最近有没有回来，最近徐福是不是还派了什么弟子前来，听得这位大方师直皱眉头：“归先生，你什么时候这么想念徐福大方师了？还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劳烦他老人家？”

几个人当中，吴勉面冷，广治不屑和火山交谈，还是归不归笑呵呵地说道：“大方师你有所不知，徐福那个老……当年传授了老人家我一套使人起死回生的术法。可惜当年我老人家的资历太浅，还领受不到其中的奥妙，前不久

老人家我突然顿悟，竟然一夜之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才要想办法到徐福大方师座前印证一下。”

“起死回生……”听到这四个字之后，火山的眼睛也跟着眯缝了起来。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空气中突然响起他师尊广仁的声音：“那样的大神通我们这些小方士是要见识一下了。”

第六十八章



听到了自己师尊的声音，火山急忙起身从主位上站了起来。这时，大门打开，换了一身白衣的广仁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将火山按回主位之后，前任大方师拉过来一个坐垫随随便便就坐下，冲脸色木然的广治点了点头之后，对归不归说道：“起死回生的神通就连徐福大方师都没有成就过，想不到归师兄竟然顿悟了，真是可喜可贺，也让我与大方师开开眼界吧。”

“这都是小事，等到徐福大方师验证过了，老人家我一定让你们两位大方师再开开眼。”归不归哈哈大笑，对广仁说道，“说到徐福大方师，我老人家再问一下，听说邱芳那孩子回到徐福大方师身边了？这么多年，他是不是也该再派个人回来看看。再说，邱芳是火山的弟子，差不多也要放回到他师尊身边吧？”

“邱芳？归师兄你不说的话，我都要把这孩子忘了。”广仁也是闭关十年了，出关之后便马上赶到了这里。这时，他看着火山说道：“我闭关之前，记得邱芳说要回去见徐福大方师复命的。火山是大方师的弟子，徐福大方师没有放他回来吗？”

“邱芳十年前回到海上复命，至今未归。”火山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尊之后，恭恭敬敬地说道，“这十年当中也没听说过徐福大方师再派他人回来，不过……”

说到这里，火山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归不归和他身后默不作声的广治之后，再次说道：“不过师尊闭关的这十年间也出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十年前曾经有几个死囚突然发狂，越狱之后又在大街上连伤人命，官军的刀剑无用，最后还是在路过修士的帮助下，用巨石击碎头颅才将这几个死囚击毙的。”

“还有这样的事情？”广仁微微皱了皱眉头之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道，

“看样子好像是有人走火入魔了，查过了吗？是炼气还是服丹？”

“出事的是死囚，没有师承也没有修炼过术法，推算是服丹后药性发作了。”火山虽然坐在主位上，但是对自己师尊说话的时候，还是欠着身子。他恭恭敬敬地继续说道：“因为事有蹊跷，我让门人前去查过。几具尸体没有被人下蛊，或借尸还魂之类的术法。更蹊跷的是，几具尸体竟然不腐，尸身遇伤还可自愈……”

说到这里的时候，火山将目光对准了归不归，冷笑了一声后，再次说道：“看着就像是服用了某种长生不老药，药力反扑之后入脑，才会狂乱的。不知道是哪个门派又在炼制长生的丹药，在死囚的身上试药。但愿他们没有过早服药，常人已经这样，修士若药力反扑那还了得？”

这话说完，广治的脸色已经死灰一般。不过归不归还是没事人一样，嘿嘿一笑，说道：“这故事光怪陆离的，听着也有趣，不过刚刚大方师提到是得了过路修士的帮助，这才了结那些死囚的。不知道大方师是否知晓那修士的来历？从头到尾只是出主意，没有用过一点术法。这个修士也是有趣得很啊。”

“这名修士并没有留下姓名。”火山看了归不归一眼之后，继续说道，“根据当时的百姓所说，此人应该是路过的后辈修士。虽然术法弱了一些，幸好够机灵。如果不是他的话，当地最少还要有几十名百姓遭难。”

火山和归不归对话的时候，广仁反倒沉默不语起来。直到两个人说完后，他才微微笑了笑，说道：“归师兄说得对，这件事还真是有趣。大方师，以我之见，还是应该找到当时的那位修士。术法可以慢慢修炼，但是处事不惊却不是后天能养成的。这样的人能加入方士一门，对他与宗门都是有好处的。”

“是，弟子这就再次派人去查。”火山说完后恭恭敬敬地对广仁施礼。随后他回身对归不归说道：“如果归先生还想要印证起死回生的术法，我与广仁大方师不介意做个见证。不过徐福大方师那里，就恕我们师徒爱莫能助了。也许几位驾船出海，运气好的话会见到徐福大方师的船队。”

“那就不打扰两位大方师了，老人家我这就买船去。”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对广仁、火山师徒俩说道，“还有件事要和你们两位大方师说一下，长生不老药什么的是危险，弄不好就会药力反扑什么的。不过那些可以提升术法的秘法也很麻烦，还记得我们那位广灵师弟是怎么死的吗？”

广字辈的四个人之外，还有一个叫作广灵的小师弟。因为他入门的时间最短，算是徐福的一个关门弟子。徐福对这个小弟子也是格外关照，只是他学艺的年限太短，术法和几位师兄没法比，算起来也只是和广仁的弟子火山不相上下。

广灵也是心高气傲的角色，看不得自己在广字辈当中排在最后。不过因为学艺年头限制，也不可能轻易超越比他早进门几百年的师兄们，尽管他是徐福弟子当中最勤奋的一个。

本来广灵只要安安心心继续在徐福座下学艺，凭着他过人的天赋，早晚也有追赶上来的那一天。不过他不知道在哪里听说了一种可以快速提升术法的秘法，虽然这种秘法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只要成功，自己的术法便可以成倍地增长。

知道还有这样逆天的秘法，广灵便去向自己师尊打探。听到自己的小弟子动了这个心思，徐福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广灵一番，随后警告他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动提升术法的心思。

虽然被徐福训斥了一番，广灵也当场表示绝不会再动妄念。本来这样就算结束了，不过不久之后，广灵竟然机缘巧合之下，在方士一门的经阁当中发现了有关提升术法的秘法，本来已经熄灭的心思又再度点燃。

随后，广灵开始偷偷地研究秘术。过了大半年之后，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秘法，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方士一门。他带着一名弟子，藏在早就准备好的洞府当中，开始使用秘法提升自己的术法。

根据事后那名弟子所说，一开始广灵的术法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过等到他将自己的术法提升了一倍之后，事态便不受控制起来。当时，广灵感觉到自己的术法已经和几位师兄在伯仲之间，便想要停止秘法。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广灵才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停止术法提升。

他用了各种停止秘法的方法都没有效果，只能看着自己的术法继续不停地向上提升，这时，广灵才真正地慌了。无计可施之下，他急忙让自己的弟子回到宗门去请徐福过来救命。

不过等到他的师尊使用五行遁法赶到的时候，广灵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不断攀升的术法。就在徐福的面前，广灵的身体开始融化。虽然徐福大方师急忙施法救治，之后也只能抢回广灵的半个身体，最不幸的是他这位弟子的魂魄也

跟着一起融化了。

饶是徐福的术法通玄，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广灵化为虚无。懊恼之下，徐福大方师颁下严令，方士一门自他以下，任何人有使用此类秘法的妄念，马上踢出方士宗门。

第六十九章



不过从徐福私人别院里面找出来的床单，上面却明明白白地写有提升术法的秘法。只不过这一段秘法并不适合吴勉、归不归，当时他们也没有在意。现在在老家伙再提广灵，实际说的却是记录在床单上面的秘法。

听到老家伙提到这段往事，广仁微微地笑了笑，说道：“归师兄怎么突然想起广灵了？虽然他英年早逝有些可惜，不过没有听从徐福大方师的教诲，也算是自作自受了。术法要靠年深日久的修炼，提升术法那样的邪术，是不可以触碰的。”

“老人家我也是这么想的。”归不归哈哈大笑，对吴勉、广治他们说道，“走了，广仁大方师刚刚出关，他们师徒俩十多年不见，自然是有话要说的，咱们也别跟着添乱了。走了，出去老人家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起死回生的术法……”

归不归笑嘻嘻地一边胡说八道，一边转头向大门口走去。没有从两位大方师的嘴里探听出有关徐福的下落，广治很是不甘心。不过他饵岛一脉和徐福的弟子势同水火，当下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冷冷地哼了一声，跟在归不归的身后走了出去。

出来之后，见到四外并没有方士经过，广治快步走到归不归的身后，压低了声音对这个老家伙说道：“这就算完了吗？徐福的下落呢？什么消息都没有打听到，我们岂不是白跑了一趟？”

“谁能想到广仁这个时候出关？”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低声对广治说道，“如果只有一个火山的话，老人家我还有把握能套出徐福那个老家伙的下落。现在多了一个广仁，除非徐福那个老家伙亲自说，要不别指望能从他

们师徒的嘴里打听出关于那个老家伙的消息……”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后面传来百无求的声音：“不用假客气！老子会自己走。大方师很了不起吗？上次要不是老子这一大家子，你们早就被那俩楼主弄死了，现在都不知道干了多少碗孟婆汤了。我们家老家伙就打听一下徐福藏哪了，看看你们这个不乐意。呸！山水有相逢，咱们走着瞧。下次就算你们在老子眼前被人分尸，老子就当在看屠户杀猪了……”

百无求看在这是方士们的地盘，才忍住了骂街没说脏字。要按他的性子来，整个方士一门都没法做人了。广仁还好，微微一笑也不和这个二愣子一般见识。不过火山大方师的脸色铁青，要不是怕伤了这个妖物，惹得妖王再次下山报复，这个时候，火山已经在这里结果了百无求。

吴勉抱着小任叁跟在百无求的身后，扫了一眼火山，说道：“你什么时候把大方师的位子，让给徐福替你收的那个叫邱芳的弟子？我说错了吗？大方师——真好笑……”

说完，这个白头发的男人翻了翻眼皮，转头跟在百无求的身后，向外面走了出去。看着这个白头发的背影，火山再也忍受不住，刚刚想要发作的时候，冷不丁被广仁一把拉住。

“吴勉先生也开始说笑话了。”广仁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我是吴勉先生的话，就要小心邱芳回来的时候，还会带着接替鲸鲛的人。我可认为徐福大方师这样就算结束了。”

“好，看见接替鲸鲛的人，让他来找我……”吴勉头也不回地继续说道，“我和他说说，到底是谁什么都没做，就操控了国运。这个黑锅也该卸下来了。”

这句话说出来，广仁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当初王莽乱政的时候，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给了归不归一些好处。而归不归明白他的意思，已经将事情都办好了。算起来，吴勉被徐福派人追杀，还是替他背了黑锅。

当下，这两位大方师都不再言语，目送着他们离开了方士一门。直到这些人彻底消失之后，广仁才对火山说道：“确定那反了药性的死囚，就是他们的手笔吗？”

“确定无疑。”说出这四个字之后，火山又想起一件事情。停顿了一下之后，这位现任大方师继续说道：“事发不久，我让人去查过死囚的尸体，之后

这几具尸体便被当地官府重新挖出来，集中在一起烧毁了。敕令是从洛阳发出来的，据说之前还有洛阳赶来的官人，亲自查验过这几具尸体。”

“洛阳……”广仁略微一沉吟，最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弟子说道，“看来我们都小看洛阳城里的那个人了。上一世他覆灭了方士一门，这一世还想要长生不老吗？”

就在广仁疑惑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几个已经从方士宗门当中走了出来。出来之后，广治便急不可待地对归不归说道：“你说到这里来打探徐福下落的，现在怎么办？饵岛上面一百多人已经服药，找不到中和药性的法子，他们就要变得和那些死囚一样了。”

“别急，按照时间算，还有几十年。”归不归笑了笑，继续说道，“就算找不到人带路，老人家我也有办法出海找到徐福那个老家伙。不是老人家我说大话，当年我们也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那个老家伙心里什么打算，天底下我说能猜到一半，没人敢说自己能猜到六成。”

广治也是没有办法。由于他和广仁这一支方士的紧张关系，又不能再次返回方士宗门去打听徐福的消息，这时只能跟着吴勉、归不归几个离开了方士宗门，准备再想其他办法去打探徐福的下落。

就在他们几个人离开方士宗门不久，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出现在宗门口。探头向里面看了一眼，没有看到自己熟悉的人之后，男人轻轻地敲打门环，对里面的小方士说道：“请禀告大方师，弟子邱芳从东海主人徐福大方师处归来……”

离开了宗门之后，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再次向着洛阳城进发。因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老家伙买了一驾马车，在赶往洛阳的途中，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归不归打算去洛阳城找刘秀，将东海的海图全部搜罗出来。再请皇帝帮忙，打造百艘大海船，每隔五百丈一艘海船。百艘海船同时向东海进发，拉开距离寻找徐福的下落。三五七年的，就不信找不到那个老家伙。

由于没有人带路，就连归不归这样的人精，也只能使用这样的笨法子了。

就在他们这几个人赶到洛阳的时候，只见皇宫当中张灯结彩，好像有什么喜事要发生。归不归拉过一个出宫办事的内侍，给他一小块金镲子，小内侍便说出后天就是东海公主姬素素大婚的日子。

听到妞儿要出嫁，吴勉和归不归都是一愣。算起来她也是二十好几了，怎么现在才嫁人？不过上次刘秀也提到过这位东海公主主要出嫁。算起来这也过了一年了，但筹备得也太久了吧？

当归不归再向内侍打听的时候，小内侍古怪地笑了一下，说道：“你们是外地人吧。咱们这位东海公主已经嫁了五回了，每次都是挨不到拜堂成亲的日子，新郎就咽气了……”

第七十章



看在吴勉、归不归这些人的面子上，刘秀对妞儿还是很照顾的。她到了适婚的年纪之后，这位皇帝便开始让皇后给东海公主张罗起选驸马来。开始刘秀还想过要征求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人的意思，不过找遍了汉境各地，都没有他们的消息。最后，皇帝便自作主张，在皇后挑选的几个人里面，看中了夏阳侯冯异的儿子冯宝。

冯异是刘秀的近人，也知道东海公主姬素素虽然不是皇帝亲生，不过却被刘秀视为掌上珍宝一般。众皇子、公主当中东海公主的月例一直都在第一，可见皇帝、皇后对她的疼爱。

自从封冯宝为驸马的这一天起，冯家上下便开始大操大办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劳累过度，新驸马三天之后病倒了，冯宝倒下之后便没有再起来。虽然刘秀也派了御医过府诊病，不过冯宝还是没有熬过去，半个月之后便一命呜呼。

幸好没过门就不算是冯家的人，刘秀将冯异招进宫中，劝慰了一番之后此事也就罢了。妞儿也给足了冯家面子，她在宫中身穿素服，斋戒了一年算是给冯宝守丧了。

冯宝死了，东海公主还要另嫁。一年之后，刘秀又看中了太傅高密侯邓禹之子邓为先。虽然有之前冯宝的事情，不过那是他没有成为驸马的福气。邓禹接到圣旨之后，便欢天喜地地回府准备。

不过妞儿大婚的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邓禹为了讨东海公主的开心，在府内建造了一座栖凤楼，站在楼上能看到皇宫那边的景象，也算是慰藉公主对皇帝、皇后的思念之苦。

这座栖凤楼由驸马邓为先亲自督造，就在完工的这一天，邓公子进入高楼

查看的时候，栖凤楼突然倒塌，将邓为先及几个家仆压在了下面。新驸马当场被压死，几个家仆虽然重伤，不过好歹捡回一条性命。

新驸马惨死的消息传到宫中，刘秀和阴丽华这才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妞儿的八字她自己都不知道，之前交换龙凤帖上面的八字，是刘秀杜撰的好时辰。皇帝还找修士专门给东海公主看过面相。看过妞儿面相的修士无不夸赞公主的面容是大富大贵之相，之前那两个人算是自己倒霉，没有接得住公主过门的福气。

几个有名的大修士都这么说，刘秀的心这才放下。又过了一年之后，他开始让皇后继续安排妞儿的婚事。不过这次事情多少有些麻烦起来，东海公主克夫的消息已经传得洛阳城人人皆知。皇后再提为妞儿选驸马的事情，那些达官显贵便都怯了。不是推说自己的儿子相貌丑陋配不上公主，就是说自家孩子生性放浪，怕委屈了公主。

不过皇帝的女儿嫁人，也容不得他们干不干。刘秀亲自在大臣当中挑选了中水侯李忠之子李健为驸马。为了显示皇恩，刘秀直接加封李健为阳明侯。自汉以来封驸马之后立即封侯的便只有这位李健一人了。

李忠、李健父子只能硬着头皮接旨。为了避免重蹈此前两位的覆辙，李健接到圣旨的那天起，便一天一碗补药地吃着。家里只是重新粉刷布置一遍，既不动土建楼，也不动什么大工程。虽然看似委屈了公主，不过有之前两次先例，就是皇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李健一直熬了一个多月。李忠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再一重保障，在东海公主还有一个月就要嫁过来的时候，李健开始每天焚香沐浴，祈求上天让他平平安安地熬过这一关。

当李健焚香沐浴到第三天，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李健在沐浴之后，从浴盆之中出来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滑，身子摔在地上。脑袋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香炉之上，当场被砸出一个血窟窿。熬了三天三夜之后，他才痛苦地死去。

这一下子，再没人敢打妞儿的主意了。后来事情平息之后，刘秀又给妞儿找了两户人家。不过与前三次一样，每次都是还没过门，新驸马便到奈何桥上领汤喝了。

不过皇帝依旧不死心，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命格奇硬的男子给妞

儿做驸马。第六位驸马是前朝平帝时期的大司马魏环的嫡孙魏齐忠，只不过现在的魏家已经败落，魏齐忠靠着出租祖业的几十亩田地为生。

魏齐忠命硬得和妞儿有一拼。家里给他说过几个媳妇，不过也是还没过门媳妇不是暴病，便是什么意外死了。一连死了四个，再没人敢把自家女儿嫁给他了。

不过魏齐忠的人品还算不错，刘秀派人考察了一番之后，便将此人召进宫来，先是赏赐了一个光禄丞的官职，随后又下旨将东海公主下嫁与他。突如其来的恩典吓坏了魏齐忠，不知道自己是走了什么运气。不过防止这个人的命太硬连累到妞儿，刘秀筹备了一年，见到魏齐忠和妞儿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才提心吊胆地开始准备妞儿嫁人的事宜。

这几天皇宫就在忙乎这件事情，虽然这是第六次了，不过皇帝还是按着第一次办。宫中都知道皇帝、皇后对这位东海公主喜爱异常，也没人敢在背后胡说八道。

没想到妞儿还有这一段，不过归不归想不通，怎么说妞儿也是燕哀侯女儿的转世，怎么可能命格差到了如此地步，而且为什么只克夫君，身边的人反倒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过这个也只能算是插曲，这时，吴勉、归不归站在宫门口，向守在这里的内侍表明了身份，要求见皇帝陛下。内侍不认得这几个人，见到没有奉召便直接让他们离开。最后还是百无求发起了脾气，连骂带打地惊动了周围的御林军。御林军首领是当年跟随刘秀起事的老人，见过归不归，这才安抚好了他们这些人。不久之后，刘秀派太子前来将他们这几个人迎接了进去。

见到了刘秀之后，归不归客套了几句，随后说明了来意。听了老家伙的话之后，刘秀倒是好说话，马上便下旨将东海的海图收集到皇宫来。同时又命人将海上的官船都聚拢起来，还在民间征集贸易的私船，粗算了一下，也足有三百多艘大船。

不过两件事情都需要时间，光是把海图收集起来，就需要十天八天的工夫。好在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看看妞儿大婚的场景。

为此，归不归还特意去看了一眼十几年不见的妞儿。看到当初十几岁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老姑娘”，想起当初的燕哀侯，老家伙心里也是唏嘘

不已。归不归也没敢现身，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之后，便悄无声息地隐遁了。

三天之后，妞儿大婚的日子终于到了。好事的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拉上了吴勉和广治，混在送婚的官人当中，将妞儿送到了洛阳城南的驸马府中。

驸马魏齐忠早早便在府门前迎接，远远地见到了公主的仪仗之后，马上哈哈大笑，迎了上去，将公主从轿中迎接出来，看到了妞儿的花容月貌之后，心里感觉是占了天大的便宜。这时魏齐忠拉着公主的手哈哈大笑起来，没笑几声，人突然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临死还保持着那一脸的笑意。

第七十一章



看到新驸马又走了他五位前人的老路，周围看热闹的百姓当场就乱了。众人七嘴八舌地指着已经呆住了的妞儿说三道四起来，虽然说已经“克死”了几任夫君，不过那都是还没见面人已经不在，像这样面对面走了的还是第一个。

不过幸好刘秀有了准备，见到新驸马笑死后，跟着仪仗一起过来的御林军马上将妞儿围了起来，随后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妞儿回到了轿子里，轿子在新房门口转悠了一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皇宫中。

混在看热闹人群里面的吴勉、归不归看到后对视了一眼。两个人趁乱挤到了魏齐忠的身边，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笑容可掬的魏齐忠之后，吴勉冷笑了一声，扭头从人群里面挤了出来。

“不是老子背后议论这个小丫头，妞儿克夫的劲也太大了。”这个时候，百无求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这是第几个了？看这个劲再克十个八个的也没有问题。”

“克夫……”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这是第六个了，谁能经得住这么大的怨气？傻儿子，不是妞儿克夫，是有人想克她。”

听到这里，二愣子的眼睛便瞪了起来，左右看了一眼身边的人之后，问道：“老家伙你把话说清楚，谁的胆子那么大，连妞儿都敢害？老家伙你说的是谁，老子打得他连爹妈都认不出。”

“也不一定是想害妞儿。”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看了一眼远去的吴勉背影，随后继续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看吧，弄不好又要看见哪个老朋友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突然怪异地笑了笑，随后用手指着一个看热闹的中年男

人，冲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儿子，看见那个王八蛋了吗？他说新郎不是被公主害死的，是看到了你的模样被吓死的。给你爹爹我个面子，别动手，动嘴骂死他……”

顺着归不归手指的位置看过去，只见一个街头混混模样的男人正在对身边的人胡说八道，说东海公主是怎么和宫内的假宦官不清不白的，为了和假宦官双宿双栖，这才想办法一连害死了六位驸马。这人说得唾沫星子横飞，好像他亲眼所见一样。

百无求听到火冒三丈，也不顾归不归说的只动嘴不动手的嘱托，直接一脚将那个嚼舌头的男人踹飞出去，嘴里马上接着骂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敢说老子长得丑？你很漂亮吗？你妈当初在粪桶里面生的你吧？没洗干净就捞出来祸害人……”

这时，看热闹的人不再理会刚刚猝死的驸马了，都聚在百无求和那个人的旁边，要搞明白这里出了什么事情。人群当中一个小伙计模样的人朝外面走去，看他的样子还想继续看下去，不过有事情还要他忙，又不能不回去。这时，他一边向城中一家客栈走去，嘴里一边嘀咕道：“出了这么多事，够换一吊钱了吧？”

回到皇宫之后，妞儿便直接回了自己的寝宫大哭了一场，回忆起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和父亲失散。虽说现在身处皇宫当中，过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生活。不过现在自己眼瞅着就往三十奔了，嫁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连拜堂都赶不上，新驸马便不在人世了，难不成自己就是一辈子寡妇命吗……

皇帝和皇后都来相劝。一顿劝说之后，小丫头终于止住了悲声。本来刘秀还想告诉她吴勉、归不归他们回来，好让她开心一下的。不过归不归比妞儿早一步回到皇宫，叮嘱了皇帝不要说出来。

当天傍晚，洛阳城城门就要关闭的时候，一个身穿修士服饰的男人走出了洛阳城。出城之后不久，一辆马车从后面跟上来。马车在修士身边停下之后，一位背着长剑的年轻人跳下了马车，恭恭敬敬地将修士扶上了马车。

就在年轻人想要驾车离开的时候，空气里面传来一阵笑声。随后一个老人的声音响了起来：“几天不见，楼主学会谨慎了。染黑了头发变了模样不算，还和贵徒分开出城。不过刚刚在洛阳城里面害死了驸马，这样就走有些不大妥

当吧？”

话音刚落，老得不像样子的归不归便凭空出现在了马车前面。见到这个老家伙之后，驾车的年轻人一咬牙，丝毫没有要停车的意思，继续驾车向归不归的方向冲了过去。

“这么大的仇？老人家我放火烧了你们家房子？”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对马车挥了挥手，就将已经到了身前三丈有余的快马，从马头到马尾劈成两半。在两半马尸倒地的一瞬间，驾车的年轻人从车厢里面将修士抱了出来。

年轻人将背后长剑拔了出来，剑尖指着老家伙大声吼道：“归不归！你怎么样？”

“莫离，把剑收起来！”站稳之后的修士冲年轻人摇了摇头。随后，他转头对归不归说道：“归不归先生要动手，岂是你能阻拦得了的？再说了，这里并不只有他一位。吴勉、广治先生，还有百无求和任叁两位散仙，都出来吧。”

修士说话的时候，他漆黑的头发已经开始慢慢变白。在脸上揉了揉之后，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位被自己神识封印了术法的问天楼楼主之一姬牢。

就在他显露真身的时候，吴勉凭空出现在马车后面十几丈的位置。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个白发男人广治也出现在官道的另一侧，百无求和小任叁在归不归身后几丈的位置现身。

原地转了一圈，看到了这几个人和妖物之后，楼主苦笑了一声，随后伸手将莫离手里的长剑接到了自己的手中。将长剑还鞘后，姬牢对自己的弟子说道：“生死由命，如果天意让我葬身于此的话，那么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有点难看而已……”

“楼主，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了？”听到姬牢的话后，归不归微微笑了笑，说道，“我们都是长生不老的人，现在才开始信命，那也不用长生了，干脆由命就得了。”

看到姬牢只是微笑，却不搭话，归不归也跟着笑了笑，随后先开了口：“老人家我也没有想到楼主还是这么念旧的人，燕哀侯他老人家没了那么多年了，你竟然还在惦记他的后人，不过你爱屋及乌是不是有点过了？连续六次让妞儿成了寡妇，她想嫁人生子就这么难吗？”

听到归不归把话说破，这位楼主微微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一世她还不

能婚育，姬素素的魂魄现在是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还不到痊愈的地步，如果因为婚育伤了魂魄，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这一世做点牺牲，下一世开始，她就可以嫁人生子。现在只是付出一点代价而已。”

“这个也是你融合的那个神识说的吗？”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楼主现在越来越像那个神识了。”

楼主苦笑了一声，对归不归说道：“他本来就是，只不过没想到他回到早就应该回来的地方，还搞出这样的一段插曲。托他的福，我的术法被禁锢住，也开始学着像普通人那样想事情了……”

第七十二章



“普通人的想法？”广治冷笑了一声后，对有些颓废的楼主说道，“为了阻止一个女人出嫁，你就豁出去六条人命。什么普通人有这样的想法？”

“人出生就要死，这个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楼主轻轻地笑了笑，继续说道，“他们只是肉身死了，魂魄还可以继续轮回。姬素素就不一样了，她的这一世很关键，不可以出差错……”

“楼主你这么替别人着想，老人家我都有些不适应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向后走了几步，说道，“知道是怎么回事，老人家我也就放心了。起码妞儿那个孩子没事，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没那么多时间陪楼主你闲聊了，下次再遇到我老人家的时候，记得过来唠两句。我们又不是广仁那些方士，只要不是借钱，那就没什么不能说的。”

“你会放我们走？”莫离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等归不归说完，他已经抢先说道，“还是说是想等我们师徒不防备的时候，从背后……”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身子突然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飞起来两三丈之后又重重地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一个有些陌生的声音已经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想动你们的话，不用等到你们露出后背那么麻烦……”

说话的是回到陆地之后，一直都有些焦躁的广治。他也顾不得姬牢和莫离就在身边，直接对归不归说道：“知道是谁在替你们看守公主了，你也可以了却后顾之忧。等海图到了，归老兄你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去找徐福的下落了？”

听到广治提到了徐福，本来已经走出去的姬牢突然停住了脚步，对归不归说道：“你们要出海去找徐福？等一下，我记得广治不是徐福这一支的方士，为什么他也这么着急去找徐福？方便说一下吗？”

“不方便……”这三个字出自吴勉的口中，虽然心里明白这次八成也是和之前几次一样，放了这位楼主给广仁、火山那些方士们添堵，不过这个白发男人还是嫌在这里浪费的时间太长。

“既然不方便，那你们不用说，我来猜猜……”姬牢回头冲吴勉笑了笑，没等这个白发男人阻拦已经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和你们上次前往徐福别院里，和广仁他们抢夺的那件事物有关……”

“那么楼主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时候，归不归也笑了笑，瞬间想明白那天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他古怪地看着已经施展不了术法的姬牢，说道：“老人家我那天想了半天，都没有想明白鲸鲛那条鱼是怎么找到我们那里的。原来这也是楼主你给他指出来的。本来老人家我还想放你走的，现在看来，楼主你还是留下吧。把你送给广仁，起码还能让大方师看住你。”

“等我说完了，归先生你再看如何处置我，好吗？”姬牢微笑了一下，说道，“得了别院里的东西之后，归先生你们几个人便消失了十年。而且那么巧，广仁同样也闭关了十年。看起来你们都在别院里面得了宝贝啊。”

姬牢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吴勉和广治三个人已经再次成品字形地将他们师徒俩包围在了里面。而这位问天楼楼主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依旧笑咪咪地继续说道：“十年之后，你们刚刚露面便急于寻找徐福。这么说来，他当初留下来的东西出了问题，不到生死攸关万不得已的地步，归先生你也不会想到徐福。既然找他就是关乎生死的大事……”

说到这里，姬牢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们从徐福那里得到了什么丹方，在服下丹药之后出了事情。你们已经都长生不老了——服下丹药的人不是你们，而且按他之前的丹方服药之后，不是长生便是立死。徐福留下来的是改良之后的不老药丹方。你们有朋友吃丹药出事了，你们打算出海去找徐福想办法救人，是吧？”

楼主说完之后，广治直接便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这世上除了归不归这个老家伙之外，还有谁有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如果不是知道吴勉、归不归和这个男人有仇的话，最好的解释就是归不归和这位楼主暗通消息……

吴勉和归不归知道这位楼主是什么人，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之后，吴勉冷冷地哼了一声，说道：“好了，你也算猜中几分了。作为奖励，一会我们带你去

方士一门做客，你后面的日子不用再为吃喝操心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再送我见广仁他们也不迟。”姬牢笑了笑后，说道，“继续刚才的话，徐福改良过丹方，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眼？反正我马上就要去方士一门常住了，不用担心我把里面的内容透露给广仁。一份无用的丹方，谁会这么在意？”

看到吴勉、归不归和广治依然没有给他看丹方的意思，楼主继续说道：“长生不老药的丹方不是徐福创出来的，他是改良了什么才有了自己的丹方——是我的丹方。只要基础还是我的，就算是再次改良的丹方，我应该也可以看出哪里出了问题。”

听了姬牢的话之后，广治已经将目光对准了归不归。这个老家伙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不过从他和吴勉的态度来看，这个看上去有些文弱的男人说的应该没错。这个时候，看到了饵岛大方师首徒在看自己，老家伙只是笑嘻嘻地没有言语，算是默认了姬牢的话。

“当初的长生不老药是出自你的手笔？”广治犹豫了半晌之后，从自己的怀里抽出一张绢帛。这个是他私自抄写下来，本来想着自己琢磨琢磨日后也尝试着炼制长生不老药的。现在他等不及归不归发话，直接将自己私藏的丹方扔给了姬牢。

将丹方接在手里之后，姬牢索性盘着腿坐在地上，看着丹方上面的内容，看着看着他的眉头也紧跟着皱了起来。看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闭上了眼睛，嘴里念念叨叨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看样子是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半晌之后，他才重新睁开眼睛，继续往下看。这个过程反复了几次之后，他突然长舒了一口气，随后将手里的绢帛小心翼翼地叠整齐，交给自己的弟子莫离，让他转交给广治。

看到绢帛到了广治的手上之后，姬牢这才说道：“当年我和徐福有过几次交手，本来以为他能炼制长生不老药，完全是从我这里占的便宜。现在看来，就算没有我当初的丹方，他也可以炼制出另外一种不老药，或许没有了我的影子，他的丹方还要好得多……”

说到这里的时候，楼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过再说话的时候，姬牢已经变了口气：“不过这张丹方也不尽善，方子里面有几味药我是不敢轻易动的。

使用得不好，容易将活人变成饿鬼一样的怪物。就算长生不老之后又怎样？这样的人长生，只会祸害别人。”

这个时候，广治也顾不上姬牢的感悟。他上前几步，对这位楼主说道：“如果有人误服了这种丹药，在发作之前还有得救吗？”

第七十三章



“可以。”姬牢这两字差点让广治哭出来，不过随后他的话又让这位饵岛大方师首徒将眼泪憋了回去，“天下万物相生相克，不过这丹方毕竟不是出自我手。想要找到克制丹药的法子，需要一些时日。”

听到问天楼楼主这么说，广治的心里开始有些惴惴不安起来。这时他有些紧张地对姬牢说道：“那么你要多久才能找到克制丹药的法子？”

“快则几日，慢则几百年。”就在这句话快让广治崩溃的时候，这位楼主又继续说道，“不过你们现在去找徐福没错，能想出这样的丹方，不可能没有后手。”

说到这里，楼主停顿了一下。他略微沉思了一下后，继续对广治说道：“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们继续出海去找徐福。我也想想克制丹药的法子，就算你们出海不顺利没有找到徐福，起码还会有另一个补救的可能。”

“说完了吗？”这时候，归不归嘿嘿一笑，看着姬牢说道，“这和老人家我认识的楼主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为别人着想了？再说了，我老人家又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会不会用这个来要挟我们？不行，还是把你送到方士宗门那里，让广仁看着你为妙。如果我们出海找不到徐福的话，还要回来再找你，太麻烦……”

“用别人的生死来要挟归先生你？”姬牢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过后他继续说道，“去广仁那里住几年也好，不过他们看我写出克制丹药的方法，我应该怎么和那两位大方师解释？当初从徐福别院拿出来的东西，广仁和火山应该已经见过了。改良过的长生不老的丹方，你猜猜他们会轻易放弃吗？”

“那我们回来之后，如何找你？”广治本来想带着这位问天楼楼主去饵岛

的，又怕从他的口中泄露了丹药有问题的事情。现在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他，也只能任由姬牢离开。广治和姬牢没有大仇，留着他对饵岛也没有什么害处。

“我会去找你们的。”姬牢轻轻地笑了笑，继续说道，“你的丹方勾起我的兴趣了，就算你们从徐福那里得到了克制丹药的办法，我也想印证一下，我们俩的办法到底谁的比较有效。”

听了楼主的话，广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对吴勉和归不归说道：“我们还是回去看看海图到了没有，等得太久了……”

对广治，归不归从心里是有几分愧疚感的。现在听他话里的意思是要放过这位楼主，反正姬牢的术法已经被封住，暂时放过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危害。

这时，归不归带着百无求和小任叁从姬牢的身边经过。走到楼主身边时，归不归笑了笑，对他说道：“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楼主你不会再给我们惹什么麻烦吧？”

姬牢苦笑了一声，摊开了双手，说道：“归先生你自己看，我现在还能给你们造成麻烦吗？不用方士、修士，只要找个壮汉就可以置我于死地了。”

“没有术法的楼主和现在那位大方师火山，老人家还是忌惮楼主你多一点。”归不归嘿嘿一笑，带着两只妖物走到了吴勉的身边。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白发男人对老家伙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以后会后悔的……”

“后悔也是以后的事。”归不归笑了笑，看着已经走过来的广治说道，“广治师兄，今天可都是看你的面子，要不然的话，现在这位楼主术法尽失——”

说到这里，老家伙的脑海里面突然现出一个人影——那个十年前在那座小县城里，指点当地的官差杀死那几个试药死囚的修士。根据老差役的话，那个修士也是没有什么术法的。除了想办法之外，修士自己没有出过一个手指头的力。不过当时老差役并没有说这名修士的头发是白是黑，现在归不归的心里几乎已经认定十年前的修士就是姬牢了。

这时，归不归回头看了姬牢一眼，嘿嘿一笑，说道：“楼主，看来你这份心思十年前就动上了，老人家我就说你突然出现没有那么简单。”

姬牢疑惑地摇了摇头，回答道：“十年前？归先生能说什么事情吗？就算我们都是长生不老的人，也不可能记得起十年前发生的每件事吧。能提醒一下吗？”

“老人家我在夸你！”归不归笑了笑，说道，“十年前你救了一城百姓那件事，楼主你忘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这样的好事做太多，连你自己都忘了吧？”

说完后，归不归不再理会楼主，带着吴勉、广治和两只妖物向着洛阳城的方向赶去。直到他们的人影彻底消失之后，姬牢这才叹了一口气，看着不远处的马尸苦笑了一声，随后对莫离说道：“本来还有个脚力的，现在我们只能自己用脚量了。”

说完之后，楼主便和莫离并排继续向前走着。走出一里多地之后，他们俩的身前突然凭空出现了两个人影。片刻之后，人影变得清晰起来。其中一个人和姬牢一模一样的装束，只是他的脸上戴着一个恶鬼的面具。另外一个人好像有肺病，出现之后便捂着嘴一直在咳嗽。

来人正是另外一个楼主和那个叫作九九的弟子。两个人出现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便对面前的另一个自己说道：“你和他们说了什么，说了这么久？”

“他们也在保护燕哀侯后人的魂魄。”姬牢淡淡地笑了笑，继续说道，“不过总算还有一点好消息，这次之后，皇帝应该不会再给她乱点什么鸳鸯谱了。”

“什么时候你这么关心他女儿的魂魄了？”听了对面自己的回答后，戴着面具的楼主冷冷一笑，说道，“你被自己的神识带坏了，术法被封住，脑袋也被封住了吗？”

“神识也是我，神识回来我才完整。”姬牢微微一笑，“他只是回到了原本属于他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神识，你有他的下落了吗？”

“他藏得比我想象的深，十多年了，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泄露出来。”戴着面具的楼主恨恨地继续说道，“他也算是惊弓之鸟了，如果那个神识真要找点什么深山老林隐藏起来，或者远遁到天涯海角，那可就麻烦了……”

“不会的，他也是我，我可不会那么做。”姬牢朝洛阳城的方向看了一眼，确定吴勉、归不归他们没有再追过来，这才继续对戴面具的自己说道，“或许他就在我们的附近，只是我们谁都没有往那里去想。要和我走一段吗？”

姬牢失去术法后，不能再使用五行遁法，不管去哪里都要步行或驾车。不过另外一位楼主明显没有和自己同行的心思，他摇了摇头后，对失去了术法的自己说道：“我可没那个时间，我还要去给你找另外一个神识。莫离，去给你

师尊找脚力……”

说完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不再理会另外一个自己，转过身子，带着九九一起消失在了空气中。

看着他消失，姬牢淡淡地笑了笑，说道：“那个神识也是我，还记得吗？”说完后，又回头对莫离说道：“看来只有你可以陪我走下去了，没有问题吧？”

莫离朝自己的师尊一躬身，说道：“不管多远，弟子都会跟随师尊……”

第七十四章



回到了皇宫当中，归不归偷偷摸摸地又去见了已经止住悲声的妞儿一眼。这时候，刘秀和皇后也没了再给东海公主找婆家的意思，两个人都存了一个心思，只要妞儿不克他们俩，就在宫里养一辈子吧，也别出去祸害别人了。照这样再来几次的话，差不多就要激起民愤了。

又过了一天，终于陆陆续续开始有海图送到了洛阳城中。刘秀下旨海图不用进宫，直接送到吴勉、归不归他们居住的馆驿当中。广治常年居住在饵岛，海图自然一看便通。只不过一连看过几十张东海的海图之后，广治对出海去找徐福的信心越来越少了。

不过就算一点信心都没有，也要出海去碰碰运气的。谁知道哪股海风会把他们刮到徐福那里去？等到所有的海图都送过来，广治将这些海图拼成一张大海图之后，便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开始研究起徐福可能躲藏的位置。

广治忙乎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带着两个妖物在洛阳城中乱逛。洛阳城他们来过多次了，当初被鲸鲛闹过的大宅子，还有妞儿父女俩经营的胡食铺子都能让他们几个想起些什么，他们那座大宅子倒还罢了，那间胡食铺子竟然又重新按照原样搭建起来了。里面也有个驼背老板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在经营，看来刘秀为了让妞儿开心，也是花了不少心思。

这几天，他们几个人都要在这间胡食铺子里面待上不少时辰。让他们好笑的是，声称是店主女儿的小姑娘，竟然也是个说话不怎么利索的小丫头。在这里坐着，时光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

就在广治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继续研究海图的第四天，归不归还是和往常一样带着小任叁和百无求两只妖物在胡食铺子里面，调笑着店主的女儿消磨时间。

就在小丫头满脸通红准备要翻脸的时候，归不归身边的百无求突然指着大街上的一个人说道：“老家伙，你看看这不是那谁吗？那谁！说你呢！别动！”

百无求说话的时候，众人向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只见几个方士打扮模样的男人走在大街上，中间一个正是方士一门大方师的弟子邱芳。这个人不是还在海上陪着徐福大方师钓鱼吗？什么时候回到陆地上了？看来那俩大方师没说实话……

看到了吴勉、归不归和这两个妖物，邱芳和其他几个方士也是一愣。不过邱芳马上便恢复了正常，冲吴勉他们笑了笑，快步走到这间胡食铺子前。邱芳站在门口对着他们几个人行礼，说道：“在海上还和徐福大方师说起几位先生，想不到回到陆地几天，就在都城见到几位了。”

“那徐福老家伙是怎么说的？”归不归冲邱芳嘿嘿一笑，继续说道，“他没再打发一条鱼回来吗？上次是鲸鲛，这次呢？还是说邱芳你能者多劳，徐福派你回来要我们性命的？”

“归不归先生误会了。”邱芳微微一笑，说道，“鲸鲛是鲸鲛，邱芳是邱芳。鲸鲛的事情邱芳不知道，我只是做了徐福大方师吩咐的事情。这次邱芳回到陆地，是领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回来将上次在别院得到的私物赠予广仁大方师……”

“哦，徐福那个老家伙把那张床单子传给广仁了？如果老人家我猜得没错，你给徐福的是一张床单，那个老家伙还给广仁的只有半张，没错吧？”听到邱芳的话之后，归不归的小眼睛便眯缝了起来。停顿了一下后，看到邱芳笑而不语地默认了以后，他冲这位火山的弟子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既然你敢这么说，就是方士一门已经传开了，也没有什么别人得了。弄不好广仁、火山他们师徒俩还办了什么仪式来迎接这张床单，三个大方师围着一张床单转，方士一门也真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归不归猜得没错，为了这半张床单，火山在宗门里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仪式，甚至比他继承大方师的仪式还要隆重。广仁本来不想折腾，不过在火山的劝说之下，又为了彰显徐福大方师的余威，这才勉强答应了火山。除了守在洛阳城的吴勉和归不归他们几个之外，天下的修道之士几乎都知道那位传说中还在海上钓鱼的徐福大方师，给广仁大方师送东西了。

邱芳微微笑了笑，便要起身告辞。他这次前来新都洛阳，是奉了自己师尊之命，前来皇宫向皇帝敬献滋养身体的丹药。想不到刚刚进了洛阳城不久，就在这间胡食铺子里面见到了他不怎么想见到的归不归这几个人。

看到邱芳要走，归不归嘿嘿一笑，冲自己的便宜儿子使了一个眼色。只见百无求突然从铺子里面冲了出来，拦在了几个方士的身前，瞪了半天眼睛后，转头对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骂街干架也要有个由头啊。不能说他长得丑，老子就揍他吧？老子可没骂过无缘无故的街……”

“老人家我什么时候让你动嘴骂街了？”归不归苦笑了一声，又冲小任叁使了一个眼色。小家伙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随后身子一矮，直接钻进了地下。

小任叁消失之后，归不归看了有些发愣的邱芳一眼，一边从铺子里面走出来，一边笑嘻嘻地说道：“有件事便宜你了，老人家我几百年没见你们家徐福大方师了。既然你要回去找他复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咱们一起走，回去别说老人家我亏待你。我老人家出船出人出钱，你只要在船上指路就好。”

“这万万不可！”听到归不归说要跟他一起到海上见徐福，邱芳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连连摆手说道，“徐福大方师没下过法旨，说可以带外人回去。归先生你也曾经在徐福大方师座下为徒，还是不要难为我……”

“谁说的徐福没下法旨，外人就不能去海上见他了！”这时候，广治凭空出现在邱芳的身前。刚才他正愁眉苦脸地查看海图的时候，小任叁突然从地下蹿出来，告诉他在大街上看到了邱芳，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直接就撕了海图，使用五行遁法跟着小任叁赶到了这里。

见到邱芳之后，广治更是说什么都不放他走了。这下只要这个小方士敢说一个不字，他就直接动手，先制伏这几个方士。就算打断邱芳的双腿，也要把他带到船上去。只要能找到徐福，到时候他打断自己的双腿给邱芳赔罪都没有问题。

眼看跟着邱芳一起进京的小方士都拔出各自的法器，要和这个白发方士拼命的时候，归不归笑嘻嘻地走了过来。老家伙将广治和几个方士隔开，对着饵岛大方师首徒使了眼色之后，转身对邱芳说道：“你想想看，宗门那俩大方师干吗把你打发到洛阳城送丹药？有那么巧吗？能遇到老人家我们几个人也在洛阳……”

听归不归说到这里，邱芳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老家伙的话说道：“他们二位有意将我送过来，就是为了让送你们去见徐福大方师的，这是为什么？”

归不归哈哈一笑，看着这个想不明白的方士说道：“就因为你只带了半张床单回来……”

第七十五章



归不归这句话说出来，邱芳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他默不作声地将身边几位同门手中的法器按了下去，随后盯着笑嘻嘻的归不归，半晌都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这时候，归不归继续说道：“老人家我说句公道话，这个也不能怨你师尊和广仁。你带回的那半张改过的床单已经够惊艳了，他们俩也想知道另外半张床单再让徐福老家伙改改，会变成什么样子。”

说到这里，归不归停顿了一下，笑嘻嘻地看着呼吸有些紊乱的邱芳说道：“其实这件事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我老人家说你，你自己想想，其实你是被广治胁迫的。这个时候当然是回去找大个的做主了，带着他去找徐福，是杀是刚都是你们海上的大方师做主。不过咱们要先把话说明白，老人家我们这几个都是劝架的，这个可要说清楚。没有我老人家的话，广治疯起来，可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邱芳应付得了的。”

广治这个时候也不管归不归不仗义先把自己撇出去了，他冷冷地看着邱芳，说道：“我给你两条路，第一，回去向徐福复命的时候，带着我们一起过去。第二，你也不用向徐福复命了，把性命和你们那位大方师交代的事情一起留在这里……”

最后一句话打动了邱芳，这次出来徐福的确还交代了其他的事情。犹豫了半晌之后，他又恢复了之前小广仁的样子，微微一笑后，对广治说道：“广治先生也是邱芳师祖辈分的人物，要见徐福大方师不是我一个小方士能阻拦得了的。不过邱芳还有句话要提前告知广治先生，要见徐福大方师，就要有把命留在海上的准备。”

说到最后，邱芳的脸上堆满了笑意。笑得一旁看戏的百无求和小任叁都浑身不自在，两个没心没肺的妖物第一次有了不跟着他们出海的想法。

“如果见不到徐福大方师，你以为我还想活着吗？”广治有些凄厉地笑了一声，盯着满脸笑意的邱芳说道，“只要能见到徐福，我是生是死都与你无关……”

说话的时候，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有些心虚的归不归，随后继续说道：“如果我死在海外，还有一百一十一个同门陪着一起死……”

“说去见徐福说得好好的，你说什么死不死的？马上就要出海了，说这个晦气。”归不归心里虽然明白广治这是用自己的愧疚来算计他，这样的招数老家伙以前也经常用在别人身上。明明知道这是广治的计策，不过他还真的接不了这一招。这时，他只能站在广治这边对邱芳继续说道：“广治是生是死，你让徐福去操心就好了。等你的事情忙完了，咱们就准备出海。”说完，又转头对百无求说道：“傻儿子，你和你三叔跟着你邱芳大侄子。他是你的晚辈，洛阳城大，别让他跑丢了。”

“老家伙你放心吧，去茅房老子都跟着这个大侄子。”难得有一个辈分比自己低的人出来，百无求也不客气。不过广治还是有些不放心的，他也在一旁紧紧地守着这个唯一能带着他去找徐福的方士。

事到如今，邱芳想逃都逃不掉了。这时，他回头对自己的几位同门师弟交代了几句，向皇帝进贡丹药的事情就要麻烦他们几位同门师弟，自己要提前回去向徐福大方师复命了。

这次进贡丹药，邱芳本来也不是主事之人。归不归这边的人，这些小方士一个也惹不起。几个方士装模作样地商量了一番之后，答应邱芳提前离开。几个人还装腔作势地对归不归和广治说了几句诸如邱芳师弟掉了一根毫毛，两位大方师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狠话。

有了邱芳，归不归和广治对这几个小方士也没什么兴趣。他们几个人先带着这位火山大方师的弟子回到了他们的馆驿，把他交到待在这里没出去的吴勉手上，随后，归不归自己去皇宫向刘秀辞行。

得知归不归要离开洛阳，刘秀竟然还有些舍不得。如果不是阳虎师徒这几

天有些蠢蠢欲动想要去找归不归的麻烦，刘秀甚至还想再留他们几个人在洛阳多住几天，也给他出出主意，看看那位嫁不出去的东海公主应该怎么办。归不归暗示刘秀，妞儿这辈子还是一个人的好。明白了老家伙的心意之后，刘秀的心思才算彻底打消了。

当下，刘秀亲手写了文牒，让老家伙带着这个去海边码头，自然有人准备好官船、水手和一应的辎重。除了这个之外，皇帝还送了老家伙三驾马车和二十个人的马队，以备他们前往海边码头之用。

回到了馆驿之后，这些人准备了一番。第二天一早，便向官船集结的码头进发。坐在皇帝御赐的马车上，一路上还有二十个人伺候，这也算是难得的惬意旅程了。看到邱芳就在身边，一直都很急躁的广治安静了不少。

第九天的下午，这一行人终于到了海边的官家码头。一行人先是在码头上搭建了帐篷休息，随后，马队的头目进了附近的县城，用自己的名帖将县官老爷带到了归不归的身边。

看到了皇帝亲手书写的文牒之后，县官先是对文牒大礼参拜，随后要对归不归行礼的时候，被老家伙笑嘻嘻地拦住：“大人，我们这几个人非官非爵，没有你对我们行礼的规矩。咱们还是直接办事吧，陛下说的船只、水手等已经安排好了吗？”

虽然这几个人都不是朝中的官员，不过既然带着皇帝亲手所写的文牒，那就不是一般人。县官依旧陪着笑脸说道：“接到陛下圣旨的时候，下官已经着手安排了。现在码头上已经停靠了二十一艘大官船、五十八艘中等官船，二十人的小船停靠了一百零七艘，再过几日还有大小船只百余艘会停靠过来。”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对县官说道：“不用那么多，给我们两艘大船就好，其余的让他们都开回去吧，停在这里也碍事。”

县官点头称是之后，马上安排手下人挑选两艘大官船出来，然后将不需要的船只都打发回原地，尽快将航道清理出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县官又向归不归讨要此去目的地的海图，先让船老大计算出最快的航线。

“海图什么的不用了，我们是带着向导的。”归不归笑嘻嘻地指了指身边的邱芳，说道，“你让船老大尽管开船就好，他说怎么走……”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邱芳从怀里掏出一张绢帛，将绢帛递给了县

官之后，说道：“海图和航线上面都有，不过这张海图我是要留底的，请船老大照着上面再画一幅海图出来。还请大人亲自督工，只给船老大一个人看。之后画好的海图放在我这里，开船之后再给船老大。”

听着这件事就不小，县官接过来后，便亲自去找了船老大。归不归和广治都古怪地看了邱芳一眼，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小方士竟然真的随身携带海图。早知道当初在洛阳城中的时候，先想办法搜搜身就好了。现在除了这张海图，邱芳的身上还有没有藏了什么东西？

第七十六章



第二天上午巳时，两艘官船从码头出发。出海十里之后，邱芳将海图取出来交给了船老大。说来也怪，明明是船老大自己画的，不过还给县官的时候，他竟然已经记不得自己都画了什么。只隔了一夜，再看自己画的海图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

看了半天海图之后，船老大突然发现了什么，到船舱里面找到了吴勉、归不归几个人，陪着笑脸指着海图上面的一处所在对几个人说道：“几位大人，我们这船不可能到这片海域的。我们这艘船载着官商也是经常来往海外各国的，有几次从这片海域的附近路过，却没有到达过海图上的这个位置。大人们不知道，那片海域没有海风，我们这船借不到风力，根本不可能到达那里。是不是海图画错了？劳驾您把留底的海图再让我看一眼，或许昨天哪一笔没有勾对。”

“你画的海图没错。”邱芳冲船老大微微笑了笑，说道，“开你的船吧，到了那里自然有办法进去的。如果没有办法借风，我们就搬到后面那艘船上去。这艘官船的损失自然会有人承担，不会找你的麻烦。”

船老大心里虽然疑惑，不过听到这贵人都这么说了，自然也没有再推辞，回去继续指挥船只向着目的地进发。看着船老大走了以后，广治冷冷地看了邱芳一眼，说道：“你不会想要什么花样吧？看不到徐福，谁也救不了你。”

“已经到了海上，我还能要什么花样？难不成要跳海逃走吗？”邱芳轻轻地笑了一声，说道，“广治先生你还是想一下见到了徐福大方师之后，要说些什么吧。”

“邱芳，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不会好好说话吗？”听了邱芳的话，归不归的眉头就皱了起来。顿了一下后，他又继续说道：“学谁不好，一定要学广

仁。你刚才说话的样子和他一模一样，要不是你们俩的相貌差得太多，老人家我都以为你是他在外面养的儿子。”

邱芳微微一笑，正要回答归不归的时候，自己的眼前突然一花，一直在床上躺着的吴勉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这位白发男人的手一伸，对邱芳说道：“把海图拿出来，我要看……”

邱芳愣了一下，脸上的笑意终于消失，抬头看了一眼吴勉，又看了看船舱外面的大海，叹了一口气之后，还是将怀里的绢帛海图取了出来，交到吴勉的手上。

“老人家我先把话说明白，这可不是我老人家让他这么干的。见到了徐福——大方师之后，邱芳你可不能把屎盆子扣在我的身上。”话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个时候归不归已经到了吴勉的身后，伸着脖子瞅着吴勉手中的海图。

这个时候，广治也凑到了吴勉的身后。本来他还不想太得罪邱芳，不然早在洛阳城的时候已经去搜他的身了。现在吴勉已然动手，自己看一眼也没什么罪过。

不过广治和归不归两个人看到海图的时候，眉头便同时皱了起来，只见吴勉手上的绢帛上面画着一幅古怪的图像。广治长年在饵料岛居住，看海图自然家常便饭一样。归不归当年也有在海上数次来往波斯的经验，这样的两个人竟然都看不懂邱芳绢帛上面画的是是什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小孩子的信手涂鸦。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之后，广治转身出了船舱。吴勉又看了几眼之后，将这幅绢帛图还给了邱芳。就在这个时候，船舱外面响起广治的声音：“刚才你拿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海图！”

说话的时候，广治已经走进了船舱。他将从船老大手里要来的海图丢在了邱芳的面前，冷冷地说道：“这个是你让船家画的海图，和你的根本就不是一张图。还要再要花样吗？找不到徐福，你就陪我一起死在海上！”

“船家画的就是这幅海图。”邱芳微微笑了笑后，说道，“广治先生你想得太简单了，徐福大方师的所在之地，如果那么容易找到的话，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早就找到他老人家，然后跪请徐福大方师归流了。”

说话的时候，邱芳站了起来。他将自己的外衣脱掉，只见他的身上除了刚才

那张绢帛之外，还有一点零散的金子，剩下的便再没有什么了。冲归不归和广治笑了笑之后，他指着自己的贴身内衣，说道：“还需要我脱个一丝不挂吗？”

“好好的脱什么衣服？当初都是好好的孩子，跟着徐福二百来年怎么就这样了？”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笑眯眯地将地上的衣服捡了起来，给邱芳披上。随后，他又将绢帛拿在手上，回头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去，把船老大喊过来，就说有好事情便宜他。”

片刻之后，百无求将船老大带了进来，归不归笑嘻嘻地将刚才从邱芳身上摸到的一块金裸子扔给了船老大，随后说道：“刚才老人家我一个不小心，把你画的海图扔海里了。这样，金子算是给你的辛苦钱，你照着这个再画一张海图出来。”

见到这几位贵人这么大方，船老大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客套了几句之后，便喊来自己的伙计，跪在船舱里面照着归不归手里的海图又画了一张，就在船老大照葫芦画瓢地描绘海图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归不归和广治两个人的眼睛都直了。

只见船老大画的海图和邱芳手里的海图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归不归悄悄地将船老大昨天画的海图拿了出来，对比之下，和他现在画的一模一样，不知道这个船老大是怎么照着邱芳的海图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等到船老大画好海图之后，邱芳微微地笑了笑，对广治和归不归说道：“还需要这位船家再画一幅海图吗？不过我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再麻烦他的话，就要你们几位破费一下再给船家一点辛苦钱了。”

广治摆了摆手，打发走了船老大之后，看着邱芳将自己的绢帛收了回来。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对邱芳说道：“原来这是一件法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法器。”

邱芳完全不理睬广治的话，收好了法器之后，微笑着对面前这几个人说道：“还在怀疑我不想带你们去见徐福大方师吗？其实现在你们应该开始害怕了，毕竟徐福大方师不是谁想见都可以见到的。还是那句话，见了徐福大方师就要做好必死的准备。不过，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没有什么后悔的！”广治叹了一口气后，退回到船舱的角落里。随后，学着吴勉的样子将眼睛闭了起来。

归不归看着邱芳身上收藏绢帛的位置，嘿嘿一笑，说道：“有术法的人看不到绢帛上面的海图，真不知道徐福这是在防谁呢？老人家我离开方士一门这么久了，总不能说是在防我老人家吧？都是大方师，你们家徐福就那么不待见自己的弟子吗？”

“归不归先生这话，邱芳不敢接。”邱芳笑了笑后，对老家伙说道，“徐福大方师只是清静惯了，不喜欢被人打搅。”

第七十七章



两艘大船在海上行驶了七天七夜。之前前往饵岛的时候，百无求已经把晕船的体质调整了过来，要不然的话，现在二愣子已经吐得直不起身子了。

虽然海上的生活很是无趣，不过有百无求和小任叁在，怎么也会找到一点乐趣的，两个妖物每天不是坐在甲板上钓鱼，就是跳进海里戏水。而且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几个带着皇帝文牒的贵人，准备航海辎重的时候，除了一些忌讳的事物之外，完全都是按着皇帝御驾准备的。出海第五天的时候，吴勉这几个人竟然还能吃到蔬菜，这个已经能看出这些官员的巴结了。

到了第八天一早，船老大匆匆忙忙地到了吴勉、归不归他们居住的船舱。他直接对邱芳说道：“邱老爷，咱们已经到了海图上标注的位置。这里借不到风，我们这艘船现在一动不能动。您老要是现在还想回去的话，我让后面的船把咱们拉出去。”

“让后面的船停在那里不要动。”邱芳说话的同时已经站了起来，他走出了船舱，站在船头原地转了一圈之后，对船老大说道，“船家，你把船头调过来，对着我手指的方向。”

没有风力就算只是调头也很麻烦，船老大指挥众水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将船头调到了邱芳手指的方向。随后，邱芳将自己的双臂伸展开，开始慢慢地前后摆动了起来……

随着邱芳手臂的摆动，船上的风帆突然绷紧，开始呼呼地抖了起来。

“有风了！”水手们见到之后，都惊奇地大喊了起来。他们都是常年在这条航线上跑的，知道这片海域的古怪。之前有海船无意中闯进了这片海域，只能等着其他路过的大海船用绳子把船拖出去。因为一直没有海船路过，死在这片海域

的船员也不计其数。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强劲的海风，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之前停在这里的时候，船老大也没有通知船员下锚。现在出现了海风之后，这艘船便快速地向前行驶，全速向着这片海域的中心驶去。现在船上的众船员都知道他们这艘船之所以能够行驶，都是这个方士的手段，心里开始对这个一直都客客气气的方士产生了敬畏。

没过多久，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团乌云。厚厚的云朵里面不断有闪电打下来，将本来没有一丝波澜的海面激起一人多高的浪花。看到前面海面上的情形之后，船老大急忙跑到了邱芳的身边，满脸惊恐地说道：“方士爷爷，不要再往前开了。看前面这雷打得，过去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邱芳冲船老大微微一笑，说道：“怕就躲到船舱里面吧，在里面雷电伤不到你们的。”看着船老大依旧磨叽个不停，火山的高徒不再理会这些船员。他双臂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艘船快得好像要从海面上飞起来一样，直向面前不停打雷的位置冲过去。

看到邱芳不打算停船，船老大又跑到吴勉、归不归和广治他们这里连声哀求。不过他们几个人都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眼睛都盯着邱芳手上的动作。眼看这艘大海船好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到了乌云之下。

“都进船舱！”船老大大吼了一声之后，带着手下的水手们冲进了船舱。他们进去之后，都手扶着船舱的窗口，如果他们这艘船被雷电劈中，他们要赶在沉船之前跳进海里，命好的话，还能游回到另外一艘船那边。

就在他们躲进船舱之后不久，黄豆大小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邱芳还是没事人一样站在船头，继续晃动着手臂指示大海船向着乌云的深处行进。而吴勉、归不归和广治这些人眼睛都盯着邱芳，生怕他突然跳进海里，借水遁逃走。

不过邱芳一点逃走的意思都没有，随着大船向乌云中心越来越近，这些人几乎能看到邱芳脸上的笑意也开始越来越浓。

大船在乌云之下行驶了半个时辰之后，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声野兽的吼声。随后就在远处的海面上，一条巨大的海鱼从海里跳了出来。大鱼跃进海里掀起的巨大波浪，差点将他们这艘海船掀翻。

大鱼出现之后，便开始不停地在海里跃进跃出。一波一波的海浪将这艘船

晃得左右摇摆，每一次海浪掀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是邱芳左右风向来控制这条大船，现在他们已经在海里喂鱼了。

看着邱芳没有慢下来的意思，依旧控制着大船向那条大鱼扑腾的方向驶去。广治终于忍不住开口对站在船头的邱芳喊道：“你带我们去哪？我们是来找徐福的！你说徐福就在大鱼的肚子里吗？”

邱芳手上的动作不停，回头看了广治一眼之后，笑着说道：“广治先生不是立志要把性命留在海上吗？怎么，这是要改变主意吗？晚了，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徐福大方师了。广治先生，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要学会对徐福大方师用尊称……”

“刚才就看着这条大鱼不小，现在近一点看，更是大。”没等邱芳说完，站在邱芳身后的二愣子指着远处那条来回扑腾的大鱼说道，“老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它这一口就能把我们这条船吞下去吧？这么大，老子就算活得长久一点，这辈子也吃不了这么大的一条鱼。”

这条鱼粗看也有几百丈长，光看鱼头和它张大嘴时候的样子，和百无求说的一样，把他们这条船吞下去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这还是隔了一段距离，如果就在身边的话，那压倒性的震撼会让人不寒而栗。

邱芳也不恼怒二愣子打断了他的话，微微一笑后，继续控制风力让这条大船向着大鱼那边飞速地行驶过去。随着不断靠近大鱼，那巨大的压迫感也跟着越来越大。

距离大船还有四五百丈的时候，大鱼突然停下，半个脑袋露出海面。随后它张开了嘴巴，开始拼命地吸进海水。大船本来就是顺风行驶，现在被海水引流，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大鱼的嘴巴行驶过去。这个时候别说是邱芳控制大船，就算他控制风力想要调头，都不可能躲过大鱼的嘴巴了。

这个时候，小任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怯意，小家伙紧紧地抓住百无求的大腿，对这个二愣子说道：“大……侄子，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害怕？咱们真进了鱼肚子，八成就要被它消化之后，才能出来了。这样你都不怕？”

“怕个屁！”百无求哈哈大笑，看着自己的三叔说道，“不就是同归于尽吗？老子这么多年一直都盼着这天早点到来，下辈子咱们当哥们处，你做老子的弟弟，谁敢欺负你，和哥哥我说！”

百无求说话的同时，一个漆黑的猫头从他的衣服里面钻了出来。看到了远处张开大嘴正准备吞噬他们的那条大鱼，黑猫全身的毛发都炸开了，颤着声音叫着：“孽……孽……”

第七十八章



距离大鱼还有百八十丈的时候，就连广治都有些慌了。他已经把自己的长剑法器握在手中，看了一眼无动于衷的邱芳之后，广治先下手为强，手腕一抖，将手中的长剑朝远处的那条大鱼甩了过去。

长剑好像离弦之箭一样，向着大鱼身上飞了过去。一声巨响后，射在鱼背上的长剑变成了无数铁屑散落在半空中。在落入海中之前闪过了一道火花，随后数不清的铁屑在半空中被烧得干干净净。

自己的法器是师尊精卫所赠，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广治视为珍宝。靠着这柄长剑，广治数次将强敌变成剑下亡魂，现在这柄长剑竟然连鱼鳞都刺穿不了。这时候，一直在说自己要把性命留在海上的广治，才有了死在这里的意识。

不过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倒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两个人没有看向远处的大鱼，都盯着邱芳。就在距离大鱼还有十余丈的时候，老家伙突然嘿嘿一笑，对邱芳说道：“这个也是徐福大方师做出来的吗？”

邱芳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回头冲归不归笑了笑，说道：“你马上就知道了……”就在他最后一个字出口的时候，这艘大海船已经被小山一样的大鱼吸进了嘴里。

此时周围瞬间黑了下来，就连吴勉、归不归和广治这样可以借助术法的人，也什么都看不到。幸好片刻之后，众人的眼前便有了一丝光亮。

借着这点光亮，几个人能看到他们是在一个类似河流一样的地方。由于光亮实在太弱，他们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景物都是什么样子，只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气息。广治本来还想使用控火术来制造一点光亮，不过黑暗当中的归不归发现了他的意图。老家伙还有心情笑了一声，随后对广治说道：“我们

是在鱼肚子里，你不是想惹怒它，让它快点把我们消化了吧？”

广治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停止了手上动作。在黑暗之中，他对归不归说道：“到最后我们还不是要被这条大鱼消化掉吗？”

“不到最后你又怎么知道？”归不归再次笑了笑。随后，他对邱芳说道：

“不是老人家我在背后议论人，你们家徐福大方师就这么喜欢故弄玄虚。好好地躺在船上晒晒太阳不好吗？一定要做出这么一条大鱼……邱芳，你在吗？邱芳……”

归不归的话说完，也不见邱芳回答。幸好这位火山大方师弟子的气息还在。就在归不归继续喊他的时候，本来还在缓缓前进的大船突然加快了速度。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艘大船突然下坠，就好像从悬崖瀑布上面掉落下来一样，片刻后，又重重地落在了一片海面上。

这时候，众人的眼前已经豁然开朗。虽然还是漆黑一片，不过他们的眼睛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实景了。他们这艘船虽然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肯定不是在大鱼的肚子里了。

只见天空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还有一轮新月挂在天空中。他们被大鱼吞进肚子之前，虽然是乌云密布，不过好歹也是白天。怎么感觉只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深夜？

除了天色的变化之外，一直站在船头呼风驾船的邱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在从高空坠下的一瞬间，这位火山大方师高徒的气息突然消失。这时，几个人找遍了这条船，除了船舱里面那十几个已经晕倒的船老大和水手之外，再找不到一个活人了。看来邱芳就是在大船坠落的一瞬间，已经跳海远遁了。

“刚才的那条大鱼是徐福做出来的法器？”这个时候，广治终于明白了。他愣愣地盯着归不归继续说道：“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法器？就连天下炼器第一人百里熙都打造不出来。”

“现在知道你们家精卫大方师为什么干不过徐福了吗？”虽然邱芳遁走，不过归不归却不怎么懊恼，笑了笑之后，继续对广治说道，“虽然老人家我在背后说过几句徐福的坏话，不过凭良心来说，那个老家伙也算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天才了。术法、法阵什么的就不去说了，炼制出来的法器，就连百里熙都是

亲口称赞的……”

“老家伙，看着到了徐福的地盘，你就开始拍他的马屁了，是吧？”吴勉在一边冷笑了一声后，对归不归说道，“拍马屁之前，你先想想现在怎么办吧。邱芳已经逃了，徐福还没有找到，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出去都不好说。”

“那就在这海上漂着钓鱼也不错。”归不归嘿嘿一笑后，伸手在头顶上比画了一下。随后他对自己的傻儿子和小任叁说道：“有风，咱们这艘船还可以继续走。把船舱里面的船老大他们都叫起来，睡得够久了，起来干活吧！”

刚才从高处掉落下来的时候，船老大他们已经被震晕。当他们迷迷糊糊地被百无求揪起来之后，跑到甲板上看到漫天的星斗都是一脸的诧异。船老大凑到了归不归的身边，小心翼翼地说道：“老爷，我们这是睡了多久？一睁眼都到晚上？咱们这是在哪里？那位邱老爷呢？”

“也没太久，就是三天三夜吧。”归不归胡说八道了一句，先把自己惹得哈哈大笑，随后对船老大继续说道，“姓邱的已经去打前站了，现在有风了，你来驾船迎着月亮那边走。记住了，一定要迎着月亮走。”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从大鱼肚子里面出来了，船老大也没有多想，听了归不归的吩咐驾船迎着月亮一直行驶了过去。船老大离开之后，广治对归不归说道：“现在邱芳逃了，你又怎么知道顺着月亮走就一定能找到徐福？”

“因为老人家我叫作归不归。”老家伙冲广治笑了笑后，指着自己的鼻子继续说道，“天底下如果有人能猜出徐福心里是怎么想的，那就只有我老人家……”

“你指的是他把你关在苗疆一百年的事吗？”没等归不归吹嘘完，吴勉已经将话接了过去，一句话便将归不归噎得没话可说。老家伙干笑了一声后，回头对正在掌舵的船老大说道：“老人家我不是让你迎着月亮走吗？这船为什么不走直线？”

老子不得先调头吗？船老大心里有火也不敢发，只能陪着笑脸解释了几句。不过挨了归不归一顿骂之后，老家伙片刻之后又扔给他一块金镲子：“拿着，老人家我看你顺眼。好好驾船，朝着月亮走……”

船老大驾船足足行进了七八个时辰，不过天上还是漫天的星斗，始终没有看到天亮，船老大心里又开始隐隐有些不安起来。不过和之前那条大鱼来比都

不算什么事，看在归不归给的金镞子的分上，船老大也没有再去询问。

算着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他们这条船竟然一直都在黑夜当中行驶。众船员越来越不安，甚至有人在说他们都已经死了。不过死在海里，魂魄被拘在这船上而已。

就在众人惶惶不安时，站在船头的一名水手突然说道：“前面有船！好多船！”

第七十九章



水手说话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也发现了前方密密麻麻的船队，船上都是灯火通明的。这支船队就好像凭空出现一样，两个人一直都守在船头，却也是突然发现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船队。

看到了船队之后，广治有些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对归不归说道：“当年徐福就是率领船队前往东海寻找仙山的，他会不会就在船上？我是精卫大方师的弟子，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不去搭救我的同门？”

“我的广治师兄，你现在才开始想起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归不归看着对面的船队也是有些不太自然，按他对徐福的了解，这个老家伙八成就住在船上。现在马上就要见到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了，老家伙的心里也在打鼓。一旦说到一半的时候徐福翻脸，他们这几个人就都不用回陆地上了。

这次归不归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来找徐福，除了帮广治搭救饵岛众方士之外，还有就是想着多说点好话，让徐福将自己身上的封印解开。这都几百年过去了，那个老家伙的怒气应该也消得差不多了。自己再多说点拜年的话，看和自己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分上，徐福差不多也该给他解开封印了。

再者就是身边这个白头发的吴勉了，当初徐福临走的前一天，对这个年轻人好得就像是见到了失散在外面的亲儿子一样。现在说翻脸就翻脸，还派了一条鱼回来追杀他。虽然说现在看起来那个死了的鲸鲛八成是为了其他目的，不过保险一点，还是让徐福说明白点好。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说？再说了，说到操控国运的话，他的大弟子广仁才是主谋。只不过他做得滴水不漏，没有被抓到破绽而已。

三个人各怀心事，眼睛盯着越来越近的船队，都在想着见到徐福之后要说

什么。只有两只妖物没有什么心思，正在猜测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晚饭会请他们俩吃什么。

终于到了船队的跟前，不过归不归的心里却隐隐有一丝异样的感觉。对面的船队感觉不到一点人的气息，不过船上的人跟着徐福二百多年了，隐藏住自己的气息还是不成问题的。此刻，除了让自己宽心之外，归不归也做不了什么。

难得地皱了皱眉头后，老家伙站在船头，对着对面的船队喊道：“船上有人吗？劳驾向我敬爱的徐福大方师通报一下，就说他老人家曾经的弟子归不归迷途知返了，前来向徐福大方师谢罪，当初归不归也是多吃了几杯酒，才口无遮拦……”

“徐福大方师，精卫门下弟子广治，前来参拜大方师。”没等归不归表现完，一旁的广治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继续高声说道：

“请大方师念在精卫与您昔日同门的情分上，前往饵岛搭救岛上众方士……”

“广治，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你这可就有过分了。等我老人家说完你再说不行吗？你这样抢话你师尊精卫知道吗？”

“归不归，等你说完天就亮了。我饵岛上的是大事，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性命和你来比，孰轻孰重？”

就在归不归和广治为了抢话争辩起来的时候，对面船上终于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你们俩要吵到什么时候？要不你们俩先在这里决斗，活的那个人过来？”

说话的声音带着天生的刻薄，竟然是原本站在他们俩身边的吴勉。吴勉趁着他二人争辩的时候已经到了对面距离他们最近的船上。看到两个人都住了口，吴勉继续说道：“船上没人，你们是要继续吵下去，还是先过来看看？”

船上没人，可上面灯火通明的不像是没人的样子。归不归和广治也顾不上礼节了，两个人同时施展腾空之术飞到了对面的船上。在船上来回转了一圈之后，果然和吴勉说的一样，船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徐福大方师！你在船上吗？”看到这艘船上没人，广治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此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不停地使用术法在这一百多艘大船上来回地穿梭着，不过始终看不到哪艘船上有人出现。

“老家伙已经躲了。”这个时候，来到最大一艘船上的归不归已经明白了过来，苦着脸对身边的吴勉说道，“幸好见过了那位楼主，广治现在还有一线

希望。要不然的话，他现在能把我们俩活吞了。如果姬牢还是没有想出办法的话，咱们俩就赶紧逃吧，这辈子都要躲着广治走……”

“归不归先生，你刚才说要躲着谁走？”老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这人一声轻笑后，又继续说道：“我奉徐福大方师之命，在此迎接几位先生。可以的话，请广治先生一起过来吧。”

说话的时候，之前突然在船上消失的邱芳从船舱里面走了出来。这时候他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套方士的服饰，看他的样子好像刚刚梳洗了一番。

看到邱芳突然出现之后，归不归并不感到意外。老家伙嘿嘿一笑，对邱芳说道：“娃儿，刚才你突然消失，老人家我还以为你掉到海里喂鱼去了，还难受了几个时辰，想不到你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怎么样？徐福大方师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几个人说吗？”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有意将自己的声音传了出去。片刻之后，邱芳凭空出现在归不归的身边。归不归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邱芳，说道：“徐福大方师人呢？为什么整个船队只有你一个人。”

“徐福大方师正在清修，不会出来与各位相见的。”邱芳微微一笑之后，转头对归不归说道，“不过徐福大方师有句话让我转告归不归先生，不要指望他老人家会解开你身上的封印。你找错人了，徐福大方师当年已经对你说得很清楚了，谁放你出来，这个人就会解开你身上的封印……”

“那我饵料岛上一百一十一名方士同门呢？谁来解救他们！”听到徐福不会出来相见，已经火急火燎的广治终于发作。当下他冲到邱芳的身边，抬手就要去抓这个小方士的脖子，看样子广治要将这股火都撒到邱芳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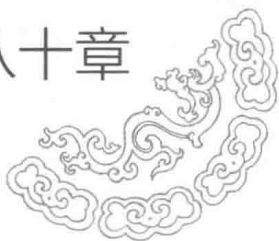
广治刚刚到了邱芳的身边，邱芳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这位饵料岛大方师的生徒便倒着飞出去几十丈远，“扑通”一声跌落到了海里。广治和邱芳二人的术法本来相差甚远，想不到只是十几个时辰不见，邱芳的术法竟然高深了数倍。现在就算是归不归和广治联手，都未必能把他怎么样。

“原来你也借了徐福大方师的术法！”看明白之后，归不归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就说你怎么敢一个人留在这里等我们，原来是已经借了术法。怎么，徐福借给你术法，是想借你的手了结我们几个人吗？”

“归不归先生误会了，徐福大方师只是借了邱芳一点自保的手段。”邱芳

微微笑了一声后，将放在甲板上面的一块石板立了起来，随后对他们几个人说道，“刚才广治先生太心急了，没有听完我的话。徐福大方师虽然不会出来相见，不过你们有什么话，还是可以向他老人家询问的……”

第八十章



将光滑得好像镜子的青石板立起来之后，邱芳掏出一块丝巾在上面仔仔细细地擦拭了起来，随后对吴勉、归不归和广治说道：“几位先生有什么要问徐福大方师的，可以开尊口了。”

归不归嘬了嘬牙花子，对浑身湿漉漉，刚刚爬上船的广治说道：“老人家我对一个石板张不开嘴。那谁，广治你不是着急吗？你先来。”

“你在戏耍我们饵岛一支的方士吗？”听明白怎么回事情的广治勃然大怒，他认定这是徐福在戏耍他这一支的方士，豁出去一死，对邱芳大声吼道，“这次广治来见徐福，就没有打算活着回……”

“你为什么派鲸鲛来杀我？”没等到广治说完，吴勉已经不言不语地到了石板的面前。当他说完这句话后，只见青石板上出现了几道水痕。随后这些水痕很快便组成了一句话——操控国运的下场如此。

看到了石板上出现的字迹之后，广治马上闭上了嘴巴。就在他愣神的时候，归不归笑眯眯地凑到了吴勉的身边，对青石板说道：“咱们俩还是第一次这么说话，我都有点不大适应了。你说这么多年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把我关在苗疆一百来年。那什么，我也知道错了。看在当初你去看隔壁王花氏洗澡，我给你放风的分上，再给一次机会，解了我身上的封印得了。这么多年了，身上没有术法，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没等归不归说完，青石板上又出现了字迹。不过这次石板上只有一个字——滚。

归不归哈哈大笑，转身退到了吴勉的身边。白发男人看了老家伙一眼之后，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还怀疑石板上面的话是假的吗？”

归不归笑了笑之后，回答道：“当年老人家被徐福赶出方士宗门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那个老家伙也回答了这么一个字，小玩意儿不错，是那个老家伙的手笔。”

归不归有胆子敢这么说话，除了试探石板上面的字迹是不是徐福所写之外，也是看准了徐福不会把解开自己封印的法子说出来。看来自己这解开封印的希望还是在身边这个白头发男人的身上。

片刻之后，石板上面的水痕便慢慢地被风干。除非再有人问话，否则怎么看都是一块普通的石板。

见到从归不归的口中已经证实了石板上面的话正是徐福所说之后，广治不再犹豫，向前几步跪在了石板之前，稳了稳心神之后，说道：“请大方师搭救饵岛方士一脉。饵岛方士误服了按您留在别院的丹方炼制的丹药，再有数年便会发狂而死，看在他们曾经和您同门一场的分上，还请大方师您大发慈悲，救救这些方士吧。”

广治的话说完之后，青石板半晌都没有反应。饵岛大方师首徒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回答，正要再说一遍的时候，只见石板上面慢慢地现出了字迹——饵岛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广治仍跪在石板前面苦苦哀求，不过不管他怎样哀求，石板上面始终就是这十个字——饵岛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大方师你要眼看着饵岛方士一脉消亡吗！”看到石板上面不变的几个字之后，广治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来。大吼一声之后，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对着面前的石板继续说道：“徐福！丹药是你改的不是！饵岛方士因为你的丹方要被灭门了，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饵岛一脉死绝吗？”

这一次，石板上很快便出现了新的字迹——邱芳，让他清醒一下。

“谨遵大方师法旨！”话没有说完，邱芳已经到了广治的身边，轻轻一推他，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身子便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再次落入到海水当中。

邱芳站在船边对水下的广治说道：“广治先生，冷静了吗？如果你不再对大方师如此无礼的话，我便让你上来。”

广治在海里继续破口大骂，随后还想要使用腾空之法飞回来，再用控火术

将这一百多艘大船烧毁。就在他要飞离海面的一瞬间，只见以他为中心的海面瞬间冰冻了起来。广治被裹在冰块里面，连他一起也被冻成了冰坨。

随后，邱芳回到了石板前，恭恭敬敬地说道：“大方师，广治先生现在还在冷静。请大方师示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是留在这里还是送他轮回。”

几乎就在邱芳话音落地的同时，石板上面又出现了字迹——广治之命，不在这里，也不在饵岛，由他去吧。

邱芳答应了一声之后，却没有马上将广治从冰块当中解救出来，只是站在船头看了他一眼，看样子还要让他再冷静一下，才会把他救出来。

好在广治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也不用担心会把他冻坏。此时吴勉又走到了石板前，说道：“你还要继续派人回到陆地杀我吗？”

石板马上给了答复——你还要继续操控国运吗？

“现在的皇帝不错，看着也顺眼，我干吗还要改变国运？”吴勉冷笑了一声后，继续说道，“不过以后就不好说了，谁知道后面有哪个皇帝我看着不顺眼了，杀了也就杀了，国运操控也就操控了。”

吴勉说完之后片刻，石板上面又出现了字迹——那我等你，你什么时候操控国运，我什么时候便派人回去了结你。

白发男人看到之后，张狂地仰天大笑，笑声过后对着石板说道：“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我一定等你。”

“吴勉，差不多了，也该让老人家我和徐福大方师说两句了。”这个时候，归不归走到白发男人的身边。吴勉白了归不归一眼之后，转身退到了一边。

看到了吴勉将位置让出来之后，老家伙笑嘻嘻地对着石板说道：“几百年不见了，本来还以为咱们俩还能有缘见一面的。唉，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这次正经说，你，还会回到陆地吗？”

这一次，石板上面什么字迹都没有出，老家伙又重复了几遍，石板上面依旧什么都没有。停顿了一下后，归不归突然古怪地笑了一声，对着石板重新说道：“既然你都没有想好，那么我再换个问题。方士一门——你真的打算放弃了吗？”

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石板上还是半晌都没有回答。不过这次归不归不再催促，只是笑眯眯地盯着石板，过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工夫，石板上面终于再次出

现了字迹——天下万物，顺其自然就好，不可强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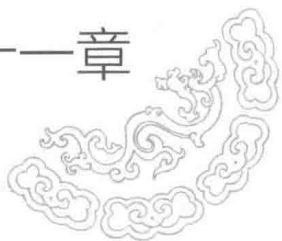
“不可强求……”归不归笑了一声，看了一眼被冻成一个大冰坨的广治，随后继续对着石板说道，“自己的门派都不打算要了，分支的饵岛方士自然更无所谓了。我说句公道话，饵岛那些方士是躲起来自己过瘾的，能帮的话你还是帮一把吧。”

这次没等老家伙说完，石板上面已经出现了新的字迹——你也要和他一起下海冷静一下吗？

“你不喜欢听，那我就不说了。”归不归冲还在海里一动不动的广治叹了一口气之后，脸上又恢复了笑容，说道，“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不肯解开我的封印，那么总得告诉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能解开封印吧？”

石板上只出现了三个字——问吴勉。

第八十一章



广治从冰冻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在自己的船上，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船舱里面。

因为被冻得太久的缘故，广治对冰冻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他只记得自己到了徐福的大船上，至于上船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是邱芳出现了，至于后面自己是怎么被冰冻的，他是一点都记不得了。

在床榻上缓了半晌之后，广治这才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随后捂着疼痛欲裂的脑袋，一步一晃地走出了船舱。出来之后才发现他们这艘船还是在那片星空之下，船后的海面上还能看到那一片密密麻麻的船队。看来吴勉、归不归也是刚刚带着他回来不久。

吴勉、归不归两个人站在甲板上，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老家伙正不停地对翻白眼的吴勉说道：“你再想想，是不是漏了什么？老家伙的话你也听见了，老人家我能不能解开封印，就靠你了。你再想想，当年那个老家伙就没有暗示什么……”

广治正要开口想问的时候，只听见身后破锣一样的声音喊道：“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刚刚还冻得梆硬，这才一会就能满地溜达了。老家伙！那个谁起来了，你们不过来看看吗？”

百无求喊话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已经回头看见了广治。老家伙嘿嘿一笑，走过来说道：“怎么样？现在冷静了吧，不是老人家我说你，对徐福你就应该多说点拜年的话。你那火爆脾气都快赶上当年的火山了！”

听到归不归提到徐福名字的时候，广治的眼睛就瞪了起来。他急急忙忙打断了老家伙的话：“你说徐福出来了？他都说什么了？我们饵岛方士要怎么

办？他给的方子你收好了吗？在哪里？”

看到广治的样子，归不归先是微微地怔了一下，明白过来广治不记得船上发生的事情之后，笑咪咪地对这位饵岛大方师首徒说道：“你不记得徐福那艘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记不记得邱芳出来了？”

看到广治点头示意记得邱芳，不过之后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之后，归不归叹了一口气，随后继续说道：“不记得也好，要不也是一块心病。这样，你就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忘了你来找过徐福，回到陆地上再找找其他的办法。天下万物相生相克，总归会找到消除丹毒的法子。”

归不归不说还好，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广治便急了。如果不是这船上都是这老家伙的人，现在他就一把揪住老家伙的衣服领子，直接逼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广治耐着性子不断请求，归不归这才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这可是你让我老人家说的，你要是接受不了要死要活的，老人家我可不负责任。是这么回事，上船之后邱芳出来说徐福大方师不想见我们，让我们哪来的再回哪去。后来在我老人家的一再恳求之下，徐福那个老家伙才算露了面。看在我们过去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分上，他把解丹毒的方子交给你了。谁知道，这个时候你竟然……”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随后继续说道：“谁能想到你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收了方子之后竟然开始和徐福争论起谁才是方士一门的正统。说到最后还说让徐福把方士一门正统的名号让给你的师尊精卫，算着大方师已经传了下来，就应该是你来继承大方师的名号。几句话就和徐福闹翻了，你也知道那个老家伙的心眼不大。他直接把给你的方子又抢了回去，然后让邱芳把你打到海里冰封了起来。老人家我苦苦地哀求之下，他才肯让我们俩把你带回来。不过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已经下了法旨，如果你胆敢再去他那里聒噪，不等丹毒发作，徐福那个老家伙就要亲上饵岛，将那里的方士杀个片甲不留。”

说完之后，归不归再次叹了一口气。看了已经目瞪口呆的广治一眼之后，他继续说道：“唉，本来已经办成的一件事，可惜了……”

“因为我，把这么大的一件事耽误了……”广治心里对归不归的话深信不疑。这也归功于他师尊精卫这么多年以来的谆谆教导，饵岛大方师一脉本来就

自我宣称是方士一门的正统。每天除了早晚课修炼之外，就是想着如何夺回方士正统。只不过精卫知道自己这一脉除了广治之外，其余的人和徐福门人的术法相差甚远。饵岛大方师也没有真的想通过术法夺回方士一门正统。他们除了每天喊喊口号之外，剩下的就是考虑如何以德服人，讲道理说服徐福、广仁之流交出宗门大权。这样看来，他完全有可能在得到丹方之后，借着这次见到徐福的机会，让他交出宗门的控制权……

如果不是自己死不了，现在广治跳海的心都有了。好不容易平复了心绪之后，这位饵岛大方师首徒对老家伙说道：“方子毁了……还有其他可以解除丹毒的法子吗？”

“老人家我也厚着脸皮去问徐福了。老人家总算看在当年我们那点情分上，给我指了一条路。”归不归拍了拍广治的肩膀，算是安慰了他。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老人家我说了姬牢那件事，徐福让我们去找他。说当年的丹方是那位楼主留下来的，他会有办法想到方子的。”

“姬牢……”广治默默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眼珠在眼眶里面转了一圈，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归不归猜到他在想什么，正要点破的时候，冷不丁站在一边的吴勉开口说道：“别指望想找到神识来要挟他，广治，小心他一把火先把你们饵岛烧得干干净净。”

有关姬牢和两个神识的事情，归不归曾经说给广治听过，现在他的确也在打这个主意。听到归不归的话后，广治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对面的白发男人说道：“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指望你们了，姬牢是什么人我知道，能不能从他那里搞到解丹毒的方子，我就只能拜托你们两位了。”

说完以后，广治蔫头耷脑地回到了船舱，直到大船回到陆地才出来。

与此同时，徐福船队的百余艘大船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影。这些人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该修炼的修炼，该进行日常事务的也继续手中的活计。

吴勉、归不归刚刚离开的大船上，头发花白的徐福终于现出了真身，看着身边恭恭敬敬的邱芳说道：“那条老狐狸已经走过了这条航道，等他们回去之后，你找人重新修改航路。在这里待了几百年，也应该出去晒晒太阳了。”

邱芳答应了一声，随后就近找了同门执行好徐福大方师的法旨。看到自己给火山挑选的弟子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徐福微微地笑了笑，喝了一口自己酿造的蜜酒之后，对邱芳再次说道：“我知道你有问题要问，开口吧，今天给你一个特例。”

邱芳恭恭敬敬地行礼之后，向徐福说道：“依弟子愚见，大方师本可以借着这次机会，和饵岛方士一脉重修旧好的。日后方士一门有难，饵岛也是一处庇护之所。”

第八十二章



“宗门消亡了，饵岛还会独存吗？”徐福看着远处海面上吴勉、归不归那艘大船越来越远，回头看了邱芳一眼之后，说道，“知道为什么会让你拜在火山门下，而不是我亲自收你为徒吗？”

邱芳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大方师您挑选我为火山大方师的接班人，之后要接掌方士宗门……”

“你是我挑选来终结方士一门的。”没等邱芳把话说完，徐福已经一句话将他后面的话堵了回去。这句话让邱芳瞬间冷汗淋漓。徐福看着他的样子笑了笑，随后继续说道：“别紧张，天下万物有始便有终。方士一门流传了千年，本来已经应该终了的。不过又被广仁凭着人力支撑了这些年，他不明白我将大方师之位传给他的目的，就像火山不明白为什么让他接掌宗门的目的一样。”

说到这里，徐福停顿了一下，微微叹了一口气之后，又继续说道：“知道我为什么不见那只老狐狸吗？他也看出一点端倪了，不过这只老狐狸的功利心太强。以他的性格会从中取利，我是要方士一门自然消亡，并不想它消亡得太难看，这个重任就要放在你的肩上了。”

看着已经说不出话来的邱芳，徐福继续说道：“我知道这个担子对你来说有些重了，不过我纵观整个宗门和船上，能挑起这个担子的也只有邱芳你了。终结一个门派并不比创立门派容易，难为你了……”

直到徐福的话说完，邱芳还是没有从大方师的话中反应过来。当初徐福代替火山收他为徒的时候，邱芳已经明白这是有意培养他成为大方师的接班人。虽然这些年方士一门有些磕磕绊绊，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徐福竟然让他来终结方士一门。

看到邱芳还是有些接受不了自己刚才的话，徐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说道：“如果没有什么想问的，那么你就去休息吧。不久之后，你还是要回到陆地的。”

本来以为邱芳这就要回到自己的船舱休息，让徐福都意想不到的，邱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对他说道：“弟子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大方师，解开归不归封印的方法到底在哪里？弟子不觉得吴勉知道。”

“想不到你第一个会提到老狐狸，邱芳，我有些小看你了。”徐福盯着邱芳的眼睛，顿了一下之后，他突然好像小孩子恶作剧一样笑了笑，随后说道，“在一个他永远都想不到的地方……”

回到陆地上之后，广治便开始向归不归打听如何才能找到那位楼主。虽然之前姬牢说过会来找他们，不过以现在广治这火急火燎的样子，等不到姬牢出现他就会被活活急死。

这时，归不归给他出了个主意，想要找楼主的话有两条路，第一，广仁那里一定有他的消息，不过这个过去的大方师八成不会那么痛快就说出来。那就只剩下第二条路了。自从这位楼主吸收了自己流散在外面几百年的神识之后，他的性格便多少有了一些改变，要不然的话，之前也不会守着妞儿那么长时间，还替她干掉了六个夫婿。

从广仁那里得到消息八成是没戏了，幸好另外一条路没有堵死。几个人乘坐留在码头的马车回到了洛阳城中。他们回到陆地之后，当地的官员已经派出了五百里加急的快马，将消息送到京城中。

吴勉、归不归乘坐的马车到了京城门口的时候，太子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本来这几个人就是来见皇帝的，他们也没有客气，跟着太子进入了皇宫之中。

刘秀正在上朝，几个人在太子的陪同之下等候了半个时辰之后，便听到宫殿外面传来刘秀的笑声：“还以为几位仙师要出海寻觅仙山，想不到这么快朕就与几位仙师再见面了……”

话音未落，一群内侍和侍卫便簇拥着皇帝走了进来。看到几个人之后，刘秀哈哈一笑，随后继续说道：“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就在洛阳住下，归仙师当初的房子朕还留着，这就开始翻新。如果几位仙师看好其他的房子，说

出来便是。朕送给几位仙师。”

“陛下太客气了，住在哪里都一样。”归不归顺着刘秀的话说道，停顿了一下之后，笑嘻嘻地继续说道，“住在哪里还是次要，这次我们这几个人来，是有件事情要和陛下商量一下……”

听到归不归话里有话，没等他说完，刘秀已经做了手势，让陪同他的内侍和侍卫都到殿外侍候。就连他的亲生儿子——太子都被一起打发了出去，大殿之中除了他这个皇帝之外，就剩下一个伺候的贴身内侍了。

这些人都出去之后，刘秀这才对归不归说道：“归仙师您尽管说，只要不是让朕脱袍让位，怎么都好说。是不是朝中哪位诸侯、大臣对归仙师失礼了？是不是朕那个小舅子关西侯阴柯？朕也看他不顺眼，要不是看在皇后的面子上……”

虽然是在插科打诨，不过说话的时候，这位皇帝的眼珠一直在转个不停。他心里也在盘算着这几个不轻易找自己的修士是什么意思。好不容易趁着刘秀换气的时候，归不归见缝插针地说道：“陛下您误会了，皇后是好皇后，国舅也是好国舅。老人家我们这次来，是想麻烦陛下您再给妞儿——东海公主找个婆家。”

“哦，原来几位是想为东海公主寻夫婿……”听到了归不归这话之后，皇帝有些为难地皱了皱眉头。刚才说到法办自己小舅子的时候，刘秀都没有这么为难，看来给妞儿找婆家要比砍了他的小舅子有难度得多。

叹了一口气之后，刘秀继续说道：“不瞒几位仙师，整个洛阳城已经传遍了东海公主是天煞孤星转世。朕将公主许配给功臣之后，是屠戮功臣子嗣，乃是杀人不见血的毒计。现在已经有逆臣想要把这个罪名加在朕的身上，图谋造反。这个时候把公主许配出去，就要冒着大臣们造反的风险。您看这样好不好，朕把东海公主养在宫中，在太子的儿子里面，挑选一个好的过继给公主……”

想不到妞儿的婚事已经影响到了朝廷大事，归不归只能苦笑了一下，随后对刘秀说道：“陛下您是误会了，老人家我没说要把妞儿许配给朝中大臣。您只要颁下圣旨，就说您找人给东海公主算了一卦，公主前世与一男子定下了三世婚约。之前那六位都不在婚约之上，自然没有福气迎娶公主。现在与公主定

下婚约之人已经找到，这几日就要和那人拜堂成亲。”

刘秀本来就是极聪明的人，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心里马上就明白了这个老家伙的用意。联想到之前六位驸马的惨死，应该是背后有一个人在阻止公主下嫁。而且这个人归不归应该也是认识的，如若不然的话，这个老家伙也不会暗示自己不要再给妞儿找人家了。现在归不归这么主动，应该是和那人发生了什么，想用这个把他引出来。

不过这其中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决，皇帝笑了笑，对归不归说道：“这个倒是好办，不过与公主定下三世婚约的人到哪里去找？”

归不归古怪地笑了笑之后，说道：“也不用去找，我们这边有人。吴勉，麻烦你做一回驸马了。”

第八十三章



七天之后，皇宫里传出皇帝要再次给东海公主挑选驸马的消息。没过三天，洛阳城里有儿子的王公大臣家家张灯结彩，都提前办起了喜事。这个时候，门当户对什么的已经不重要。只要是个年纪相仿的姑娘，身家清白也就凑合算了。洛阳城中大小官员几百户都开始忙乎孩子的婚礼。

什么纳采、问名、纳吉这时候都抛到脑后了，反正都在洛阳城里，早上过礼之后，中午就把新娘子迎娶过门了。这年头儿子怎么都是自己亲生的，真被皇帝选中那就等于是判了死刑。

等到皇帝过问这些有适婚子孙的大臣，几乎都是异口同声：“不巧得很，臣家里的犬子刚刚婚配。承蒙陛下的厚爱，也是小犬没有这个福气……”

洛阳城中是没有适婚的官员了。当下，刘秀打开官员的花名册，在全国各地给自己挑选女婿。挑来选去最后在旧都长安城中，找到了一户勉强可以和皇家扯上关系的一户，高祖皇帝亲封的安逸侯高登之九世子孙——高易人。

高家久居汉中，也是刘秀迁都之后才举家搬到长安城中的。高家和朝廷没有什么接触，朝中也没有什么官员了解这位安逸侯。

当年王莽乱政的时候，将刘氏册封的诸侯全部免掉，高易人的祖父高量也被免掉了安逸侯的爵位。后来刘秀称帝之后恢复了旧有的诸侯。高量和其子高峻已经双双亡故，安逸侯的爵位就便宜了高易人。

高易人比公主还要小四岁，本来早就到了适婚之龄。只不过安逸侯数年前生母亡故，刚刚过了服孝之期，才开始琢磨自己成家的大事，一顶驸马的帽子便扣在了他的头上。

高易人和洛阳百官平时并无来往，也不知道有关这位东海公主的传闻。经

过礼官品看和当地官员的保荐，安逸侯被召进了洛阳城皇宫。经皇帝、皇后相看之后，当天刘秀便册封安逸侯为东海公主的新驸马。

皇帝当即下令为新驸马修筑驸马府，驸马府建成之后便要为东海公主完婚。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洛阳城中百官都松了口气，无论如何自家孩子这一劫算是躲过去了。有好事的，还前去安逸侯府拜见了这位新驸马。回来之后描述，人还不错，就是不怎么爱说话。这么年纪轻轻的就上路了，还真是有些可惜了。

驸马府是在原有皇庄的基础上改建，两个多月便完工。就在完工的当月，刘秀亲自为东海公主挑选了一个吉日。当天早上，东海公主姬素素便第二次身穿吉服，在众宫娥内侍的簇拥之下，吹吹打打地向着驸马府行进。

在此之前，洛阳城好事的百姓已经开出了赌局。有赌这位新驸马熬不过驸马府建成的这个时候，也有赌他能坚持到过完大礼，极少有人会赌高驸马能挨到公主过门，毕竟之前那六位，只有最后那个人坚持到看见了公主。

至于拜堂进洞房什么的，整个洛阳城中没有一个人敢把钱押在这里。所以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驸马在府前将公主迎进了门。直到拜堂之前他还是谈笑风生的，看不出一丝马上就要死了的迹象。

在礼官的主持之下，高易人和东海公主即将拜堂。就在礼官将皇帝的圣旨摆在堂前，等着一对新人交拜的时候，贺喜的人群当中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随后这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仰面栽倒在地。

看到新驸马没事，旁边看热闹的人却出了事。此时，正在等着新驸马什么时候死的人们傻了眼。就在众人以为这位驸马爷转了运的时候，只见那个吐血的人晃晃悠悠从地上爬了起来，挤开了众人，跑出了驸马府。随后，这人上了一驾马车之后，驾车向着洛阳城外驶去。

这人一口气驾车到了洛阳城外三十里的一座山脚下，从马车上跳下来之后，这人张嘴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看着好像随时就要气绝身亡一样。缓了半晌之后，他才攒足了全身的气力，向着山顶的位置跑去。

不过这人还没有跑出几步，空气当中便传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我是怎么和你说的？治死了安逸侯你便可以带着钱远走高飞，谁让你——你身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废物，你把人引到这里来

了……”

说话的时候，一个背着长剑的年轻人凭空出现在了这人的面前——正是跟着姬牢一起消失的莫离，他马上便发现了破绽，迅速地在原地转了一圈，向四外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跟上来。

这个时候，吐血的人又开始连声咳嗽起来，每一次咳嗽都有血沫子从这人的嘴巴里喷出来，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声之后，这人一边用力地喘息一边对莫离说道：“救救我……我是为了给你们办事……才落得如此下场，救救我……”

“你不是白出力的。”说话的时候，莫离一只手突然举了起来，对着这人劈了下去。就在他这只手落下的同时，本来还插在他背后的那柄长剑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上。一眨眼的工夫，这人便被莫离一分为二。

随后，莫离调头就向身后走去，一边走一边开始催动五行遁法，要从这里离开。不过等到莫离催动了五行遁法之后，才发现自己还待在原地，他用惯了的五行遁法，这次竟然失去了作用。

“不用那么麻烦了，莫离小娃娃，你哪里都去不了。”说话的身后，只见刚才吐血那人被一分为二的地方，站着两个人，正是白头发的吴勉和老家伙归不归。两个人盯着已经明白出了什么事情的莫离，随后，老家伙笑嘻嘻地向莫离身后张望，继续说道：“你那位术法被封掉的师尊呢？把他叫出来说说话吧，老人家我有点想他了。”

“什么安逸侯高易人的，我说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位安逸侯，原来都是你们为了楼主而精心设计的。”莫离冷笑了一声，手握长剑，看着两个人说道，“还有那位饵岛广治呢？请他一起出来吧，为了一个莫离，用不着广字辈的大方士藏在暗中偷袭。”

“你想多了，你现在让他出现他都不会出现的。”归不归嘿嘿一笑后，冲吴勉使了个眼色，随后继续说道，“广治现在正在做当新郎官的梦呢，你去喊他，他都未必会醒。”

本来归不归想让吴勉来做驸马，勾引姬牢、莫离师徒现身。不过看到吴勉身上泛起隐隐雷光的时候，老家伙马上又改了口，对着广治说道：“广治师兄，要不还是你来吧。吴勉实在不适合做驸马，就他这个表情，就算再换一副

面孔，也是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吴勉，还是麻烦你吧。”

要是能找到姬牢，别说让广治装新郎了，就算让他去做新郎，他都会咬着牙答应。现在他所有的希望都在姬牢身上，一天找不到这个人，他便一天不安心。他答应了装扮成驸马。吴勉和归不归混在人群里面，随时准备把暗算新郎的人挖出来。

第八十四章



看着有些紧张的莫离，归不归哈哈一笑，说道：“老人家我猜到姬牢不会亲自来，不过还以为这件事莫离你能亲自去办的。想不到连你都变得谨慎起来，在喜堂上等了半天，最后等来了一个冤大头。”

“我给他酬劳了，只要把事情做好，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莫离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两半死尸，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可惜废物就是废物，出事不算还把你们引到这里来了。”

“先证明你不是废物吧。”吴勉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他出事引我来找你，你出事，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

“引你们到阴曹地府！”一声大喝之后，莫离举起长剑向自己的脖子割去。他动手的一瞬间，只见吴勉对着他挥了挥手。随后莫离便感觉到握着长剑的手一沉，随后本来还紧紧抓在手里的长剑，瞬间到了吴勉的手上。

“把剑还给我……”见长剑到了吴勉的手上之后，莫离好像遭受了奇耻大辱一般，脸色瞬间涨红，随后伸出微微有些颤抖的手对白发男人说道，“剑在人在，把它还给我……”

“你人马上就要没有了，还有心思管剑在不在？”吴勉冷笑了一声后，对莫离继续说道，“等一下等你亡了，我会把这柄剑熔了，浇在你的骨头上，让你下辈子带着这把铁锈一起出生……”

“你敢！”莫离大吼了一声后，朝吴勉冲了过去。几乎就在他到了白发男人身前一丈左右的时候，吴勉突然对着他一剑劈了过来。这个时候，莫离已经忘了片刻之前，他正想用这柄长剑结束自己生命的。他快速地倒退了一步，避开了正朝自己劈过来的这一剑。

莫离向后退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剑尖划过了他的额头和鼻尖。也是吴勉故意下手慢了一拍，才没有将他切成两半。不过就算这样，也有温热的鲜血顺着他的额头、鼻尖流淌了下来。因为这长剑法器的缘故，鲜血流下来几滴，便结成了一片薄薄的冰壳贴在莫离的鼻梁上。看着就好像是酒糟鼻一样，不过看见过程的人绝对没有人笑得出来。

“把剑还给我……”莫离顾不上鼻梁上的鲜血，嘴里不停地对吴勉重复着同一句话，“把剑还给我……把剑还给我……”

“告诉我姬牢在哪里，我就把剑还给你。”吴勉看了有些癫狂的莫离一眼之后，继续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行踪，载我们出海的船老大也应该给你们回话了。那就应该晓得我们来找你师尊的目的，说出他在哪里，我们不会为难他。”

“把剑还给我……”难得吴勉和他讲道理，莫离还是那一句话。这下，白发男人也没有了继续讲道理的心情，哼了一声之后，迎着莫离的方向走了几步，随后再次举剑对着这个男人劈了下去。

“剑下留人！”吴勉动手的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吴勉手中的长剑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向后倒去。顺着这个力量的方向，只见归不归舔着脸冲他笑嘻嘻地说道：“有人喊剑下留人了……”

“我听到了——”说话的时候，吴勉将手中的长剑对着老家伙甩了过去。归不归好像预感到吴勉的动作一样，在他动手的一瞬间，这个老家伙已经缩颈藏头，将身子闪到一边。

长剑顺着老家伙的身边飞了过去，最后插在了归不归身后二十来丈远的地面上。长剑落地不足半尺的位置，站着一个二三十岁的白发男子。正是广治着急要找的两位问天楼楼主之一，那位被自己神识封印了术法的姬牢。

看到自己的师尊出现之后，莫离也顾不得什么了，急忙绕过了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身子一闪已经到了姬牢的身前。将插在地上的长剑拔出来之后，莫离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将自己的身体挡在姬牢的身前，冷冷地看着吴勉、归不归两个人，等着自己的师尊说话。

“老人家我就知道莫离不敢离楼主你太远。”冲姬牢嘿嘿一笑之后，继续

说道，“莫离这孩子不去洛阳城亲自下手，不是他不想去，而是要守在楼主的身边，不敢去。不过你们明明是两位楼主的，干吗不去麻烦另外一个自己？当年本来就是一个魂魄，一个身体的。现在怎么那么客气了？”

“那一个我还有些事情要做，不方便过来。”这句话说完，姬牢便不再理会吴勉和归不归。他将目光转移到自己弟子的身上，顿了一下之后，说道：

“当年送你法器的时候，是要你和法器合二为一，不是让你和它同归于尽的。你死在我所送的法器上，和我亲手了结你有什么区别？要你死在我的手中，我又何苦费这么多的心血来栽培你？”

最后一个字刚刚出口，莫离已经“扑通”一声，跪在了自己师尊的面前。擦了擦冷汗之后，莫离低头说道：“请师尊息怒，弟子也是一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不爱惜身体已经是错了，如果又将师尊的身体气坏，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你们两位听老人家我一句。”等到莫离说完后，归不归突然哈哈大笑，对这师徒二人说道，“师尊是好师尊，弟子也是好弟子。谁也没说难为你们，我老人家就是替个朋友找楼主聊聊。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本来就这么一点事，非得要死要活的，还弄出了一条人命，何必呢？”

“归先生你也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姬牢对归不归笑笑，又继续说道，“想找我也不需要这么难，别人找不到，归先生你总是没有问题的。”

“让皇帝在洛阳城的城门贴上寻找楼主的告示吗？那样的话广仁也会一起找过来了。”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管他是不是复杂，能找到楼主你就是好的。再说风声太大的话，把另外一位楼主卷进来，你大概也不想见到。”

听到归不归再次提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姬牢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他自己将话题引到了正题上：“还是说说归先生你的那个朋友吧，既然回来找我，那么就是说你们在海上并没有找到徐福，或者说找到了徐福，不过他也没有办法解丹毒，是吗？”

吴勉他们回到陆地之后，他们那艘船的船老大和水手们便被另外一位楼主控制住了。不过从那些人的嘴里，也只得知在海上遇到了雷雨和那条大鱼，之后又远远地遇到了有百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不过吴勉他们在对面的大船上经历了什么，船老大他们还是说不清楚。

不过从他们回到船上的表情来看，寻找解除丹毒的法子应该没有成功。姬

牢也有些好奇他们在徐福的船上遇到了什么……

“到底得没得到解毒的法子，谁也不好说。”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对姬牢说道，“楼主你还是去见见广治再说吧，老人家我现在估计，除了他的爹妈和师尊之外，就数楼主你最亲了。”

“只要能告诉我解除丹毒的法子，楼主你让广治如何，广治绝对没有二话。”这时候，那位饵岛大方师的弟子已经站在姬牢和莫离的身后了。

第八十五章



“看来在徐福那里不是很顺利……”姬牢微微一笑后，回头对广治继续说道，“不瞒广治先生，我已经从那张丹方当中发现了一点端倪。不过这个毕竟不是三天两日就能有结果的，想要从中找出彻底解丹毒的法子，还需要一段较为漫长的时间。”

一开始，广治的脸上已经露出欣喜的表情。不过听到楼主接下来的话之后，他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对姬牢说道：“那么这个漫长的时间需要多久？姬牢先生既然已经有了端倪，那么总该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吧？总不至于真需要几百年吧？”

“不需要几百年。”姬牢笑了一下，随后找了一块大石坐下，这才继续对广治说道，“也是我的运气好，找对了方向。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年内可能就有结果。正常来说数年是免不了的……”

听到姬牢说数年就能解救饵岛众方士，广治的呼吸便再次急促起来。好不容易反应过来之后，他看着楼主说道：“姬牢先生……您真的能确定只要数年，便可以找到解丹毒的办法吗？这个不能开玩笑……”

姬牢微微一笑，随后对广治说道：“算起来我和广治先生也算是曾经的同门，你应该在方士一门的典籍当中听说过我的名字。当年我也是曾经差一点就成为第二位大方师的人，从不说没有把握的虚话。”

看到广治还是没有什么底气，姬牢再次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当年我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时候，开始百年都没有什么结果。不过等到发现了门道之后，只用了十一年便炼制出长生不老之药。后来徐福编修丹方，还是在我丹方的基础上修改的。现在广治先生说说看，我说只需数年便可以找到方法，算不算是

虚言？如果这个还说是虚言的话，那可就太难看了。”

“请姬牢先生看在往日同门的分上，搭救我饵岛一百一十一位方士……”这时候的广治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姬牢的身前，随后继续说道，“只要您有办法解救饵岛方士，便是广治的再造恩人。您的一句话，比得上大方师的法旨。”

“老人家我怎么觉得是我们亲手把广治推给这位楼主的？”这个时候，归不归已经凑到了吴勉的身边，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现在广治已经要为姬牢做牛做马，要是他把心一横给楼主做了狗，是不是会反咬咱们一口？”

吴勉瞅了老家伙一眼之后，说道：“把他推过去的那个人是你，别把我算上，这里面没我什么事。丹方是你带着去找的，丹药是你亲手炼制的，去海上找徐福也是老家伙你亲手安排的。我倒想看看，你还能怎么加上我。”

就在归不归嘿嘿一笑，想要说话的时候，对面的广治和姬牢那里又有了新的变化。只听见姬牢对广治说道：“虽然我答应了你数年之期，不过还有件事我要和广治先生说清楚。是这样，我的术法已经尽失，如果在这数年当中，我被之前的仇家找到，那么……”

“那么他们想要对姬牢先生不利，就要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没等姬牢说完，广治已经接过了话头。冷笑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若有广治也奈何不了的强敌，那么我便回去请精卫大方师。就算姬牢先生的仇家是广仁、火山也不在精卫大方师的话下。”

听了广治的话，归不归便再次苦笑了一声，看着身边的吴勉说道：“一个广治不算，现在还搭上了一个精卫。等到真解了丹毒的话，还有一百一十一个方士。这次老人家我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姬牢微微笑了笑，随后对广治说道：“我的仇家不少，不过也用不上劳烦精卫先生。但是还是需要麻烦广治先生保全，等到解毒丹方出来之后，我便会找一高山远地隐遁。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广治先生多费心。”

两个人说好之后，姬牢便转身对“默不作声”的吴勉和归不归笑了笑，随后对两人说道：“本来还想与两位多相聚一会儿的，不过广治先生的事情紧急，虽说有数年时间，但姬牢也不敢耽搁。我们三人与两位先生就此别过，希望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朋友。”

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对姬牢说道：“我们还是继续做对头顺眼一点，这辈子怕是没有缘分做朋友了……”

“天大地大，万事皆有可能。”姬牢笑了一下之后，带着莫离和广治二人离开了这里。从背影看过去，广治已经服服帖帖的，比姬牢的弟子莫离对这位楼主还恭敬。

看着三个人的背影消失之后，归不归本来还想发发没打着狐狸，反惹了一身骚的牢骚，不过被身边的白发男人两句话噎回去之后，便收了这里的禁制，和吴勉一起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了这里。

回到皇宫之后，两个人并没有马上去见皇帝。听说现在刘秀和皇后正在规劝那位东海公主姬素素，这次新驸马总算是熬到了拜堂。本来眼看就要进洞房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不知道是太兴奋还是怎么的，竟然一口血喷了出来，随后这位新驸马便借口出去看看，一去不复返了。

本来以为自己这次总算是嫁出去了，想不到驸马和自己闹了这么一出。回到皇宫之后，妞儿便痛哭起来，诅咒发愿这辈子就老死在宫中，绝对不再出去丢人了。最后在皇帝和皇后的劝解之下，这位东海公主才算好了一点。

这次利用妞儿将莫离、姬牢引了出来，归不归心里多少对这个昔日的小丫头有些愧疚。不过看到妞儿没有什么大碍，又灭了心头把自己嫁出去的火，这时，老家伙在殿外看了这个已经长成大人的小姑娘，却没有了进去相认的想法。

半晌之后，刘秀先一步从妞儿的宫殿出来，留下皇后阴丽华独自和妞儿说些女人的体己话。

在内侍、侍卫的簇拥之下，刘秀上了玉辇向长乐宫进发。当玉辇行进片刻之后，皇帝突然怪异地笑了一下，对身前的空气说道：“阳虎去河北公干并不在洛阳城内，今天当值的阳虎先生的女弟子，朕把她留在皇后身边了……”

刘秀的话刚刚说完，只见归不归凭空出现在他身前的空气当中，冲他嘿嘿一笑后，说道：“就知道陛下能看破老人家我这点把戏，我老人家这次是来向陛下辞行的。从王莽乱政的时候，老人家我就和陛下相识了，断断续续也有些年头，今日一别，可能便再难有与陛下相见的机会了。”

刘秀此时也是五旬的老人了，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沉默了半晌，叹了一口气，对归不归说道：“朕也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如此，朕也不强

留仙师。只是仙师日后有用到刘姓汉室之处，朕自当尽心办理。朕若不在，也会安排后世子孙一并办理的。还有一件事，留在宫中的巨金要如何处置？还请仙师告知，朕也好着手去办。”

第八十六章



当初从更始帝刘玄那里得到的黄金现在依然是一笔富可敌国的巨金，除了当初归不归带走的一点点之外，剩下的都被搬到了洛阳城的皇宫当中。没有皇帝的亲笔手谕，谁也不准进入存放黄金的库房。

“陛下你要是不说，老人家我差点都忘了。”归不归嘿嘿地笑了一声。当初坑了刘玄这一大笔黄金，本意是想掏空更始帝的国库，给刘秀崛起提供机会。这样的世俗金钱对归不归并没有用处，他想要用钱的话，天下官府银库都是他的钱袋。

老家伙想了一下之后，笑眯眯地对皇帝说道：“既然陛下提起，那就算老人家我给妞儿的压岁钱了，算是我老人家给她的一点零花……”

老家伙和皇帝在玉辇当中说话的时候，远处一座宫殿的房顶上，两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正默默地看着玉辇当中的刘秀和归不归，其中一人竟然是几个月之前带着吴勉、归不归和广治几个人前往东海去找徐福的邱芳。

站在邱芳身边的是一个身长只有三尺有余的侏儒，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这位火山大方师的弟子带着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看了半晌之后，侏儒对邱芳说道：“这个就是你说的连徐福大方师都头疼的归不归吗？看着也没有什么，一个糟老头子嘛。你说说如果我把他的脑袋带回去献给徐福大方师，他老人家会不会欢喜？”

“纲元先生，如果那么做的话，八成是你的脑袋被这个糟老头子取下来。”邱芳低头看了这个侏儒一眼，随后继续说道，“如果他的脑袋这么好拿的话，那么广仁大方师和火山大方师还会留他到现在吗？”

“广仁和火山都做不了的事情，别人未必也做不了。”这个叫作纲元的侏

儒方士张嘴笑了一声，露出他那一口满是污垢的烂牙。不过侏儒并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再说下去，顿了一下之后，他对邱芳说道：“既然说到了广仁和火山，那咱们俩是不是也该去宗门拜拜山头了？刚刚回到陆地上，就被你带到这里来，耽误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也该去办点正事了吧。”

“纲元，你也是方士，称呼两位大方师的时候，最好可以用上敬语。”邱芳在船上的时候，便对这个侏儒方士没有什么好感，只是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不得不带着他上岸。

在船上这二百来年，纲元还算是中规中矩。因为他身有残疾的缘故，徐福大方师和众同门也对他照顾有加。不过一回到陆地上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嘴里也越来越口无遮拦，对广仁和火山两位大方师也有些不恭敬起来。

“那么认真干吗？这里既不是在徐福大方师的船上，又不是在宗门。那几位大方师不在身边，还那么拘谨干什么？”纲元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之后，再次看着玉辇上的归不归，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看都是一个糟……”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本来还和皇帝有说有笑的归不归突然回头，冲他和邱芳所在的位置笑着点了点头。这个动作吓了纲元一跳，他和邱芳两个人虽然没有隐住身形，不过也隐藏了自己的气息。这么远的距离，这个糟老头不可能发现自己。

见自己二人的行踪已经暴露，邱芳叹了口气，随后对身边的侏儒方士说道：“走吧，已经被归不归发现了，再不走的话就走不了了。”说完之后，他也不管纲元，自己先是一转身，跳下了宫殿的同时已经运用五行遁法消失在了半空中。

看到邱芳离开，纲元也只能跟着一起使用五行遁法离开。就在催动五行遁法的前一刻，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着：“一个糟老头，看见了又能怎么样？”

就在邱芳、纲元消失的同时，刘秀也在顺着归不归的目光看过去。不过这位皇帝没有术法的根基，只能看到那一片错落有致的宫殿。刘秀对归不归说道：“仙师看到什么了吗？不会是有什么修士敢擅闯皇宫吧？”

“皇宫这样的地方，谁的胆子这么大说闯就闯的？”归不归哈哈一笑之后，继续说道，“陛下放心，老人家我看到了两只小虫子。这都快换季了，还有这种虫子来回乱飞。活不了几天了，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吗？”

从皇宫出来之后，归不归回到了他们所住的居所。从海上回来之后，老家伙便一直在磨着吴勉回忆一下当年徐福给他看的地图。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这个白发男人遗忘了，或者还有什么故意没有告诉他。

不过这个白发男人咬死了只有那九幅地图，该说的都说了。最后实在经不起老家伙的死磨硬缠，他答应老家伙解决了广治的事情，便再走一遍那九幅地图。这也是为什么看到广治被姬牢师徒俩带走，老家伙那么爽快，没有把他拉回来的原因。

归不归回来之后，吴勉少有地询问了刘秀和妞儿的事情。老家伙三言两语说完之后，突然笑了一声，随后对白发男人说道：“知道老人家我刚才看到谁了吗？你猜猜看……”

看到吴勉没有和他猜谜语的意思，归不归没有一点尴尬的表情。嘿嘿一笑之后，他继续说道：“邱芳那个小家伙回来了，我老人家和刘秀说话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人就站在远处的宫殿房顶偷窥我老人家。”

“另外一个人？”吴勉总算有点兴趣，看了老家伙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徐福不是又派了一个鲸鲛那样的人来吧？”

“看样子不像，是一个身高三四尺的小矮子，也就是任叁这样的个头，徐福那个老家伙心高气傲，不会把自己的术法分流到这样的人身上。”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管他是来做什么的，都不会和你有关，咱们就只管再回那九幅地图转转。等到老人家我身上的封印解除了，就算徐福老家伙抽风，再派人回来找你的麻烦，我老人家出面就解决他了。”

“老不死的，别尽想着好事，弄不好这个小矮子就是徐福派来对付你的。”这个时候，小任叁凑过来接着归不归的话继续说道，“你自己想想，徐福几百年前就想弄死你了，不过看在你曾经是他弟子的分上，一直不好意思下手。现在他人在大海上漂着，派个什么矮子弟子来弄死你，和他没有一文钱的关系，不是我们人参乱说，老不死的你自己想想——完美啊……”

“要不是老人家我惹不起你干爹，现在就让你先走一步了。”对着不敢打不敢骂的小家伙，归不归也是头疼了。

归不归开始忙着按那九幅地图的顺序再走一遍的事情，将刘秀赏赐的马车套好之后，带着吴勉、小任叁和百无求上了马车，赶在夜黑关城门之前，从洛

阳城离开，向九幅地图的第一站辽东燕山进发。当年就是在这里，吴勉开启了第一幅地图。

不过这里比起当年吴勉第一次到来，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当初他走后不久，这里便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半座燕山都已经倒塌，从吴勉之前上山的路径，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达藏有黄金和方士一门基本术法的山洞。

第八十七章



围着燕山转了一圈之后，归不归也没有找到上山的路径。最后还是小任叁先借着地遁之法上山，找到吴勉所说的山洞之后，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三个人顺着小任叁身上的气息，运用了五行遁法，随后出现在了山洞里面。

好在这个山洞没有毁在地震当中，里面依旧摆放着成箱成箱的金饼，洞壁上那几十个存放着竹筒的小窟窿也还保留着。

归不归看了两卷竹简便有些索然无味起来，这上面记录的都是方士一门最为粗浅的术法。不过老家伙还是逼着自己一卷一卷地看完了这些竹筒，谁知道徐福那个老家伙会不会玩阴的，将解开他封印的办法混写在这些术法里面。

还好这里的竹筒并不是太多，老家伙花了半天便把这些竹筒看了一遍，可惜还是没有发现一点端倪。随后，归不归又检查了存放竹筒的洞壁和那百十来箱金饼。一旦徐福在里面某块金饼上写点什么，错过解开自己封印的机会，老家伙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可惜不管是洞壁还是金饼都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字迹。最后，老家伙将山洞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任何和解开自己身上封印有关联的事物。知道这里面可能有解开老家伙封印的法门，吴勉和两只妖物也没有催他。

从清晨到太阳西下，归不归将这个不大的山洞都翻找了一遍之后，终于放弃了这里。第二个地点是囚禁他的苗疆高山，那里可以直接跳过去，现在他们要去第三幅地图的所在地看看。

就在归不归几个人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突然听到山洞外面发出一阵怪异的声响。随后听到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样的地方大方师是怎么找到的？找个地方藏点东西而已，随便挖个深坑埋进去就好，何苦……”

说话的时候，一个只有三四尺高的侏儒已经走进了山洞当中。这个时候，吴勉、归不归已经隐匿身形。小任叁钻进了地下，百无求也藏在了那百十来箱金饼的后面，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进来之后，侏儒愣了一下，随后抽动着鼻子嗅了嗅山洞里面的气味。片刻之后，侏儒的脸色一变，随后转身向着山洞外面跑去。就在他跑出去两步同时催动五行遁法准备离开的时候，从地下突然伸出两只藕段一样的小手，在他的腿上拉扯了一把。

侏儒步态不稳，“扑通”一声摔在了山洞口，马上就要完成的五行遁法最后功亏一篑。就在这个时候，百无求从藏身之处现身，大吼了一声之后，黑旋风一样向着倒在地上的侏儒扑了过去。

眼看着二愣子就要抓住他的时候，倒在地上的侏儒身体突然消失。同一时刻，消失的侏儒又出现在了百无求的肩膀上。他对着二愣子的脑门点了一下，百无求便大叫了一声，身子好像被电了一样，倒在地上颤抖不停。片刻之后便晕了过去。

眨眼之间打晕百无求之后，侏儒的身子突然腾空而起，瞬间便飞起两丈有余，只见他飞起来的同时，小任叁两只手紧紧地抓着他的小腿。看样子小家伙想照着刚才那样再来一下，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侏儒突然飞了起来，将他一同带了出来。

小任叁再想松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侏儒飞起来之后身子马上调转向下，同时两只小手已经掐住了小任叁的脖子。眼看只要他再加把劲，这个人参娃娃就要命归黄泉了，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过去，对着侏儒的后心抓了过去。

在半空中的侏儒竟然瞬间再次调转了身形，迎着吴勉的手抓了过去。眼看他就要接触到白发男人的一瞬间，就听见“嘭”的一声巨响，随后侏儒的身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后飞了过去，撞在洞壁上之后反弹到了地上，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死了一般。

归不归笑嘻嘻地站在刚刚侏儒所在的位置，冲正在朝他翻白眼的吴勉说道：“这个三寸丁就是上次老人家我在皇宫看到的矮个子，当时他站在邱芳身边还觉得什么，现在看起来也是个人物。差不多得了，徐福那个老家伙让你出来的时候，没告诉过你别在老人家我的面前装死吗？”

“这个徐福大方师倒是没说……”听到归不归看出自己的破绽，侏儒哈哈一笑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之后，继续冲老家伙说道，“不过临走的时候徐福大方师交代了，遇到归不归先生的话，要防着他装死……”

说完之后，侏儒收敛了自己脸上嬉皮笑脸的表情，随后对着归不归行了待师之礼，再次说道：“晚辈方士纲元见过归不归先生，纲元替徐福大方师带话：老家伙，这次你再胡乱地操控国运，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方士一门的事情你只管看，别插手。”

说到这里，纲元走到晕倒的百无求身边，在他的人中上按了一下。只见二愣子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愣愣地看了周围的几个人一眼之后，瞪着眼睛说道：“刚才怎么了？老子不是躲在金子堆后面吗？什么时候躺在这里睡觉了？老家伙，看见老子睡觉，也不知道找点什么给老子盖上一块吗？嗯？这个小东西从哪来的？老家伙，他看着可和你有点像啊。不是你在外面的儿子过来认亲了吧？”

“我叫纲元，和归不归先生不是亲戚……”说话的时候，侏儒在二愣子的脑袋上又点了一下。百无求一翻白眼又倒在了地上抽搐起来。

“你说你是方士是吧，那么你的座师又是哪个？不会又是徐福那个老家伙给火山收的弟子吧？”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向着纲元走了几步。侏儒感到一阵压力从老家伙的身上传了过来。他识趣地向后退了一步，正想要从山洞里走出去的时候，只见白头发的吴勉已经站在了洞口的位置。

苦笑了一声之后，纲元对归不归说道：“我虽然是方士，不过徐福大方师却没有收我为徒，也没有指派座师。说我敬拜天地就好，方士一门无人可为我师。”

纲元这话说得有点大了，他没有说出徐福和他说的后半句话：方士当中无人可为你师，天下方士却人人皆为你师。前面那半句说纲元在方士一门的辈分直追首任大方师燕哀侯，不过后半句说他的辈分已经低到人人都是他师父的地步。也就是说天下只要是个方士，都可以训斥他。

纲元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唤醒了晕倒的百无求。不过纲元的手法怪异，这次二愣子醒了之后，竟然再次忘了自己是如何晕倒的。

这个时候，守在洞口的吴勉哼了一声，随后对这个侏儒方士纲元说道：

“那么你到这里做什么？不是来找我们，替鲸蛟做完他没有完成的事情吧？”

“吴勉先生是吧？”纲元上下打量了一番白发男人之后，继续说道，“鲸蛟来做什么我不知道，也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纲元这次来也是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将这里收藏的东西能带回去的带回去，带不回去的就地销毁……”

第八十八章



“你说什么？老人家我没有听懂……”听到这个叫作纲元的侏儒方士这几句话，归不归脸上非但没有恼怒的表情，反而古怪地露出欣喜的表情。

“徐福大方师的法旨，让我清空这九处所在地中的藏品。”纲元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退到了山洞的边缘，让自己的身体贴着洞壁。虽然这样他没有退路，可总比归不归和吴勉把他夹在当中要强。

“看来徐福那个老家伙还真藏了什么好东西啊……”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事情，当下板起脸孔对侏儒方士继续说道，“等一下，你已经清空几个这样的地方了？要交给徐福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第一个。”侏儒苦笑了一下之后，回答道，“回来之后，邱芳师兄先带着我去拜见了广仁、火山二位大方师，耽误了几天才开始办事，没有想到第一次就遇到了你们几位。”

“老人家我不信……”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对纲元继续说道，“小家伙你这身子骨不是天生的吧？把衣服脱了让我老人家给你看看筋骨，说不定还能把你这身子骨矫正回来。”

老家伙的眼力不差，纲元的确不是天生的侏儒，被选上跟着徐福一起出海的童子又怎么可能身有残疾？当初纲元也是身高九尺开外的伟岸男子，因为错练术法之后，身体便变得越来越矮小。

本来按着徐福的提点，纲元只要散了这一身的术法，身体便可以恢复如常。只不过这样一来，他便再不能修炼术法。纲元权衡再三之后，还是咬牙挺着任由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矮小，术法却是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船上几千名跟着徐福修炼术法的童子当中，纲元已经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徐福都没有办法的事情，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就能解决了？纲元虽然不信，不过他还是笑呵呵地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了下来，最后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归不归的面前，说道：“那就劳烦归先生你了。”

“什么劳烦不劳烦的，老人家我也就是看一眼，成不成还要看小家伙的命……”不过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并没有理会浑身赤裸的纲元。老家伙蹲在地上，一件一件地扒拉着这个侏儒的衣服，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这才回过头来对着纲元继续说道：“老人家我看完了，小家伙你除了个子矮一点之外没有大毛病，回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活到死没有问题。”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还不忘和吴勉对了一下眼神，示意纲元的身上并没有他要找的东西。

“那真是多谢归先生了，这样我就能放心地活到死了。”侏儒哈哈一笑之后，重新将自己的衣服穿到了身上。在海上的时候，他便多次听到过归不归的名字。本来以为凭着自己用身体换回来的术法一定在那个糟老头子之上，不过刚才瞬间和归不归交手，便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虽然刚才他是被这几个人和妖群殴了，不过纲元已经清楚自己和他们几个实力的差距。自己稳稳地压住了两只妖物，那个叫作吴勉的白发男人和自己相当，或许比自己还要强大那么一点点。而糟老头子的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太多，自己完全没有可以对抗的余地。

当下，纲元索性放弃了对抗，只要能安全离开这里就好。侏儒冲归不归说道：“既然归先生也没有办法让我的身体复原，那么我还是尽早另访名医吧。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恢复到从前的身高了……”

“我们还是一起走吧。”归不归冲纲元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就看得不得你这样的孩子到处乱跑，外面坏人多，一旦他们欺负你个子矮呢。还是我们保着你，等着把那几处地点都走遍了，我老人家再给你找艘大船回去。”

听到归不归要跟着自己，纲元先是一愣，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徐福跟他交代法旨的时候，只是说防止有人无意当中窥视方士一门术法，这才要将这几处里面的藏品收回，并毁掉这几处所在。至于这几处是做什么的，都有些什么东西，就连纲元自己都不清楚。现在看来吴勉、归不归他们能在这里出现，也不

是碰巧的。

不过即使这样，这个侏儒方士还是不敢轻易答应归不归。就在老家伙对着他死磨硬泡的时候，堵在洞门口的吴勉突然开口说道：“除了这里之外，按着顺序来还有苗疆一处所在，秦宫旧址的井下，原辽西郡守府……”

听到吴勉嘴里说出的地址，除了归不归所在的苗疆纲元不知道之外，剩下的都在徐福大方师开出的名单当中。而且听吴勉所说位置之准确，应该是之前已经进出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又来故地重游。

既然他们都走过一遍了，那就不算是他泄的密。再有归不归在一边不停地劝说，最后这位侏儒方士终于点了头，答应和他们一起出发。为了防止他中途逃遁，归不归又亲手制作了一张本命符纸，在上面滴上了纲元的鲜血。除非他回到徐福的身边，否则老家伙都能知道他藏在哪里。

最后，归不归让自己的便宜儿子帮着纲元一起，将山洞里面的竹筒打包收好，搬到了他们存放在山下的马车上。看着跟在车后面的两只铁猴子，纲元很惊奇世上还会有这样的法器。

将竹筒搬空之后，纲元又施展术法将山洞的洞口震塌。封了山洞之后，纲元这才跟着吴勉、归不归等人下了燕山。

从山洞中出来之后，他们一行人绕过了第二处所在地——苗疆，直接向第三处地址咸阳旧秦皇宫行驶过去。

他们这一行人走出十几里路之后，塌掉的山洞洞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头戴恶鬼面具的白发男人。回头“看”了一眼吴勉、归不归他们乘坐马车消失的位置之后，面具男人回身向已经被封掉的山洞里面走了过去。

面具男人直接“穿”过了乱石堆，走进了除了遍地黄金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的山洞内。转了一圈之后，他停留在原本存放着竹筒的洞壁前，看着上面一个一个的小窟窿。

看到这里的東西已经被搬空，男人微微地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突然怔了一下，随后开始催动五行遁法离开这里。

就在他使用遁法的同时，山洞外面响起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你是谁？为什么要装扮成我……”一个和洞内男人一模一样，戴着面具的白发男人站在洞口。虽然有乱石挡路，不过他还是好像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一样。

一句话说完，堵住洞口的乱石突然向外四溅，露出一个丈余的窟窿，只见里外两个一模一样的面具男人对视着。这个时候，山洞里面的面具男人已经完成了遁法，在洞外的男人的注视之下，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看着这个人消失之后，洞外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也没有进到山洞里面查看的意思，看着满地黄金的洞内冷笑了一声，最后自言自语地说道：“你真是太难看了……”话音落地之时，洞外的面具男人也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第八十九章



咸阳城的秦宫旧址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原有的旱井入口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好在他们当中有个天生就会地遁之法的小任参，小家伙在地下转悠了半天之后，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祭坛的入口。

上次只有吴勉、归不归和已经不知道转世投胎去了哪里的那位方士总管大人进到了这里。虽然上面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不过地下的祭坛因为隐藏得好，几百年过去了还是和当初下来那时一样。

纲元还故意留了个心眼，让吴勉、归不归他们走在前面。不过看他们俩带着百无求轻车熟路地在祭坛里面穿行，侏儒方士不再怀疑他们没来过这里了。

这里当初本来还存放着一本《四平经》的，不过现在除了当初他们进来过的痕迹之外，也什么都不剩了。带着纲元进来之后，归不归笑嘻嘻地看着这个侏儒方士在祭坛里面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什么看着能解开自己封印的东西。

看样子徐福确实没有对这个侏儒方士说什么，找了一圈，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纲元开始在这里布置引发地震的法阵，中间又加上了烈焰阵之类的，以确保一会这里倒塌之后，还会引发大火，将这里的東西全部销毁。

现在秦宫旧址这边也没什么人居住，等他们出来之后，纲元引发了法阵，瞬间这座地下祭坛在大火当中变成了一堆废墟。

随后几个地点大同小异，除了燕哀侯的地宫徐福明令禁止进去，和现在归不归都很忌讳的饵岛之外，其余的地点都是将里面的东西全拿出来，随后将那里彻底销毁。

燕哀侯的地宫当年被广仁、妖王和楼主他们毁掉之后，方士一门曾经专门派人过来修葺过。就算那里真有什么能解开封印的东西，这个时候也早归方士

一门了。从事后广仁请归不归出山扶助刘秀，费尽了心力才灌满两个储天珠来看，如果真有能解开封印的东西，那个时候广仁已经拿出来了，毕竟中兴方士一门才是主要的目的。

也是巧了，算算时间，还有一个月就是十五年开启一次的鬼门关开启的日子。看来这次徐福还真是算准了时间，才把这个侏儒派回来的。

原来禁锢归不归的苗疆高山，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毁坏，燕哀侯的地宫，徐福明令纲元不得骚扰，剩下的就只有那座住着方士一脉的海外孤岛了。本来那里在楼主想出解丹毒的法子之前，归不归说什么都不会去的。不过岛上有极大的可能有解开自己封印的法子，归不归也只能硬着头皮赶往饵岛。

算起来和广治、楼主分别也只有三四个月，按着时间来算，解丹毒的方子应该也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上岛只能编点什么理由了。本来归不归打算让纲元冒充可以解丹毒的修士，反正按世间的时间，精卫这些方士在岛上也待了五六百年了，陆地上又出现了什么长于炼丹的大修士，岛上的人也不知道。

就在他们到了琅琊，准备找船出海的时候，突然听说早上有另外三个修士也在找船出海，听着渔民的描述，找船的人像是广治、楼主和那个喜欢背着长剑到处跑的莫离。

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在这里出现，归不归的心里也有些纳闷。难不成这么快他们就把解丹毒的法子琢磨出来了？随后，归不归带着吴勉、纲元和两只妖物去见了正在找船的三个人。

最后果然在一艘大船上发现了三个人的身影，当时这三个人正在查看船舱。突然见到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就连那个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的楼主都有些错愕起来。

“刚才老人家我好像看到了什么熟人，还以为眼睛花了，没敢认。”归不归哈哈大笑了几声之后，又继续对已经恢复了常态的三个人继续说道，“能在这里看见你们，那么说解丹毒的法子已经找到了？”

“那是我们的运气好，姬牢先生已经在一天前写出了解丹毒的方子。”归不归怎么说也对广治有长生之恩，现在眼看岛上众方士的性命有救，对老家伙便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了。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姬牢先生说要请一位同门出岛试药，我们先回去请一位同门出岛。”

看着莫离身上除了他标志性的长剑之外，背上还有一个特大的包袱。看来解开丹毒的秘密就在包袱里了。归不归哈哈一笑，心里盘算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再次登岛。这里也是一个可能藏匿了解开他封印的法子所在，更何况还有那位饵岛大方师精卫。解决了这次危机，说不定他会趁着心情好解了自己的封印。

“正好我们几个人也要去饵岛看望精卫大方师和诸位方士，既然遇到你们，那就是老天爷让我们一起同行的意思。”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看了一眼没有什么多余表情的吴勉。见到这个白发男人没有阻拦自己的意思，老家伙便继续说道：“正好老人家我在饵岛上还存着几口丹炉，如果楼主需要炼制解毒丹药的话，正好……”

“归先生，你身后的这位小方士看着眼生得很，不知道这位方士应该怎么称呼？”没等归不归说完，姬牢突然插嘴说了一句。凭着他问天楼楼主之一的身份，极少有这样打断别人说话的唐突行为。

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眉头紧锁的纲元之后，归不归笑嘻嘻地说道：“这个怨老人家我了。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是方士纲元，他是徐福老人家亲自收入方士门墙的方士。纲元，这位你应该听邱芳说起过，他就是问天楼的楼主之一。两位楼主都叫姬牢，你……”

“问天楼楼主，看着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术法……”归不归的话再次被打断，不过这次纲元说出一句话之后，便闪电一般地冲到了楼主的身边。还没等到姬牢反应过来，侏儒已经跳起来，小手按着他的胸口猛地一发力。

“嘭”的一声巨响之后，楼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后身子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身子被高高地抛了起来，随后直接落到了大海里。

“你们想干什么！”广治和莫离同时对着归不归和侏儒方士一声大吼。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顾不上和这个侏儒方士拼命了。他们俩转身一起跳进了大海当中，片刻之后，只见广治抱着已经昏迷的姬牢从海底飞了出来，落在了距离吴勉、归不归他们比较远的地方。现在的楼主胸前被打出一个血窟窿，浑身鲜血混合着海水，湿答答地躺在地上，看着和死人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时候，归不归也有些蒙了。他想过去看看楼主的伤势，却被广治大声喝止住：“站住！你敢再过来一步，我便和你拼了！”

“老人家我和这个三寸丁也不熟，上午才认识的。”说话的时候，归不归

已经将这个侏儒方士推到一边，随后继续对着广治和莫离说道，“没事吧，楼主怎么说也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上次广仁身上的皮都没有了，俩月一样缓了过来……”

归不归说话时，姬牢嘴里吐出一口气，随后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呼吸。

第九十章



看到自己的师尊死里逃生，莫离狂跳着的一颗心这才安稳下来。他长舒了口气，眉毛一挑，转头看着好像没事人一样的纲元。刚才这个侏儒方士本来打算趁楼主伤重的时候再次闯过去，结果了这个在徐福嘴边多次提及的人物。不过看到守在姬牢身边的广治，感觉到这个白发男人身上强过自己许多的气息之后，才没敢轻举妄动。如果今天广治不在这里的话，问天楼对方士一门的隐患，恐怕就要消除一大半了。

看到归不归那几个人也没有保这个三寸丁的意思，莫离怒吼了一声，随后抬手将自己背上的长剑抽了出来，对着纲元的方向虚劈了一剑。就在这位侏儒方士闪身躲开的一刹那，莫离连人带剑已经到了纲元的身前。那柄带着寒霜的长剑再次对着纲元的脑袋劈了下来，一瞬间莫离和纲元二人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看到长剑对着自己劈过来，纲元也不说话，已经迎着这一剑窜了过去。别看 he 比正常人矮小了一半，速度却快得惊人。莫离只觉得眼前一花，纲元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纲元消失的一瞬间，那柄长剑的剑身突然向下一沉，矮小的纲元已站在了莫离挥下去的长剑剑身之上。

纲元脚下发力，莫离手中的长剑便不由自主地偏了方向，向着空无一人的地面劈了下去。与此同时，纲元踩着长剑已经到了莫离的面前，挥起自己的小拳头，对着莫离的前胸打了过去。

本来莫离撒手扔剑还有避开的可能，不过他心里还存了剑在人手的打算，于是用力挥剑想要将站在长剑上面的纲元甩出去，不过纲元的脚好像长在剑身上一样。莫离两下没有将纲元甩出去，手上的动作刚刚慢了下来，纲元便再次踩着剑身冲到了莫离的面前。眼看这一拳就要打在莫离的身上，姬牢师徒即将

一个下场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影到了莫离的身边。这人出现的同时，对着纲元已经挥出去的小拳头勾了勾手指头，纲元已经挥出去的这一拳竟然变了拳路，向着这个人影打了过去。

来人正是暂时给姬牢做保镖的饵岛大方师首徒广治，现在楼主身受重伤，如果他的弟子莫离再有什么不测，那么他饵岛上面一百一十一名方士最后一丝希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算是徐福站在他面前，说不得也要动动手了。

纲元的拳头被广治引导着打在他身上，不过挨打的没有什么事，还是好端端地站在原地。反而打人后的纲元当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打在广治身上的那只胳膊已经变了形垂了下来。

纲元当下又撞在铁板上，也顾不得手臂的剧痛，转身便向身后逃去。可惜他刚一转身，便被广治给抓住了。就在广治要将纲元整死，给姬牢师徒出口气的时候，听到对面传来归不归说话的声音：“你可想好了，他怎么说也是奉了徐福老家伙法旨来的。他人没了，那个老家伙会怎么反应？”

一句话让广治想起在东海遇到的种种异事，以徐福的法术，别说是他了，就连自己的师尊和饵岛所有的方士都加在一起，都未必是其对手。如果这个纲元真死在自己手里，八成就是给饵岛众方士招祸了。

不过不整纲元一下，又怕姬牢这口气出不来。当下广治只能当着姬牢的面，将纲元远远地扔到了海里。就在纲元落入海中的一瞬间，广治伸手对着他落海的位置虚压了一下。就见已经漂起来的纲元又再次沉了下去，随着一个漩涡，一股鲜血从海里冒了出来。等到广治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才看到纲元的身体再次从海底浮了起来。

看到和自己待了一段时日的纲元被打到海里，动手的又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广治，百无求左右为难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么多年二愣子也摸透了老家伙的脾气，知道这个时候归不归的嘴里出不来实话，便对身边的吴勉说道：“小爷叔，纲元脾气，和老子投缘。看在老子的分上，你帮着劝劝？打两下得了，别真把人打死……”

白发男人的目光本来就在纲元的身上，听了二愣子的话之后，他冷笑了一声，说道：“出不了人命，他要是死了，第一个不干的就是你爹……”

这个时候的纲元浑身是血，看样子比刚刚苏醒的姬牢也强不了多少。和吴

勉强猜的一样，归不归看着这个随时都要丧命的人，心里还在盘算着要从他身上打听出解开自己封印的线索。当下归不归苦笑了一声，打发自己的便宜儿子百无求跳进海里，将这个只剩下半口气的小矮子捞了上来。

看着广治转头冷冷地看着自己，归不归嘿嘿一笑，主动解释道：“怎么说老人家我也是和他师尊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这个三寸丁死在我老人家眼前，对那个老家伙还真是有些不好交代。”

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归不归主动转移了话题。他指着对面的大海船，对自己的便宜儿子继续说道：“快，帮着你广治叔把楼主和这个三寸丁都背到船上去。看看这血淋淋的，别沾在你广治叔叔身上。”

听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又来安排长辈，百无求的眼睛又瞪了起来。不过还没等他开口骂街，对面的广治突然冷笑一声，对老家伙说道：“归老兄，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吧。同坐一条船的话，我怕忍不住把你的小朋友撕碎，到时候你在徐福面前没法交代……”

说完之后，他冲身边的莫离使了一个眼色。背着长剑的男人明白广治的意思，将自己的师尊背起来，使用术法离开了这里。广治给他们师徒俩殿后，看到二人消失之后，他继续对对面的归不归说道：“归老兄，广治回饵岛救人心切，就不和各位作别了，不过还有件事情要奉劝老兄。现在饵岛正是多事之秋，如果不是大方师有请，各位还是不要登岛的好，以免有什么事情伤了和气……”

说完之后，他也不和归不归客气，直接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了这里。看着广治凭空消失的位置，老家伙苦笑了一声，转头又看了一眼倒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的纲元，自言自语道：“好好的你这是抽的哪门子风？要不是小矮子你能解开老人家我的封印，刚才我老人家直接动手先干掉你，给姬牢出气了。徐福那个老家伙也是，鲸鲛这样，纲元又这样……”

就在归不归磨磨叽叽的时候，刚才广治下来的那艘大海船上的水手突然活跃了起来。十几个水手从船上下来，就在码头上置办起出海的补给。老家伙看到之后嘿嘿一笑，在码头上转了一圈，看中了停靠在这里最大的一艘海船。

找到了船主之后，老家伙从怀里掏出两块金饼，当着船主的面敲得叮叮当当直响，随后对眼睛已经直了的船主说道：“一个时辰之内，你有办法开船，

这两块金子就给你买双鞋穿……”

没等归不归说完，船主一把抢过了金饼，笑着对老家伙说道：“我这船早上刚刚换的新帆，淡水等补给、水手都是充足的，说走就能走。”

一个时辰之后，广治、姬牢之前看好的大船突然驶离了码头。等到这艘船开出七八里之后，码头上另外一艘船也跟着开了出去，紧随着刚刚出码头的大船。

第九十一章



两艘大海船一前一后向大海中心行驶过去，两艘船好像有默契一样，始终保持着七八里的距离。前面那艘大船始终没有想要甩掉后面海船的动作，后面的海船也没有加快速度追上来的意思。

广治这次走了一条之前没有走过的航线。船向着饵岛相反的方向行驶了一百多里之后，海面上突然起了一股大雾。等到后面的大船加速冲进大雾之后，广治所在的大船已经消失在大雾当中。

看到前面大船消失在大雾中，吴勉立即用术法吹散了海面上的大雾。不过等到大雾散尽之后，本来就在几里之外的那艘大船已经跟着雾气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到面前一望无尽的大海，百无求回头对还是一脸笑嘻嘻的归不归说道：“早说了让你跟紧点，不听老子的话，丢人了，该！”

“丢的是广治，不是老人家我。”归不归已经不奢望百无求的嘴里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嘿嘿一笑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张海图递给船主，说道：“按这条航路走，我老人家带你们去找神仙岛。”

从跟着的那条大船凭空消失之后，船老大已经看出船上这几个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而且他们琅琊几百年前就有在海上遇仙岛的传说，那些传说也是有鼻子有眼的。说是四个人搭船去海外寻访仙岛，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头子，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白发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黑铁塔一样的大汉——等等，这个组合怎么这么眼熟……

这几个人就是当年寻访仙山的那几位，看他们和传说中一模一样的相貌，这分明就是当初在仙岛上得了什么长生不老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回来还愿来了。

当下，认定了这几个人是要前往仙岛的船主，指使水手们改变航线，向着海图当中的神仙岛行驶了过去。

不过到了饵岛附近的海域之后，本来应该是大雾弥漫的海面，这个时候却风平浪静，别说大雾了，头顶上都看不到一丝云彩。一眼望过去，能看到几里之外有大鱼跃出海面，但就是看不到附近那一座孤零零的海岛。

确定这片海域就是海图上面的所在之后，大船来来回回地在这里转了五六趟，都没有看到一点饵岛的影子。这时候，就连老谋深算的归不归都有些慌了。老家伙带着船主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不停在海面上寻找以往前往饵岛时，见到的参照物。

岛礁还是当初的岛礁，还可以看到以往路过时看到的小岛，只有那座藏在大雾当中的饵岛跟着雾气一起消失了。

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都没有发现饵岛的踪迹。好在船上的淡水和食物是按着远程航行准备的，足够在海上消耗一个月。当天晚上，众人就在本来是饵岛附近的位置上停船休息，看看第二天能不能找到那座小岛。

这时候，被广治打成重伤的纲元也睁开了眼睛。他不是白发不死之身，在归不归的照料下这么短的时间就能醒过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如果不是惦记自己身上的封印，老家伙也不会招惹这个麻烦。

给纲元重新上了药之后，归不归坐在这个侏儒方士的身边，打着哈哈说道：“老人家我就不明白了，好好的你去招惹姬牢干吗？出门的时候，徐福那个老家伙就没给你说说谁能惹，见到谁要躲着走吗？以为你真是鲸鲛，谁都不敢惹你吗？”

刚刚苏醒过来的纲元还是非常虚弱，缓了半天之后，才勉强说道：“徐福大方师……一直都在说……他的名字，我不服……”

纲元是跟随徐福一起出海的几千童子当中的一个，之前只是个朝中小吏的孩子，出海之后才跟随徐福大方师修炼术法，后来因为错练了术法而因祸得祸。虽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术法却在同船的童子当中出类拔萃。就连轻易不夸奖人的徐福，都说过几次纲元是方士当中少有的天才这样的话。

纲元出海之前并没有见过广仁、归不归和姬牢这样大方士的术法，除了借了徐福术法的鲸鲛之外，船上鲜有能与纲元比肩的方士。这就让这位侏儒方士

心里隐隐有了天下术法徐福第一、广仁第二、他纲元第三的想法。

这些年随着邱芳连续几次来往海陆，徐福的嘴里也开始多了几个人的名字。吴勉、归不归和两位都叫作姬牢的楼主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让自以为老子术法天下第三的纲元很是不以为然。

当初和邱芳一起在皇宫当中偷窥归不归的那次，如果不是那位火山高徒阻拦，纲元已经冲下去和归不归较量了。虽然后来在老家伙的手里吃了苦头，不过这位侏儒方士也只是将自己的排名向后移了一位，从天下第三变成天下第四（和吴勉并列）。

今天在码头上看到了好像普通人一样的问天楼楼主姬牢，纲元的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归不归曾经是徐福大方师的弟子，吴勉又是大方师看中的人。这两人动不得，那么去动动这个和方士一门有仇的姬牢总没错吧？就算出事了，吴勉和归不归就在身边，也不会看着自己吃亏。

失去了术法的姬牢虽然不堪一击，不过广治突然出手，还是让这位侏儒方士招架不住。在饵岛大方师首徒面前，纲元完全没有抵抗的力量。如果不是归不归说项，现在他已经在海里喂鱼了。

吃了这个大亏之后，纲元心里才明白过来，世上术法能超过自己的人实在太多。这时候他才隐隐有些犹豫，自己用身体换术法到底合不合算。

好在广治没有下狠手让纲元变成残废，只造成皮肉外伤。纲元醒过来不久，身体便可以做一些轻微的活动，看他恢复的样子，应该会比归不归预想的快上许多。

之后一连在海上漂了十几天，归不归想尽了办法，也没有找到进入饵岛的办法。老家伙看出，只要精卫、广治他们不撤了阵法，他们便没有办法进入饵岛。看来他们只有先回到陆地，等到姬牢和广治解了众方士的丹毒，精卫的心情也好了，他们才有可能再次登上饵岛。只不过眼看只差一步自己的封印就能解除，老家伙的心里还是有些不甘。

归不归和船主商量在这里待上最后一晚，第二天一早便返航。就在当天晚上，吴勉、归不归待在船舱里百无聊赖的时候，甲板上突然传来船主的声音：“起雾了！归老爷您老人家出来看看，这大雾是不是就是您等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归不归的身子一闪，人已经窜到了甲板上。随后

老家伙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对船老大说道：“快，快往海图当中走……”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吴勉、百无求和小任叁也跟着先后出了船舱。就见突然起来的大雾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这个时候，船老大哭丧的声音传了过来：“您老人家别开玩笑，这么大的雾，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怎么按着海图走？”

船老大的声音刚刚落下，就听见大雾中心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快点过来，大方师等着你们……”

这是关于一个长生不老的男人跨越两千年的故事，
在每一段历史的角落里都曾经留下他的名字。

他曾经是一些人心中的噩梦，
也曾经把一些被噩梦困扰着的人们唤醒。

故事的开始他的名字叫做勉，
故事的结局他的名字叫做吴仁荻（无人敌）。

此段故事开始于秦末，徐福、归不归、任叁、广仁、火山等大咖轮番出场，
每天给你惊喜！



品质 生活 悦读
木棉图书工作室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

ISBN 978-7-218-13579-3



定价：59.8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勉传 潜龙初升 2

SS号=14643804